新華文學大系

微型小说集 上册



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

主编

风沙雁（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会委员、执行级编辑。现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

《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1990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

常用笔名有风沙雁、瑶岗、雨中雁等等。60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70年代写了大量诗歌与散文；80年代少写诗歌，专注于散文创作，也写政论文章，并从事学术研究，著有《柳宗元散文研究》，未出版。90年代继续散文创作，并开始写长篇小说。

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学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集》；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编纂《战前马华文学优秀作品选》。

新華文學大系

微型小說集

本书获得以下机构／人士赞助，谨此致谢：

中华语言文化基金

李氏基金

郑九章先生

王贻卓先生

刘华源、一凡伉俪

吕振端先生

陈武德先生

忠　扬先生

陈蒙星女士

何逸敏女士

世华文学研创会出版

版权所有：世华文学研创会

封面题字：吕振端
美术顾问：廖宝强
封面设计：精英文化传播

书　　名：《新华文学大系·微型小说集》
总 编 辑：欧清池、吕振端
主　　编：风沙雁
出　　版：世华文学研创会
地　　址：Block 22,Ghim Moh Link,
#11-206,Singapore 271022
电　　话：+ (65) 6343-0461
督　　印：斯雅舍
装帧设计：精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承　　印：精英文化印务公司
初版日期：2016.11
国际书号：978−981−09−9927−8
开　　本：16X22CM

新华文学大系顾问编委名单

法律顾问

黄锦西、刘华源

策略·学术顾问

新加坡：杨松年、忠　扬、郑九章

中　国：周　宁、喻大翔、李　庆、李　勇

日　本：小木裕文、菊池一隆

荣誉会长兼顾问：王赓卓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欧清池、吕振端

微型小说集编委

主　编：风沙雁

副主编：骆宾路

编　委：吕振端、杜国俊、林　锦、彭　飞、陈秀仪、徐美英、何逸敏、一　凡、符永明、陈美育、陈声如、白尤芬、梁素丽、廖云丽

总序

新华文学发展至今约半个世纪了。如果我们再追溯上去，从1919年新马华文文学滥觞算起，新华文学的发展史已近100年了。在这一段相当漫长的岁月里，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转捩点。由战前1925-1933年的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到1934-1936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乃至于1937-1942年本土意识的受挫，新马华文文学战前的总体趋向是本土色彩逐渐增浓，一步又一步地朝向独立自主的道路前进。

战后新马华文文学为达到反殖斗争目标，在1947-1948发生的那场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后，本土意识更是日渐浓郁。50年代后半叶，随着新马华人效忠对象由祖籍国转向所在国观念的改变，新马华文文学的侨民意识与色彩可说全然淡出文坛。由此时期到60年代末，新马作家创作了大量歌颂我们的历史山川、人文景观的诗歌、散文。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新马的山川文物从来没有这样广泛地受到作家、诗人以国家主人翁的身份来赞美过。这些诗人或作家的作品中所吐露的是深深地挚爱着家国的情怀，而不像战前作家在作品中多少都蕴含着只把新马当做居留地看待的、抒发的是犹如旅客观物赏景、赞叹风情之美的情思，这点在游记散文中尤其明显。

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了，新马华文文学也分道发展，新华文学这一名称由此诞生。从1965到1980年代初，洋溢在新华文学作品中的是爱国意识。我们看到好多描写新加坡山水名胜之美文，也欣赏到欢呼这个新兴国家独立自主的好多诗篇。

然而教育制度的骤然转向，造成华文水平的每况愈下，随着南大与星大的合并为国大，以及华文源流教育的停办，从80年代后期起，新华文坛涌现了大批充满“黍离之伤”的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及其他文体的作品。因此我们可以说：1965-1985的新华文学的主调是爱国情思的抒发；而1986年以后到21世纪的新华文学则在一片黍离之伤的愁绪中残喘求生，新华文学何去何从，

成为所有爱护华文文学的国人所应认真正视的民族千秋大业。

半世纪来，新华文学走过哪些崇山峻岭，渡过哪些大河险滩，身处当代的我们，是有责任来梳理、总结的。我们因而萌发编纂新华文学大系的想法来了。

我们的编委是以这样的原则来组成的：我们既邀请资深作家，也引进文坛新秀担任编辑。我们所邀请的资深作家都是在他们所负责的文体领域里拥有相当的创作成就的，他们对新加坡文坛现状，文学发展走向较熟悉，他们可起引导、领航作用；文坛新秀则是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他们在大专学府里较有系统地学过新马华文文学史，也撰写过相关的学术论文，有的在新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办的硕士课程深造，有的在新跃大学与南京大学联办的博士课程深造；他们在评析论述文章方面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功力。我们相信，资深作家与文坛新秀的相互配合，应该能够编选出一套具有学术水平的大系来。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得及时培养和提携接班人，这也是我们引进文坛新秀当编辑的原因之一。如果后继无人，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大系将是新华文学长河终结的纪念碑。我们希望，且实实在在地带领着正值青壮年的文坛新秀和学人聚首新华文坛，以便他们承担明日新华文坛的重任。这样子做，我们编纂的大系意义才有可能不只为了记忆，而且为了永恒。

我们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选稿，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可读性，也没忽略作品的思想意义和人文价值。我们不分流派，以宽阔胸襟，持平态度对待各家各派的作品，不囿成见，择优而选，摈弃任何个人情感因素。我们感谢作家和已故作家的家属，允诺我们把所选的作品编纂入大系。由于他们的慷慨和支持，将使全世界热爱华文文学的人士都有机会欣赏到他们的佳作，并能进一步了解新华文学发展及其成就！

欧清池博士

吕振端博士

绪　论

稗里出新添一脉
微中见意足流芳

文：风沙雁

新华文学大系·微型小说集

绪论目次

第一章
新马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路向勾勒 1
第一节 战前发展脉络勾勒 1
第二节 战后发展轨迹描述 4

第二章
新华微型小说发展脉络描述 7
第一节 拓荒期的微型小说 7
第二节 扩展期的微型小说 10
第三节 兴盛期的微型小说 11
第四节 理论与创作相辅相成 13

第三章
拓荒期作家的精神家园 15
第一节 引领风骚作家的铮铮风骨 15
第二节 后起作家的飒爽英姿 25

第四章
扩展期作家的亮丽风采 30
第一节 50后杰出作家的高屋建瓴技巧 31
第二节 60后杰出作家的挖掘题材能耐 37

第五章
成熟期作家的崭新面貌 44
第一节 侨居海外作家的开拓国际题材 44

第二节　70后作家的着重表现技巧　46

第六章
微型小说隐含的丰厚蕴藉　52
第一节　鹊巢已非，风雨狂澜空望断　54
第二节　世风递嬗，衣冠不复孔孟家　62
第三节　人间有爱，伤世文章有义风　67
第四节　世事纷扰，昧心自是苦生灵　70
第五节　人生百态，笔下波澜别样情　72



第一章
新马华文微型小说发展路向勾勒

微型小说简短凝练，含蓄隽永，古今中外，早已有之。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先秦诸子寓言故事，历史散文，汉魏笔记小说，篇幅短小，蕴藉深远，都可谓之微型小说。也有人从西方文学追源溯本，认为西方与中东的古代神话、寓言以及中世纪的佚闻笔记中，也有不少类似微型小说的作品。

这样子的寻根探源或许会给人一点邈远感，但也足以说明，微型小说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源远流长的。我们不想在这方面花费过多笔墨，直接从新马华文文学萌芽时期说起，也可找出微型小说的发展脉络来。

第一节　战前发展脉络勾勒

马华文学的小说在1919年萌芽时是以问题小说开先河的，双双的《洞房的新感想》的内容如此，林独步的《珍哥哥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及《同窗会》也不例外。其时的小说作者的写作目的在于表达他们的社会观或人生观，或者指导读者如何处理他们的学习问题、恋爱问题、婚姻问题等等。这种情况到了1923年就有了改变，出现了生活气息较为浓郁的小说，如陈桂芳的《苦》、《人间地狱》，已可划入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之范畴。另者，积极浪漫主义作品如李垂拱的《一个车夫的梦》也出现了，而李西浪的《蛮花惨果》则是结构相当严谨的中篇。

萌芽期的马华小说，已有篇幅短小、情节简洁单纯的作品如《苦》、《人间地狱》、《一个车夫的梦》等等。《一个车夫的梦》是以现实主义手法为主，间中也运用了积极浪漫主义技巧来隐约体现隐藏于作品中的社会主义主题的一篇杰作。我们可以把此篇作品视为新马华文文学之较成熟的微型小说的鼻祖。

来到1925至1926年间，新马华文文学的小说无论在表现技

巧或内容实质上都有所进境，拓哥的《感冒》在细节描写和情节的布置方面都有教人注目之处，而邹子孟的《师长》，以讽刺笔调暴露了中国内战期间一般官兵的蒙昧无知，文字也清新可喜。

《感冒》与《师长》都可归入微型小说的范畴，尤其是《师长》采用意识流手法来展开情节，更可视为新马华文文坛现代主义思潮的首次引进，为战后50年代后期由《蕉风》有系统地带进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开了先河。这两篇小说说明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微型小说早在战前已经逐步地在发展着。

1927至1928年是新兴小说滥觞期，初期此类小说多取材自中国，反映中国北伐革命期间的历史风貌，忠实的《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可为代表。1930年初小说题材转向反映世界经济危机下的南洋社会景象，如罗依夫的《猎狗》、李梅子的《红溪的故事》、浪花的《生活的锁链》、慧聆的《铁牛》、海底山的《拉多公公》等等都是其例。到了新兴小说末期，则只有宿女的《不会站的人》、细胡的《历史的终点》较有实质内容。

在此时期，与新兴小说争光的是南洋色彩的提倡与盛行，这派作家相当着重遣词造句的新颖，一些较为杰出的作品如曾圣提的《生与罪》、曾华丁的《五兄弟墓》、吴仲青的《乌九哥的梦》、《刀祭》、《梯形》，并不比新兴小说差劲。与此同时，伤感浪漫主义作家何采菽的《医院里》，文字优美，抒情气氛浓，看得出是仿效郁达夫之作。(1)

如果我们不太拘泥于两千字内的规定，那在此阶段出现的、可归类于微型小说的作品，既有张扬新兴意识之作，也有凸显南洋色彩之作，尤其是后者，更能让我们看到新马华文文坛的微型小说发展的脉络。

1932至1936年是马华文学低潮期，此时期文运衰退，思想认识低的作者迷失了方向，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抬头，如死狼的《狂欢时节》、罗永年的《如此上海》及郑文通的《爱与恨》都是。在此时期，只有丘士珍、蔡增建、枕戈、饶楚瑜在支撑场面。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蔡增建的《雪影》、枕戈的《他的美梦醒了》、饶楚瑜的《囚笼》等，内容虽涉及现实，格调却暗淡低沉，只冷静客观地描写当时马来亚不景气下的一般社会现象。

另一批新进作者如一村、瞻睎、侠夫、流浪、李润湖、陈孑遗、

(1)．参照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三)小说集》(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1970)页1-19。

辜斧夫等，都有一些值得一读的作品，如一村的《橡林深处》、瞻晞的《通舱里》、许侠夫的《深夜里的叹息》及流浪的《南京人氏》等等都是。其中《囚笼》与《橡村深处》深具南洋色彩，足以证明南洋色彩即使在低潮期依然存在。加上丘士珍在此时期提出马来亚文艺此概念，更在理论上深化了马华文学的本地色彩。若不是抗战文艺运动兴起，另一批具有新兴文学实质的南洋色彩作品是会继续茁壮起来的。

此阶段的新马小说绝大多数是字数较多的短篇小说，微型小说似乎停止了发展步伐。但揆诸史实，由于此时期的小说内容好多是反映世界经济大恐慌下中下层人民艰苦生活之窘状，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失业浪潮汹涌、民不聊生的困境下，只有篇幅比较宽松的短篇才可让作者更为从容地反映现实；而且此阶段的深具时代色彩的短诗特别多，在无形中也替代了微型小说来完成历史任务。因此我们可以说：微型小说在此时期的歉收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它是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养精蓄锐。

上一阶段的无论是在理论上或创作上，南洋色彩的在逆流中坚强地涌现的特点，若不是由于抗战文艺运动兴起，具有新兴文学实质的南洋色彩作品是会继续茁壮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紧随着中国的全面展开抗日战争，抗日救亡成为马华文学的普通主题，抗战小说成为主流。在1937至1939年间，小说基调昂扬奋发，着重反映抗战的光明画面，描写壮烈场景，刻划正面人物形象。偏重于反映中国抗战题材的如流冰的《在血泊中微笑》、丁倩的《委屈》、金丁的《谁说我们年纪小》。反映当地救亡动态的则有乳婴的《逃难途中》、《小根是怎样死的》、《新衣服》和《八九百个》以及陈南的《金叶琼思君》等。

1939年至1941年由于受到局势的限制，小说家多写一些较次要的题材，但其内容却是本地的，如铁亢的《洋玩具》、《白蚁》；哈莱的《沉渣的浮起》、耘之的《小囚人日记》、老蕾的《弃家者》及林晨的《泡》等。

此时期的小说也以短篇为主，属于微型小说范畴的较少，可以一提的是高扬的《黄浦江中的巨雷》、流冰的《在血泊中微笑》。可以明显看出的是，此时期的微型小说在表现技巧上已更加成熟了，为战后新马文学中的微型小说的发展铺下坚强的基础。

总的来说，战前的马华小说就如其他文体一样，无论是主题

思想、实质内容或外貌特征，都受到中国甚至世界局势的影响，这些因素挫折了南洋色彩的增浓，也拖缓了马华小说本地化的步伐。[2] 作为四大文体中的小说范畴里的微型小说自然也摆脱不了这种局限。

第二节　战后发展轨迹描述

战后至1970年代，新马华文小说蓬勃发展。在此30年里，中长篇、短篇以及可归纳为微型小说的作品，不计其数。可以说，此时段的微型小说内容丰厚，表现技巧多样化，名篇如殷枝阳的《牺牲者的治疗》、丘天的《爱情的快乐》、刘冷的《寂寞的灵魂》、夏霖的《分》、《冲》、百亮的《陈老二挥春联》、萧村的《山芭》、杨扑之的《查米》、《登记》、杨田源的《照顾》、史汀的《梦》、《卫生官》、岩庆的《胶工日记》、朱扬的《最后一角钱》等等都是其例。

战后除了1945至1948年此时期有不少反映沦陷期人民的生活困境的小说外，在发生了“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论争的1948年后，马华小说在内容上已彻底本地化了。从1945年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为此，共出版了290部小说作品集，其中长篇8部，中篇数十部，而短篇集170多册。[3] 这20年的小说的基本主题是反殖反侵略，争取国家独立自主，树立起鲜明的马华文学独特性。

50年代后期新马华人的国家认同对象，已由既往的对祖籍国的认同转为对居住国的认同，这转变促使马华小说的内容全然本土化了，且题材方面也扩大了，教育界、商界、工业题材、农村题材、上流社会、下层生活面，都有所涉及。在描写场景与刻画人物形象方面的技巧，也有所提高，小说家人数大增。

1945至1948年间的小说多是围绕着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自主此主题而创作的。有描写东南亚民族民主运动的，有反映新马人民反殖民统治斗争的，有赞颂抗日卫马英雄事迹的，有谴责侵略者的暴行的，有揭露汉奸罪行的，也有刻画战后新马人民仍生活在艰苦境况的。

1948年至1953年是紧急法令实施期，言论与集会受到极大限制，文学发展受阻，小说从侧面表现了民主独立思想的主题，

(2)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四）小说二集》，页1－20。
(3) 苏卫红《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页1－2。

题材可分为两类，一为侧重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另一为反映新马一些次要的社会问题。前者如韩萌的《七洲洋上》，杨嘉的《归侨》，后者如萧村的《国术师》、白寒的《新加坡河畔》、苗秀的《火浪》和《新加坡屋顶下》、赵戎的《芭洋上》和《在马六甲海峡》、于沫我的《卖卜卜面头手》、丘絮絮的《学府风光》及姚紫的《窝浪拉里》等。

1953 至 1956 年是反黄运动风起云涌期，为文学复兴提供了有利条件，小说内容多姿多彩，都力图反映重大课题。青年学生、城市工人、新村居民成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形象。作者队伍庞大，新人辈出，如韦嘉、贺巾、马亚、高宁、克民、于琴等。代表作如贺巾的《青春曲》、杨朴之的《查米》及杨田源的《照顾》都是其例。另一批新人如谢克、麦青、田流等也有不俗的表现，如谢克的《为了下一代》、田流的《生活线上》及麦青的《欢呼的日子》都是有代表性之作。

此外，旧作者如白濛的《学艺记》、《小城之夜》、方北方的《娘惹与峇峇》、黛丁的《挣扎》、貂问湄的《小鬼春秋》以及韦晕的《都门抄》和《乌鸦港上黄昏》都是力作。(4)

1957 至 1966 年是反黄运动退潮期，马华文学作品的基调不像上一阶段那么昂扬激进，但内容还是紧扣时代脉搏，深入反映现实状况。由小说内容性质来看，可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小说着重于抨击现实社会的黑暗面和腐朽现象、赞扬新生事物、歌颂对美好事物的憧憬。写此类题材的小说家有宋雅、马阳、夏彬、史雷、谢明、罗林、高静朗、曙辉、流军、李过等等。宋雅的《呵，我是青年了》、《绿色的藤叶》，马阳的《祖父的故事》、《沙河岸上的恋歌》、《天涯》，夏彬的《怎么办》、《火的洗礼》，史雷的《火的道路》，谢明的《生活的鞭子》、《怀疑》、《夜来风雨声》，罗林的《静静的山村》、《幸福的人》、《第一个》，高静朗的《小偷的故事》、《青青草》，曙辉的《黄泥土》，流军的《可怜的孩子》以及李过的《大港》和《浮动地狱》都是其例。

另一批小说家的作品的时代气息较薄，其作品内容多是描绘小市民阶层的生活境况，且着重描写负面事物，少写正面人物或重大题材，其代表作者如姜凌、黎航、李汝琳、黄叔麟、梅拉、莽原、杰伦、淡如、年红、端木虹、游牧、陈孟等等。较具代表

(4) 方修《战后新马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北京：华艺出版社，1999) 页 1—20。

性的作品有姜凌的《模范父亲》、《春暖》、《你是纯洁的》、李汝琳的《漩涡》、《悔》及《新贵》等。

1967至1976年是个五洲四海风雷激荡的年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翻身”的呼声，成为一股世界潮流。亚洲的日本、印尼、菲律宾，西欧的法国、意大利都发生了工人学生罢工罢课，游行示威等民族运动。美国更是动荡不安，除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还有“黑人武力抗暴行动”，“反越战大示威”等。新马华文写作界在此种潮流冲击下作品内容为之一变，与60年代的偏重描写知识分子的生活不一样，作家着力刻划系列生动的劳苦群众的形象，描写发生在工厂、农场、胶林、矿山的感人故事，表现劳动阶层的友爱团结、守望相助的可贵品格。其时的代表作者如伏浪、黄牢、李发、邓亮、连铜、石剑洪、朱扬、吴宜、尤琴、崇汉、岳典、冬琴、吴宏声、吴登、志工、萧汀、江飒、夏桦、鲁汉等都有体现这种时代精神的小说面世。这群作家中有不少是出身劳动阶层的，或者在主观上自愿亲近劳苦民众的。

另有一批较不受世界思潮影响的，其作品的时代气息较单薄的如魏萌、马夫之、雨川、驼铃、马汉、梦平、雅波、爱薇、韦西、孟毅、张挥、宁舟、易梵、杨秋卿、蓝玉及尤今，也有不少相当有内涵的小说面世。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期是政治先进思潮渐退期，曾风靡人类近一百年的政治理想渐渐幻灭，人们开始意识到这理想只是天边的一道彩虹，可望而不可即。与此时期的思潮特征相映衬的，新马小说除了少数作品还在宣扬人类的理想，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以及歌颂先进的人事外，另有一批小说则反映了商界的劳资矛盾，刻划资本家如何剥削雇员的。

第二章
新华微型小说发展脉络描述

新华微型小说的出现虽然很早，但达到实至名归阶段却是1970年代后期。此篇幅短小的文体以名正言顺姿态的出现，既有纵向的历史底蕴厚积薄发的必然性，也有横向的客观环境的诱发激素。战后新华文学的推动主力已不是报章副刊，副刊与日俱减的情势，让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筹资办杂志以推动文学发展。上世纪整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新加坡出现了30多种大大小小的杂志，把整个文坛装点得灿灿烂烂，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态。但来到70年代中期，由于当局的严厉收紧言论自由尺度，文坛骤然之间陷入低潮，而报章文人当政局面一去不复返，经政与财经专才的主政，使得报章转向以营利为鹄的，把战前报章是推动民族文化的堡垒的理念进一步稀释，副刊除了每周期数逐减，刊登文学作品的版面更是一再缩水。长篇小说不用说是无法见报的，即使是篇幅较长的短篇小说也不易看到，左支右绌的窘境迫使微型小说的出现是必然的、唯一的出路。

新华的微型小说既是古已有之，大批杂志在1970年代中期的云消雾散、报章副刊的一再削减，作为“粉饰”报章门面的文学作品的转向短小细微途径发展，可谓顺理成章。早在1960年代末期，台湾已开始引进微型小说的理论与创作，1977年后在报章副刊大力提倡下风行了起来。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中期微型小说已萌芽成长，10年文革期间销声匿迹，1978年之后才花开二度，理论与创作都教人瞩目，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这股春风吹至新加坡，新华文坛早已蓄势待发的微型小说在报章副刊的推波助澜下，很快地便发展了起来。

第一节　拓荒期的微型小说

1980年南洋商报文艺副刊《浮雕》编者开始有意识地推广这

一新文体的创作，并初步介绍了一些创作理论。其后商报的另一副刊《文林》的编者也积极提倡，且得到众多年轻作者的热烈反应，微型小说逐渐在新华文坛流行起来。此外，《星洲日报》、及其后由星洲、南洋合并的《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以及一些杂志也加入微型小说的拓荒与拓展工作。

早期的微型小说创作者，几乎清一色是年轻作者，他们对创作的新潮流比较敏感，且篇幅短小的小说正适合人生经历较浅的初进文坛新兵。从彭志凤在1989年编的《新加坡微型小说选》所收进作品的作者看来，如齐斯（另署希尼尔）、依汎伦、董农政、伍木、火雷红、洪笛、采凡音、彭飞、罗傅强、王文、卡夫、除非醉、零夏冰等，其时都不超过35岁。

其后，经过报章副刊编者的积极提倡与大量发表作品，许多知名作家如跨年代的周灿、黄孟文、田流、骆宾路、林琼等先后加入创作队伍。

另一方面，风华正茂的资深作家如张挥、贺兰宁、崇汉、南子、洪生、长谣、林锦、方然等等又加入微型小说创作队伍，丰富了此类小说的内涵与风格。(1)

跨年代与资深作家的加入微型小说创作队伍，壮大了此新文体的生存力量。而且，他们当中如黄孟文、骆宾路、张挥、林锦等，在题材领域的扩大，表现技巧的提升，都做出教人瞩目的贡献，我们会辟另章节加以论述。

80年代中期起，《晚风》、《文艺城》、《城市文学》、《文艺》、《千字盒》等报章副刊和《新加坡文艺》、《新华文学》、《热带文艺》、《大地》、《微型小说》双月刊、《赤道风》、《艺术天地》等刊物相继推出微型小说特辑或刊登小小说，一支人数众多的小小说作者队伍由此形成。

1987年，新加坡华文书籍展工委会主办了“全国微型小说创作赛”，并出版收录了34位作者的《微型小说佳作选》。1989年，彭飞编辑出版了《新加坡微型小说选》，收入47位作者的作品。1990年《幸福出售》小小说选出版，1992年《都市神话》微型小说合集面世，这两册集子都以容纳作者多、作品多、题材和表现手法多样化著称，显示了新加坡微型小说创作的丰硕成果。

新加坡小小说所取得的成果也逐渐受到国际的关注，1986年山东出版了《海外华文微型小说选》，1988年《香港文学》推出

(1)．彭志凤编《新加坡微型小说选》（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于翻译学会出版，1989）

新加坡微型小说特辑，1990 年山东友谊书社出版《赤道边缘的珍珠》微型小说选集。新加坡微型小说从此走向国际。

1988 年周粲出版新华微型小说第一册个人专集《恶魔之夜》，同年洪生出版个人专集《掌上惊雷》，依泛伦出版个人合集《最闷族》。

1990 年至今是新华小小说的全盛期，这些年来出版的微型小说专集有林锦的《我不要胜利》、张挥的《45.45 会议机密》、周粲的《抢劫》、孟紫的《有子成龙》、《黄孟文微型小说》、《希尼尔微型小说》、《艾禺微型小说》、《董农政微型小说》、《周粲微型小说》、《君盈绿微型小说》、《骆宾路微型小说》、陈彦的《小小说》、林高的《猫的命运》、《笼子里的心》、怀鹰的《市议员先生》、《公元 2050 年》、《哀悼青春》、希尼尔的《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胡月宝的《有缘再见》、谢裕民的《世说新语》、馨竹的《百态图》、南子的《惊鸟记》、小兵一名《菩萨伞》、林锦的《春是用眼睛看的》、《梅筠微型小说选》、艾禺的《风云再起》、希尼尔的《认真面具》、董农政的《没有时间的》、骆宾路的《与稿共舞》、陈华福的《我是疯人院的常客》、崇汉的《其实都一样》、周粲的《沉默族》、《田流微型小说集》、彭飞的《人间笔记》、君盈绿的《森林骆驼》、吴耀宗的《火般冷》以及方然的《鸦声凶影》等。

选集、合集从 90 年代开始也有出版，例如中国海南出版的《海那边的中国人》，周粲主编《微型小说万花筒》、黄孟文主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黄孟文、王润华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论》、黄孟文的《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以及黄孟文、孟沙、司马攻合编的中国上海出版的《世界微型小说名家名作》(新加坡卷)。

微型小说是小说中的轻骑兵，它能及时且全面地反映现实的种种现象，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例如孟紫《口供》、《越洋家书》的写“问题少女”，林枫《老师整容》的反映教育界的不良现象，谢克《电话带来的灵感》的揭露文坛败类丑态，田流《垃圾与废料》的揭露副刊编辑的胡作胡为，长谣的《父子之间》的嘲讽年轻父母的卑视母语的丑态，洪生《董事长英明》的反映商场的奸诈，贺兰宁的《痛》和《能》的宣扬中药的妙用与奇放，张挥的《十梦录》与《45.45. 会议机密》的全面指涉教育与文化课题，崇汉的《其实都一样》的深入反映底层人物生活境况，南子《惊鸟记》的描写少男少女的内心世界，林锦《我不要胜利》和《春是用眼睛看的》的由乡村至城市、由过去到现在的全面描绘了人生百态，

林高《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的对人性的深刻挖掘，方然《大都会小插曲》及《鸦声凶影》的从大思路大笔触来揭露社会黑暗面。陈彦的《小小说》富都市色彩，李龙的小小说具有商界小说的特色，蓝玉的小小说多从女性视角反映妇女的生活感受，竹石的《春梦了无痕》中的一些篇章颇能击中时弊，馨竹的《百态图》、君盈绿的《骆驼森林》善于选材，富地方色彩，凌江月的小小说有内涵也有劝戒警世意味，美华的小小说题材多样化，而梅筠的小小说则在表现技巧方面较为杰出。

新华微型小说的最大特点是表现手法兼采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及意识流等派列之表现技巧，以抒发对现实之不满情绪。这种特点表现在抒发哀伤民族语文和文化之式微之情的作品中尤为突出。

其次，新华微型小说风格是在广泛吸取古今中外作品的养分中形成的，其中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及外国文学作品。

新华微型小说在亚细安中无疑的已发展为一棵大树，与中、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它"不与中国大陆比数量，却可与之比特色，比创新，不与台湾争一日之长短，却可与之争风格，争优势。"(2)

第二节 扩展期的微型小说

与拓荒期不一样，新华文坛进入1980年代中期后，随着南大于1980年关闭，华校在1987年走进历史，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于1983年3月16日合并为联合早报，报章副刊骤然之间大减，杂志也凋谢得七零八散。另一方面作家们内心里又有好多怨气要发，好多故事想写，由于受到可供发表作品的版位的客观现实的局限，一时之间，无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杂文家、评论家、戏剧家；无论是跨时代老作家、资深作家、中青年作家，为了争取作品有机会发表在非常狭小的版位上，都不约而同的纷纷写起微型小说来了，使得此文体的创作队伍热闹起来、壮大起来了。

其次，与拓荒期作家的作品大多以单篇方式发表在副刊或杂志上不一样，在此时期，不仅单篇作品处处可见，遍地开花，呈现着一片嫣红姹紫景象，且出现了作品选集、合集、专辑与期刊。

其三，在此时期新华微型小说开始走向国际，受到世界华文

(2). 有关新华小小说的兴起、拓展及繁荣情况，可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

文坛的关注，且与中港台、亚细安诸国进行交流。1994 年杪“首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在新加坡召开，全球各有关国家 / 地区的不少微型小说作家代表参与此会议，探讨此新文体的内容、思想的特点及其今后的发展方向。1996 年 11 月泰华作家协会召开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各国高手通过全面探讨集思广益，把微型小说的理论与创作技巧提高至另一境界，也巩固了各国 / 地区微型小说作家之间的友谊。1999 年 11 月“第三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在吉隆坡举行，除了继续探讨此文体的方方面面问题外，还讨论了成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的构想。此研究会终于在 2002 年正式成立。自此，世界各国 / 各地区的微型小说研讨会定期举行，新加坡的微型小说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外国出版社如山东出版了《海外华文微型小说选》；《香港文学》月刊推出了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特辑。新加坡作家除了积极把作品投往中国大陆，获得广大中国读者的热烈反应与欢迎之外，甚至还把作品投向台湾、香港、欧、美、澳各国 / 地区，这些作品如种子般在世界各地传播，并产生了一些影响。

其四，此时期的微型小说无论在题材、创作技巧、作品体式或主题思想，都有了跨越式的拓展。首先是，创作者不仅限于教师、编辑，还有从事其他专业的人士，他们的视野显得更为宽广，所反映的生活面也就更为深广。其次是，由于此时期正值教育语文政策大改革期，小说说反映的内容与主题较集中于文化、教育及传统上。在反映这些敏感课题时，为避免触及当局的逆鳞，在文体样式方面显得更加多姿多彩，一时之间，所谓的迷幻体式、魔幻体式、寓言体式、公文体式、诗歌体式、散文体式纷呈杂出，缤纷多彩，美不胜收。在反映这些敏感课题时，为避免触及当局的逆鳞，在表现手法上就更加讲究了，作家采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手法等等交替地灵活地运用，使微型小说的艺术结构缤纷而多彩。(3)

第三节 兴盛期的微型小说

微型小说来到 1990 年代，犹如滴水成河，百川归海，形成一片汪洋大海，烟波浩渺的辽阔景象。延至 21 世纪首十年，若用展望的眼光来看问题，则局面显得风平浪静，天高云淡，波澜不兴，有点日近黄昏之萧瑟感。在沉寂里，涌现了好几位年轻、受过更完整教育的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如柯奕彪、皂秋、陈志锐、

(3) . 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 年) 页 98-100.

周德成、李忠庆、黄明恭、方伟成、陈华彪以及三两位新移民如石鸣、桑叶、朱崇科等人的继续努力耕耘，看来还能够把微型小说的发展势头延续下去。

但截至2000年兴盛期的微型小说发展的发展概况，其生气勃勃走势却是教人心怀激荡不已的。

首先是，自1990年起，每年都有多部作家个人作品专集、合集，或作品选集、作品丛书出版，例如列入新加坡文艺协会作品丛书的《赤道线上的神话》便是其例。即使作家个人作品专集，也往往由文学团体出版单位纳入系列作品丛书出版，例如列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丛书系列”的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黄孟文微型小说》、《希尼尔微型小说》、《艾禺微型小说》、《董农政微型小说》、《周灿微型小说》、《君盈绿微型小说》、《骆宾路微型小说》、《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以及许福吉《新加坡微型小说评论》，洋洋大观，美不胜收。据赖世和统计，从1990年至2003年间，新加坡所出版的微型小说专集、选集与合集共有67部，平均每年出版五部。

其次是，除了大量的出版微型小说可显示此文体的繁盛外，另一可佐证此文体的兴旺的是经常可以在本岛的各种刊物上看到微型小说，蔚为一种风气。在海外，新华微型小说几乎在华人世界遍地开花，尤其是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东南亚各国流通更广，影响深远。在国际文学交流会上，新华微型小说评价高，口碑好，似乎已成为新华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其三是，自1990年代起，新华文坛可以说已开始走向式微之极至，有鉴于此，文艺团体如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世华文学研创会等等团体，各类杂志副刊，都不约而同地在台前幕后不遗余力地推动微型小说的发展。新加坡作家协会资深理事黄孟文在创作、理论、交流等等方面都做了好多贡献。他参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国际研讨会，还带头筹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有计划有系统有步骤地把新加坡微型小说推向国际舞台。骆明身为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期间，致力于团结亚细安各国的文学交流，推动微型小说的发展，并出版了《赤道线上的神话》微型小说选，无形中也把新华微型小说推向亚细安及世界华文文学领域。

其四是，此时段出现了一群兼通双语，受过较为完整的高等教育的、有潜能的文学青年，他们在微型小说领域开始崭露头角，他们视野广阔，视角新颖，表现手法也较为新奇，可以预估，他

们是能够把新加坡的微型小说的持续发展重任担当下来的。他们可以柯奕彪、赖素春、陈志锐、周德成、李忠庆、方伟成为代表。

与此同时，这二十年来，新加坡引进不少从中国来的移民，在定居下来并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之后，耳濡目染，对本地的生活有所感受，对本地人文风光也必有所体会，他们当中有人自然会提起笔来书写心中的所思所想。微型小说也是他们可以抒发情感的一种文体，因此我们看到了诸如石鸣、桑叶、陈嘉、温蕾、西杏、佳瑛、叶露、马兰、赖世和、朱崇科、赵秀敏等等新移民，在微型小说界或进行创作，或从事研究。他们也为新华文坛开辟出另一道秀色可餐的景观。只是文学创作题材无法避开童年的记忆与过往生活经历的纠缠，这群作者的微型小说难免带上祖籍国的生活沧桑和故乡影像，只有到了他们彻底地溶入此岛国的生活洪流，并在思想上全然投入关怀本地的人文历史，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新加坡的作家，这是需要时间的考验，长久的现实生活的体验才可收效的。

第四节 理论与创作相辅相成

新马华文文学由萌芽发展至今近100年，四大文体发展史仅见诗歌断代史，小说断代史，戏剧断代史，散文则连断代史也告缺如。但微型小说自名正言顺正式登场迄今尚未到40年，竟然已有一部论述相当详尽的通史，即赖世和的《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此书结构相当严谨，资料也丰富，论述面广泛，从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的历史渊源到此新文体在新加坡的萌芽、成长到兴盛的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与成就都做了全面深入的描述。而且还延伸至对新加坡华文文坛如何引进微型小说的理论以及参与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的阐述，旁及中国大陆台港澳、东南亚、日美澳欧的微型小说发展简略介绍。

其次是，此时期的作品评论、理论研究、史著开始活跃起来。《微型小说季刊》发表作品评论、理论研究文章最多，水平也高。此刊物还引介国外的研究成果，或开设专栏评析本地作品。《微型小说季刊》主编张挥在此时期还做了一项促进微型小说理论成长的工作，他把已在中国出版了两部关于微型小说理论专著并因此享誉文坛的刘海涛的第三部专著《规律与技法--微型小说艺术再论》，作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的微型小说丛书的第一部出版。此书的引进等于把刘海涛的理论体系与本地作家、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在创作的基础上，为确立新华微型小说的文体理论提

供了科学的依据。

周灿主编的《微型小说万花筒》则偏向于用国内外的创作实践、作品范式，为微型小说理论工作提供借鉴，把理论与创作实践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了理论的研究水平。

王润华作为学者，虽然并没从事微型小说的创作，但他为此类小说专集、选集、合集撰写序文，进行作品评论，从较独到的角度切入剖析作家如张挥、希尼尔的微型小说的取材、表现手法的独特性，往往有发人深思之处。

《新华文学》、《新加坡作家》、《新加坡文艺》、《新城小小说四月刊》、《新加坡文艺报》、《锡山文艺》、《赤道风》、《联合早报》的“文艺城”、联合晚报副刊、新明日报副刊，都在作品评论与理论研究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其三是，与周灿主编《微型小说万花筒》的作品是取自海内外众多作家，作品表现技巧风格迥然不同，然而每篇作品的评述，都是周灿以自己的眼光来评论的做法不一样的是；好些微型小说作者把作品与评论其作品的评论结集出版，让读者在阅读这些赏析评论中，提高了对此新文体的认识，并吸取了相关的创作经验。例如黄孟文的《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此书，他自选的每一篇作品，都附有二三位评家所写的短评，把作品与评论、创作与理论紧密地结合起来，相互印证，两相比较，让读者、作者及评论者，都能从阅读中获益。与此书性质接近的还有王昭英著、钦鸿赏析的《一凡微型小说及其赏析》；忠扬著、陈葆珍赏析的《微不？足道！》等等。钦鸿从一凡的世界观及其关心社会现实胸怀、作品格调高雅、旨趣清远、艺术魅力，情节发展等等角度切入，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一凡的31篇微型小说。陈葆珍则以本身丰厚的学养，与时并进的时事知识，高深的文学造诣，对忠扬的32篇微型小说进行剥茧抽丝的分析，把忠扬隐藏在作品中的蕴藉一一释放出来，把忠扬运用得非常熟稔的写作技巧一一剖析出来，打开了读者进入忠扬婉转曲折的表现技巧之门，体会其微型小说隐晦的深藏不露的蕴藉。还有刘海涛的《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张挥卷》，全面且深入地剖析了张挥的微型小说内容蕴藉及高超的艺术技巧。

第三章
拓荒期作家的精神家园

新华微型小说正式登场在1970年代末，正是战后华文教育发展至巅峰而开始显露衰微迹象之时。196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中期两大报章《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在强烈竞争中于言论与文艺副刊上展现一较高低的盛况，由于在朝与在野政党在政见上的分歧，在治国理念上的南辕北辙、大相径庭，华文教育者被划入与当权者对立的阵营，再加上要走工业化道路以迅速发展经济，对教育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结果，华文被逐步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削弱，以至于来到1980年南洋大学被关闭，1987年华校的走进历史，华文水平一降再降。与此同时，从1960年代中末期起，年年都有文艺杂志不断创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也因当局的收紧言论自由尺度而繁荣不再，出现了万马齐喑困境。

1983年3月16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合并为《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文艺副刊一再收缩，版面逐年缩小。然而，战后以来接受了完整华文教育的文艺工作者绝大多数仍然还处于青春正富阶段，他们多年来的丰富创作经验、满腔的创作热情依旧，心潮澎湃，胸中郁闷还是得有地方发泄。骤然之间，原本似一片汪洋大海的文坛，一时之间变为浅滩小河，文艺工作者只好改写微型小说以求生存、求发展。

第一节　引领风骚作家的铮铮风骨

微型小说拓荒期的作者不仅人数众多，且大多是创作经验丰富、华族文化底蕴深厚的，因此新华微型小说一登场，便以相当成熟的姿态展现魅力。

这群作家在题材范畴上的拓展，在艺术技巧的表现方面，皆

有教人瞩目之处，以至于来到兴盛期的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新华微型小说虽然出现了好几位年轻且受过更完整教育的作家，其作品所展现的画面与拓荒期的相比，反而显得风轻云淡，水波不兴，隐然有点日趋萧瑟之态。

拓荒期的作家既然无论是在微型小说题材的开拓，艺术手法的运用方面，都有杰出表现，因而使得新华微型小说很快地便走出国门，进入亚细安各国，乃至于世界华文文坛。以下简介几位引领风骚的作家：

(1) 黄孟文：于1937年出生于吡叻州的黄孟文，祖籍广东梅县，早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他就出版了两本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我要活下去》，初步奠定了他在新华文坛的地位。黄孟文也写散文，但他最大的成就却是微型小说，主要收集于《安乐窝》、《学府春秋》和《黄孟文微型小说》等书中。“他对微型小说的定位一开始就多方面突破了‘短篇小说微型化’的误区，尤其是未囿于传统短篇小说的叙事功能，从而使微型小说获得了不同于短篇小说的新质。”[1] 他的一些微型小说成功地用一个生活片断写出了情绪、意念、思想、气围，甚至意境。

他的小小说内容广泛，涉及民族文化、教育、官场丑事、社会弊病。由于题材的敏感，他巧妙地采用象征、怪诞、夸张的手法，并以寓言体式间接地体现其主题，故事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真幻交错，由此揭示生活的底蕴。其代表作如《焚书》、《官椅》、《窃听器》、《换血》、《退休》、《我爱毛果山》等等，都非常含蓄且深入地讽刺了当前现实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与措施，叫人读来痛快之至。

文化关怀是黄孟文的微型小说中的一大主题，《云漠万里》、《洋女孩》、《焚书》及《我爱毛果山》属于此类。《我爱毛果山》系列包括了《换血》、《退休》及《学府春秋》。《换血》写的是毛果山猴王为了将自己统治下的猴子肤色由褐变白，费尽心机，以物质利诱他们换血，结果是猴子都患了血癌。《退休》描述了一只要保留传统褐色的老猴子，与经过换血后全身猴毛已变白的同事格格不入，被迫提早退休。《学府春秋》虚构了一所由众猴子捐款赞助以学习传统技艺为主的学校，由于不符合猴王及贵族的要求，虽然它很受欢迎，却被毛果山的教育部长关闭了，并改造成一所崭新的所谓符合潮流的学校。

(1). 见黄万华《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页304。

毛果山系列中的故事，新加坡人尽人皆知，黄孟文敢于书写出来，不只让我们看到他的勇气，也看到他的表现技巧之高超隐晦。刘海涛说："把一种人们普遍感觉到而又没有表达出的现代人的生存意识，用一种完全虚构的、非生活常态的寓言故事作艺术载体，这便实现了微型小说创作中的新奇化。这种寓言体微型小说故事，首先能给读者一种新奇的阅读刺激和审美感受，然而在寓言式的新奇刺激下，读者领略到和体味出的却是现实生活中的深层意识和普遍感觉。这是写实性的微型小说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2)

黄孟文另一可贵之处是，他会在一般人不太关注的题材中发掘深藏于其中的意义，例如《喜鹰》是从时代高度揭示战争、动乱、贫苦带给非洲人民痛苦、灾难，来控诉不义战争；再如《18,475支香》，取材于朝鲜和韩国让分居南北的家庭团聚。此国际事件，场面宏大，无法通过全景式描写来展现民族悲剧。黄孟文"以点衬面，从最朴素的人间亲情入手，以一个家庭离散几十年，思念了几十年，最后相见却又阴阳相隔的悲剧，来映照长达半多世纪的南北分治给人民造成的情感和心灵的创伤，从而凸显出整个民族的悲剧。"(3)

无论是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文体式样的探索与创新，或艺术技巧的提升，黄孟文都有一定程度的创举。不过，有时他也会由于过分渲染主题，致使作品有点流于演绎题旨之弊病。

黄孟文除了在微型小说的题材与表现手法有所贡献外，他还有计划有步骤地钻研相关理论，组织区域及国际微型小说研究会，把新华微型小说带进世界华文文坛。兼搞创作与理论，同时还推动微型小说的发展，在新华文坛上是较为罕见的，也是黄孟文在此新文体的表现较为杰出的地方。

（2）张挥：原名张荣日，1942年出生，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蔙、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92年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1988年至1992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年至1995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年至1994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2). 刘海涛《毛果山系列的寓意》，文收赖世和主编《'黄孟文的微型小说世界'第二集》（新加坡：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出版，2007年）页152。

(3). 石鸣《以小容大诉悲情—黄孟文的'第18,475支香'》，文收上书，页91。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1970 年代开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 会议机密》和《十梦录》、散文集《琐屑集》和《那一豆灯光》等。他的微型小说主要收入《45.45 会议机密》和《十梦录》。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刘海涛、周荷初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张挥卷》把张挥的微型小说依据题材性质分为三类：

(1) 都市风情：共有 18 篇作品，其中名篇如《狮城旧事》、《门槛上的吸烟者》、《老林的字》、《梦中的街》、《忧郁 80 病症》及《老先生，你怎么哭了？》等等，无论是实写型的还是虚写型的，作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各个不同的故事中，都透露了一个基本的母题：受过华文传统教育、用华文从事工作和生活交际的知识分子，在华语从第一语文降为第二语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的那种压抑、困顿、失落的种种心境和情绪。张挥曾这样表露过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创作心迹：“在教育体制的改革中，牺牲最大的是华文教师，他们运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的空间’缩小了，甚至还得从头开始学习英文，去适应整个教育环境。他们一个个生活得十分‘诚恳’与‘拘谨’，小心翼翼地去配合整个社会秩序的运作。然而，他们的这种牺牲，是大大地违反了自己内心的‘文化道德观念’的，于是，这就成了他们‘生命中必须承受的伤痛’。我是一个华文写作者，又是一个身历其境的华文教师，我内心的苦闷实在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把《狮城旧事》列入“都市风情”系列在分类上是不太恰当的。这篇可视为张挥的代表作应该归类于“校园大观”较为理想。此小说分为上下篇，叙述同一件事——以车夫阿祥送舞女白笑上班为聚焦，展示各阶层群众为南洋大学筹立而奔忙的历史事件。上篇从舞女白笑的观点来展开叙述，下篇由三轮车夫阿祥担任视点人物。由于小说的视角有别，观照世界的可能性便有差异，情绪色彩自然也不同。作者成功地把不同视点与“见事眼睛”交替运用、互相补充，彻底否定了“作者”，自然而然地呈现故事情境，多侧面地展示时代风貌和历史事件，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命运，把历史的纵深感与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完美地统一起来，在有限的天地里扩大了小说的艺术容量。又由于作者隐身于人物里面，让人物以“自知观点”讲述故事，这不仅避免了叙述的平板、单调，

而且能给读者一种如临其境的幻觉感，从而产生强烈的感应。[4]

(2) 乡土旧事：共有9篇作品，其中乡土味较为浓厚的如《木屐的故事》、《肥婆的故事》、《九婶养猪》，都能让读者感受到浓浓的乡土气息。此类微型小说大多是散文化的，让读者看到一幅真实、平凡的生活画卷。然而，走向生活并不是说可以完全放弃作家的主体创作才能，恰恰相反，作家为在一些包涵生活原态美的素材里体现出精心的艺术构思，往往会出现下列的效果：一方面作品是生活化的，它赢得了读者充分的阅读依赖感；另一方面作品又是艺术化的，它又是作家创作主体机智化的艺术构思和传达手段的衍生物。有了这样的主体精神力量的作用，作品绝不是一般的生活翻版，它体现了作家的情感和意志，传达出了作家主观的艺术主旨，这样的作品将大大扩展它的艺术力量。张挥的《龙凤鸳鸯枕套》以及这组“乡土旧事”系列正是在这一点上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5]

(3)校园大观：共有13篇作品，其中名作如《45.45机密会议》、《我是一粒球》、《网中人》、《×就让他×吧》以及《方老师的眼泪》，都能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在华文地位一再遭受贬低、压抑下，出身华文源流的教育工作者的不幸遭遇，他们成为各种教育偏差的待罪羔羊，甚至连学校考生英文考试成绩差，也归咎于华文源流出身的老师。张挥在这些作品中全面地揭露了在教育政策变流过程中，华文老师的委屈、遭受欺凌的窘困处境。这些作品无异于在宁静的校园里激起千层浪，为新加坡的教育史留下一段真实的、悲惨的记录。

当然，张挥的微型小说也有可以进一步提高的地方，尤其是乡土旧事中的那9篇作品，有些在艺术手法，素材的取舍方面，可能还有可改进空间。刘海涛说：

张挥的微型小说创作要想使自己的“华文情结”实现更高形态的概括性，还可以力争暂时摆脱自己的创作情结，站在更高的历史角度，以一种更清醒、更客观的视点来审视这个创作情结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区分自己及创作对象的“困顿情绪”中合理的成分和不合理的成分，不但真切地传达出在时代风云变幻中而形成的种种压抑、失落、困顿的情绪，而且要能够辨别出这些情绪中哪些是有审美价值的，哪些则缺乏审美价值。这种艺术处理，将会使人们更加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历史地位，捕捉到在历史转变

(4)．参阅刘海涛、周荷初著《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精品赏析·张挥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同上。

过程中的光明与机遇，发挥出文学应有的鼓舞人心的审美功能。[6]

应该可以这么说：张挥在开拓校园题材领域所做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他在描述乡土人物方面，也真真正正为新加坡历史留下一笔记忆。他对华文教育所遭受的劫难反映之深广面，也叫人难望其项背。其热爱民族文化语文情之深，决定了其作品内容之丰厚，也决定了其情真意切之感人。言为心声，张挥的微型小说全面展现了一个有民族意识的作家之铮铮骨气，他的真情教人为之动容，他的勇气之高教人为之敬佩。

（3）骆宾路：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1935年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中正中学、中国云南大学外语系。1950年开始在各报刊发表创作，擅写小说与散文。第一篇发表于《南方晚报》副刊《绿洲》的短篇小说《倒下去的人》被收入于该副刊出版的优秀小说作品集《苏州河之夜》内；作品《冤魂》曾获《南方晚报》第一届公开征文比赛第三名（1952）。已出版的著作有：长篇小说《海与岛》（2011）；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看海去》（2003）、《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心之所系万千千》（2007）、《千里之约》（2009）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等等。

骆宾路的微型小说题材涉及两大领域：一是有关民族文化、语言及优良传统日渐式微的种种景象的反映，例如《它是看第五波道的》、《一辑没有旁白的纪录片》、《比萨月饼》；二是关心因社会贫富悬殊带来的弱势群体的生活窘状的创作，例如《数钞票》、《平安夜里的另类‘报佳音’》。他是一个将写作视作生命，将写作看成是对现实社会、对生活、对人生进行美学审视的严肃作家。他的微型小说绝大部分集中在写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失落的忧虑，对华文逐渐被异化的愤慨，这是他魂牵梦绕的题材。

他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新闻，他自称他的微型小说是“新闻微型小说”。但他的人生阅历丰富，接触生活面广，观察力又强，且性格耿直，嫉恶如仇，因此这些新闻材料到了他的笔下，

（6）. 同注解（4）。

加进了他从现实生活里获得的人物雏形、故事梗要，经他巧妙的一渲染一提炼，立即就有了形象，有了思想，提升成了玲珑剔透的微型“艺术品”，不仅能让读者过目不忘，还让读者久久回味，这是骆宾路能以“一滴水宏观大海”的高明之处。

“我下笔创作要求自己做到下列两点：一是‘画龙点睛’；一是‘一针见血’。‘画龙点睛’是创作技巧；‘一针见血’是题材的选择力求达到判断准确。人物形象典型化，或是事与‘物’形象化，这是作品感染力的基本元素，缺少这些元素，作品就会苍白无力，病态处处。‘一针见血’就能刺痛这个社会麻木的神经，使人有‘痛’的感觉，不会麻木不仁。这样的小说捧在手里就像捧着一只刺猬。有一个时期，我倾向于写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喜怒哀乐。然而，当我面对着这个粉刷出来的太平盛世的社会，社会的转型日益尖锐，族群文化处在社会的边缘，面临被连根铲除的危机，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又如何能刺痛这个社会已经逐日麻木不仁的神经？不知始于何时，我不再侧重去写这些锦上添花的小说，转向写一些带刺的粗犷的作品，把作品写得像只刺猬，让人捧在手里，有种被刺痛的感觉。当我们的社会向功利主义盲目发展时，敬老养老的优良传统日益式微。大家视若无睹，无动于衷，乃至认为这是e时代发展的必然。”(7)

骆宾路的微型小说，语言诙谐浅白，笔调轻快，着墨不多，娓娓道来，叙述似街谈巷议，但笔触所及，常能引起读者的深思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已故旅美诗人鸥外鸥对骆宾路的微型小说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似短篇小说，又不似；似杂文，又不似。但却都似这些的味道。文体别创一格。它全不似小说却比小说妙得多。”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骆宾路微型小说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

“微型小说，像诗，重在意象，作者尽可能不挑明题旨，也就是尽可能不采用主观叙述方式对作品世界的种种作出情感的、道德的、思想的、政治的价值判断，把贬褒爱憎深藏在形象本身的发展之中，让读者通过自己的审美活动，透过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和修辞技巧，从作品提供的意象和情绪中，去品味，去发掘，情不自禁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倾向，受到感染。骆宾路或许出于一种极度的痛心疾首，有时会忍不住间用主观叙事方式站出来大声呼喊，显得比较“露”。这也可能是“新闻微型小说”这种体裁的一个弱点。”(8)

(7).见骆宾路《我的微型小说》，2016年12月3日座谈会讲稿。

(8).见陈新《忧世短章　伤时之赋——读骆宾路微型小说随想》文刊新加坡《新世纪学刊》第5期。

骆宾路去国离家数十年后才回到新加坡，但他对那段生活在祖籍国的漫长而困顿的生活并没太多着笔，一回到故乡后，他就全心全意投入岛国的生活洪流中，关怀岛国的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存亡问题，关心社会底层人民的不如意生活困境。他仔细阅报，对时事新闻非常敏感，由新闻结合自身的境遇、经验，构筑情节，演绎故事，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入一篇篇微型小说中，为新加坡这些年来的发展弊端留下历史痕迹，让我们可凭借这些作品做回顾、做反思。这是骆宾路对新华文坛所做的贡献。

(4) 林锦，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1948 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1970 年代获南洋大学罗步歌散文创作比赛首奖。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协会受邀理事。曾主编《文学半年刊》和《锡山文艺》，编辑《微型小说季刊》和《新月》等刊物。著有散文集《园边集》、《鸡蛋花下》和《乡间小路》；微型小说集《我不要胜利》和《春是用眼睛看的》；综合文集《林锦文集》；儿童文学《电话风波》(合集)；学术论著《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

《我不要胜利》收进林锦 1984 年至 1989 年间 40 篇作品，第一篇《凶手》到第 13 篇《老同学》是乡土题材，它叙述的是新加坡城市化以前的乡村中的人与事，林锦用一种接近散文的叙述方式复现了几十年来积淀在他心里的情感体验和故事意象。从第 14 篇《急促的打字声》到最后一篇《也是英雄》共 27 篇作品是现代城市题材，林锦用比较典范的微型小说的叙述方式表露他对新加坡城市化后人的生存状态的多种理解。

林锦的这 13 篇叙述乡村生活窘境的母题常常有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而且从叙述结构和叙述语言看，他的乡土系列的叙述比较接近散文方式，可是他用微型小说的特有叙述技巧，制造了叙述悬念和叙述波澜，并由此构成微型小说特有的意外结局和叙述情趣。这种“散文题材加微型小说叙述策略”形成了这一批回忆性的乡土微型小说的艺术特色。

相对于乡土系列创作，林锦的都市系列创作的散文色彩逐渐减弱，在艺术上他更加追求精致和精美，追求微型小说的艺术化。这个艺术走向突出表现在他的微型小说的叙述方式的意识越来越清晰。

《也是英雄》是林锦的名篇，此小说以精短的篇幅，容纳了喜剧与悲剧的多重变奏，波澜起伏，曲折有致，矛盾冲突一个接连一个，连锁意外接踵而来，由此而构成小说丰富多彩的艺术景观。好比是一个万花筒，看来虽小，却有其迷人的变幻而令人眼花缭乱。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也是英雄》的欧·亨利式的结尾，来自对欧·亨利式结构技巧的运用，所谓“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即与此有关，而短篇小说《也是英雄》正深得此中之奥妙。它显示了作家小说创作的一种艺术走向，一种艺术潜力，而在新加坡华文文学中占有独特的位置。(8)

伍木对林锦的微型小说的评述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深入的。伍木说：

“要完全理解林锦收集在《我不要胜利》的小小说的思想涵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针对其小小说的内涵做一番有机的分析，更是难上加难。因为林锦的思维联系点不局限于某一个或某一些心界活动的空间，他笔下的人物，完全建构于实在的社会层面和乖诞的社会差距，从而将人类繁复萎顿的社会性发挥至极点。

读林锦的小小说，令我怀疑他是个道德细胞活跃旺盛的理想主义者。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善恶观念，使他对人类性格的正邪界限相当敏感；这股接受五千年文化熏陶的规范化力量，这个思想上的包袱，一旦转移至文学创作上，便形成一张压力的网，自然而然地钳制邪恶的代表、包容纯良的象征。

林锦选择小小说这种争议性颇高的文学创作体裁，作为他表达社会关怀的方式，我想主要是基因于上述严正的道德情欲。在小小说浓缩的篇幅和情节中，他不时通过人物的谈话和内心的感受，尝试突出传统价值的崩溃，现有价值观的矛盾；扮演锄强扶弱、揭恶隐善的角色。虽然这些都是两极化的道德情欲的支配结果，但从较宽广的社会角度来看，它们并未对提升作品的艺术素质造成进一步的障碍。如果把这本书内的40篇小小说的故事人物加以串联和发展，将是一部表现道德观念尖锐对立的中篇或长篇小说，概括的社会横切面将更为可观，其所形诸的压力的网也就更能伸展自如了。……

林锦是一名酷爱写作的教师，对于华文教育和华文文艺的日渐式微，肯定不会视若无睹，毫无感触。所以，这本集子的一个

(8) . 原 (16) 缺少注解

思想组成部分，在于抒发他的这份薄暮情怀。《优等生》笔调轻松，感情沉重，作者因华教遭受侮辱而引发蒙羞的感觉；《遗著》和《烟灰缸》表达向现实物质生活低头，以致无法完成创作心愿的惆怅和不安；《老同学》和《好家伙》分别间接讽刺文艺逃兵和文坛败类。

由于林锦所处的教学环境和所具备的思想观点有其独特性，使他对现代社会的发展程序产生相当程度的认知；这种体认对于在缤纷混淆的社会条件下进行吃力不讨好的小小说创作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资产。假如将他在人性、感情和婚姻等方面的多元道德观结合统一，那么，他的诸篇小小说会是一帖又一帖的草药——虽然味觉和食欲都加以抗拒，却对人体功能有一定的医学疗效。”(9)

在林锦的第二部微型小说专集《春是永眼睛看的》中，技巧成熟、故事感人之作就更多了。他在此集子的后记中说：“我曾多次说过，小小说易写难精，表现手法五花八门，孰优孰劣，见仁见智，看法不容划一。我个人比较喜欢尝试，尝试用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写小小说。”

林锦的微型小说题材与黄孟文、骆宾路，尤其是张挥的都有相似之处，但林锦的个性较为内敛，他的作品既没有骆宾路的慷慨激昂之愤慨，也没有张挥的沉郁顿挫之伤感，更没有黄孟文的冷嘲热讽之尖酸刻薄。林锦是在乡间长大的，从他的抒发乡土情感的散文可以读到他对乡间优美景物的赏识，对农村宁静氛围的喜爱，以及由此培养出来的温柔敦厚个性。此个性促成林锦的微型小说格调趋向于含蓄，而表现手法则婉转曲折，结尾常有出人意表之妙。

(5) 周粲：原名周国粲，又署嗜茶道人、林中月、货郎等。1934 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 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多种华文课本通读员。曾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童诗奖(1975) 和诗歌奖 (1980)、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文化奖 (199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 (1991)、第二届新华文学奖 (1995)。《新加坡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编选员。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1953 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

(9)．伍木《多元道德观的统合——读林锦小小说集《我不要胜利》，文刊于 1989 年 12 月 24 日新加坡《新明日报·城市文学》。

至今，已出版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青春》、《云南园风景画》、《千年之莲》和《会飞的玻璃球》；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五色喷泉》、《玲珑望月》、《只因为那阳光》和《满天的风筝》；游记《枫在燃烧》和《江南江北》；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魔镜》、《雨在门外》、《窗外那云》和《夺魂铃》；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抢劫》、《沉默族》、《夜车》；文学评论集《剥蕉记》等等。

周粲的微型小说大多属于“问题小说”，他说：“小说作者内心一定先要有问题，然后才能有小说。”。他的小说内容从物质需求到精神追求，从夫妇关系到老人归属，林林总总，多姿多彩，视野广阔。

他的微型小说洋溢着温馨的市民气息，他的作品有源远流长、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人伦关系；有千金难买、失掉难再的人情关照，例如《球》；有嘈杂的人世喧嚣，也有令人感动的寻常人生；有运用轻松笔调刻画人际相处之难的《海龟的旅程》；也有在抒情氛围中写现代都市人的心理困境的，如《雨在门外》。(10)

周粲追求的风格是“深入浅出，平中显奇“，由于他是从写诗进入文坛的，他的诗人特质教他在微型小说的取材、立意、构思上都追求含蓄隽永。(11) 他的作品叙述的故事带有象征意义而又神奇独特，意蕴丰厚；表现技巧通俗化，于平凡中见神奇。

周粲自称“我是个个性比较急的人，习惯在短时间内完成一件作品。”，揆诸于其作品的格调，我们应该可以说，他所谓的“个性比较急”应该是指在创作时的心理状态，而不是作品说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他的微型小说总体特色可以概括为“含蓄隽永，平中见奇”，与他的第一部诗集《孩子的梦》在格调上是一脉相承、有迹可寻的。周粲的微型小说所涉及的本地社会现象，可能是最为全面、最为广阔的，这是他的成就之一。

第二节　后起作家的飒爽英姿

新华微型小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一萌芽就快速发展起来，且蔚为风气。主要原因是新华文坛其时有一大群战后培养起来的有文化底蕴的作家，一时之间找不到版位来发表篇幅较长的作品，

(10)．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页38。

(11)．黄孟文、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02)页302。

只好改写篇幅短小的微型小说；另外的部分原因是在风气影响下，带动了部分诗人、散文作者也尝试创作此类型的小说。因此，文坛出现了体态各异，风采不同，色彩斑斓的微型小说，有些像似诗歌，有些充满散文韵味，更有些犹如杂文。以下简介几位属于此类型的微型小说作者。

(6) 洪生（1947 —）原名洪保苏，笔名多，有洪微、施绮、洪植、崇协、张力、余思等等。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侨中学。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课本编写员。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兼《文学半年刊》编辑，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工委会委员。高中时开始文学创作，擅长杂文、散文、小说、儿童文学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杂文集《画虎录》（1976）、《听风楼随笔》（1979）；散文集《啊！新加坡》（1987）、《人性谈》（北京出版，1989）、《枭雄集》（上海出版，1989）；微型小说《掌上惊雷》（1988）；小说集《那个秀丽的女孩》（杭州出版，1991）及写、译、改、编多种儿童读物。

洪生于1988年出版了第一部微型小说集《掌上惊雷》，是继周粲《恶魔之夜》之后新加坡最早出版的第二部微型小说集。洪生主要是从写散文、杂文出身的，他强调微型小说要“像诗一样”，“描写人物心理和感情”得婉转、含蓄、深沉，可浅薄如纸，淡如清水，直如竹筒，露在表皮；其微型小说富有杂文的冷嘲热讽的特点。

《掌上惊雷》中的篇章大多取材自生活中的某个侧面、某个小场景，加以提炼敷衍成文；当中有以嘲讽笔调描写商场如战场，商场风云变幻当中的官场行为的《董事长英明》；有反映乘人之危、乘人之难，又诈又骗，以非法手段取得钱财的市侩小人的卑劣行径的《各罚五十元》。他还在历史题材、科幻题材方面下来不少功夫，写出诸如《黄雀在后》、《镖师》、《宣和事件》此类历史题材作品；写了诸如《卧底》、《爬虫人》、《需要灭气》等科幻题材的作品。他不仅在题材、内涵方面，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且在艺术技巧、表现手法、文体形式等方面不懈努力，以自己的创作成绩，奠定了自己在新华文坛上的地位。

(7) 林高，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1949年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

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仙人掌散文系列——林高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林高创作的主要成就在散文，他的散文兼具陶渊明的宁静美与庄子的哲理韵味，其微型小说也同样兼备此二特点，这使得其作品独树一帜，也是他对微型小说的特别贡献。

林高有自己的艺术个性与独特的艺术追求，他以锐利而灵活的笔触，在普通百姓平凡的生活里，发掘人生和人性的丰富内涵，从人生里挖掘人性，从人性中展示人生。在他的文学世界里，禅意与诗意通过微型小说巧妙地展现出来。

他的微型小说不是以故事或情节取胜，而是以哲理令人回味无穷。《输了一生》写李保发的为了挣回因买股票而亏掉的3000元而省吃省穿，以致输掉了一生；《舍不得》的主人公住在一房式组屋，却整天担心财物被人偷窃，直到逝世那一天，却只保留了一些破碗碟、发霉的被褥、床单等等；由此说明人生到头也是一场空。

林高通过原始意象的化用与借用，变无关为有关，变不可能为可能，化物象为意象，化生活为艺术，创作了诸如《镜子》、《决斗》这样妙不可言的篇章。(12)

(8) 田流：著有微型小说集《田流微型小说集》，收入他的142篇微型小说；另有合集《新与旧》，也收进他的20篇微型小说。

田流的微型小说篇篇皆言之有物，隽永耐读，有蕴藉。他以流畅笔墨、生动的故事、精湛的技巧，写出了社会上种种现象、人生百态。他的笔锋锐利，语带嘲讽，较少涉及民族文化式微之作，较多反映社会的古怪现象，与他的长篇、短篇小说的内容相似，把他的所有小说的内容合起来看，在某种程度上就能窥见新加坡社会风貌之一班。

(12)．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页75-76。

(9) 方然：著有微型小说集《鸦声凶影》，此集子收入他的26篇作品，展现了在一切都以经济为主的新加坡社会的各种古怪现象，一篇篇像似生活中的小插曲的速写，组合起来却又似万花筒，色彩缤纷。方然的创作理念较为严肃，视野较为宽阔，思路较为开放，由于关注严峻的社会课题、人生课题，其作品较能击中社会弊端。

(10) 林琼：著有微型小说集《花招》，内收40篇作品，绝大多数是反映教育界的题材。他继承了新马华文文学问题小说的传统，以教育工作者的良心良知，关心教育问题、社会问题、人生问题。他对教师与学生之间、教师与家长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领导之间的微妙关系，观察入微，诉诸笔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

他的小说注重友情的描写，在平实中展现出开阔的胸怀、博大的爱心，体现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关注，其作品如《享受》、《捕风》、《悔》都是其例。

(11) 范北羚：他主要是写诗，也写短中长篇小说，微型小说并没收集成书，散见于各种文集里，如《赤道边缘的珍珠》、《幸福出售》等。

范北羚从事新闻业30余年，见识广，听闻多，其小说取材广阔而多样。他的观察力深邃，感受生活能力强，善于运用锐利笔锋揭开生活现象中的本质。其代表作《参观记》通过反映主管新加坡最大华文报馆的总裁竟然是不识华文的，以致在这个“华文堡垒”里上上下下来往的信件全然是以英文书写的，由此揭示了新加坡虽然是独立了那么多年，殖民地政府遗留下来的历史垃圾，精神创伤，被扭曲了的思想，依然残留在此小岛上。

可以说，范北羚的抒发黍离之悲的精神，与黄孟文、张挥、骆宾路在实质上是相一致的。

(12) 南子：著有微型小说集《年岁的齿痕》、《惊鸟记》。

南子主要成就在诗歌，他对现代主义、意识流表现手法，都很熟悉。但他不是以能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为荣，而是为追求更完美的艺术效果。当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眼见华族文化语文日渐式微，便改以显露的现实主义手法写诗，以达到唤醒读者的目的。同样的，在写微型小说时，他尝试以处理内心独白、纯

粹对话、心理分析及时空交叠手法来创作微型小说，其作品内容都有强烈的现实色彩，能够反映时代的面貌。

(13) 崇汉：著有微型小说集《其实都一样》，收入36篇作品，内容踏实，题材独特，言之有物。

崇汉中学毕业后就投身劳动界，当过工厂、农场、铁厂工人，船厂计时员、巴士司机、割胶工人、工厂清洁工，被誉为“工人作家”。他的生活经历丰富，与劳动阶级生活在一起，对中下层人们的生活、思想特点有直接的感悟体验，下笔创作，自有不同于一般文人的作品的特点。

除此之外，在此时期值得一提的微型小说作者还有陈彦，著有《木屋区的故事》、《小小说》；馨竹，著有《百态图》；君盈绿，著有《骆驼森林》；梅筠《梅筠微型小说选》；尚未有专集出版的有凌江月、李龙、蓝玉、竹石、美华、长谣等等。正是这么一大群早已在其他文体有所成就的作家的共同努力耕耘，才使得拓荒期的微型小说园地百花盛放，色彩缤纷。

第四章
扩展期作家的亮丽风采

我们说过，新华微型小说一萌芽就以厚积薄发之底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姿态，滔滔不绝地向前奔流而去。与此同时，在这一股潮流的冲击与带动下，无论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还是初入文坛的新手，无论是擅长写小说的小说家，还是诗人、散文家、杂文家、戏剧家、评论家，都提笔创作微型小说了。

这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时序来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民族教育日趋式微，报章副刊版位一缩再缩，杂志纷纷凋零，原本是绿树蓬蓬勃勃在成长、鲜艳野花争妍斗丽的的新华文坛，骤然之间可提供养分的河道变狭小了，前面又出现重重叠叠的暗礁阻道，绿树野花逐渐凋零。作家们眼见如此苍凉景象，只有殚思竭虑，另谋出路，微型小说由此产生了，并像怒川那样努力冲破重重障碍，向前澎腾而去，荡起片片浪花，蔚为一片壮丽景象。

新华微型小说开始以专集、选集的方式出现，并且走向国际，以其独特的内容和色彩，在世界华文文坛上树立起自己一个鲜明旗帜。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华族语文、文化、传统的萧瑟景象日益苍凉了，作家们感怀伤时，眼见精神家园百花衰败，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关心民族教育、优良传统作为微型小说创作的第一主题。为免触及逆鳞，他们又在创作方法和技巧上，在开拓各个领域的题材方面，在通过各种作品体式与作品风格来隐约体现主题方面，都做了创作性的尝试，使得新华微型小说像此时期的诗歌、散文一样，呈现出新华文学史上从来未有的多姿多彩景象。这种鼎足而立的局面，让新华文学作品的诗歌、散文和微型小说，像似了秋风猛刮、秋雨缠绵下的深秋黄昏暮霭下的三朵孤零零的惨红小

花，散放着幽幽清香，既教人动容，又叫人黯然情伤；它们更像似午夜里的一曲《二泉映月》，悲切而哀怨，牵人情思，发出“广陵绝响”前的哀叹。新华微型小说就是以这样独特的色彩与姿态屹立于世界华文文坛上。

我们因此看到50年代后的作家如艾禺、彭飞、希尼尔、谢裕民、董农政的在题材上的开疆拓土，在技巧上的推陈出新；60年代后的梁文福、胡月宝、吴耀宗、伍木、流苏、蔡宝龙、洪笛的在题材上的更上一层楼的开拓，在表现技巧上的精益求精。正是这一群新生代作家把新华微型小说在岛内扎下坚固的发展基础，把新华微型小说光光荣荣地推向世界华文文坛。

第一节　50后杰出作家的高屋建瓴技巧

我们很难说到底是50后作者受到跨年代的老作家的影响而投入微型小说创作，还是受到潮流的冲击而书写微型小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群在其时是青春正富的作者一开始写微型小说就有意地在题材的挖掘方面寻找新切入点，在表现技巧方面探索新窍门。以下简介几位50后作家的杰出处。

(1) 艾禺，原名刘桂兰，祖籍广东大埔，1956年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著有短篇小说集《困鸟》；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和《镜子里的秘密》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她曾是一名电视人，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

艾禺的微型小说的引人注目处在于取材的角度较新，作品的结构与表现手法的较为奇特。其一，她把有关华文情意结和优良传统的题材，放在大环境、大冲突中来描写。例如《风云再起》的通过对话方式，把在两种时代背景下生活过的爷孙对各种事物的不同观点、不同见识，鲜明地展现出来，那种尖锐的对立性教人感慨不已，可谓不用在技巧上大费周章，很自然地就达到感人的目的。其二，艾禺对爱情题材的处理，注重的是通过心理分析

与心理描写来展示两性相爱的缘由，写得含蓄、委婉、曲折、深沉，以较少的笔墨来达到艺术效果，既避免掉入庸俗老套的框框，又展现了高人一着的艺术技巧。其三，艾禺对于亲情题材的描写是以坚实丰厚的、具体的生活内容为依据来发挥题旨，而不是靠煽情的情节来体现题旨，例如《角色》、《流星》、《逆子》、《送汤》都是以较为耸人听闻的、然而又是有依有据的故事来阐明题旨，达到令读者读来扼腕长叹的效果。[1]

(2) 彭飞，原名彭志凤，祖籍福建莆田，1956年生于新加坡。华侨中学最后一届高中班毕业，南洋大学最后一届文学士。1981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第一届荣誉学士，受训后成为华文教师至今。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现已解散）发起人之一，曾任《同温层》文艺杂志编辑。1985年获第二届金狮奖散文推荐组优异奖。著有短篇小说集《门外》（1982）、散文集《生命在说》（1991）和《仙人掌散文系列——彭飞卷》（2009）、微型小说集《人间笔记》（2000）。曾主编《同温层散文选》（1982）和《新加坡微型小说选》（1988）。

彭飞的文字驾驭能力高超，他以写散文出身，作品结构严谨，文章意境深远。在大学时代已醉心文学，并有以文学改善社会的理想。进入上世纪90年代，眼见小岛文化园地苍凉一片，远游祖籍国所见所闻也令他失望之极，自此颇有逍遥人间，借游山玩水以浇胸中块垒之概，这点在其散文名篇《一个文学遗族的告白》显露无遗。期间曾在早报写专栏，多为杂感之作，然文笔简练，古典文学造诣颇深，尤其因深受柳宗元寓言影响，而观察力又敏锐，举凡社会弊端、人性丑陋处，经他一组织起来，并加以点染成文，无不精彩感人。可惜近来似已封笔，不再见其新作。

彭飞于1988年编选第一本选集《新加坡微型小说集》，收入47位在其时都是年轻作者的80篇作品，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带动新华微型小说发展的先锋。可惜他不久就看破文坛景象，自此慢慢淡出文坛。

他的微型小说大多以都市生活为题材，描写都市人的心灵、都市人的复杂关系，是具有代表性的都市文学。他以敏锐目光、敏感心灵观察、体会繁华社会如何逐步地侵蚀了民族的优良传统、价值观：在唯利是图的人生观的蚕食下，友情淡漠了，亲情冲淡了。但彭飞并不是毫无原则地拥护传统价值观，他质疑“愚孝”

1. 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页104

是否应当归类为亲情，他认为孝道应当有新的内涵。长幼有序，天伦五伦之说，在新的时代，也应该有新的内涵、新的理解。他观察入微，能够洞察当前社会真正的弊端所在，且能够运用非常巧妙的表现手法来体现作品的主题。《放生》是其微型小说的代表作，全面体现了作者是如何巧妙运用艺术技巧、精心提炼生活素材，达到表现技巧美与生活题材美天衣无缝相结合的完美境界。故事叙述德士司机阿贵，遵照母亲的嘱咐，在父亲的忌日，到光明山放生麻雀，到父亲灵前上香。当阿贵送走最后一位搭客，正朝向光明山驶去时，遇到一名30开外的男子紧急地拦车，声称要送年近70岁的老爸去义顺，因为他的妹妹在那儿等待老爸。事后阿贵发觉：此男子实际上是编造谎言说要带老爸去“吃风”，把开过刀还在住院的老爸骗出来放逐到义顺荒僻的丛林地带。彭飞在此作品中灵活第运用对比手法，把拥有传统孝道的阿贵与丧失了美德的男子，通过强烈的对照，不置一词而题旨尽显，达到羚羊挂角，了无痕迹的成效。

与艾禺一样，彭飞也是能很熟练地运用对比手法的作家，这或者与他们的教育背景、生活经历有关。新加坡的华文教育来到60年代，其教科书内容可说已达至善地步。历史、地理及其他文科教科书的内容是新加坡教育史上最为完美的。华文一科的课文，上自尚书、左转，随着时代发展下来，再选世说新语、古诗十九首、唐诗、传奇、宋词、元曲以至明清小说，下至五四作品，整部中国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优秀作品，几乎毫无遗落地都编进课本，让华校生高中毕业时，已基本上掌握了中国文史哲的基础知识。时序来到1961年，当局突然大转弯，把传统华校实行的三三制，改为四二制。在四二制下，中四毕业生得参加政府主持的会考，成绩较佳的才能进入初级学院就读，与此同时，当局也有计划有步骤地削弱华文水平，提高英文水平，终于把华校的教学媒介语改为英文。

彭飞、艾禺和其他所有50后的华校生一样，在传统教育制度下全面浸濡了中华文学的几乎所有美德和传统，骤然之间看到精神家园一日比一日萧瑟，传统美德一个接着一个地流失；心有所感，胸中块垒越积越多，执笔创作，很自然地便会把自己所曾经历过的美好经验，拿来和目前的丑陋现象相比，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50后的作家，多爱运用对比手法来构思作品，来体现作品主题。

(3) 希尼尔 (1957——)：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主要收集在《生

命里难以承的重》、《认真面具》二书中。与张挥一样，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也深受国内外专家学者与文艺理论家的好评。与他的抒情诗一样，希尼尔的微型小说也是他抒发一种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的工具。他挚爱生他养他的这片热土，他的微型小说是深深扎根于新加坡现实的创作。他的作品的题材广泛地展现了在现代化即西化的过程中，新加坡的历史风貌和民族文化和传统遭到连根拔起的惨状，但他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叹新加坡华人传统与乡村景象的消失，他是从新加坡这乡土出发，去表现全人类、全世界所面临的，因在急速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对物质的追求而丧失了的精神文明。[2] 从这个角度看，希尼尔的人文关怀的范围又比张挥的深且广。例如在《退刀记》、《野宴》、《横田少佐》、《新春抽奖》、《认真面具》、《异质伤口》等篇章中，希尼尔把人类的命运、世界的安危，放在战争与和平、侵略与反侵略、正义与不义的斗争的世界格局中，从而指出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南亚所犯下的罪行。

希尼尔的另一类作品，如《五香腐乳》、《抉择》、《一件小事》、《劣者》、《归来》、《游子恨》、《告诉我行吗？》等篇章，则是描写在都市化过程中，人们付出多沉重的代价，如贫困家庭学童辍学、学业成绩不理想、年老者的无依无靠，传统价值观的式微、不一而足。希尼尔在文体式样方面锐意创新，他的微型小说每一篇都换一种新的体裁样式，许多人们意想不到的题材，他都可以把它化为微型小说的艺术形式。

评论家认为，希尼尔在微型小说创作中，锐意创新、推陈出新，不停地超出常规，不断地换用一些人意料不到的题材、文体样式，机智而巧妙地挖掘出种种深层的人生意识与文化意蕴，创造新文体样式，揭示新艺术意蕴，为新华文坛增添了创新色彩。[3] 例如《变迁——二十世纪末南洋刘氏三代讣告实录》通过三篇讣告方式，描写刘氏家庭在70、80、90年代的逐步西化的变迁；《南洋S/N氏第四代祖屋出卖草志》的以父子对话方式，将历史眷念与现实“代沟”间的矛盾冲突写得淋漓尽致；这些都是他在题材与技巧进行探索的例子。

刘海涛在《新体式与深寓意》此篇评论文章中赞道，希尼尔几乎每一篇微型小说都换一种新的体裁样式，《让我们一起除去

(2)．参阅王润华《<华人传统>被英文老师没收以后——希尼尔微型小说试探》，文收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年）页1—13，赖世和《新加坡华文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2004年）页107—111。

(3)．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页107-108。

老祖宗》是“会议纪要”的微型小说；《后设训练摘要》是剧场记录式的微型小说；《推广吃香口胶运动》是三篇论文拼合的论文式微型小说；《醋蛋之约》是两段新闻摘要和一则医学处方合成的微型小说，可谓相当精准地勾勒了希尼尔的微型小说的特点。

(4) 谢裕民：祖籍广东揭阳，1959年生于新加坡。曾3度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著有小说集《最闷族》、《一般是非》，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等。现任职于《联合早报》。

《世说新语》共收51篇作品，全面展示了谢裕民笔力纵横的气势，以独到的笔触，描写了新加坡华人生活的许多层面，或针砭时弊，或戏谑嘲讽，嬉笑怒骂，入骨三分，在诙谐里显现出深刻性。《解放君》开头题语：“才30年的时间，我们已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区域性性格。”，隐藏着作者窥探新加坡性格的独特视角。《北京唐人街》、《御膳房传人》是对华洋杂处、急速变动的生活环境中浅薄、盲从的市民的嘲讽勾勒；《爱拼才会赢》、《我们的文学史》是对新加坡华社的保守心态、怕输心理的深刻揭示；《遗嘱》是着意浮现华社以家谱体现历史的脆弱；《孔子之吻》是思考五千年文化之根同新加坡社会脱节的深层原因；在在都体现了作者观察“新加坡性格”的深刻性。

谢裕民是以城市小说的姿态出现在新华文坛的，从题材到主题，从现实形式到艺术技巧，都力求体现城市小说、城市文学的特点。《世说新语》每篇作品篇首都有一句有张力的话语，与小说文本形成各自不同的对应关系。每篇的具体构思，力求“返璞归真”，“越短越过瘾”。他自称其小说是“文字闲聊”，并说“文章贵在体会”，他的幽默诙谐滑稽文字风格，看似略带玩世不恭而骨子里却是认真的创作态度，在年青一代作者中显得鹤立鸡群，个性鲜明。

(5) 董农政，1958生于中国福建福州，幼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77华义政府华文中学高中毕业，该年开始获得新加坡诗歌创作比赛的多个奖项。从事民俗风水命理行业，出版近三十部术数丛书。曾任《南洋商报》学生版《南洋学生》编辑、《联合晚报》文艺版《晚风》和《文艺》创刊主编，现为中天文化学会顾问、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五月诗社社员。曾主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编辑《微型小说季刊》。著有诗集《一

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和《心雪》、散文与微型小说合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董农政微型小说》等。

董农政相当关心民族传统与文化的兴衰课题，其代表作如《没有时间的雪》、《魔山夜浪》就是这方面之作。他常常把中国传统的玄学道禅等元素融入作品里，使得作品显得富有哲理然而又比较难以解读。

他的创作力求创新，时常把诗歌、小说、散文这三种不同文体的艺术特征，西方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交叉地使用在作品中，试图创作性地写出寓多样性于一篇微型小说。探索创造“小说诗”、“小说散文”之类的新文体样式，或是现代派、后现代派小说模式的作品。

他说：“关于‘小说诗’的概念，我在80年代初已经提出来，我自己的许多微型也都朝这个理想前进。一些中生代的作者也有这等倾向，只是不那么明显。倒是近年一些新生代作者的作品，有比较强的‘小说诗’或诗的味道。”他又说：“微型小说兼顾了小说的骨架、散文的血肉、诗的精神”，经过压缩后，微型小说的“结构、思想、语言与文学式样，其实是三分却合一，并不宜分二论之割而言之。”这些话可视为他的创新宣言。

董农政的微型小说受到不少评论者的赞赏，希尼尔这么说：“农政的作品并没有得到相对分量的重视，这或许是其作品无法以传统的小说理论归纳、分析，或是内涵意念的‘难懂与悟’。徒留文学史的空白与文学工作者孤寂的身影！”这观点可谓慧眼独具。董农政在追求微型小说创作技巧的新颖很可能是过于超前了，以致难以找到更多知音，在目前华文水平与日俱降的年代，尤其如此。

（6）怀鹰，原名李承璋，祖籍福建南安，1950年生于新加坡。著有二十余本书，包括长篇小说《山路弯弯》，小说集15本，微型小说集《市议员先生》、《公元2050年》、《哀悼青春》等；散文集/散文诗集四本、诗集两本、评论集一本、小品文集一本。曾获国内外文艺创作奖项共23个，包括第一届城市文学奖冠军，新加坡宗乡奖小说组及散文组冠军。曾任多项文学奖评审。曾主编《青年文艺双月刊》、《新加坡文艺》、《新城小小说》、《新城小作家》和《创新诗刊》等。2010年与来自缅甸的段春青创办《缅甸新文学网》，并担任主编。目前是专业作家。

怀鹰的微型小说内容紧扣社会现实，或嬉笑怒骂，或娓娓讲述，把一个个平凡、平淡、平庸的生活故事重组，让读者在紧张、忙碌的生活环境里，松懈身心，得到享受。他写微型小说源自有感于生活、对题材有所感悟，是按自己的感觉挥洒而自然地书写。他说："我写微型小说，是按照自己的感觉挥洒，思路而写，我不追求'新、奇、巧。"

他又说："我选择的题材，是来自多方面的，有自己亲身经历，或从'路边社'听来，或从报上新闻得来，也可能是别人的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或一个表情得来。套一句前人所说的，创作的题材俯拾皆是，只要你肯弯腰探向人间，伸手向无垠的空间，到处都可以采掘到创作的花果香瓣。"

他的思想性较强之作如《拍卖古迹》、《香蕉文化奖》对小岛的民众只懂得对小传统的继承，而不懂得古迹的价值以及当权者刻意把民族文化变为次文化的良苦用心，嘲讽得淋漓尽致。

他的微型小说的题材、构思、故事、立意、情节，都有自然而然的"新、奇、巧"的特点。

第二节　60后杰出作家的挖掘题材能耐

如果说40后的微型小说作者诸如张挥、骆宾路、黄孟文、林锦等人于拓荒期在深深感受了现实中民族文化日渐荒芜的苍茫景象后，从而开创了微型小说的题材领域，并带着此前的创作经验，在更小篇幅里提升了小小说的表现技巧；那拓展期的50后作家诸如艾禺、彭飞、希尼尔、谢裕民、董农政、伍木等，则基本上可以说是在前一期作家所开拓的题材的基础上加以扩大深挖，在艺术技巧上则有高屋建瓴式的创新；而60后作家诸如胡月宝、梁文福、吴耀宗、洪笛等人的贡献则是在题材上继续扩大发展深入挖掘，在表现技巧方面有更上一层楼的提升。

（1）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年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中初级学院，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和《胡月宝小说选》；微型小说《有缘再见》；散文集《心尘》；学术论著《新华女性小说研究》和《鱼尾狮与鱼尾狮旁的花木兰：当代新加坡华文文学论文选》等。

1993年以《我把贵妃给了日本人》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第三奖。1994年出版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另2001年出版《胡月宝小说选》内收30篇微型小说。

胡月宝的不少小说题材取自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但主题挖掘得深，几乎每篇都耐人寻味。在教育政策过份强调功利，社会弥漫着唯利是图的风气下；子女不孝，市民为绳头小利损人利已、欠缺公德心；青年男女连婚姻也以利字为目的；华人不懂得本身的语文；这种种古怪离奇的现象，都可在她的小小说中看到。把这些小说所反映的各种社会现象拼揍起来，便是一幅新加坡当代生活写照图，深刻而全面地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和思想深度。

胡月宝的微型小说以内容取胜，她关心民族文化、语言及优良传统。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构筑情节自然巧妙，主题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展现，颇有图穷匕见之韵味。她的作品来自深厚的生活累积，真切的具体感受。其作品之耐读，之能教人回味，原因在于胡月宝对逐渐西化以致丧失了灵魂的新加坡人的感到可悲。其代表作如《我把贵妃给了日本人》的描写一名灵魂全然洋化了的年轻商人,为了签下一个300万元的合同,竟然把家传的《贵妃醉酒图》给日本商人，还沾沾自喜以为用一副破旧的古画换来一宗生意，何其合算呀！

《不要祖先》写有一家人欢欢喜喜从政府组屋搬迁到私人公寓，居住环境改善了，可是70岁的老母亲却因找不到一个挂祖先遗照的位置而郁郁不乐。因为女婿告诉她："90年代的屋子不需要祖先的照片，我们不要祖先！"老年人尊敬祖先，维护传统；年轻人不要祖先，就是不要传统。在教育全盘西化后，华族传统已丧失殆尽。

《乡愁》通过阿公回到故乡，念念不忘的是六十年前的生活，孙子朝思暮想的则是汉堡包、麦当劳来间接批评新一代华人已丢弃了传统的可悲！

胡月宝就是通过描写这些她从现实生活里深切体会到的现象,来抒发她对民族文化、传统、良好习俗丧失殆尽的伤感与感慨。

她的微型小说表现技巧不刻意追求新奇，在情节布置上讲求隐约且深藏主题的手法，让整个故事及其主人翁的行为来展现蕴

藏在其中的深刻意义。她的微型小说的题材是40前后、50后作家所比较少触及的，这也应该算是她对小小说的一个贡献。

（2）梁文福，祖籍广东新会，1964年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梁文福的诗与散文都写得不错，微型小说有《梁文福21个梦》，这21个梦，有的荒谬得合理，有的则合理得荒谬。每个梦都有独特的妙趣，且梦后都附上确有其人的“云游僧”继程，剧作家韩劳达和诗人蔡志礼的“解梦语”，此21个梦或使人领悟到“禅理”，或品味到“诗意”，或咀嚼到“戏味”，但都不可说尽，这种多重视角的、创新的叙事策略，大大拓展了梦境梦语的解说层面，也从而达致一文可从多视角解读的效果，既耐人寻味，也说明这些梦都另有所寄寓。

作者织梦笔调妙思纷集，巧构屡见，其嘲讽、调侃、戏谑，往往又在机锋中透出真诚，如《锁住梦的大房子》里的抨击“垂帘”并实行思想专制者的大胆而显豁的题旨的阐述，其“题旨的丰盈蕴藉，文体的技巧新颖，使梁文福的小小说在新生代作家创作中也显得卓然不群。(4)

梁文福的中华文化、文学造诣不浅，其短篇小说代表作《獍，有此事》借獍此种长大后必会吃掉自己的生母的特性，暗喻当权者实行逐步消灭本族文化政策的事实，主题深刻而隐晦，足证作者观察社会现象眼光之独到深邃，也可窥探作者构思情节之精妙。他的微型小说的内涵，也应该从此角度切入，才有可能体会到隐藏在其作品中的个中三昧。

（4）.黄孟文、徐迺翔《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联合出版，2002）页310-312。

(3) 洪笛：原名洪荣狄，1960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安溪，任职于新传媒电视戏剧处，擅写小说，著有短篇小说、微型小说合集《雪探》，另有多篇短篇小说及微型小说散布在各杂志中，尚未出版。

洪笛是属于年轻一辈中有思想深度的小说家，他的小说题材深具现实意义，有揭露人性的丑陋面的，如《午餐》、《垃圾处理机》；有暴露教育制度的缺陷的，如《三部曲》；更有感叹华族文化与语文式微的，如《老师卖粽子》；有描写白蚁蛀空鲁迅的《呐喊》，只留下空壳，为新加坡华族文化的式微、没落唱哀歌的《白蚁》，还有书写乡情一代不如一代的《故乡》、《送别》。

洪笛的微型小说，以精简的结构见称，笔调幽默诙谐中透露出嘲讽或感喟，在貌似轻松的描写中寄寓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和语文式微的无奈与愤慨。与胡月宝、梁文福一样，60后作者群中，洪笛也可说是个异数，在思想高度上予人鹤立鸡群之感。而且，可能是由于他长期编剧的关系，洪笛的微型小说无论是叙述或描写，都富戏剧意味，很是吸引人。

(4) 吴耀宗，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1965年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吴耀宗的微型小说内涵深邃，他对新加坡的现实现状应该颇有看法，无论是国民特点、民族语文都有意见。其代表作如《河马慢跑》被评论者誉为具有双重蕴含之作，“既暗指新加坡‘习惯做奴隶’的时代，人们与其共谋关系的无奈嘲讽的特征；又超越新加坡具有更广泛的意蕴：创新和突破传统的悲剧性。”

《战略世界》则是作者“对新加坡的理性观照”，新加坡华文水平的低落和中华文化的式微，无不叫人心酸，而这些年来当局的所谓提倡讲华语，其最大用心在于追求商机与利益。

《无言公寓》反映了新加坡人为了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夫妻俩日忙夜忙，连孩子都没能观照。《时间的囚犯》则描写了新加坡老年人既没娱乐可消遣，又无报纸可阅读，他们天天在晨运后，就到“讣告坊”看看什么人已走了，或者预测自己的名字几时会上“讣告”栏。

他自己说：“我的小说，眼睛长得太高，没有耳朵，鼻子瘦小，牙齿森森的尖锐，像个叛逆惹祸的孩子，总是破坏大人早餐的胃口。”可见他对新加坡社会失望之深。

他的微型小说受到众多国内外评论者的关注赞赏，其表现技巧备受称道，例如朱崇科在《吴耀宗初论》就对吴耀宗的文学创作、叙事手法与叙事风格做了这样子的评价：“整体看来，如其书名寓意所言，从多愁善感的‘心软’，到孤独的‘自成风暴’，从撷取‘人间秀气’到张力十足的‘火般冷’，吴耀宗的创作日趋成熟，甚至有些难以捉摸和拿捏，从他身上似乎很难看出新加坡华文水准的低落与文化贫血。”这些评语可谓最全面概括了吴耀宗的创作历程与文字驾驭能力及丰厚学养。

他的叙事法则、叙事风格与叙事策略，很难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来归纳或概括，他三者兼容并纳，交叉使用重点往往有所不同。马来西亚的学者许文荣博士对《火般冷》进行了如此的评论：“有意追求文学的新形式与建构文体的新典范。”以“互文操作”方式，把诗歌、散文混合在小说的文体中，形成一种‘杂体式’的微型小说，由小说、散文和诗歌三种类的杂混，小说是它的骨架。文本直接呈现的是散文及诗歌的交替叙事，散文体直叙，诗歌体间接地旁白。在他独特的经营下，使微型小说这文类在文体形式、叙述方式、语言形象等建构了新的范式。”许文荣的剖析吴耀宗的表现手法之特点，也是非常得体的。

(5) 陈家骏，又署阿达，祖籍台湾，1966年生于新加坡。毕业自南洋初级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中学高材组语文老师、母语部门主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助理教授，现任义安理工学院中文系高级讲

师。曾获第一届和第二届新加坡全国宗乡奖散文佳作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奖优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越走越远》、《阿达作品选》、《阿达小说选》和《踩着黄丝带走回家的路》；小品文集《午后的公园，是猫儿散步的天地》。

陈家俊的微型小说题材较少涉及民族文化语言及传统课题，而是倾向于书写家庭伦理、男女坚贞爱情，偶尔也触及较大题材如地震中母亲为抢救孩子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在微型小说界开辟了另一道风景线。

他的驾驭文字功力强，故事情节构思也严谨，颇有峰回路转之妙，树立了自己的艺术风格，达到相当完美的艺术境界。

（6）伍木，原名张森林，祖籍福建晋江，1961年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获金狮奖（散文和诗歌）、全国宗乡奖散文组优胜奖、两届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大赛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一等奖、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优胜奖。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散文组、小说组、文学赏析组评委，《文学半年刊》和《新华文学》编委，《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散文集《无弦月》；诗集《十灭》、《等待西安》和《伍木短诗选》；诗与微型小说合集《登泰山赋》；文学评论集《至性的移情》和《火浴的族类》等。编有《新华文学大系·短篇小说集》。

伍木的写作路线比较宽广，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也写评论；其中以散文的成绩较为突出。他的微型小说约20篇，收在《登泰山赋》一书里。南子把伍木的微型小说界定为“市民微型小说”，再细分为（一）写个人的琐事的，如写父爱的《戒烟》、《求医》、《冲凉》；写军中生活的《同胞》、《你想做什么》；写家事的《残忆》、《大小脚》、《一元债》；写求职、办公室生活的《求职》、《柠檬桔子》、《脑汁工厂》、《灯火辉煌》等。（二）写小市民心声的，如写小人物悲喜剧的《泼妇》、《约会》、《祝融光顾》、《危楼恐慌》、《禁令》；写反思的如《侏儒》、《等待审批》。他的微型小说内容比较富有生活气息，都是所见所闻的现象的反映。风格平实，接近散文，以真情流露取胜。

属于60后的微型小说作者尚有蔡宝龙，作品收于《刹那流星》一书中，作品题材广泛多样，刻画人物生动活泼，形象鲜明，场

景描写有散文的特色与韵味。此外，还有在其他文体有所表现的卡夫、流苏、吴彬映，都有一些微型小说刊登在杂志或报纸副刊上，为此新兴文体做了添砖增瓦的工作，使得此文体园地风采显得更为焕发。

新华微型小说由拓荒期出现的诸如黄孟文、骆宾路、范北羚等人的在作品内容上深入反映华族语文及传统的式微、萧瑟境况，到资深作家如张挥、林锦等人的进一步揭露，在有所偏差的教育语文政策的摧残下，文化和传统的更形衰败惨状；以至来到拓展期，在50后作者如艾禺、彭飞、希尼尔、谢裕民与董农政等人的在前一期作者于题材的深耕密植基础上，又发扬了前辈的借文学改进社会弊端的精神，在民族文化、语文、传统等等方面从观察所得的现象，加以组织、构思为作品，且在艺术构思与表现技巧都有所提升，从而拉高了微型小说此新文体的文坛地位。然后又在60后作者如胡月宝、梁文福、吴耀宗、洪笛等人在题材方面的开疆拓土，在表现技巧的精益求精的努力下，新华微型小说到了1990年代中期，已臻于至善地步。

第五章
成熟期作家的崭新面貌

成熟期的微型小说田野呈现的是一片秋末稻穗迎风摇曳等待收割的绚丽胜景。首先是，微型小说集无论是个人的、合集的还是选集的，都大量涌现；其次是，作品评论、理论研究、相关史著空前活跃；其三是，各个文艺团体大力推动微型小说的开疆拓土工作，把此文体的作品推向世界华文文学的领域去。其四是，此绚丽景象刺激了一大群平时不太创作微型小说的作者也积极投入创作，为此时期原本已是金黄稻穗浪打浪的场面，作锦上添花的点缀工作，并收到了红花绿叶相得益彰的成效。其五是，涌现了一批年轻的、受过完整教育的生力军，他们并非全是文教界的精英，而是来自各个领域的专才，他们有才华、有活力、有大家的潜能。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他们是代表了新华文坛的前景与希望。他们的出现，使得此时期的老中年作家的风采在一定程度上显得逊色了。

第一节　侨居海外作家的开拓国际题材

此时期的继续耕耘的老作家，在前两节里我们几乎都已评介过，在此仅提一提远在香港/深圳的资深理论家兼作家忠扬。忠扬，原名陈鸿举，祖籍广东潮汕，1938 年生于新加坡。现旅居香港/深圳，曾任“三联”编辑、朗文 (Longman) 辞书编审、港大专业进修学院兼课导师。著有评论集《文学与人民》、《文苑纵笔---香港、新马文艺谈》、《新马文学论评》、《点染书情》和《忠扬文学杂论集》；散文游记集《马来西亚风情》和《马来西亚探奇》；杂文集《鸿爪集》和《泼墨集》；儿童文学译作《天才小厨师》；中篇小说集《昨日梦华中》和《回首夕阳红》；微型小说集《微不？足道！》(美国陈葆珍赏析)。编撰《拟声词手册(附：感叹词)》等，参与补撰编审修订《朗文中文基础词典》、《朗文学生成语插图

词典》、《朗文中文新词典》和《朗文中文高级新辞典》等辞书。

忠扬在200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的《微不？足道！》微型小说集共收32篇作品，分为（一）“离经叛道”，共六篇，内容涉及台湾的政坛诸小丑的形形色色古怪现象；（二）“兴风作浪”，共六篇，揭露香港政坛上的所谓“民主人士”的或崇洋或反华或媚外的种种稀奇古怪行径；（三）“泄露天机”，共15篇，刻画香港文坛的无奇不有丑行劣迹，其中《谁说我们不能世界第一》是嘲讽新加坡古怪丑事的；（四）“道足不微”，共六篇，描写香港上流社会人物的卑鄙下流可笑的故事，其中《‘恶猛’与‘鱼卵’》及《三‘帅’会审》是触及新加坡现实的。这些题材新颖，是前人较少触及的领域。忠扬在微型小说题材方面的空前性的开拓，使他的出现犹如一棵挂满奇花异果的老树，以独特姿态屹立于同样挂满但比较类似的果实的树丛中，显得较为抢眼，像似日暮苍山远的黄昏里的一棵开着红花、挂着累累奇果的老树，掩映在众老树丛中，为逐渐暗淡下来的薄暮抹上一丝希望。

忠扬在此微型小说集里，全面展现了他关心时事的宽阔胸怀，嫉恶如仇、秉持正义的高尚品格。由于此微型小说集所触及的内容有好多是关于台湾政坛上的种种奇闻怪事，或香港上流社会贵妇名流的怪诞举止，或香港文教界的男女作家及编辑甚至学者的相互勾结蒙骗人们的故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是忠扬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而是从朋友处听闻的，或从报章媒体的报道得来的。因此，他就得运用丰富的想象力虚构故事来演绎主题，由此让我们看到他的深邃的学养、深厚的古典文学知识、了若指掌的文史掌故以及巧妙且灵活驾驭文字的能力。

他的微型小说基本上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要表现手法，但也适当适时地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及意识流技巧来刻画人物，反映现实。有的以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结构来演义故事，例如《封面照》、《冰心月饼》；有的以虚实相生、委婉曲折结构推进情节，例如《断奶奇闻》；有的以对比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揭露人物的内心世界。例如《薇莉婶婶的宠物》、《爆肚花》。

当然，由于他的微型小说的内容并非亲身经历，因此难免较缺乏真实感，从而削弱了艺术感染力，这只要与他的以亲身经历为作品场景描写依据的《鸿运当鼻》、《三“帅”会审》作品里所体现的真实感一比较，我们便可领会到直接经验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有多重要的道理。

强调忠扬的在此时期的涌现，并非否定老一辈作家的杰出成就，而是要说明此阶段的新华微型小说田野除了老树挂满累累果子，还有一整排的、嫩枝缀满花蕾的、主枝垂挂果实随风摇曳的青树，这种老树、青树相互交辉而构筑出来的盛景，在黄昏更兼风雨的薄暮苍茫萧瑟景象的映衬下，教人在兴起“日暮乡关何处是，江上烟波叫人愁”的感叹之余，又难免怀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幻想。

第二节　70后作家的着重表现技巧

70后的微型小说作者比较看重表现技巧，作品内容广泛，他们也是相当关心民族文化语言及传统的传承问题，但已渐渐脱离黍离之伤范畴。此简介六位70后作家的一些作品，以展现此时期的微型小说的总体特点。

总的来说，此六位年轻作家都还保留着40后、50后及60后作家的关心民族文化语文与传统问题。我们注意到，进入了新世纪初期，书写黍离之伤的诗歌、散文日渐稀少，尤其是70后作者更少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唯独微型小说的70后作者，对民族文化语文传统还是很关心。他们在发掘民族文化传统题材方面有了更深入、更广阔的开拓，在挖掘主题思想方面也有较新颖的角度，见到了前人所未曾见的地方。例如陈华彪的《语文》的批评吴老师的过于执着于教导古典文学而忽略了现代社会的现实，老将一些已该进入了历史的词汇、语句吹捧得天上有地下无，而邱老师却又爱把流行歌曲的词句当做经典；李忠庆的《满分》的讽刺由哈佛博士教导华文的一名小学生。华文测验拿了满分，但给妈妈的字条却全是用汉语拼音，不但没能写一个汉字，还夹杂了一个英文字；皂白的《剧本》的描写香港教授来新加坡找地方戏剧旧剧本，戏团“老合平”已解散，班主老张本想把存在家中储藏室的一大堆剧本送给教授，但找来找去，只找到三几本堆满尘埃的剧本，老张追问之下，原来被阿珠的妈妈当做没用的簿子烧掉了。教授一听，发出沉痛的惊呼。这些作品的内容性质都说明了70后的年轻作者对母语的现状前景还是很关心的。

（1）陈华彪，祖籍海南，1978年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心理学硕士，于美国修读博士学位课程。1998年以短剧《The Drugs Dont's Work：一

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加坡戏剧家奖（初级组）亚军，2000年以小说《陨石传说》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2001年以诗歌＜无题＞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佳作奖、以小说《The Devil Tried To Buy My Soul》获国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季军。2003年与陶宗旺、方伟成、邓倩兮等人创立异质诗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如风的少年》和《超级铁链男的故事》；诗集《陈华彪诗歌选》。尚未有微型小说专集成书出版。

他的《蟑螂的理论》，语言幽默、文字清新、活泼。通过蟑螂的动作、议论，似乎在批评现实的某些不足，但主题有点隐晦。其《语文》通过华文老师邱老师在上课从不强调古典文学中的唐诗宋词，而是讲述周杰伦、孙燕姿、伍佰、陈奕迅的歌词，与吴老师的一再称赞唐诗宋词之优美与古典文学作品用字之贴切，并批评当前广播员的华文水平之低下等等。字里行间似乎对邱老师的媚俗、吴老师的吃古不化都有所批评。《最后一辆182》借惋惜182巴士路线的永远取消，来影射新加坡的不珍惜历史。《一篇微型小说的女主角》的写作者与凹凸两个男生对一位坐在他们前面的一位女生评头品足，两人交头接耳，指手划脚，从女孩的穿着打扮，长相、举止、性格、风度、教育背景、所学专业，都一一猜测，终于引来这位穿红裙的女孩的反感与不满，两人也因此挨了她以标准美国英语的一顿骂。我们或许可以推测，这不纯粹是一篇表现年轻男生的轻浮、片面、没礼貌的行为，而可能是反映在新加坡已不容易见到这麽有气质、有教养的华校生了。

（2）皂秋（1971）：原名赖素春，1994年毕业于国大中文系。2000年考获企业管理大学硕士，后考获厦门大学博士学位。曾荣获第一届“全国宗乡奖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及1996年该项比赛散文组第二名。

皂秋的作品以内容涉及传统式微的最为杰出。其《找寻孔子》以时间的推移，通过老一辈劝导学子考前去拜孔子以求学业成绩杰出，而莘莘学子一代不如一代，来到了21世纪想去拜孔子的学子竟然把孔子写成空子。

《剧本》反映香港教授来找地方戏剧旧剧本，戏团“老合平”已解散，班主老张想把存在家中储藏室的一大堆剧本送给教授，但找来找去，只找到三几本堆满尘埃的剧本，老张追问之下，原来被阿珠的妈妈当做没用的簿子烧掉了。教授一听，发出沉痛的

惊呼。

《乡》写80多岁老太婆寻找“茶阳”会馆以便捐款作为“度岁金”，一个自己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却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街走巷才找到，而且是靠着观音庙的路标才能找到。

皂秋的文字浅白流畅，作品结构讲求曲折婉转，寓题旨于不言中，比较耐人寻味。

(3) 柯奕彪，祖籍福建惠安，1972年生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文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曾任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课程规划员，现为光华学校华文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四书——四人札记》（合著）；短篇小说集《真相》；儿童作品集《柯老师童年小品》。合编《跨世纪微型小说选》、《城市的记忆：新华文学散文选》和《乐在绘本中：南洋小学绘本教学设计》。1998年获新加坡同安文学奖（短篇小说），1995年、1997年和1999年获首三届全国教师征文奖。曾任《新华文学》主编、《锡山文艺》编辑、南洋理工大学文坛新秀培养计划导师，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教育部刊物《华文老师》编委。

他的微型小说取材视野开阔，视角新颖，例如《非礼》、《红颜》、《狙击》、《畸恋》及《今夜冷雨滂沱》，在取材方面的角度都比较宽阔，挖掘题旨也较深入。

其次是，他的小小说讲究技巧，别出心裁，驾驭文字功力高超，言简意赅，富有张力，多用写实手法，也运用意识流技巧。

其三是，注重作品的内涵，凸显作品的主题，叙述语言有散文诗的韵味，耐人回味。[1]

(4) 陈志锐，祖籍福建惠安，1973年生于新加坡。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学士、英国莱斯特大学商业管理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文学硕士、英国剑桥大学汉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教学。现为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副院长。撰写并主编的华文创作、中英文学术论著共二十种，近年著作有散文集《仙人掌散文系列——陈志锐卷》(2009)、诗集《原始笔记》(2012)、学术论著《出人意料，入文艺中——文学艺术评论集》(2009)和《新

(1)．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年）页152-153。

加坡华文及文学教学》（2011）。曾获新加坡金笔奖，全国短篇小说、散文奖，国家青年艺术家奖，新加坡杰出青年奖等。曾任双语征文比赛“新加坡学生文学奖”发起人及筹委主席、新加坡作家节指导委员及受邀作家、艺理会“驻校作家”、《华初文丛》总编辑。著有散文合集《四书》、《彳亍成行》、《陈志锐诗选》，微型小说、散文、文论合集《隔岸观我》、《造剑》等。

陈志锐写诗、写小说、写散文、也写微型小说，更从事评论工作。他的诗歌与散文写得较为杰出，尤其是散文更有韵味。志锐自幼就醉心于文学，他说：“我几乎像是濒临漩涡般，不由自主地为文江学海所席卷，毫无克制地搜刮着暗藏文字之中的山风海雨，或者，海市蜃楼。”他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他把文学创作视为生命，沉醉于感情，善于想象，用诗一般的语言，书写一个又一个的非同凡响的篇章。(2)

他的微型小说诗意化的韵味特浓，他的微型小说更像是散文诗，然而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微型小说，突出微型小说的纯情本色与纯清特点，诗意化语言的运用与新颖意象的营造，不拘泥于完整故事、人物、场景的描写。他的微型小说，体现了小说的基本特征，例如《雪盖青》、《临刑》、《美丽的遗书》、《黑白辨》，都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情节，比较鲜明的人物现象，比较典型的环境描写。

在艺术技巧方面，他常常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也交替使用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技巧，使作品显得更有时代气息。(3)

（5）李忠庆：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作以微小型说、短篇小说及新诗为主，曾获第二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小说首奖及诗歌第二名。

他的微型小说比较有哲理性，他能从平凡的题材发掘有意义的主题，例如《争》、《灭》、《电脑》。他也关心民族语言文化问题，例如《满分》的描写做母亲的从电话中获知儿子华文测验考了满分，要求到麦当劳吃汉堡包庆祝，做母亲驾着车赶回家，看到儿子留下一张字条说他与父亲先到家对面的麦当劳庆祝，字条全是汉语拼音，没有一个汉字，这样子的华文水平，测验竟然

(2) . 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 年) 页 157。

(3) . 参阅赖世和《新加坡微型小说史》(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 年) 页 158。

可以拿满分。而且，这孩子的华文补习老师是哈佛大学博士呢。作者对教育制度的弊端嘲讽得体无完肤。

(6) 周德成，1973年出生，新加坡公民，祖籍广东梅县。国家初级学院教育工作者。国大中文系毕业，目前在剑桥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曾于影视杂志《i周刊》任自由撰稿员。除文学创作外，亦对绘画、书法甚有兴趣，曾数度获全国书法比赛冠军，并自1993年起参加国内外重要书法交流展。参与社团：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加坡书法家协会：狮城书法篆刻会。创作体裁：诗和散文。已出版：《四书》——四人扎记（散文/小说，1999,新加坡文艺协会出版）。文学活动：主要写现代诗，兼及散文与短篇小说。作品主要发表于《联合早报·文艺城》。诗歌作品收录于《新加坡当代诗歌精选》（新加坡作协丛书），参与编辑文学刊物《省略号》（1999)及《2003新加坡青年作品选》等。文学得奖记录：1990及1991全国高中现场写作比赛（第四、第三名），1994肯特岗文学奖（散文、诗歌组评审奖），1996——肯特岗文学（诗歌组评审奖），1999——大专文学奖（新诗组新诗组佳作奖）。

周德成的微型小说散见于文学刊物中，尚未收集成书。作品采用现代小说写法，比较隐晦，艰涩、难理解。例如《回忆》写的是对家乡的回忆，家乡的小白菜，家乡的老树，家乡的白玫瑰，家乡的亲人，这些景物人物，都是在梦幻般的回忆中再现，影影绰绰似幻似真，若隐若现，扑朔迷离。整篇作品分为六个小段，分别把不同环境呈现出来,没故事情节,没人物刻画,没场景描写，只是片段的拼凑、组合，读来像似散文。

纵观新华微型小说从上世纪70年代末正式萌芽，一路蓬勃发展至今，期间似乎并没遇到什么阻力，隐然已成长为一棵健壮大树。目前虽然有人在提倡闪小说，不过由于闪小说篇幅过于短小，短期内看不出有可能取代微型小说之势。

从主题思想的角度来看，新华微型小说从拓荒期、拓展期到成熟期，其一脉相承轨迹鲜明而深刻。当然，与诗歌、散文一样，来到21世纪，抒发黍离之伤情思之微型小说，也与日俱减，但带有此种特征之作，无论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或主题思想的挖掘方面，都有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拓展、深挖的特点。

新华文学好像已来到十字路口，应该何去何从，作家看来还在寻寻觅觅。这种现象再各种文体里都普遍存在，微型小说作者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新移民如何逐步纳入本土社会，书写新加坡社会种种生活景象，如何凸显本土意识，如何与本土作家共同努力，一起耕耘，把新华文学发展得更充满活力，是个不简单的问题。

再者，随着英文在新加坡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年轻人会逐渐以英文作为文学创作的第一语文，以华文创作的作者会越来越少，华文作品读者也一样会与日俱减，如何扭转这种趋势，更是新华文学工作者摆在眼前的最大难题。

第六章
微型小说隐含的丰厚蕴藉

时序一进入1981年后，微型小说作者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的可谓不约而同地，已不把反映民间疾苦、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窘状当做主要的课题来书写。微型小说作者在拓荒期就以全面反映华族文化、语文及传统的日渐衰微为主调，作品全面体现了作者们的惴惴不安心态，黍离之悲情意结。此种主调贯穿了整个微型小说发展过程，由拓荒期的40后的作者如黄孟文、骆宾路的单刀直入直接揭露题旨，到张挥的间接诉说心事，林锦的欲说还休的把主题隐藏于作品里，这种黍离之悲主调就这样子一路延续下来。

来到拓展期，50后作者如艾禺的运用对比手法含蓄呈现题旨；彭飞的运用对比且不露声色，让意象说话而把主题深藏于玫瑰花丛中的手法；希尼尔的锐意创新、不断地换用一些叫人意料不到的题材、文体样式，机智而巧妙地挖掘出种种深层的人生意识与文化意蕴的表现技巧；谢裕民的从题材到主题、从社会现实到艺术技巧，都力求体现城市小说、城市文学的特点的关切民族文化语文的创新技巧；董农政的力求创新、时常把诗歌、小说、散文这三种不同文体的艺术特征，西方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交叉地使用在作品中，试图创作性地写出寓多样性于一篇微型小说，因而使得其作品的主题闪烁不定难以捉摸的新奇表现手法，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微型小说原野增添了鲜花异草，使得此原野更加姹紫嫣红。

60后的作者如胡月宝的主题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展现，颇有图穷匕见之韵味的巧妙结构；梁文福的多重视角的、创新的叙事策略，以达致一文可从多视角解读的效果的表现手法；洪笛的在貌似轻松的描写中寄寓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和语文式微的无奈与愤

慨的含蓄手法；吴耀宗的文本直接呈现的是散文及诗歌的交替叙事，散文体直叙，诗歌体间接地旁白的呈现主题的新颖手法；都为新华文坛微的型小说增添绚丽色彩。

进入成熟期的微型小说，忠扬犹如半路杀出的程咬金，以港台政坛文坛离奇古怪听闻为题材，运用他的深邃的学养、深厚的古典文学知识、了若指掌的文史掌故以及巧妙且灵活驾驭文字的能力，为新华文坛的微型小说原野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也为此文体的主题思想拓展了另一个空间；另一方面，70后作者如皂秋的文字浅白流畅，作品结构讲求曲折婉转，寓题旨于不言中的、比较耐人寻味的如羚羊挂角的主题呈现法；李忠庆的比较有哲理性，能从平凡的题材发掘关切民族语言文化的主题的直露题旨手法；柯奕彪的微型小说取材视野开阔，视角新颖新奇，注重作品的内涵，挖掘题旨也较深入的特点；陈华彪的微型小说题材有涉及语言文化的，语言幽默、文字清新、活泼，但主题有时显得隐晦的特点；陈志锐的微型小说诗意化的韵味特浓，更像是散文诗，然而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微型小说，突出了微型小说的纯情本色与纯清特点，诗意化语言的运用与新颖意象的营造，不拘泥于完整故事、人物、场景的描写，他的微型小说，体现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常常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也交替使用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技巧，使作品显得更有时代气息。

微型小说在这群70后的作者心目中，似乎既是反映新加坡现实的工具，也是抒发他们胸中黍离之悲的载体。他们面临着强势英文的进一步占领了新加坡的各个领域的局面，然而他们本身似乎又没有40、50、60后作家的那么样敏感地意识到华文可能日渐消失的担忧。他们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转向以英文为创作媒介语的道路发展，我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们也为此感到深深忧虑。

与新华文学所有文体一样，微型小说界涌现一群外来移民的参与耕耘，这肯定是好事，既加强了新华文坛的发展力量，也提高了文字的表现水平。但从他们的创作内容看来，思乡怀亲、回忆原乡往事是这些作品的主要题材，这种现象的出现很符合文学创作的原理，教人感慨的是，这种现象是重蹈新马华文文学萌芽初期的覆辙，若这群作者的力量逐渐壮大到可以盖过本土作家的力量，那新华文坛的本土意识、国家观念、凝聚力就又会遭到冲淡。外来移民作家如何有步骤地融入本地社会，关心本地事物，书写

本地现实，是摆在他们眼前的一道难题，也是我们应该关注及设法解决的课题。

新华文坛一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小说界就出现两个史无前例的现象：一是长篇小说大量涌现，佳作纷呈，内容涉及领域宽广，可谓是士农工商范畴无所不包，全面展现了新加坡独立前后的历史之面貌。二是微型小说蓬勃发展，其成长速度之快、作品之多，教人咋舌，且其内容涵盖面之深广，也令人瞩目。在新华文坛上，从来没有一种文体能像微型小说那样，在短短40余年间就打入世界华文文坛，饮誉国际。个中原因在于新华微型小说内容非常丰厚，表现技巧也高超且多姿多彩，而蕴藏于作品中的那种关怀民族文化、传统之拳拳之情，更令人动容。

《微型小说集》共收140多位作者的350多篇作品，我们依内容性质分为五个栏目来简介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第一节　鹊巢已非，风雨狂澜空望断

眼见中毕文化、优良传统和语文日益衰微，小小说家们或发出悲叹之感喟，或抒发胸中无奈之义愤，或采取嘲讽兼揶揄之姿态，创作出一篇篇精致的小小说，展现了在精神家园荒芜情景下，具有民族意识的作家的丰富的精神面貌。黄孟文、骆宾路、张挥、林锦、彭飞、希尼尔、艾禺、董农政、胡月宝、梁文福、洪笛、吴耀宗、皂秋、李忠庆、陈华彪等等可列此范畴来阐述。

在上世纪70年代华文教育正处于蓬勃发展状态中，骤然之间由于当局在教育与语文政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弦易辙，于1980年关闭南大，在1987年实行全国教育源流统一，以致进入80年代后期，新华文坛涌现大量抒发黍离之悲的作品，诗歌、散文如此，微型小说也不例外。

微型小说基本上是通过以下各种方式来反映华族语文、文化遭受人为的压抑、刻意的贬低，以致华文教育者遭边缘化，华族精神家园呈现一片苍凉景象。例如张挥的《狮城旧事》分为上下篇，以车夫阿祥送舞女白笑上班为聚焦，展示各阶层群众为南洋大学筹立而奔忙的历史事件。上篇从舞女白笑的观点来展开叙述，下篇由三轮车夫阿祥当任视点人物，自然而然地呈现故事情境，

多侧面地展示时代风貌和历史事件，达到间接控诉民办大学被强迫关闭的不当政策的目的。他的《门槛上的吸烟者》、《老林的字》、《梦中的街》、《忧郁80病症》及《老先生，你怎么哭了？》，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在各个不同的故事中，都透露了这么一个基本的母题：受过华文传统教育、用华文从事工作和生活交际的知识分子，在华语从第一语文降为第二语文的过程中，体验到的那种压抑、困顿、失落的种种心境和情绪。另者，他的《45.45机密会议》、《我是一粒球》、《网中人》、《× 就让他 × 吧》及《方老师的眼泪》，都能让读者深深地感受到在华文地位一再遭受贬低、压抑下，出身华文源流的教育工作者的不幸遭遇，他们成为各种教育偏差的待罪羔羊，甚至连学校考生英文考试成绩差，也归咎于华文源流出身的老师。张挥在这些作品中全面地揭露了在教育政策变流过程中，华文老师的委屈、遭受欺凌的窘困处境。

洪笛则通过《老师卖粽子》，写他的体育老师的不称职，上体育课既没带学生跑步，也没为学生组织篮球队，而只是叫学生“自由活动”。不过，他常常带自己与太太做的粽子给学生吃，并且一直问学生他的粽子好吃吗？直到有一天，体育老师辞职了，而作者前往老师的家帮忙他整理旧物，才发现老师原来是毕业自一所华文大学，本科是化学，原本以华语教化学，后来教育变流了，他不能再以华语教化学，只好当他最讨厌的体育课老师，因此他只好辞职去卖粽子，老师还问作者要不要他想丢弃的所有华文教科书。此小说既指出华校出身的教师的被剥夺以母语教学的权利，也交代了华文教科书的被遗弃命运。

吴莲珠的《无言的结局》，反映的是华校高才生吴秀枝品学兼优，以第一名成绩高中毕业。申请工作4个月来，都毫无回应。最后应征一份纸厂书记工作，却因主管要她草拟一份推销纸张的英文稿而挫败。她感叹道，她12年的教育不是白费了吗？这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教育？我怎完成我的理想？我怎对得起老爸、老妈？我怎照顾弟妹？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用？连一份最简单的工作也找不到？当工厂工人？人家嫌我读太多书，高中毕业呀，那副一斤重的近视眼，纺纱视线不清，搬重的人家嫌我个子小。那12年未曾劳作的双手呀！更提不起重物，帮人家卖水果人家都不屑呢！文员的工作更甭提了，学校学的是直书的，办公室的文件都横写了？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竟然证明

了秀枝这高才生一无是处，她最后搜索枯肠，冥思苦想，想不出什么道理来。

民众一般上是跟随着政策走的，教育制度既然大力强调英文而刻意削弱华文，作为家长的自然也重英轻华。长谣的《父子之间》写的就是一位父亲不准孩子看华语连续剧，除非配上英语。孩子坚持功课已做完，且母亲答应让他看连续剧，这位父亲却坚持要看连续剧就得看第五波道的英语剧。孩子想买华文书，做父亲的不准，还带他去英文书局买英文书。此作品从另一角度反映华文华语之所以在此小岛逐渐消失，部分原因在于这种人的推波助澜的结果。

风气所及，学生当中讨厌华文的更屡见不鲜。林锦的《优等生》，反映了一名叫吴国材的学生，对作者这位华文老师说：如果他高中会考华文及格，他会举行庆祝会，“吃喝唱歌跳舞都有，最重要的是，我要在大家面前烧掉华文书。”结果他的华文果然及格，还获得哥伦坡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当他对他的英文老师也说将烧掉华文书时，英文老师都兴高采烈地捧着肚子大笑不已。华族学生竟然痛恨自己的母语到此地步，这真不亚于1900年当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遇到义和团的抗拒时，新加坡有一批历年英女王奖学金得主计划组织500名义勇军到北京打义和团一样可笑可悲。

林子的《精英》写的是，学生柯家豪自幼在父亲和母亲的精心策划下，十分注重学习英文，而把华文当做可有可无的科目。结果，家豪果然不负父母的期望，会考拿了10个A1，唯独华文考不好，但还是拿到国外奖学金。想不到的是，家豪在语文测试时，不懂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含义，因此失去了奖学金。

长谣在入选此集子的五篇作品里，有四篇是反映华文在社会遭受蔑视的情况。他的《该谁惊奇？》写的是，作者以一名记者身份去出席足球明星查理陈的记者会，他的孩子也吵着跟去，在记者招待会上，查理陈只给华文报记者5分钟发问时间，查理陈的华语字正腔圆，作者当面赞扬查理陈的华语讲得字正腔圆时，查理陈却表示自己只会说不会写，而且以鄙夷眼神看待华文报记者。这时作者的儿子说：“爸爸，他是华人，当然会讲华语，你这么说，真奇怪。”此作品也从侧面反映华语华文在新加坡的低微地位。

为何在上世纪70年代华文教育如此蓬勃发展，其社会地位也不低，来到了90年代竟沦落到遭人鄙视地步呢？黄孟文的小小说《迈克糁》或许能够提供完美一点答案。迈克糁是语文局局长，不情不愿地出席一份华文杂志创刊仪式，在众外交官都纷纷以华语致辞后，迈克糁也信心十足以汉语拼音的华语致辞。之后，众外宾又一一以华文签名，迈克糁也不得不勉为其难地以生平所懂的三个华文字签名，但却把迈克杨写成迈克糁。作者隐喻迈克杨之所以会把迈克杨写成迈克糁是因为英国的“米”字旗已深刻在他的脑海里。此作品全面讽刺了新加坡的扬英文压华文的政策。

谢裕民的《北京唐人街》描写作者这名末代华校生跟着他的顶头上司被派到北京“帮忙”中国把“乌鲁乌鲁”的地方发展成旅游区。两人在北京闹了好多笑话：作者自称是末代华校生，却把“颐和园”看成“临和园”，对中国当代史也一无所知；而其顶头上司更妙，他的华文只懂得写自己的名字，且这三个字还是来北京前临时学会的，此外他还懂得唱唯一一首华语歌曲《一水隔天涯》，这顶头上司考察后竟然说：“我决定在北京建一个China Town！”。各个领域的主要领导人的母语不识一丁，中国知识贫乏到可笑程度还自以为见识过人而沾沾自喜呢，在这样子的各个部门的主要官员的领导下，华文哪能不日趋式微！

不识华文者当官管华文固然是母语水平日降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负责检讨母语教育制度的官员，在病急乱投医下，做出好多形式上是在改善教学的措施，在事实上却是进一步降低华文水平。例如陈华彪的《语文》，是通过教华文的邱老师在上课从不强调古典文学中的唐诗宋词，而是讲述周杰伦、孙燕姿、伍佰、陈奕迅的歌词，与吴老师的一再称赞唐诗宋词之优美与古典文学作品用字之贴切，并批评当前广播员的华文水平之低下等等细节描写，在字里行间对邱老师的媚俗、吴老师的吃古不化都有所批评，正是这类不识大体的华文老师间接造成母语水平降低。再如梁文福的《没有了LP之后》的以冷嘲热讽当局强调学华文要注重读“汉语拼音”，不用书写汉字；又强调多学少读，把好些课本中的课文删掉。此作品题目中的LP影射福建话里的“睾丸”，没有了LP，自然就会绝后，此篇名与郭宝崑的《郑和的后代》隐藏着的含义耐人寻味。

李忠庆的《满分》写的是一位做母亲的在办公室里从电话中

获知儿子华文测验得了满分，要求到麦当劳吃汉堡包庆祝。母亲高高兴兴驾着车赶回家，在路上，她一边驾车，一边很庆幸自己有眼光，为了让孩子将来可以赶上搭中国崛起的顺风车，她花了高昂的学费聘请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老师为儿子补习华文，现在果然让儿子考得好成绩。但一回家，看到儿子留下一张字条说他与父亲先到家对面的麦当劳庆祝，字条全是汉语拼音，没有一个汉字，还夹杂了两三个英文字，这样子的华文水平，测验竟然可以拿满分。她不禁笑了起来，喉咙却发出一声怪异的哽咽。作者对教育制度的弊端嘲讽得体无完肤。

孙雨轩的《瓦片》写的是此小岛某处要挖一个蓄水池，铲泥机在十多尺深的地底下挖出两块样子有点奇特的瓦片，上面刻了一些深深浅浅好似图腾的线条。人们轮流观赏了老半天，仍弄不清那些线条代表什么意思，但又不敢随意丢弃或销毁；因为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有市场价值。于是把小岛的三位权威的考古学家和古董鉴赏家请来了。这三位专家竟然都看不懂，他们想破了头，最后将瓦片拍成软片，寄给世界考古大学去鉴定。三个月后，鉴定书来了，上面写着两个他们都看不懂的奇特的文字，一个是“南”，一个是“大”。此作品情节简单而含义深刻，所寄托的嘲讽这地方的所谓权威考古学家和古董鉴赏家连“南”与“大”字都没能看懂的题旨，教人拍案叫绝。

在上行下效的歪风暴雨横扫下，华文的社会地位一降再降，华文书的读者与日俱减。黄孟文的另一篇《烧书》反映的是，主角君瑞在搬去与女儿、女婿同住前，女婿吩咐他新家房子小，他的90%旧书得烧掉，只能保留女婿所选的10%旧书，都是英文名著及百科全书。君瑞感叹：最后的根将被砸烂。

长谣的《毁诗记》写的是，我做为负责登记新生报名工作，来报华文源流的仅有一小女孩，虽然只有一人报名，作者还是有点窃喜，为此做了一首五言绝句歌颂此小孩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事后发现，那小女孩是因为弱智，迟一年和弟弟一起来报名，弟弟报读英文源流，姐姐却报读华文源流，这样子安排，弟弟可照顾姐姐，而姐姐之所以报读华文源流，是因为女孩长大后反正要嫁人，没好工作也不要紧。作者愤怒地把五言绝句撕毁。

长谣另一篇同样揭露华文没有社会价值的作品《盂兰节那天》反映的是：李明的妈妈在盂兰节祭拜阿婆阿公，李明帮他妈妈写

阿公阿婆的中文名字；邻居肥婶要求李明也帮她写死去的老公的华文名字，还炫耀说自己的儿子发财虽然不识华文，却是收入丰厚的经理，单单家用一个月就给肥婶1万元当家用，还感叹李明读错了书。此作品揭露了华文被边缘化后，懂华文者不仅找不到好工作，还得替人写亡魂名字，且还遭受别人嘲笑。

尤今的《七叔的书店》写爱书的七叔，诞生在动荡不安的年头里，没有机会坐在课室里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他凭着区区几年小学教育打下的基础，在长长的人生里孜孜不倦地自修。他在建筑工地当督工，每天拖着疲乏的身子归家后，总闭门谢客，亮灯读书。他把赚来的钱一分一毫地贮集起来，为实现心中那个美丽的愿望而静静地努力。等时机全然成熟以后，他来找作者帮忙选书，开设了一间书店，七叔每天笑逐颜开，在书堆里走来走去，神情怡然。可是书店始终门可罗雀，最后只好改为录音卡带店。作者几个月后再经过七叔的店时，看到店里却挤满了青春正富的少男少女，七叔忙着收钱找钱，但面部表情板硬，没有露出快乐的神情。作者通过七叔这位怀有理想者，在逆流中为实现自己一生的理想，省吃省穿，终于开成了书店，结果却只能以失败告终，只好以售卖录音卡带来求存，何其教人感慨。

与尤今的《七叔的书局》在内容上相似却又描写得更为深刻的是邓淑娴的《藏书阁》。作者描写“经典藏书阁”在乌节路开张了，专卖一些古今典籍：举凡精装古典名著，平装史学书都应有尽有。壁上挂着一幅幅王羲之字画和徐悲鸿油画，许多顾客都被这别具一格的店面吸引住，都纷纷走进去看看。但只绕了一圈，就走出来。月底结账亏五千元！经典藏书阁改变策略，所有书籍一律七折。月底结账，业务毫无进展，营业失策。书局再进行改革，增加了《Go》，《Female》，《电视广播周刊》等杂志。月底结账：营业额增加了，但只赚三千！书局继续改革，增添了几个新部门。壁上换了新装：周慧敏和郭富城从墙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流连在唱片部和礼品部的人群。董事部一致通过：书局应该配合时代的步伐，应该肩负时代的使命，所以又请工人为书局装上一个更具时代性的店名——《BOOKSHOP 2000》。书局的面积实在有限，售货员匆匆忙忙地把《聊斋》、《唐诗》和《金瓶梅》叠在一起。一个中学生翻开一本别致的画册，骂了一通，顺手把它放回架子，拿起一本第147期的《七龙珠》走向柜台。最后一本147期《七龙珠》站在书架上，痴痴地对着身旁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微笑。

此作品反映了新加坡绝大数年轻人已变得只会翻阅消闲漫画《七珠龙》等，所有经典著作，包括《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四大名著的漫画版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董农政的《没有厕纸》，结构很巧妙，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四段落展开情节。作者“我”因为华文印在厕纸上，以致害得“我”不能如厕，怎样找也找不到没写字的厕纸，而有字的厕纸外婆说不可当厕纸用，这有辱斯文。最后我的太太找到一堆厕纸，我大喜若狂如厕，但仔细一看，却是一堆写着“标准稿纸”的上世纪的纸，稿纸竟然拿来揩屁股，比喻华文社会地位之低落。

母语没价值，文物自然也没价值。怀鹰的的《香蕉文化奖》，写的是第一个获颁此奖者是央基，他的贡献是使他的英国文化在香蕉岛上发扬光大。第二个得主是土生土长的岛民，虽然他是移民的后代，他的贡献是使他的文化变为次文化。委员会为表示公平，为树立新形象，也想颁发此奖给毕生献身于文化界，但太过执着于民族文化，对文化强势论有影响的华先生。华先生虽然不在，但也可以颁发给他们的后代，表示我们并没有忘记华先生的贡献。可惜华先生的后代迄今没出现。此作品从侧面嘲讽当局的“香蕉文化奖”的颠倒是非，扬劣抑优的错误。

民众在有偏差的文化政策的长期影响下，变得势力，唯利是图，什么事物都以利益作为衡量标准。怀鹰的《拍卖古迹》，反映作者在中元节拍卖会上，突然在朦胧里看见穿着戏服的一群人在高喊拍卖古迹，结果反应冷淡，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竟然以15元卖掉。与中元节拍卖会上其他日常用品的特高标价一比，犹如云泥之别，凸显了民众已庸俗不堪、唯利是图。

在《砸》此作品中，林高通过对一个匾额“诗礼传家”的经历，暗喻社会风气改变了，匾额原本是蓝校长因为老主人的捐钱扩建校舍而赠送的，来到了匾额的新女主人，她在搬家时把此匾额收藏在储藏室，直到她去中国从商，为巴结中国商人，才又把匾额拿出来转送商人。

同样是嘲讽丧失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新一代对文物的连城价值一无所知的可笑嘴脸的，有胡月宝的《我把杨贵妃给了日本人》，此作品写的是一个受英文教育的岑岑，为了竞争一项350万元的

合同，竟把老爸的古董名画《杨贵妃》送给日本人，还洋洋得意与老爸争论，以《杨贵妃》换得合同，物有所值！这篇微型小说的实质内涵，比《拍卖古迹》、《砸》，无论题材或主题，都显得更为真实、有深度。

虽然民族语言文字已日渐式微，民族文字在此小岛有时还派的上用场，年轻一代在一些场合也不得不运用母语来赚钱谋生，由于对本族语言文化的无知，难免在细节上闹笑话。林锦的《春是用眼睛看的》写的是春节即将到来，世界大旅店为了争取房客，大搞宣传活动。传单以四色套印，画面以舞狮为主题，并题了一个大大的“春”字，但竟然把“春”底下的“日”写成“目”，而传单如桃花开遍全国各角落后，举国哗然。旅馆衮衮诸公开会讨论如何弥补此错误，结果是以“春是用眼睛看的”自我解说而不承认错误、不修改错误。荒唐的是旅馆住客爆满，宣传部还获颁2012年最佳部门表现奖。林锦表面幽默、内心沉痛地嘲讽了新加坡一群不识华文者的不学无术又有抵死狡辩的本领。

丧失了根的人不只抛弃了有形的文化遗产，有人竟连自己姓什么也无所谓了。羊华的《姓，可以随便？》，通过描写一名年轻的旅游社职员，不在乎自己的姓开初被一对友善的林姓夫妇把“ZOU”写成“周”，此对夫妇先道歉，再问是不是“邹”？想不到该女职员说无所谓，只要汉语拼音对了，华文怎么写都无所谓。作者感叹：年轻一代已不兴提祖籍，如今连姓氏也可以如此地轻视，其实整个心态是异化的，遭扭曲的了！此作品在客观上也反映了华文在新加坡某些年轻人眼里，已经是完全无用处了。

南子从一个比较积极的抗拒角度来处理题材，他的《最后的一棵樟宜树》写的是作者的公公要保卫最后一棵樟宜树，理由是他认为他们要砍树是“想使整个城市失去记忆，奸像张白纸，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书写历史，诠释历史，掌握话语霸权。”公公坚决地说：“到了那里，你把我绑在树身上。除非把我锯成两截，我是不允许他们锯树的。”南子的微型小说与他的诗歌一样，针对社会弊端做单刀直入的、鞭挞入里的抨击。

与南子的作品风格迥然有异，骆宾路处理题材手法较婉转，行文以幽默取胜，嘲讽入骨三分。他的《它是看第五波道的》，写一名老人与老伴星期天去探访儿子及儿媳妇，儿子说儿媳妇上教堂礼拜，而自己忙着在设计一个项目，要两老自己先在客厅坐。

老人闲得发慌，便打开第八波道的电视节目来看，这时儿子养的那条斑点狗竟然冲出来奔向电视机乱吠。老头生气的骂斑点狗养不熟，儿子听老爸在骂他的斑点狗，在书房里回说："它是看惯第五波道的。"作者把现实里轻华重英的风气写的淋漓尽致，达到嘲讽连狗也瞧不起、听不惯华语的目的。

新加坡上世纪70年代的那种华文教育蓬勃发展，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盛景只能成为人们记忆里的梦中景物了。风沙雁的《书话》通过自己在似真似梦中来到百花盛放的小岛四月的山岗，犹如进入桃花源，山上有一古色古香建筑物，飞檐画栋，室内书架整齐并列，经典古籍琳琅满目。但室内空无一人，连管理员也找不到。作者一查问电脑，原来这些典籍在1980年险遭焚烧，幸而一场大雪救了它们。现在它们寄身古色古香的建筑物里，却没人问津。古籍是用方块字书写的，近来方块字有了经济价值，岛民也开始看重方块字，求神拜佛，想通过数方块字的笔画买彩票发财，由于屡求不灵，方块字又再不受热爱了。作者原本想把山岗的盛景拍成"梦幻岛书香楼"特集，底片冲洗出来，却是一片空白。作者再度上山寻找此盛景，再也无法找到。很明显的，作者在此短文中所寄托的是"此情此景"可待成追忆的遗憾。

第二节　世风递嬗，衣冠不复孔孟家

自独立以来，教育语文政策改弦易辙，而从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社会风气习俗似乎并没有太大变化。华人新年、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一到，市面上与之相关的商品、节日装饰，热热闹闹的出现在大街小巷，浓浓的节日气氛弥漫着小岛的每一个角落，有些节日好像还比独立前来得风光。深究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都只是小传统的发扬，小传统的应景商品的渲染点缀，让我们误以为我们的优良大传统、好习俗还存在并发展着，在实际上，具有实质精神意义的大传统已日渐消失。这点，微型小说家是清醒、是敏感的。

由于对民族语言文字文化的无知或只限于粗浅认识，在有形文化遗产方面，新一代的好些人既无由认识到古迹文物的价值；在无形的优良传统方面，他们就更加会在不知不觉中任其消失于无声无息中。

我们从好多微型小说作品中便可看到作家们对于优良传统的日渐消失感到无比的痛心、焦急，因此或以嘲讽笔调刻画丧失了优良传统者的可憎面目；或以暗示手法揭露他们的可耻行径；或以隐喻手法抨击优良传统的被西方习俗所取代。

例如彭飞的《放生》叙述德士司机阿贵，遵照母亲的嘱咐，在父亲的忌日到光明山放生麻雀，到父亲灵前上香。当阿贵送走最后一位搭客，正朝向光明山驶去时，遇到一名30开外的男子紧急地拦车，声称要送年近70岁的老爸去义顺，因为他的妹妹在那儿等待老爸。事后阿贵发觉：此男子实际上是骗老爸说要带他去“吃风”，把开过刀还在住院的老爸骗出来放逐到义顺荒僻的丛林地带。彭飞在此作品中灵活地运用对比手法，把拥有传统孝道的阿贵与丧失了美德的男子，通过强烈的对照，不置一词而无情地指责该男子的无情无义没尽反哺之恩的卑劣行径，达到羚羊挂角、题旨尽显、了无痕迹的成效。

同样采取对比手法来展现此类主题的，还有艾禺的《牵手》。此作品写的是：很久很久没来探望母亲的一个儿子，突然在坐着轮椅在花园一角休息的母亲面前出现，紧紧握着母亲的手，喧寒问暖，然后托词花园很热，把母亲带回家里，并要母亲在一张文件上按指印。后来老人想起：儿子那天叫她按指印是为了让政府发给老人的生活津贴费自动进入老人与儿子联名的户头，老人恍然大悟：儿子的热切牵手、喧寒问暖，是在骗走政府分给她的一点小钱。

艾禺另有一篇《筷子》，写的是老夫妻为两个星期才回家吃一回饭的儿子儿媳妇一家准备饭菜，却因孙子不会用筷子而起了一场论争，老人人单势弱，问道“五千年的文化，难道真的一点也没有用？”但终究敌不过儿子、老伴的坚持用刀叉，因为学校都已经实行“华文B”课程了。通过此小说，艾禺心情沉重地暗示新加坡华族正在一步一步走向完全西化的途上。

白荷的《行行重行行》写一位老妇女想到大儿子家去看看孙子并一起过新年，谁知才进门，儿子媳妇就迎了上来，一边一个把她挟到路上来，说今天过年，亲戚朋友来得太多，他们忙着招待客人，没有办法分身照顾她，叫她搭德士回去。在德士里，她请司机帮她打电话找二儿子，想转去那儿过年，二儿子却推说今年不是轮到他接待，是轮到大哥接待。再打电话找妹妹，没人在家，

最后是善良的的士司机邀请她一起回家过年。此小说通过过年这么重要的家人团圆的日子，一名老母请竟然落得到陌生人家里去“团圆”，来说明优良传统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伦新的《老人与狗》，反映的是一名独居老人，与老妻不和，一子一女都不管他，他只好自己豢养一只小狗作伴。后来老人被送进老人院住，小狗没人照顾，饿死家中，尸体腐烂发出臭味，有邻居报警，一家人才知道此事。老人一向视小狗如自己的儿子，立刻从老人院回来看看死去的小狗。后事料理后，老人又被送回老人院。

王文献的《银镯》写的是，作者嘉豪是一名中学生，因学校要学生们学会付出爱心，帮助别人，便派他们去养老院、孤儿院、社区等做义工。家豪被派到一所养老院，院内的一名老妇胡奶奶特别喜欢他，与他谈得很交心，并要求他带全家照给她看看。嘉豪照做，胡奶奶在看照片时，特别喜欢看嘉豪爸爸的照片，而且流泪了。嘉豪问起胡奶奶为何看了照片会流泪，胡奶奶说她想起自己的儿子。嘉豪问奶奶儿子有来看望她吗？奶奶说没有，但每月寄来费用给她。后来嘉豪为了考试很久没去养老院，至到考试完了家豪再去养老院探望胡奶奶，却被告知胡奶奶在他考试期间过世了，临终前吩咐养老院不要告诉他这个消息。院长交给嘉豪一个银镯，还有一封遗书，书里说嘉豪是她的孙子，而嘉豪的爸爸则是她含辛茹苦养大的养子。这篇作品既反映了嘉豪爸爸的忘恩负义，也揭露了孝道的式微。

胡月宝的《不要祖先》作品中的“我”一家人搬进公寓，大家高高兴兴，只有70岁的老母亲愁眉苦脸，为的是她找不到一个可以挂祖先遗照的地方。母亲自己想办法在墙壁上胡乱地钉了几个铁钉来挂遗照，因此弄损了美丽的墙壁，“我”回家后把祖先遗照全部拆下，并且说：90年代的屋子不要祖先的遗照。此作品从似乎相当合乎时代潮流的角度来反映新一代人当中，有好些人已经来到数典忘祖的地步了。

李选楼的《一盏灯》，写的是老陈与老妻辛辛苦苦把唯一的儿子家兴养大，并送他出国留学，学成归来的家兴带回一名有一个高高的鼻梁，一对蓝色的眼睛，一头金色的发丝的女郎。女郎很有礼貌叫爹叫娘，但对老人家的家中东西看也不看一眼，儿子

则盛赞外国样样好，然后告别回去外国定居。老陈自此感到孤单寂寞，就养了一只小狗作伴。老陈死时，小狗也死了，家兴回来奔丧才获知小狗名字也叫家兴。此作品深刻地嘲讽了忘恩负义的新一代的某些人孝道丧失，老人老来精神无所寄托，只好豢养小狗作伴以渡过残余岁月，作品主题隐含人不如属于畜生的狗，技巧高超，寓意深远。

黄孟文的《最后一次扫墓》，写一名寡妇带大小女儿来为亡夫扫墓，由于此坟山即将填平建屋子，寡妇甚为伤心，叫两个女儿多看“父亲”的坟墓一眼，女儿都不同意，且特别高兴明年不用再来扫墓了。此作品反映了好些年轻人已不把清明扫墓当一回事，而是认为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负担。

子叶《她买十二支》写一对老夫妻，儿子女儿都娶的娶、嫁的嫁，两老活得很寂寞，老母亲只好以常常买十二支来骗儿女，而儿女因担忧两老把棺材本都输掉了，就经常打电话来问东问西，老太婆为此感到有人关心她而高兴。终于有一天儿女们知道老妈妈根本没买十二支，只是假借买十二支来引起他们的关心，便不再来电话。

莞尔的《悲喜交集》写一对老夫妇省吃省穿让唯一的儿子到外国读兽医专科，并旁写新加坡的好多年轻人养狗且把狗当做儿子或女儿，对父母却从不关心。数年后，儿子学成归来，两老为此准备丰盛晚餐，结果看到的是儿子亲热地牵着一名年轻男子回来，老妇人悲痛之极，彻底失望了。此作品反映了优良传统价值观丧失后，好些年轻人不仅没孝道，甚至学西方人搞同性恋啦。

林锦的《来一碗粥》写一对夫妇，做母亲的三餐都依儿子的要求早晨吃面包涂牛油加果酱、午餐吃汉堡包、晚餐吃炸鸡；而全然不顾做父亲的喜欢早晨喝粥、午餐吃炒福建面及晚餐吃蒸鱼加小菜；20年后，儿子不顾两老而移居外国，老婆隔天再问老公早晨要吃什么，老公还是说要吃粥，老婆突然大发脾气：“二十年来，你就这样挑剔！儿子要吃面包，你就要吃粥！好啦，把儿子气跑了，看谁给你送终！”林锦个性较内敛，作品风格婉转，具有温柔敦厚之韵味，此作品很含蓄地把文本里的忘恩负义，孝道丧失的儿子形象轻轻地隐晦地勾勒出来。

骆宾路的《比萨月饼》写的是一名老奶奶叫孙子买一个月饼回来庆祝中秋节，孙子却买了一个比萨回来，说是比萨月饼，并且与奶奶争辩只是改吃比萨过中秋，有什么大不了的。此时作儿子的担心婆孙起冲突，便说："吃什么都一样，谁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老奶奶仍然坚持华人得遵守中秋吃月饼的传统，就如洋人过圣诞吃火鸡一样，儿子却认为只是改吃比萨过中秋，有什么大不了的？家里不讲方言，下一代不读华文，两个黄皮肤碰面讲"红毛话"，你老奶奶管得了？骆宾路的幽默讽刺笔调带有愤世嫉俗的味道，全面体现了他的嫉恶如仇的直肠直肚的刚烈性格。

在阐释华族优良传统遭受连根拔起的境遇方面，希尼尔的《舅公呀呸》、《宝剑生锈》无论是在小说的艺术结构，主题思想的深藏不露，都可作为此类题材作品的范例。作者化身为《舅公呀呸》文本里的符家兴，那一天在莱佛士城内让舅公拉去参观《华族传统展览》，由于家兴对传统炒咖啡的工具与方法一无所知，结果是舅公买了一本《华人传统》画册给他，叫他有空时慢慢看。有一天，家兴在上英文课时，因为自己提早把长文缩短做好，有了空暇，便拿出《华人传统》画册来翻看，却给英文老师金毛狮王发现，画册给没收了，还被叫去训话签名，并要见家长。事后家兴告诉舅公此事，舅公说："没关系的，你只不过丢失一本书罢了。"还补充一句："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1)

《宝剑生锈》里的主角"我"，可以推测是从年幼的家兴成长后的同一个人。"我"中学时代曾在校庆时上台演了《荆轲刺秦王》，为演好此角色，"我"到表叔的汽车厂制造了铁宝剑与匕首各一把，还为它们电镀。几年后，当"我"在校庆日回校，想再看一看那把用后挂在教员休息室的墙上的宝剑，没想到墙上的宝剑不见了，取代的是一副现代画。"我"当年校庆演《荆轲刺秦王》暗喻那时学校在提倡优秀的华族文化传统，而宝剑代表高尚气节，浩然之气，正义。现在的学校在以英文教育者为主管之后，宝剑不再被重视，"我"最后在垃圾堆里发现宝剑被丢弃在那儿。

希尼尔的这两篇作品，犹如柳宗元的把个人感情投射在永州的山水一样，柳宗元通过山水的绘声绘影来呈现其遭贬边陲的郁郁不乐心情；希尼尔则是以"客观投影"手法，把舅公的教他认识传统人工炒咖啡以及演荆轲刺秦王所用的宝剑，来寄寓"我"

(1)．参阅王润华《华人传统》被英文老师没收以后 --- 希尼尔微型小说试探》文收 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 年) 页 1-4。

对优良传统的爱护心态，并对其消失感到痛心之情。(2)

反映优良传统诸如孝道尽失，儿女不照顾年老父母的微型小说数量之多，在新马文学史上的确少见，可见此问题之严重。由于优良传统消失，其他美德如亲情、关怀别人之心等等，也日渐流失，揭露兄弟姐妹妯娌之间聚会时的虚情假意的寒暄，他们聚会为的是吃免费大餐，此类作品也不少，例如李选楼的《聚会》：写兄弟三个家庭来老大家聚会，吃完东西就纷纷找藉口回家，聚会已没童年那样的真诚了。

第三节　人间有爱，伤世文章有义风

微型小说就如前两节所说的，抒发文化式微的黍离之伤情怀与感叹优良传统消失之悲痛的作品，所占比例非常大；但也不是说作家“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念文化情”了。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作家的悲天悯人、关怀弱势群体、维护真理的凛然大义依然灼灼可见。有的作品直接描写下层民众如何在艰苦环境中谋生；有的作品通过具体的刻画形象来体现人道主义精神；有的作品则以具体的事实来歌颂正义行为；有的作品更从精神生活面来反映此小岛老人的贫乏精神生活的。

这几十年来新加坡在经济上的杰出表现，让大家都以为我们不再有贫穷人家了，微型小说作者却以具体生动的故事揭露了这社会还是有不少在生活线上挣扎的底层民众。例如骆宾路的《数钞票》，描写了小黎民失业了整整一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年薪一万二千元的、需要签终生合同的工作：即计算某地县衙门里某县官一年的薪俸三百一十九万元钞票。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数这一堆钞票。每月有三十一天的，他每天数够三十二元二角五分。如果每月是三十天，他就数够三十三元三角。数完这个数字，他一天的工作就算是做完了。一直到他数完这三百一十九万元，雇主才会另外安排工作给他。他依照吩咐，每天把数完的三十二元二角五分，或是三十三元三角的钞票和银角交给财务科的负责人。小黎民从四十五岁那年开始数钞票，数到七十五岁，在医院弥留之时，他到地狱见了阎王爷。阎王爷翻开生死册，翻查核实之后对小黎民说：“你的工作还没有做完。还得回阳间去。”这是一篇嘲讽高官的一年高薪钞票，足以叫低薪的人数了 300 年还没法数完的作品。

(2)．参阅王润华《华人传统》被英文老师没收以后 --- 希尼尔微型小说试探》文收 希尼尔《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1992 年) 页 1-4。

梅筠的作品《血色》，则是通过20年前她亲眼看到一个在风雨中的马路上兜售晚报的干瘦男孩，在一阵如雷的巨响声中遭汽车碾死惨状。20年后的一个早上，作者在地铁站旁边又看到一位枯瘦、脸无血色的小女孩在售卖纸巾，作者跟她买了纸巾，晚上作者在快餐店看到小女孩与她的妈妈在吃晚餐；此作品通过前后相差20年依然看到穷人的孩子还在街边谋生的景象，间接反映了新加坡贫困人民的子女的在经济蓬勃发展下的可怜处境，这是一篇少有的反映民间疾苦之作。

芊华的《五十元》反映的是善良的阿珍帮忙一位别处来的老太婆填写表格，并借她50元填补户头以便她领取政府所给予的生活津贴。作者通过最后老人不只还了借款，还拿水果来答谢，间接歌颂了穷人的有情有义、诚实可靠品格；可惜阿珍不接受水果，老人很愤怒把水果丢进垃圾桶。作者要阐释的是穷人的骨气，也间接透露了穷人即使要领取政府给予的一点生活费，连须先填补的区区50元也无法找到的困境。

芊华的《新年快乐》则是描写一名年迈的老婆婆贩卖传统面包，生意不好，又因卫生不够水平被罚款，以致最后逝世，也直接反映了下层民众的艰苦生活窘状。

李选楼的《父亲》写9岁的炎青看到父亲对自己越来越不关心，很是不满意。而母亲又得上夜班，炎青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后来仔细观察，才了解到父亲因为失业而屡屡应征新工作都被拒，理由是年纪大了，孩子这才谅解了父亲的表面对家冷淡的原因，这是较少数的能够反映中下层民众艰苦生活之作。

谢清的《三段人生》，第一段写量秀搭地铁遇到有人跳月台自杀意外事件，地铁停止服务，他走离地铁站。乘客议论纷纷，说票价最近才涨，服务水平却没提升。

第二段写量秀失业多年，申请新工作总被拒绝，雇主都嫌他年龄偏大。最后他给儿子仅有的六个块钱，吩咐他照管这个家，然后离家。儿子茫然，量秀深深感叹为何自己的人生道路走得这么辛苦。

第三段写地铁员工报告上司：富裕站发现一具尸体，断为三段。电视摄影员说：好恐怖呵，身首异处。他又何必如此呢！我们

有这么多福利组织，难道没有一个能帮得了他吗？观众一说：是个中年男子！为什么他不去找份工去做？死，能解决一切吗？旁观者二：呵呀，你说得可容易呀！我已经失业三年多了，申请书如石沉大海！到今天还不是两袖清风？此篇作品沉重地揭露了在如此繁华的新加坡，竟然还有人因长期失业而跳轨道自杀的残酷事实。

作家们的笔触还伸展至外国贫穷民众的生活困境，体现了他们悲天悯人的高尚情操。例如彭飞的《川北一小镇》通过描写在寒冷的街头卖冬虫草的小姑娘的可怜样子，带出她家中的贫困情景：她的娘生病需要钱来医病。作者正想向她购买冬虫草时，结果是他刚用过晚餐的一名服务员出来阻止这个买卖，原来小女孩是他的小女儿，所贩卖的是吃剩的渣儿，穷人捡来调味用，不能卖钱，此作品既体现了穷苦人们的高贵品格，也体现了作者的悲天悯人情怀。

长谣的《陌生的童声》写菲佣思念家乡的幼小婴孩，向主人借了录音机，通过录音带的婴孩哭声来纾解想念孩子之苦与忧，从侧面反映了外国女佣为了生活离家背井，过着思亲怀乡的无奈生活。

岳典的《老人与客工》反映的是一名枯瘦老人黎明前在公园的垃圾桶里捡铝罐、捡旧报纸谋生。由于最近经济不景，到垃圾桶捡铝罐的老人越来越多，以致此名老人能捡到的铝罐一日比一日稀少。天慢慢亮了，一名客工从马路对面提着一包旧报纸送给老人，帮忙他收拾破烂来卖钱度日。此作品既反映了繁华背后的穷苦老人的艰苦生活，也体现了外劳的善良跟乐于助人的美德。

吴耀宗的《时间的囚犯》则描写了虚构的一个小岛，岛上老年人既没娱乐可消遣，又无报纸可阅读，他们天天在晨运后，就到“讣告坊”看看什么人已走了，或者预测自己的名字几时会上“讣告”栏。此小说对小岛老人缺乏丰富的精神生活的描写与嘲讽，透彻之极。

在作品充满了黍离之伤与感叹传统消失之叹的新华文坛的微型小说领域里，这些作品的出现犹如百年老树衍生新枝上的另一幼枝的罕见鲜艳花朵，格外引人瞩目。它们也佐证了新华文学自萌芽就以改进社会为己任的传统依然继承下来。

第四节　世事纷扰，昧心自是苦生灵

微型小说篇幅短小，较重大题材一般上难以通过此文体来展现。但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往往能带着脚镣手铐跳出美妙的舞蹈。新华微型小说作者难能可贵地创作出不少以世界各国各地的重大事件为题材的微型小说。有的是以国际残酷现实为题材的；有的是以历史重大事件为题材的；有的是以当代国际荒唐事件为题材的；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全面展现了新华微型小说作者的高风亮节以及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才能，并为世界微型小说领域增光添彩。这种独特景象，从新华微型小说拓荒期就已存在，只是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变得更为鲜明普遍。

例如黄孟文的《喜鹰》所讲述的是一个让人沉重得扼腕叹息、不寒而栗的故事：在“人比先进地区的老鼠还要卑贱”的非洲，有个赤身裸体的黝黑小女孩，在先后失去了五个亲人之后，她那位“镇日把女儿牢牢护卫着”的黑妈妈，也在一堆垃圾旁“饿死了”。眼神呆滞、身躯瘦弱的小女孩，只能摇摇欲坠、四肢无力地“在垃圾堆里挖掘”，才找到了妈妈的肋骨，“啃得津津有味”，但她最后也“终于支撑不住，全身一阵痉挛倒下去了，再也爬不起来了”，令那只“养得身强体壮”的鹰“大喜”，“舌尖泪出了唾液，一步步地向小女孩跳过去”。作者把视野延申至苦难的非洲，从时代高度，揭示战争、动乱、贫困给非洲人民带来痛苦、灾难，对不义战争提出控诉，对广大受害者表达了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再如他的《18,475 支香》，对于战争造成朝鲜民族分裂，家人离散的痛苦，进行深入的描绘，令人震撼不已。

希尼尔的《退刀记》、《野宴》、《横田少佐》、《新春抽奖》、《认真面具》、《异质伤口》等等作品，则把人类的命运、世界的安危，放在战争与和平、侵略与反侵略的世界格局中，把笔尖指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指向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东南亚时所犯下的深重罪行。

同样具有反日内涵的，林锦的《血胎》是一篇内容丰厚、主题深刻的典范杰作。此作品内容所隐含的时代背景有三点：一是二战日本占领东南亚实行的三光暴政：抢光、杀光、烧光；二是战后美国基于东西方冷战的需要，大力扶助日本，使日本在战败后经济迅速复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同时，日本以其雄

厚的资本，投资第三世界新兴国家，把污染产业转移到第三世界，利用第三世界廉价的劳动力，为其昂贵的工业品加工，以获取丰厚的利润；三是日本的极右势力与大财阀念念不忘大东亚共荣圈的幻想，加上日本的民族性缺少悔罪传统，因此对在二次世界大战犯下的罪行死不认错，甚至歪曲历史。而基于政治与经济考虑，曾受日本侵略的各国现政府对日本采取了宽容甚至姑息的政策，淡化甚至压制本国人民要求日本当局承担战争责任的各种索偿行动。

《血胎》结构巧妙，情节曲折婉转，作者在此作品前面的铺垫强化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主要是极大的反差对比令读者在情感上作出必然的反应。其后运用了欧．亨利意外结局的手法，暗示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便是“血胎”的倖存者，既让读者惊讶，又增加了故事的可信性，同时，我因此被革职了，这个结果带引读者作深层次的思考。真相的揭露二百馀字都没有标点，老年人复述往事多是断断续续的，而老妇人却一口气地把深藏心中的怒火喷出，也间接地反映了第一人称作为转述者与受害者心中的怒火，这种爆发式文字产生一种控诉的力量，达到感染读者的目的，增加了作品的张力。这种手法可视为意识流或语言流的表现手法。《血胎》文字精炼如诗，标题有点睛之美，收结馀音袅袅，迴肠荡气。

林高高度赞扬此小说：“这是诗之笔与小说之美天作之合”，“屋、树、井、竹”是历史血债的见证物，迴环往覆地一而再出现，增加了小说的悬念，以诗之手法紧密结构情节，在意蕴方面加强了历史的沉重感。作品的氛围从平澹，到生意盎然，到颓败，到山雨欲来，到火山爆发，到恨意难消；而语言的节奏也随着氛围的变化而变化，有如乐曲的章节。

此小说以800字的篇幅，隐藏深邃的意蕴，诗之韵律与小说情节的张力两者具备，真可称为诗小说。”(3)

美华的《圣堂的钟声》则是作者借教堂的丧钟、哀歌的追悼祭献当年被日本兵捉去杀头的18名教友及百多名村民的弥撒，旁及弥撒经文的颂读也由当年的方言经短暂的华语变成了今日的英语了！此作品主题较为丰厚，既隐含反战反日思想，也寄托对英语的称霸社会的感慨。

(3)．转引自阿兆《从优秀作品探讨微型小说的文体与艺术特色》，第一篇。

林子的《那一条路》写的是如萍与儿子林麒麟驾车到遥远的僻静乡村去会见分别数十年的丈夫/父亲林大桐，抵达目的地已近黄昏，车子在一排单层木板平房门前停下。借助当地村民的指引，见到了缺了一条腿的、羸弱不堪的林大桐，他已隐姓埋名，改叫周思平。年近60的林麒麟，至今才第一次会晤素未谋面的父亲。

“萍，后来…..在肃反行动中，我被打断了腿，折腾得不成人形，恐怕会拖累你…..，没敢回去…..，对不起…….”大桐声调沙哑、颤抖。

如萍紧握住他的手，千言万语哽在咽喉里，老泪纵横。

半年后，大桐获准回来笨珍定居，林麒麟为父亲装上了义腿，让他行走得方便利落。老两口常相携外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有一天，大桐忆起了当年与娇妻分手的黄泥路，两人驱车前去探访，寻寻觅觅，小路，早已不见了踪影。

此作品所反映的只是马共抗日英雄后来遭遇的悲惨境遇之冰山一角而已，马共秘书长莱特的三重特务身份以及党内分裂为三派系的相互残杀，以致多少仁人志士魂断原野的故事，可谓罄竹难书呀。《哪一条路》含蓄地勾勒出此段历史悲剧的一点痕迹。

忠扬早年主要是搞评论的，后来也创作中长篇小说及散文，他的《微不？足道！》微型小说集共收32篇作品，题材分为四大类，把台湾政坛小丑的种种贻笑大方的卑鄙幼稚举动、行径、言论；香港社会与文艺界的形形色色的欺世盗名勾当；一一通过微型小说反映出来，既达到惩恶扬善的效应，也拓展了新华文坛微型小说的题材领域。

第五节　人生百态，笔下波澜别样情

文学的本质是反映现实的，中外古今的多如天上繁星的文学作品，其所反映的浩如汪洋大海的生活领域，不管作家是以何种文体、以什么表现手法、从什么思想角度切入，文学作品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撷取素材加以提炼为题材，而后创作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作品来的。文学作品所反映的广阔生活面，让我们要

为任何文体的作品归类时，总会发现好些作品是无类可划入的。微型小说也不例外。因此，在前述的四大类别之外，我们又不得不另设“人生百态 笔下波澜别样情”此栏目来收入别类作品。

此栏目既名“人生百态”，则凡人间喜怒哀乐之情，悲欢离合之境，稀奇古怪之闻，虫咬蚊叮之事，只要题旨不够明显，没能归入前四类栏目者，都收进此栏目中，致使此栏目之作品特别众多，显得较为臃肿，却又符合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道理。例如馨竹《楼外楼》的书写作者与两位朋友在旅途中，清晨散步后，到西湖的楼外楼用午餐，其中一位叫明莉的，一会儿嫌隔壁桌的客人老是抽烟，没礼貌；过了一会儿竟然问上菜的服务员为何楼外楼让客人抽烟，为何不推行禁烟运动。服务员很客气地回答中国人口多不容易管制。“这是你们的借口。”明莉挟了块香脆鸭放进嘴里咯吱咯吱咬着：“只要人人懂得自律，就能建立起优雅的社会。比如咱们那儿的人就不在公共场所抽烟，不乱丢垃圾及随地吐痰。”说完，她顺手将根鸭骨头扔在地上。“不知你们从哪里来的？”服务员眼里掠过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新——加——坡”明莉将每个字儿咬得十分清晰，然后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此小说彻底体现了典型新加坡人的那种在岛内过惯了那种唯命是从的生活，到了国外还洋洋自得以主人的口吻教训别人，显得粗浅、没涵养。

莞尔的《问号》：写邻居的猫爬到树上不肯下来，邻居竟然报警求救。

佟暖《看门》的描写 一名老太婆在自家门口摆了一只“陶犬狗”以解寂寞，兼排除恐惧。

一凡《网》的书写有外遇的丈夫陷入太太不肯离婚，而情人又迫他离婚的困境。她的另一篇《谁之过？》的书写菲佣杀死主人的小儿子，然后自杀。因为主人虐待她，不许出门、不许交友，又不预支一个月薪水给她，造成她的儿子病死。

沈鹰《时间游戏》：反映新加坡人求快，追求最高利益的非人生活。

伍仲《一段往事》：写一位年轻作者拿稿件来请教一名老作家指正，并借故拿走老作家的好多资料。想不到，此人竟然在报章上写了篇把老作家评得一文不值的写作人。老作家生气到中风，其后愤怒地把所有自己的著作、藏书都焚烧掉。

李忠庆：《电脑》：夸张描写电脑控制人的一切。忠庆的作品内容有内涵。

君盈绿《母女仨》的描写女主角美恬、因女儿韵韵在母亲金珠的照管下，韵韵学了祖母金珠的好多坏习惯，例如爱打扮、英语读音不准等，从侧面反映了现代化社会年轻父母都得在外工作，把儿女交托给老祖辈来看管，以致产生了好些社会问题。她的另一篇《相片》写一名在外地工作的工程师，感到业余生活相当寂寞乏味，某日翻阅报章看到一个卖保险的广告，其中一名女职员眉清目秀，他兴起结交此女职员的念头。于是约好见面签合同，想不到一见面却令他大失所望。原来照片上的她是十几年前的，而今她已垂垂老矣，像他的母亲那样满脸皱纹了。

林高《入殓》写一名虽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终于充上了主角。后来他又跟着政要如影随形；后来又学会水墨画，又学会书法，并弄来一张大学文凭，教起书来。他最有兴趣的是名誉。为了上台从大人物手中领那张奖状，他特别定做了一套价格不菲的西装。35年后，一场恶病把他的三魂七魄都吃掉了，眼眶深陷，颧骨高耸，嘴巴塌了下去。瘦骨嶙嶙的再穿上那套西装，活像田地里农家用几根竹竿撑起个空洞洞的稻草人，滑稽得叫人难过。他老婆不放心，便把一大叠冥纸塞进腰围，再束紧。他年轻力壮时，精力足，靠着一把声音，两条腿，东征西讨，哪里可以钻营就奔到哪里，达官贵人的门槛跨出跨进也不计次数了，渐渐有些名气，衙头也就跟着来了，贺词也就跟着来了，簇拥的人群也就跟着来了。这可给他带来最大的满足，他要把这一切的荣誉也带走的。他的太太一一遵守他的遗愿，把所有的报章贺词、奖章、奖牌都铺盖在他身上，等待一把火烧掉。

骆宾路《人在动物园里》写的是被豢养在动物园的老虎不会咬人，猩猩阿明是一头受人宠，受人爱的“亲善大使”，它死后还立铜像，风光大葬。聪明绝顶的鹦鹉，会唱英文歌，也会唱华文歌。它会说它的鸟话，也会说人话，人见人爱。这些动物住的好，吃的好，都丧失了本性，由此引申出人在动物园里看动物，动物在动物园里看人，视觉效果都是一样此道理。

施瑞治《莎莎的家》写莎莎一家人省吃省穿，闹得一个家关系不和睦。

洪振隆《太极水祸》的书写其家中水管漏水，打电话到有关

当局，一个单位推给另一个单位，小小一件漏水事件，折腾了两天才解决，以此嘲讽有关当局的逢事推搪官僚作风。

此栏目共收130多篇作品，所占分量最重，作品内容也最为宽广，我们无法一一介绍，仅能挑一些荦荦大者作一点简介。

附识：此集子原定于2014年与《诗歌集》一同出版，期间因原主编忙于公务，绪论未能如期完稿而拟延后至2015年与《散文集》一起杀青。后原主编又因公务特别忙碌一再延后书写绪论，乃至于最后放弃。本绪论是我匆匆接替原主编而草就的，若有不妥之处，尚望方家见谅！

正因费时旷日，本集子的编委，包括副主编骆宾路在内多达15人，即副主编：骆宾路；编委：吕振端、杜国俊、林锦、彭飞、陈秀仪、徐美英、何逸敏、一凡、符永明、陈美育、陈声如、白尤芬、梁素丽、廖云丽。

微型小说正式登堂入室新华文坛始于1970年代末华文发展空前蓬勃时期，盛于华文教育进入风雨飘摇、华文报章合并、文艺版位一缩再缩的华文地位逐渐衰微的80年代，而80年代新华作家绝大多数正处于青春正富、创作力旺盛状态，他们骤然之间遇到文学发展河流变浅变窄困境，放眼望去，河床怪石累累，岸畔花谢草枯，一片苍凉景象，作家们为此伤心悲叹，加以杂志凋零，长篇幅作品无处发表，微型小说由此如雨后春笋，处处涌现，遍地开花，遂形成新华文坛另一道绚丽风景线。

本集子依据作品内容性质分为五类处理：（1）鹊巢已非，风雨狂澜空望断；（2）世风递嬗，衣冠不复孔孟家；（3）人间有爱，伤世文章有义风；（4）世事纷扰，昧心自是苦生灵；（5）人生百态，笔下波澜别样情。

《微型小说集》作品繁多，收集资料工作繁重，作品一再挑选更换，力求达到精益求精境地。即便如此，由于作者众多，好多我们不太熟悉的作者，尽管我们多方寻找资料，也无法找到，以致集子中不少作者简介告缺，遗憾之至。

另者，还有好多位作者，我们竭尽所能也无法找到联络他们的方式，但又觉得他们的作品达到一定的水平，若不选入大系，有点可惜，因此便在征求他们的同意之前，把他们的作品编进此集子，希望他们海涵、见谅！

目录

◇鹊巢已非，风雨狂澜空望断

3 候子 艾禺

6 伦敦大桥垮下来 白荷

9 父子之间 长谣

12 盂兰节那天 长谣

15 毁诗记 长谣

19 语文 陈华彪

22 建校油画 陈伦新

25 讲华语的故事 长安人

28 藏书阁 邓淑娴

30 没有厕纸 董农政

32 参观记 范北羚

35 书话 风沙雁

38 焚书 黄孟文

42 迈克糁 黄孟文

44 换血 黄孟文
48 学府夏冬 黄孟文
51 老师卖粽子 洪笛
53 等爷爷回来过生日 君盈绿
56 林大光想移民 蓝玉
59 请小心你的机密报告 灵犀
62 球 灵犀
64 明天你还会再来吧！ 灵犀
67 对联 林高
70 砸 林高
73 看画 林高
76 相片的故事 林高
79 优等生 林锦
81 来一碗粥 林锦
83 春是用眼睛看的 林锦
86 一枝独秀的水仙 林锦
89 精英 林子
92 祖屋 林子

95 迁 林子
98 没有了LP以后 梁文福
102 反正是史 梁文福
104 文化交流 梁文福
106 它是看第五波道的 骆宾路
109 要翻译吗？不！ 骆宾路
112 股票炒鱿鱼 流军
115 满分 李忠庆
118 圣堂的钟声 美华
122 最后一棵樟宜树 南子
124 删除记忆 南子
126 谁认识凯特琳 南子
129 五十元 芊华
132 姓，可以随便？ 芊华
135 血痕 蓉子
138 瓦片 孙雨轩
140 大卫的华文 翁丽清
143 无言的结局 吴莲珠

146 回乡泪 吴莲珠
149 唐纳老师 昕蕾
152 草尖上的蚱蜢 希琳
154 梦中醒来 辛羽
157 那一天 辛羽
160 假如你到马尼拉 谢裕民
162 北京唐人街 谢裕民
166 你有文化吗 谢裕民
170 孔子之吻 谢裕民
173 孩子有问题 谢裕民
176 星光依然灿烂 希尼尔
179 我等到鱼儿也死了 希尼尔
183 舅公呀呸 希尼尔
186 七叔的书店 尤今
189 找寻孔子 皂秋
192 剧本 皂秋
194 乡 皂秋
196 噩梦 周粲

199 荒岛末日 周粲
203 我回家咯 周粲
206 45·45会议机密 张挥
209 春风化雨 张挥
212 荷塘里的蜻蜓 张挥
215 画框的故事 张挥
218 梦中的街 张挥
221 峇遮厘树下的梦吃 张挥
225 门槛上的吸烟者 张挥
228 幽身 张曦娜

◇世风递嬗，衣冠不复孔孟家

235 牵手 艾禺
239 归去来兮… 艾禺
243 最后一束康乃馨 艾禺
247 芋泥 安琪
250 哑谜 安琪
252 行行重行行 白荷

256 谁该惊奇？ 长谣
259 老人与狗 陈伦新
263 最后一次下午茶 陈崇骐
265 毕业典礼 邓淑娴
268 足球赛 冬琴
270 窗外是窗外吗？ 董农政
272 人鸟之间 董农政
275 与死人对话 汀上红
279 两个老人 汀上红
283 根本证据 二炮
285 中国制造 二炮
287 单程交通 方然
291 高中老师 郭永秀
294 爸爸会保护我 辛白
296 楼上的眼睛 黄明恭
300 最后一次扫墓 黄孟文
304 退休 黄孟文
307 乡愁 胡月宝

310 不要祖先 胡月宝
313 我把贵妃给了日本人 胡月宝
317 礼让 胡月宝
320 不婚妈妈 胡月宝
324 拍卖古迹 怀鹰
326 香蕉文化奖 怀鹰
328 阿祖，我来带您去坐飞机了 君盈绿
331 挂牌 君盈绿
334 早餐三部曲 蓝玉
337 晚宴 陆思良
340 绝招 梁年桥
342 一盏灯 李选楼
345 写作惊魂 李选楼
348 巡视 李艺
351 聚会 李选楼
355 街景 梁文福
357 比萨月饼 骆宾路

360 吃粽子 林之流
362 争 李忠庆
365 镜痕 凌江月
367 画西厢 凌江月
369 擀面风云 流苏
372 探亲 穆军
374 豆芽 梅鸽
377 放生 彭飞
380 水晶包 彭飞
382 另类家教 芊绘
385 无所谓 青如葱
387 母亲结 青如葱
389 数码照片档案 青如葱
391 炸弹 日落冬
394 独居的理由 日落冬
396 时间游戏 沈鹰
400 状元大胜 孙爱玲
403 高见 田流

406 看门 佟暖
410 悲喜交集 莞尔
412 秘密 韦西
415 时间的囚犯 吴耀宗
417 战略世界 吴耀宗
419 无言公寓 吴耀宗
421 河马慢跑 吴耀宗
423 银镯 王文献
427 一段往事 伍仲
430 中奖记 辛羽
433 楼外楼 馨竹
436 丑鸟 尤夷
438 选科 一凡
441 看似不相干 庄子秧
443 张爷爷那泡尿 子叶

◇人间有爱，伤世文章有义风

449 水喉匠 陈伦新
453 妈妈的心 崇汉
456 鸭粥嫂 罗燕平
459 老师整容 林枫
462 鬼迷心窍 流苏
465 新年快乐 芊华
468 两个挂钟 网雷
471 菩萨伞 小兵一名
475 绿色天使 小兵一名
478 异质伤口 希尼尔
482 三段人生 谢清
486 老人与客工 岳典
489 硬骨头惹的祸 忠扬
493 师生情 竹石

◇世事纷扰，昧心自是苦生灵

499 陌生的童声 长谣
502 登机前 丁云
506 丁萍，是她的名字 丁云
509 18岁老妇 丁云
512 从梦游者到寻梦人 黄明恭
516 黄昏送癌症病人回家 黄明恭
519 吻别孩子，吻别马尼拉 黄孟文
522 英雄迟暮 柯奕彪
525 横巷 罗燕平
528 笼子里的心 林高
531 血胎 林锦
534 也是英雄 林锦
537 那一条路 林子
541 数钞票 骆宾路
544 血色 梅筠
546 手 梅筠

549 关山月 彭飞
552 垃圾 彭飞
555 川北一小镇 彭飞
558 问号 莞尔
561 悲情杀戮 伍木
565 梦游 伍木
568 脑汁工厂 伍木
572 退刀记 希尼尔
574 认真面具 希尼尔
578 回家 尤今
581 谁之过？ 一凡
583 “断奶”奇闻 忠扬
587 一个“外交官”的臭屎 忠扬

◇人生百态，笔下波澜别样情

593 困魂 艾禺

596 蝴蝶风筝 艾禺

598 破碗 艾禺

601 公关人选 冰秀

603 送行 次女草央

605 糊涂事 次女草央

608 捉迷藏 陈家骏

612 彬彬 陈家骏

615 孩子是生命的颜色书 陈家骏

619 心里开满
一园凋零的玫瑰 陈家骏

623 当生命变成花瓣
飘落的时候…… 陈家骏

626 蟑螂的理论 陈华彪

629 最后一辆 182 陈华彪

632 一篇微型小说的女主角 陈华彪

635 死劫 陈志锐

637 雪盖青 陈志锐
641 打隔的亲情 陈志锐
645 一场欢喜 陈彦
647 雨林之魇 丁云
651 可以任吃木瓜的木瓜鸟 董农政
654 没有时间的雪 董农政
656 魔山夜浪 董农政
658 我不介意他们介意 董农政
660 天顶一粒星 二炮
664 2052年奥运会 郭沙地
668 猫头鹰 郭沙地
670 为人摆架子 古琴
672 恶梦后遗症 火雷红
675 猫狗会议 火雷红
679 黑白事件 火雷红
681 太极水祸 洪振隆
683 孩子别睡，等我回来 黄奕诚
686 抉择 黄奕诚

689 人间之美 黄嘉豪
692 今天已经是“明天”了 辛白
695 劫 贺兰宁
697 三张字条 胡月宝
700 纸鹤 怀鹰
702 13楼的那片落叶 怀鹰
704 最后一夜 怀鹰
707 午餐 洪笛
710 金鱼 洪笛
713 母女仨 君盈绿
716 相片 君盈绿
719 死刑 卡夫
722 红颜 柯奕彪
725 今夜冷雨滂沱 柯奕彪
729 说梦者 柯奕彪
732 裙带 林昉
735 同一屋顶下 李龙
737 狗 李龙

740 借 陆思良
743 我根本没有自戕的念头 林俊欣
746 目击者 林俊欣
750 黄花惜 林惠洲
753 入殓 林高
756 吹泡泡 林高
759 那只大斑蝶 林锦
762 父亲 李选楼
765 分红 李选楼
768 象来了 梁文福
770 我看到自己躺在梦里 梁文福
773 历史之一日 梁文福
775 人在动物园里 骆宾路
777 电脑 李忠庆
781 觉醒 流苏
785 起承转合 梁明广
787 在那天台花园上 李伟星
790 那叫人难以忘怀的螃蟹 李伟星

793 眼袋与卧蚕 穆军
796 流光 梅筠
798 玩具 梅筠
801 戒赌 民迅
804 谋杀一只两舌鸟 南子
808 蜉蝣如是说 南子
810 不要随便拍我的肩膀 南子
813 无奈的电话 秦淮
816 流星雨 清晢
818 无尽期 芊绘
822 相片 青青草
825 烛光 青青草
828 细胞切换 茹穗穗
831 高薪老鼠和低薪老鼠 茹穗穗
834 受薪者 诗云
836 冰雕 沈鹰
839 就是不如意 孙爱玲
842 莎莎的家 施瑞治

845 茶丝黄 施瑞治
849 壁虎别传 佟暖
852 家事 佟暖
855 画 王每夫
859 补鞋匠 王每夫
863 喂饭 翁丽清
865 最爱 翁丽清
868 兄弟俩 翁丽清
871 李少光 翁丽清
874 办公室政治 王德远
877 改过就是不一样 王德远
880 失望 韦西
883 他又烦恼了 韦西
886 镜头向荣誉趋近 吴耀宗
888 摆明句点 吴耀宗
890 灯火辉煌 伍木
894 爷爷 王文献
898 心理医生 王文献

901 旧货市场奇遇记 王永炳
904 无名灵位 网雷
907 城市的树语 吴彬映
910 最后一场舞 吴彬映
912 最好的开场白 吴信达
915 父子 萧忠民
917 雨中 萧忠民
919 鸭的独白 徐亮
921 阿福伯 徐亮
924 迟 希琳
926 花事 谢裕民
928 迟来的班车 谢清
931 风雪山店夜 希尼尔
934 一条明路 学枫
937 沧桑路 芸芜
940 生日快乐 芸芜
943 来与不来 语桥
945 网 一凡

947 借伞 严文珍
950 俺不落壳 尤光敏
953 腾飞的轮椅 紫弦
955 家犬身世 曾徒
958 小狗旺旺 曾采
961 倾斜 曾采
963 天方猫谭 钟佳晖
966 皆大欢喜 钟佳晖
969 回忆 周德成
973 糖糖又笑了 郑晓莹
977 梯子 周粲
981 处罚 周粲
985 他的名字叫年年 郑景祥

鹊巢已非，
风雨狂澜空望断



筷子

艾 禺

作者简介：

艾禺（1956-）原名刘桂兰，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创作电视剧80余部，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

妻子在桌边把叉和汤匙摆开的同时，放了两双筷子。

“为什么不全都放筷子？”他走过来看着，大声嘀咕了起来。

妻子吓了一跳，看了看他，睬也不睬的走回厨房去。

“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孙子不会用筷子，说那么多废话！”带水的菜下镬的炸开声掩没不了妻子的回应。

华人不会用筷子几时成为名正言顺的道理他不明白，为什么阿全不教他儿子呢？以前自己做人儿子的时候，筷子拿错了姿势，爸爸手上的筷子就成了打人的界尺往头上敲了过来，让他永远都记得筷子是怎么拿才是正确的。

轮到自己教阿全，是十几年前的事，他没有父亲的严厉，因为儿子只有一个，老婆说的，一个打坏了就没了，再说，时代也不兴，他手中的筷子就没有成为过界尺。

或许就是因为自己的不够严厉，使阿全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去把这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传承，遗忘了筷子。

“拿筷子不是我们每个华人都要懂的吗？”

“你少啰嗦，他们两个星期才来这里吃一次饭，你不要把他们吓跑了！”妻子把炒得油绿的菜端了出来，对他板着脸。

想想也是，儿子一家人肯回来已经很好了，他的咖啡友里面十个中有一半儿女已经失踪了，他可不想登寻人启事。

可是餐桌上铁汤匙和叉子碰撞发出来的刺耳声实在让人难受，眼看手中的一双筷子，轻巧的夹起盘中的菜肉是如此轻盈优雅，带入口里的除了菜香还有筷子的细致精巧，不使原汁原味有一丝流失！

“用筷子不是很好吗，为什么一定要用汤匙和叉？”他终于忍不住开了口。

妻子向他抛来了一个白眼，旋即又半带惊恐的向儿子媳妇望去。

“爸，我们在家里用惯了汤匙和叉！”媳妇回应着。

“筷子也可以用惯的嘛！”

“我们家……好像都还没有买过筷子？”媳妇一副狐疑的表情望向自己的丈夫，小声的探问着：“家里真的连一双筷子也没有，对吗？”

“这怎么可能，家里连筷子也没有？”他难以置信的瞪住了儿子。

“没有用就没有买喽！”儿子简单答着，继续吃自己的饭。

“你以前不是也用筷子的吗？”

“以前是以前。”儿子又简单答着。

“就算不天天用筷子，有空的时候也可以教教明明和棠棠……我们是华人，华人一定要会用筷子！”

儿子静默了下来，没有说话。

“汤匙和叉还不是一样可以拿来吃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用筷子，你不要老古董了！”妻子看饭桌上一时大家都静了，怕场面会僵下去，一边拼命向他打着眼色，示意不要再说，一边打着圆场。

桌面的空气真的凝住了，连明明和棠棠也乖乖的低头用叉插着带粘的饭粒，小声数着送入口中。

他重重的叹了口气，望着手中的筷子。

“五千年的文化，难道真的一点也没有用？”

“爸，你不知道吗，华文都B了！”儿子淡淡的说着，用叉叉起了一块卤三层肉放入他碗中。

他用筷子一接，两种用具碰撞在一起发出了一种很特殊的声音，儿子似乎没有听见，回头继续吃着饭，而他却感觉到声音是如此清晰响亮，一直撼到他的心里……。

伦敦大桥垮下来

白　荷

作者简介：

白荷（1937-）原名梁孟娴，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任中学教师，已退休。擅写散文，已出版的散文集有《独上高楼》（1981）、《风雨故人来》（1989）和《白荷散文选》（2003）。也写微型小说，收入《新加坡女作家小说选》。她热心推动学生文艺，以提携后进为己任，课余之暇，积极从事各种文体活动，曾负责学生刊物《湖声》和《学文》的出版。1987年代表新加坡教师出席中国山东曲阜召开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11年受邀为驻校作家。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儒学研究会会员。

早上六点钟，一切都还笼罩在一层迷蒙的灰暗中。老王年纪

大了睡不上七个小时，天还未亮就自然醒过来，不必用闹钟。老王起床后，照常下楼开了外面铁栅的锁。他的独生女儿捷茜待会儿就要送外孙来给老王和他的老伴照顾，然后她自己才上班去。外孙才两岁零三个月大，早已学会走路，长得活泼可爱，红扑扑的脸蛋终日带着俏皮的笑，牵动着老夫妇的五脏六腑，老来两人健在，含饴弄孙，人生该是没有遗憾的了。

老王想着想着，女儿捷茜的轿车已经停在铁栅门外，老伴听见车声，也连忙从屋里赶出来。女儿抱着外孙跨出车门，婴孩伊伊呀呀地说着话，仔细听才听得出是在说："I don't want! I don't want! I don't want!"

"爸爸，妈，大卫昨晚不乖，连我们大人也没得好睡。白天要工作，晚上要带孩子，我的命都给他送了半条啦！早知这样辛苦，一个也不要生了。"女儿埋怨着。

"人生你，你生人；人养你，你养人，一代传一代，就这么回事。没有儿子，以后谁养你的老？"老伴说。

"妈，你吃到几十岁都不开化的！这个时代别奢望儿女养父么了，钱才是最可靠的！"女儿还想说什么，可孙子大声哭起来，口中仍然喊着："I don't want! I don't want!"

老王趋前张开双臂去抱婴孩，口里哄着："大卫，大卫，乖乖，公公带你去玩小狗、小猫……"

女儿怒气冲冲，大声说："爸，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和大卫讲华语！不然，他长大了讲华语是找不到饭吃的！"

老伴连忙用英语劝慰孙子道："Boy boy! No cry no cry! Ah ma love you，no cry……"

女人满意地转身上车，踏了油门，把孙子的哭声关在车门外。

老伴回头来叫他："老的，过来帮忙拿婴儿袋吧。"

孙子见自己的母亲把车子驾走了，知道再撒野也是没用的，便收了不哭了。老伴抱孙子进屋里，口中唱着："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falling down，falling down，my fair Lady."

老王心想："伦敦大桥垮下来，关我屁事！"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的儿歌是："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我请客人先坐下，再敬一杯茶。"女儿小时候他不也教过女儿唱这首歌吗?

曾几何时，天悄悄地变了，地也悄悄地变了，他现在跟孙子讲华语怎么就会害他将来找不到饭吃呢?

父子之间

长 谣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把桌上的课本簿子收拾好，他高兴地对妈妈说："妈，我的作业做完了，电视可以开了吧？我要看《天龙八部》。"

"不行！"跟妈妈坐在一起的爸爸大声地说，犹如晴天暴了个旱雷。

"可是……可是，刚才妈妈答应过我，功课做完了就可以看的；而且今晚的故事好紧张，不晓得是萧峰、虚竹和段誉厉害呢？还是坏人慕容博厉害？"

"我说不行就不行！"爸爸斩钉截铁地说，"这种连续剧，真是害人不浅，弄得孩子们都不想读书，难怪报章上整天嚷着学生第一语文水准差。我真想向电视台建议，把这些连续剧全配上英语，废物利用，让大家都学英文。"说到这儿，爸爸站起身来，走到电视机前，伸指在一个按钮上碰一下，"妈妈既然答应让你看电视，好，就看第五波道吧。"

即刻，一个蓝眼睛高鼻子的面孔出现了。

他撅起嘴，瞪着荧光屏，不时偷偷打量爸爸的脸。奇怪，这张他小时那么喜欢的脸孔，近来他却觉得陌生了；不止这样，他有时甚至不想看它，就比如上午的那一幕吧！

今天早上，爸爸睡到十点才起身。吃了早餐，就对他说："假期到了，我带你去买些书。"

"去书城？"他开心地笑了，"爸爸，我的同学买了好多连环图，有孙悟空大闹天宫，有武松打虎，有八仙闹海，真好看，我也要去买。"

"不行，"爸爸扣上安全带，说，"我是要带你到英文书局去，你的同学看的那些书，已经过时了，对你毫无帮助，你学得再好，也是没用的。"

回家时，汽车后座上放着一叠 Enid Blyton 的书，爸爸满面春风，吹着口哨。不知怎的，他觉得车窗外那朵云更好看。

“妈妈，我去睡了。”他步履沉重地走回睡房。

他躺在床上，交插两手手指，放在脑下，瞪着天花板，脑中一片空白。忽然，他听见门“依”的一声开了，爸爸捧个小型录音机，笑眯眯地走进来。

“来来，听听这一卷录音带，”爸爸像是有了什么重大的发现，走到他的床头，把录音机放在小桌上，说，“我最近看了一则新闻，苏联的科学家发现，利用睡前的时间学习，效果事半功倍。爸爸把录音机开了，你边睡边听。记得，这卷英语的《丑小鸭》，价值十五块，你可要好好利用。好，听吧！”

“爸爸！……”

他咬着下唇，双拳攥得紧紧的，眼泪，一颗颗沿着双颊流下，滴在枕上。

盂兰节那天

长　谣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李明把大袋摺好的冥纸，捧到屋外，母亲叫他在沙地上划了个大圆圈，随后从衣袋里摸出张红纸，对他说："明儿用毛笔写上你阿公阿婆的名字，记得，写端正些。"李明接过红纸，走回房里，从抽屉拿出一枝毛笔，蘸了墨，正要落笔时，听到窗外响起隔壁大肥婶的声音："李明的妈，冥纸还没烧呀？"

"我在等明儿把他阿公阿婆的名字写来。"

"这是怎么间事？"

"你知道啦，七月这个节，鬼门关都开了，好兄弟都到人间来，烧的这些冥纸若不写上名，会让别的好兄弟拿走的。"

"哦，怪不得……我昨晚又梦见我那死鬼找上门来，穿得破破烂烂，说他在阴间没吃没穿……"

"那你待会儿可别忘了写上阿源叔的名啰。对了，明儿正在屋里写他阿公阿婆的名字，你快剪张红纸，让他一块写吧。"

听到这里，李明皱一皱眉。他低下头，凝神写了祖父祖母的名字，正想走出门去，忽见门口有一庞然大物。

"哈，阿明，瞧你，满桌都是书，你整天书呀书的，财神怎会上门来？"

大肥婶吃力地挪动身子，手上拿着张红纸，唠唠叨叨地说："你呀，生来就是聪明，只可惜读错了书，你看我家的发财，跟你一样大，读完九号，就赚大钱了。现在，他是什"咩呢惹"[注]，一个月给我的家用就是一万块……"

李明又皱了皱眉，推开椅子。

"别忙，别忙，亚明，帮我写个名字。"

"你的发财比我有本事，你叫他写吧！"李明冷冷地说。

"瞧你说的，"大肥婶堆着笑脸说，"我的发财不会写唐人字。"

"那就写红毛字好了。"

"唉，又瞧你说的，他那死鬼爹斗大的唐人字都认不了几个，

哪儿识得红毛字？”

“那可难说，他现在成了仙啦！”

“唉，别这样了，那个地方可不是祖家呀，帮帮忙吧，帮帮忙吧！”

李明听了，微微发笑，问明了名字，重新坐下，端端正正写好了，把红纸交给她。大肥婶连声道谢，走了。

李明抬起头，他望着窗口那一角蓝天，白云深处，似乎有一双双含着笑意的眼睛在向他眨眼。他开心地笑了。

注：即经理（Manager）

毁诗记

长　谣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教室内外，一片嗡嗡声。我独处与大门成对角的靠窗角落，十分寂寞。从内心升起的孤寂，把我紧裹着。

我对面那一长排的凳子上，坐满了人。窗外，你推我挤，还有一条人龙，瞅着我桌前靠墙的那两张凳子，空无一人。我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风扇，脑海浮现着听了我的质疑后，脸上堆着苦笑的老校长的脸，耳边仿佛还回响着他那苍凉的声音："唉，这年头，大势已去；今天能有两个人来报名，你就可偷笑了；放心，若有奇迹出现，我马上叫校工帮你扛多几条凳子来。"

我闭上眼，作老僧入定状。善哉善哉，若能六根清净，俗虑全抛开！忽觉股股寒流袭来，我睁开眼，对面凳子那挟带怜悯、冷漠、好奇、鄙视、嘲讽……的眼波，冲得我心里发冷，我急忙把眼闭上。

"Mr. Lim，无生意呀！"在我左面，摆放四副桌椅，挤在意气风发的同事中的Mr. Lee，对我大声喊道："做华文老师多好，第一天报名就没有工作做。喂，Mr. Lim，不然我和你对换，你来做English teacher，我去当华文老师！"

"哈哈哈！哈哈哈！……"

"Actually，如果不是政府为了救Chinese Stream，开设初识班，Chinese Stream早就完蛋了！"黑头发说。

"就是嘛，华文多难学！又难记又难写，读了又没前途，哪像英文，只有26个字母。"黑眼珠说。

"我今天学会一首very nice poem，我念给你们听：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我不讲华语，钞票多过你。"黄皮肤说。

"哈哈哈！哈哈哈！……"

我睁开眼，望着那死心眼旋转的风扇，忽心生奇想；它是时间机器该多好，转呀转呀，把我转到汉唐去。

我闭上眼。

"老师，早安。"

我又睁开眼，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牵着一个小女孩正站在桌前。我斜眼看靠墙的凳子，依旧寂寞开无主。墙上的时钟，长短针正指着九点。我竟然在汉唐的辉煌神游了一个钟头。

“您好，请坐。”我指着桌前的椅子说。

我忽然听到有个男孩叫“姐姐”，循声望去，见一小男孩和妈妈正在办理入学手续，男孩往这儿直招手，小女孩也频频回顾。

我把小女孩的出生证件和报名表格摊开后，仔细查阅出生日期，发现她迟了一年才来报名，便问：“先生，您的女儿去年为什么不来报名？”

“噢，”男子迟疑了一会儿，紧接着说，“是这样的，她的弟弟小她一岁。我想，今年一起来报名，明年他们就可以一起上学，她的弟可以照顾她……”

“哦？”我看他神色有异，急忙说，“没关系，迟一年仍可报名。”我低着头，认真地填写表格。

十五分钟后，男子带着小女孩离去了。小女孩不时回头，面无表情地望着我。

我嘘了口气，总算有一宗“生意”了。接下来的两个钟头，在我的东张西望中打发过去了。那张望断秋水的木凳，始终不见有人来。

我忽然有写诗的冲动，便拿出一张纸，写了底下四句：

慈亲愁似海　儿辈去不回

今日一雏女　依依朝汝来

报名工作结束后，我把有关资料全交回给书记余小姐，还把刚才写的诗拿给她看。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办公室。余小姐忽然叫住我：“林老师，你过来一下，有件事要告诉你。”

“怎样？除了那个小女孩，还有别的傻瓜误入歧途吗？”我

猜想事有变化，仍故作洒脱。

“没有，就她一个。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小女孩的事。今天早上，她父亲来学校办理入学成功确认手续，他告诉我一个秘密。”

“秘密？”

“你那天觉得奇怪，她为什么迟一年入学；原来这小女孩天资有问题，所以她父亲决定让她和小她一岁的弟弟一同入学，这样，弟弟就可以照顾她。他还这么说：男孩子长大后要赚大钱，因此让他报读英文源流；女孩子长大后反正要嫁人，加上天资又不好，书读得好坏没有关系，就让她报读华文源流。林老师，你现在明白了吗？”

我听了，愣了半晌。转身走回座位。我从抽屉内取出为那小女孩写的诗，边走边撕碎，走到窗前，往外撒出。正好一阵风吹过，只见它们就像清明节山坡上随白烟升腾的纸灰，满空飘舞。

语文

陈华彪

作者简介

陈华彪（1978-），祖籍海南，生于新加坡。华中初级学院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心理学荣誉学士、心理学硕士，于美国修读博士学位课程。1998 年以短剧《The Drugs Don't Work：一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加坡戏剧家奖（初级者）亚军，2000 年以小说《陨石传说》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2001 年以诗歌《无题》获国大中文文艺写作奖佳作奖、以小说《The Devil Tried To Buy My Soul》获国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季军。2003 年与陶宗旺、方伟成、邓倩兮等人创立异质诗社。著有短篇小说集《如风的少年》和《超级铁链男的故事》；诗集《陈华彪诗歌选》。

事情发生得太快，快得让我无法反应。如果不是其他的学生和教我们中文的吴瑞源老师都看到同样的东西，我们大概还会怀

疑这一切只是自己在沉闷的中文课堂里为了使自己的思想麻木而在神游太虚时所编造出来的一个白日梦。

当然，我绝对不是那种会胡乱在课堂里神游太虚的人。在其他的课堂里，我都会非常专心地聆听，唯独中文课。我并不是特别讨厌中文，在去年邱晓峰老师所教的中文课里，我也从来没有神游太虚。我只是特别讨厌吴老师所教的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的课非常无聊。他每次只会要我们背下唐诗宋词，还有很多不知所谓的语法。什么副词、动词、虚词等等。相反地，邱老师的课比较有趣多了。他从来都不教我们背下什么唐诗宋词，反而每次都和我们一起讨论最新流行音乐的歌词。周杰伦、孙燕姿、伍佰、陈奕迅等等，有时还会允许我们在课堂上听歌。吴老师最讨厌这些流行歌词了。他每次都说这些歌词都过于庸俗，没有古人所写的诗词一样优美。他也非常讨厌新闻播报员，因为他认为这些人的中文程度有够差劲。吴老师每次在课堂都会花上大半的时间向学生控诉前一天的新闻节目里播报员所犯的错误。

其实仔细想想，吴老师好像认为每个人的中文程度都不够水准。报章记者、电影明星、教育部长、学校里其他的中文老师、教育学院里的讲师、他所有的学生等等。他每次都斥责现在的人都胡乱应用中文，把英文语法引进中文里，把原本优美的语文变得不中不西。吴老师非常讨厌某些词汇，如粉丝、暴走、血拼等等。每当他在课堂上听到任何人运用这类的词语，他马上会大发雷霆，然后立刻会叫那个说错话的学生站起来，在全班面前数落他。

那个事件发生时，吴老师正在教训班上的一位学生，只因为他用了“粉丝”一词。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身穿古装电视连续剧里常看到的衣服的人就是在吴老师习惯性地处罚那位同学抄写一百次“粉丝”的正确用法时突然在课堂面前出现。

“此乃何处？”[注1]那个人一脸错愕，慌张地东张西望。

“你是谁？”吴老师看到那个人时，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在下何人？窃何以涉足于斯？吾本封于室，感于何以一统中原之语，未及掩耳目，已陷此怪异之处。此为何也？[注2]”身穿

古装的人说了一连串让人听不懂的话。尽管我们听得出那是华语，不过却又好像淡米尔语一样陌生。

“你到底是谁，到底在说什么话？”吴老师显然也听不懂那个人所说的话。

“怪哉！汝所言乃中原之语，然则如所言之为何，吾尽惑也。汝岂是未经教养之粗人矣？[注3]”那个人继续说着大家都听不懂的话。

“我真的听不懂你所说的话！等等，难道你在用古文说话吗？”吴老师问。

然而，在那个人还没来得及回答吴老师的问题时，他就突然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好像是在变魔术一样。

直到今天，我一直都把那件事当成是自己的幻觉。尽管全班同学都一起目睹了那件事，不过大家不曾在公开场合讨论它。日子一样地过，唯一的不同是吴老师从那天开始就不再指责班上同学用词不当了。

（感谢方伟成帮忙翻译古文部分）

注1：“这是什么地方？”

注2：“你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我原本在自己的房间里烦恼应该如何把整个中原的语文统一，怎么就突然来到这个奇怪的地方？”

注3：“真奇怪，虽然我知道你是说中原的语言，不过我却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你是没有受过教育的粗人吗？

建校油画

陈伦新

作者简介

陈伦新（1948-），原名陈华福，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侨中学高中部，现于印尼工作。著有诗集《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疯人院的常客》和《我要夺奖》。曾任新加坡艺术剧场诗歌组组长、《人民生活》主编、《亚细安网》主编。诗作《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和《可敬的兄弟》获1970年代初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优胜奖；《丹戎巴葛火车站》获选为2011年SMRT和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办的“新加坡流动诗篇”；《岛，不能放弃掉》获2012年“中国蔡丽双杯赤子情”优异奖。现为热带文学俱乐部、世华文学研创会会员。

马老师十分苦恼，不只是因为接到通知书，需要提早退休。

虽然他只是个美术教员，刚届满五十五岁，眼力和臂力都仍处在高峰，教一般初级学生能力还是绰绰有余。如果有个权势的儿子，就像已七十九岁的李爱才顾问，还可被推荐作为学校的主席团的顾问，每月继续照领高津贴，主要是在每届毕业生的手册上签个名，在颁发证书的典礼上说几句危言耸听的话吓吓准备就业的学子，当然也说些鼓励的话，毕业生今后能否找到工作，都似乎觉得他言之有理。

但，马老师发愁的是父亲遗留下的一幅油画，绘出当年学校建设初期，几个创办人包括李爱才站在工地上打开蓝图分配工作的情景，对今天已步向现代化的这所专科院校来说，意义深长。他退休后要带着这幅画一同移民，太对不起自己的父亲了，免费赠与学校他又觉得物有所值十分不愿意。

马老师应李爱才顾问干儿子庄月仑董事的邀约，坐在咖啡厅的一个角落等候，庄主任准时来到。

“马老师，您知道学校也是面对压力，不得已才作出那样不愉快的决定。”

“我十分了解，不会错怪你。你想和我私谈的就是有关辞职信这件事吗？”

“当然不是，学校里的同事都知道，李顾问也十分欣赏……令尊的那幅油画。”

马老师沉思着不晓得怎么回答。

“我非常明白你的处境，尤其是失去教职之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困难，不像我们的李顾问。”庄停顿了一会儿，打量着马牧，接着又说：“世界上是没有免费的早餐，但今天你这顿早餐算我请了。”

马老师笑望着庄主任：“主任，你客气了。”

庄月仑两眼巡视了周围一番，伏前低声说：“我和李顾问磋商过了，不会让你吃亏，不会叫你白白捐出你手上的那幅油画。”

马老师疑惑不解的听着。

“在今年的欢庆会上，学校和你都将得到双赢的好处，宴席上那些商家有谁敢不应酬？……”庄董事在他耳边细语，听得马老师频频点头。

“一切听你安排！”马老师双手感激地握着庄董事的手继续说：“我只要整数就够了，余数归你。”

“我们一言为定！”庄董事乘势斩钉截铁的紧握住对方。

在学校举行常年的盛大庆典上，李顾问首先发言感谢行将离职的一批教职员，接着庄董事上场：“我代表学校感谢所有捐出宝贵礼物的仁翁善士，尤其要代表学校感谢李顾问捐出一百本他亲笔签名的精装本，五百本平装本：《如何挂山水画保三代财富》，以及马老师愿意将他那幅珍贵油画拍卖所得的一半，捐出作为学校的活动经费，请各位商家响应李顾问的呼吁，为扩建校舍基金作出积极贡献！也请不要让那幅建校油画流落在外！”

所有点名受邀商家碍于面子关系，都以一千元最低的标价买了精装本，人手一册一百元的平装本。虽然这本《如何挂山水画保三代财富》售价20元的李爱才专著，摆在今天华文书店里恐怕一天还卖不了十本；当然也有人出了2万8千1百78元标下油画，但不是把它带走，而是回赠给了学校。

庄董事为学校也为马老师作了好事，油画不费分文挂在李爱才顾问常月召开校董会议和接待外宾的会客室里，马老师临退休前如愿得偿领了个大红包。次年，庄董事在国庆日当天受封至高金奖章。据说，马老师后来四处打听拍卖馆和产业经纪有关抽佣的事，很为当时匆忙承诺感到懊悔，至今仍耿耿于怀。

讲华语的故事

长安人

作者简介

长安人（1957-），原名吴友明，又署阿吴。祖籍福建金门，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巴生，1963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80年开始在报刊杂志发表作品。已出版的著作有诗文集《街的故事》(2003)；与友人合著《旅歌集》（1989）和《错误的美丽》（1991）等。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和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

很多朋友见了我，都说我失踪了好几个世纪，其实只不过失踪了几个月而已。他们以为我最近发了一笔横财，中了万字票的大彩，出国远游去了。老实讲，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经常穷得要命，这些日子来，我失业了。哦，不是失业那么简单，我是被人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怎么会被人送去精神病院？连我本人也搞不清楚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

我们一群朋友是最了解我的性格的；我是多么热爱自己民族文化的知识分子，我对自己母语的热爱程度已达到疯狂的地步。可以这么说，一日不翻中文书，我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可是，不幸得很，我却被蓝眼黄发的上帝安排在XX机构任职。这里是讲英语的天下，人们上班的时候讲英语，上厕所的时候不忘放洋屁，甚至下班也说Good-bye。我的耳朵几乎听不到人们讲一句亲切的华语。虽然每年十月政府大力推行讲华语运动，而我们的机构却反其道而行，以展开讲英语运动为荣，虽然大家都是黄种人，都是地地道道的中华子孙，可是为了面子问题，为了不在别人面前矮了一寸，大家都热衷讲英语。

在这样的工作环境底下，我这个自诩为龙的传人怎能忍受下去。摆在我的面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辞职，此外我实在没有更好的第二选择。

后来，我从华文报章的广告栏上，读到有一家电子厂有意聘请员工的启事，于是，我马上到那儿应聘。那那位打扮新潮的执行小姐用方言问我，公司的待遇并不比我过去的那份工作来得高。不过，如果我原意屈就的话，以后还是会有擢升与加薪的机会的。

看在年年加薪的份上，我就在那份填满英文的表格上签署我的中文姓名，表示我乐意接受这份富有挑战性的差事。

第一天上班，我会见我的上司严先生。其实，他不姓严，而是叫汤姆士•严，他取了一个洋名做为他的姓。而我，仍然是如假包换的“口朝天”先生。真奇怪，这个严先生虽然是华校出身，却却不爱讲华语，他顶喜欢用方言讲解工作的程序，而且经常夹用不少英语的词句，碰到我们的老板，他更以不流利的英语报告工作。

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连我周遭的同事，个个都不讲华语，虽然大家都来自华文源流。这里的交谈语言只有二种：一曰方言；一曰英语。全厂只有我是个例外。我开口一句华语，闭口嘴里咬的也是一腔纯正的华语。就因为我常常讲华语，有些同事受不了我的诱惑，也跟随我大讲特讲华语，从此这里恢复了讲华语的空气。这时，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心里盘算着，这下辈子再也不用

转换别的工作环境了。

就在我得意之际，公司当局却给了我一封开除信，要我马上辞职。因为董事部认为我破坏了公司的条规。原来，我的头头恨透了华文，所以他希望员工在工作场所少讲华语，多讲英语。然而，我却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并且大声呼吁，华人讲华语，合情又合理，我还发动讲华语的员工起来抗拒这不合理的要求。

于是，公司呈现一片混乱的局面。最后，我被人在后脑勺敲了一记闷棍，便昏过去。

到我完全清醒过来，我已经住进板桥精神病院。在这儿的病床上，我见到了我的主治医生。他是个蓝眼睛的洋人。

我向那位蓝眼睛的主治医生问好，道："Good Morning Sir。How do you do？"谁知蓝眼睛的回答却叫我大吃一惊。

蓝眼睛的说话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的子孙。他这么对我说：

"吴先生好！我是板桥精神病院的医生。我的中文名字叫唐文生（Steven Tong），你以后就叫我'文生'好了。"

啊，唐文生！这是一个蓝眼睛的洋人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多亲切！我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听人跟我主动讲华语。

其实，他已不是我的主治医生，而是我的讲华语的好朋友。他说他喜欢吟诵唐诗宋词，他说他喜欢诗仙李白，他还一句不漏地背诵唐诗给我听。惭愧的是，我只晓得几首琅琅上口的唐诗。

在这儿住院的三个月里，我们成为无所不谈的好朋友。

这段期间，可说是我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光，可是欢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一日，唐文生带着懊丧的神情告诉我，说院长已经批准我出院，我再也不能待在这里。他叫我忘记这里的一切，去面对外面的现实世界。

唉，我出院了！从此我失去了一位讲华语的诤友，我又得面对这个慌慌张张、满口讲 Yes or No 的世界。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朋友，请你告诉我，我是不是真的患了精神病？

藏书阁

邓淑娴
（作者简介从略）

一家书局在乌节路开张了。

“经典藏书阁”五个大字傲然地挂在门前。里头布置得古色古香，专卖一些古今典籍。举凡精装古典名著，廉宜平装史学书都应有尽有。壁上挂着一幅幅王羲之字画和徐悲鸿油画，使人在览书之际陶醉在悠悠的文化气息中。许多顾客都被这别具一格的店面吸引住，都纷纷走进去看看。绕了一圈，再走出来。

月底，营业经理呈上业务表给董事部过目。

“亏五千元？经营不得法，不够吸引力！”

* * * * * *

经典藏书阁橱窗外贴满了“一律七折”的纸条。许多在乌节路经过的人群都被这些五颜六色的纸条吸引住了，即使多赶时间也要进去瞧瞧。绕了一圈，再走出来。

“花几十块钱买一套《红楼梦》？有没有搞错？倒不如到餐

馆去吃一顿。”

月底，营业经理呈上业务表给董事部过目。

“毫无进展？营业失策，该普及化。”

* * * * * *

书局来了一批新货。书架上增加了《Go》，《Female》，《电视广播周刊》等杂志。

“小姐，请问你们这儿有没有卖“0”Level Ten Years Series?

“有。就在那套《三国演义》旁边。”

“《三国演义》？什么来的？是地图吗？”

月底，营业经理呈上业务表给董事部过目。

“好！营业额增加了。但只赚三千，还不臻理想，继续突破！”

* * * * * *

书局增添了几个新部门。壁上换了新装。周慧敏和郭富城从墙上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流连在唱片部和礼品部的人群。工人下午就要来装置售卖软糖的柜台。同时也因董事部一致通过：书局应该配合时代的步伐，应该肩负时代的使命，所以工人下午将装上一个更具时代性的店名——“BOOKSHOP 2000”。

书局的面积实在有限，售货员匆匆忙忙地把《聊斋》、《唐诗》和《金瓶梅》叠在一起。

一个中学生翻开一本别致的画册。

“Oh Shit! What kind of comics is this?”顺手把它放回架子，拿起一本第147期的《七龙珠》走向柜台。

最后一本147期《七龙珠》站在书架上，痴痴地对着身旁的《甲骨文精萃选读》微笑。

没有厕纸

董农政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舆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 千山鸟飞绝

二十二世纪著名肛肠科权威死了。

死因是肛门爆裂，失血过多。

※ 万径人踪灭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大便了。

我知道但是我找不到厕纸。

没有厕纸？厕所里不是有吗？

我知道但是厕纸上写满了字。

那是现在的热潮，中文字是目前最流行的设计潮流。在纸上写字好像上个月才开始出现，专家研究发现，纸和字是离不开的……可是，它还是厕纸呀！

※ 孤舟蓑笠翁

黄昏的土油灯在明明灭灭的说着只有灯心听得懂的话。

婆婆也在说，像在和土油灯说。其实她是说给穿开档裤的我听。

“写了字的纸不能当草纸来抹屁股，要不然屁眼会塞住。文昌神、孔子都在里边，知道吗？”

※ 独钓寒江雪

二十二世纪是个无纸的时代。除了面纸厕纸。现在上面都被文字设计霸占了，还有文字广告，都是中文的。

整整一个月了，找遍全国也找不到一张厕纸。妻子好不容易在一间古董店里找到一堆纸，兴奋地将他推进厕所，顺手塞给他那堆纸。

他兴奋的脱下裤子，正要蹲下，偶然用感激的眼角瞄了那堆纸，呵！

他认得，是十九世纪的中文稿纸。纸边都印了“标准稿纸”四个中文字。

啊！

裂了。

血流了。

雪下了。

31-03-2005 刊文艺城

参观记

范北羚

作者简介

范北羚（1932-2012）原名罗子葳，又名罗鸿堃，又署高天朗、柳依堤、胡牧等。生于中国广州市，8岁避乱南渡新加坡，成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养正学校和华义中学，离校后即参加新闻工作，任职《星洲日报》的外勤记者，经历了新加坡的政治变革，所有重大事件无役不从，是新加坡共和国肇建的目击证人。20世纪70年代主编《星洲日报》文艺副刊《世纪风》，报业合并后转任《联合晚报》副刊，主编《文艺》版至1990年退休。50年代崛起于文坛，主要写诗，次为小说、评论及散文。已出版著作有诗集《召唤》，《范北羚诗选》，报告文学《采访线上》，短篇小说集《回春曲》、《火把》，中篇小说《海鸥》，长篇小说《黑牌坊》，其他未收成册的作品多散见于《亚细安诗选》、《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大系》、《新加坡独立25年纪念文集》以及海外多种选集。

1

自从陈鲁狄当上社区委员会区分会秘书以后，区分会的活动就显得多彩多姿。组织好，又多元化，吸引了很多居民参加；连那些从来就很少到会所走动的居民，也慢慢地聚拢过来。特别是这次的参观传播机构活动，报名参加的人数竟然创下了最新的记录，达到五十多人。算算看，一部大巴士载不完，大概需要两部小巴才能应付了。

这次是要参观广播电视台和报馆。

2

陈鲁狄真有他的一套本领。

要到广播电视台和报馆参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电视台是保护区，大家早就知道的，而那价值四千多万的报馆大厦，据说也被列为受保护的公共建筑物，所有闲杂人等，一概禁止进入的。

陈鲁狄却有办法让我们亲历其境，到这两个地方见识一番。

3

这家报馆的新大厦真够宏伟，外表堂皇庄严，直像一座坚固的堡垒。

“是的！它就是堡垒，我们当今的华文堡垒！”陈鲁狄对大家说。

设备非常完善，非常现代化。像尖端科技的电脑系统、无线电图文传真器等平常时不容易见到的东西，都出现在大家的眼前。还有，传递稿件也是机械化设备的；带领大家参观的李小姐却指着那条黑色的管子说：“这就是气压传递系统，花了整三十万装置的。但是，却不常用。”

“为什么有了装备却不常用？”有人问。李小姐耸耸双肩没有回答，但作苦笑。看来，是有些什么难以言宣的。不再问也罢。

4

有人注意到，这座大厦的每一层楼，每个部门，甚至在餐厅的入口处，都有一块青绒底，滚白钢边的布告板。板上，有很多用英文打字机打出来的文件，用图画钉给钉上了。

大家都对这些文件感到“兴趣”，围上前来，参观一番。

然后。有人开始唧唧私语。

那些“私己”话，却漏进李小姐的耳朵。但见她双颊微红，表情尴尬地说：“英文是我们的行政语文，所以通告是用英文书写。”

5

在编辑部里，任成甘遇上了老同学巫信新。巫信新是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在新闻界服务几近三十年。从《新国民日报》，《总汇报》，《星洲日报》到现在的那家大华文日报，可说是三朝元老。

热烈的握手，数番的寒暄。

“哦，老巫，你还能用英文写稿子，老哥真是了不起！”任成甘惊奇地问，猛拍老友的膊头。

“不，不。是给上司写的报告。”

“怎着？要用英文……”任成甘存疑地问。

“我们的主管不会看华文。”

这时，陈鲁狄在催促了：“各位走啦，我们要到电视台去了！”

“各位，刚才我们参观的，是本地出版最大华文报纸的报馆，我们的精神重镇……”陈鲁狄劈开喉咙大声地对我们说。

这时，载着我们的冷气小巴士已经远离这座灰黑色的大厦。

书话

风沙雁

作者简介

风沙雁（1943-），原名欧清池，又署瑶岗，祖籍福建龙溪，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荣誉学士、日本上智大学比较文化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历任新加坡移民厅助理厅长，新加坡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南洋商报》资料室主任，《联合早报》社会委员、执行级编辑。现任新跃大学中文系兼任讲师。1990 年获美国运通卡新闻奖。1960 年代末开始文艺创作，《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编委之一，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创会人之一兼任秘书，《新世纪学刊》和《新世纪文艺》创刊人之一兼任主编，《新华文学大系》联合总编辑。著有诗与散文合集《砂砾集》；杂文集《矛盾集》和《文学絮语集》；散文集《樱花飘落时节》、《枫叶初红忆扶桑》、《哀思集》和《风沙雁文集》；诗集《风沙雁短诗集》；长篇小说《追逐阳光的人》、《遥远的期待》和《梦幻岛纪事》；学术论著《方修及其作品研究》和《新华当代文学史论稿》；政论集《新加坡人眼中的亚洲》。

迷朦的四月，我在迷朦的烟雾中来到山岗上。晨雾颇浓，我漫步着，在樱花桃花梨花盛开的小径上。

一条大河自山坡上斜斜流下，河宽百米许，长四公里多，石块为河床，水来自扬琴湖，清澈见底，两岸长满樱树桃树和梨树。这是仲春四月，诸树都开满鲜花，红的、白的，还有蓝的，五彩缤纷。

我漫步着，在小径上，小径绿草如茵，柔软之至。行半公里许，我看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红墙绿瓦，飞檐高耸，上有龙凤雕塑，甚为典雅庄重。我踱了进去，书香扑面，抬头一看，四壁书架重重，典籍如海。我随意翻一翻，尽是线装古书，如《尚书》、《战国策》、《左转》、《山海经》、《春秋》、《诗经》、《楚辞》、《永乐大典》、《四库全书》、《佩文韵谱》，经史子集，样样齐全。

我浏览着，书架正面有一排字吸引了我。上书："我们在公元前213年曾遭祝融蹂躏，公元1980年差点再遭火烧，二次大难不死，我们幸存下来，于今在此度着凄清岁月。"

我读此段说明后甚为疑惑，焚书似乎只发生过一次。史书从没记载史上有过第二次烧书的事。我对这样的说明有点不悦，想掉头而去。见书架旁方桌上有台电脑，旁有一小片木块，上书：若有质疑，请向我查询。我一时好奇，即打开电脑询问。

"请问1980年谁曾烧过书？"

"是年图书馆被拆，我们遭丢弃在旷野上。有人收拾了我们，准备放一把火烧掉，幸好那天突然下起大雪，把我们埋了，我们才没有被烧掉。"

"之后，又是谁把你们搬来这儿的？"

"是一位百岁老人收容了我们，在他的家中的书架上。最近十年来，大家都知道认识我们这种方方正正的东西的人，可以升官发财，于是馆主向百岁老人领养了我们。"

"既然有了这么美好的住所，为何还哀叹生活不如意？"

"这是梦幻岛，但岛上居民都不会也不敢做梦。而我们的存

在价值就是给人们很多梦想，使人们精神生活更丰富多彩。梦幻岛岛民却希望通过认识我们来发财，他们甚至以数我们的笔划来买万字票，多多，这是多可悲的事！”

“既然梦幻岛想发财的人这么多，为何没人再来找你们？”

“初期是有很多岛民来找我们的，但千求万求都无灵，一传百，百传万，岛民就不再来了。”

“那你们也只好这样过着寂寞的生涯了？”

“不然怎么样？”

我感到有点哀伤，这么大的馆间，这么多的书籍，竟然吸引不了岛民。我环顾四周，空荡荡的，连馆员也看不到，只有几台电脑在变幻着缤纷的图案。

我漫步着，在离开馆后。我漫步着，在花香熏人的四月清晨里。我漫步着，沿着斜斜的山坡漫步着在迷朦中，我看到大河对岸有一片花圃，玫瑰、芙蓉、郁金香，还有荷池中的朵朵莲花，一簇一簇的，盛开着，在晨风吹拂下摇曳生姿。梦幻岛真美，我赞叹着。

三天后，我带着相机再上山岗，在各个角落取景拍照，心满意足下山后，我想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制成一本“梦幻岛书香楼”特集，但相馆人员竟然冲洗不出一张照片来，“这是你没能捉到梦幻岛的灵魂的结果。”

“梦幻岛有灵魂吗？”我喃喃自语道着，算是回答了相馆人员的指责。这些日子来，我把这段经历告诉了好些友好，他们都怂恿我带他们上去山岗看看，我是这么做了，但始终找不到桃花樱花梨花，更不用说大河与两岸的绿茵的幽草了。我想那天清晨我是在迷朦中看到这幅美景的，那就让它像烟雾一样在迷朦中消失吧。

焚书

黄孟文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明天就要搬到永安花园和女儿女婿同住了，今天必须把这一盒盒再也找不到地方安放的书籍清除掉。

目前这间已经过手了的旧式单层洋房，虽说不大，也有八百多平方米的面积。要把这些成百成千册的书籍，从书房迁移到后花园那棵芒果树旁去烧，单靠君瑞一个老人，是相当吃力的，怪不得他早就倦态毕露。

其实，早在前几天，当他把一本本、一套套的书册拿出来，丢进纸盒里时，已经觉得身心疲惫了，同时深感内疚。怪来怪去都怪自己没有远见，几十年来，只要是教授讲师推荐的，与课堂学业有关的，有兴趣阅读的，都一本本买下，后来排列在书房里，不但自己看了颇感快慰，还引来了不少爱书者的羡慕。

这些书本，不仅求学时有用，后来当教师时也有一点参考价值。感谢老爸，遗留给他偌大的一间房子，书本摆放完全没有问题。

可是现在呢？明天开始呢？唉……那一套十三经注疏和二十四史快要烧完了，君瑞赶快从盒子里抽出《古声韵学大全》、《说文解字》、《中华文史论丛》等，抛到火堆里去。

君瑞一边用枯枝去撩拨火堆里的书页，一边用手巾揩抹额角的汗珠。头顶上的幼细白发，依稀可见。

烈火熊熊，同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明天开始就麻烦了。不久前，女儿怕自己年老孤寂，老伴已经去世，自己又刚退休，住在汤申路上段，又远又空虚，所以力劝自己把老房子卖掉，搬去住在他们的共管式楼房。多几个月孩子出世了，也好有个照顾。只是共管式楼房空间有限，分给自己的那间小房，根本容纳不下多少东西。女婿特别吩咐：有90%以上的书本要清除掉，只许留下一些儿童故事书，和一些实用的、有经济价值的成人读物。

本来，这些书，君瑞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拿去烧掉的：这两个月来，他去访问了好几间中学的校长，图书馆的馆长，宗乡会馆的负责人，要把书本送给他们，央求他们妥善管理，可是，他

们却给他猛浇冷水：

“这里没有地方放。”

“我们自己也在计划烧书呢，尤其是那些没有什么人会读的旧书！”

送书无门，君瑞咬紧牙根，决定把这些书籍付之一炬，反正迟早都是要烧掉的。试想，当自己两脚伸直以后，还有谁需要阅读这些方块字书本呢？

嗤、嗤、嗤……火光减弱了，阵阵白烟冒起，君瑞急忙再用枯枝去撩拨。这些书本虽然大都很旧，纸张泛黄，但有点潮湿，书页又都粘贴在一起，不容易着火；火势较大后，君瑞又丢了几部书进去：《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古史辨》、多本的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

他伸直高瘦佝偻的身躯，捶了几下腰，又蹒跚走到书房去，半拖半拉地搬出另一盒书来。

嘘了一口气，他取下老花眼镜，抹去镜面上的水雾。虽说已烧了几小时，却大约只烧掉一半。还有将近45%的书本待烧哩！旧典籍大都已经化为灰烬，接下来要烧现代的著作了。五四以来的书本多如汗牛充栋：几套现代中国文学大系、《鲁迅全集》、《巴金文集》、《艾青诗集》、《曹禺剧作集》、冰心、丁玲、郭沫若、於梨华、白先勇、余光中等人的作品，太多了。君瑞噙住眼泪，心痛地把它们一古脑儿抛进烈火中。

过去购书的时候，因为是零散地买，不觉得太花钱。现在一整套一整套地把它们摧毁，怎不令他黯然神伤？

君瑞一边用枯枝拨松书页，一边怔怔地望着那一本本心爱的书灰飞烟灭。

这些书很多都是最近几年才买的，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记得前年，他从百胜楼买了好多本文艺书，在巴士车上翻开来看。坐在身旁那位穿乌鸦装的新潮青年，将Walkman耳机移开，好奇地盯着他问：

“先生，你是开书店的吗？拿这么多书！”

君瑞步回到那零乱不堪的书房，小憩片刻。

窗口边的大书桌上，堆叠着另一批约10%的“幸运”书本：Encyclopaedia Britannica，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A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Caxton Junior Classics，Puffin Classics，Classics of Children’s Literature，Horror Stories，500 Stories for Bedtime. A Guide to Business and Social Letters……这些书还是女儿女婿在他们未曾搬去永安花园时买的呢！

还有几部英文版的中国古典小说如：A Dream of Red Mansions，Water Margin，Monkey God，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等，女婿要把它们保留下来，说要寻根。

君瑞暗想：或许这棵原本甚为壮硕的根，已经快要被砸烂了，必须重新再去追寻。

君瑞垂头丧气，又拖拉一大盒的书刊到后花园去：现在轮到本地作品了：几套马华（新华）文学大系、新加坡共和国华文文学选集、吾土吾民创作选、成叠成叠的文艺杂志，以及许多本地作家的著作，统统丢进火堆里。火焰升腾声中，他仿佛看到苗秀、姚紫[注]在哀声叹息，泣涕涟涟。

（1988年1月）

注：苗秀、姚紫，新加坡著名小说家。

迈克粿

黄孟文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坐在台前的贵宾席上，听着其他几位来自外国大使馆的“中国通”的华语演讲，杨迈克放心了。“中国通”的华语虽然讲得流利，但多少带有一点“洋味”，“妈麻马骂”仍然高低不分，相信自己不会比他们逊色。

最初，当《海内外》华文月报即将创刊，要恭请他杨迈克以语文局处长的身份，主持发表会时，他就想婉拒了。何必呢？局里上上下下用的都是国际语文，为何要去为一份华文杂志捧场呢？但是继而一想，“华人讲华语”运动是由总理他老人家揭幕的，身为公务员，不“应酬”一下，行吗？只好答应了。出席发表会前，他还将秘书准备好的附有汉语拼音的演讲稿，“勤念”了好几次。

没想到“中国通”的华语也不过尔尔，杨迈克得意地笑了。轮到他用华语演讲时，果然顺利过了关。

仪式完毕，司仪揭开摆在台上的“室内设计”，露出几块钉着的白色大纸皮，请到会的所有嘉宾签名。先从台上的贵宾签起。由于是华语周，请大家用华文签署。

糟了！杨迈克的心头一懔。他只学过“讲华语”，哪儿料到要“写华文”呢？自己的华文名字只有在去年讲华语运动时学习书写过一次，现在隔了这么久，怎么还会记得？正想不管它三七二十一，照例签上 Michael Yang 算了；但是不行，所有的洋贵宾都用华文签了！为了“怕输”，他只好硬着头皮，集聚全身功力于右手，把他平生所学过的三个汉字，拿笔像他祖父拿锄头一般，一笔一划地写了出来：

迈克飏

签毕，飏迈克从衣袋里取出好几张纸巾，抹去从丰润额角直冒出来的汗珠。他还幻想着要把那三个儿几乎令他出丑的方块字完全从脑膜上抹掉；但是，无论他怎样抹，都抹不去那已经深嵌在各个脑细胞内的“米”字型国旗。

（1994 年 1 月）

换血

黄孟文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第二次换血成功了！哈哈哈……圣古丁猴王高兴得仰天狂笑，声震椰树梢。

他万万料想不到，第一次换血时那样的艰辛，而第二次却这样的顺利，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

圣古丁猴王踌躇满志，他从建在一棵百年老树枝桠间的宝座上攀跳下地，用前右肢抓抓脑袋。

看着青草坪上规规矩矩坐着的那一大群毛发已经变成灰白色的年幼猴子，他知道自己的理想快要变成事实，整座“毛里求果山”（他把它简称为“毛果山”）的幼猴，除了他们那条赤色的长尾巴以外，全身很快地就会变得纯白，跟自己一模一样了。猴王老怀宽慰，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他率领猴群高歌一曲“毛果毛果我爱你”，然后散会，然后再攀跳上老树，得意地翻了一个筋斗，白毛迎着夕阳闪耀，赤毛长尾巴左摇右拽。

他静坐在宝座上，闭目养神。可是他总按捺不住那急躁的猴心，那爱思索的猴脑。

想他和女伴最初被引到毛里求果山时，还不到四岁，这座山约有一千八百平方公里。那时已经有很多当地的猴子居住在那儿。他们身躯短小，全身灰褐色，非常丑陋，不像自己和女友那样，身材高大，全身白毛。

圣古丁大惑不解，同样是猴子，为什么这些土猴的毛发灰灰褐褐，看起来龌龊邋遢，一点都不潇洒呢？唯一值得安慰的是，他们也都拖着一条赤色的长尾巴，和自己的没有两样。

根据猴医的报告，毛果山猴子的血液都是B型的，还夹有一点点的O型。

这怎么行呢？自己和女伴的血液却是除了略有O型之外，都是A型的呀！

两者毛发的颜色不同，那必定是血型相异的缘故！

猴王拍案大叫起来，并且决定要为这些土猴换血。他主要的

目的是要他们换毛。至于那条赤色长尾巴嘛，可以不必变换，因为自己的尾巴也是那种颜色。他过去曾嫌赤色不好看，曾经打过针吃过药，也曾经吞过由万果酿制而成的仙丹，都不奏效。或许猴子的尾巴本来就是这种颜色的，无法改变。

猴王突地从宝座上跳下来，很为自己当年的决定叫绝，否则，怎么会有今天呢？那些土猴毛发怎么会逐渐转为灰白？这不是换血的结果么？

猴王拈须微笑，为他当年的明智决定而沾沾自喜。其实，他没有明言，他最大的成功还是当时决定分三个阶段来进行换血的计策呢。别看那些土猴其貌不扬和土头土脑，他们却是生性固执的呢。如果一次要换九十巴仙的血，他那肯定是会反对的。而且，自己也很难安排从北非一下子运来足够A型血液。

真讨厌，当年那些土猴一听说要换血就“哭父哭母”，坚持猴多势众要和他老圣斗争到底，现在想起来仍有一点心寒。

后来还是他脑筋动得快，决定先令群猴漫山遍野地种起果树来，香蕉、木瓜、桔子、苹果、草莓、荔枝、龙眼……应有尽有。椰树本来到处都有，不必再多种了。不久，这座原本荒凉的毛里求果山长满果树，发出诱人的清香，任由那些土猴怎么吃都吃不完，个个养得肥肥胖胖的，连北非的优秀猴群也有所风闻，据说他们听后还一只只在舐嘴巴，流口水呢！

就这样，土猴信服了，也失去了斗志，越来越多的猴群心甘情愿地去换血，也命令他们的儿女照办。

换血的方法很简单：第一次先抽掉三分之一的B型血液，然后注入相同分量的A型血液。

两年后再用同样的方法换掉三分之一，那就是第二次换血。现在好了，换过两次血，那些土猴的毛发都已变成灰白色，优雅得多了。只要再多换一次，毛果山的猴子不就都跟自己一样，周身纯白色，配着一条赤色长尾巴吗？多好看呀！

猴王乐不可支。已经不在猴间的女伴是否也感染到他的喜悦

呢？

忆起女伴，他才感到自己也已经老了，目前虽然仍是身强体壮，可是四肢已经没有过去那样灵活了。以后攀登跳跃时可要小心，我必须保重龙体啊！

猴王觉得时机正佳，应该打蛇随棍上。第三次换血事不宜迟。免得夜长梦多。至少有几只迄今仍不肯换血的固执猴子，由他们去算了，反正他们自己已经老态龙钟，顶多再过两三年就要到猴子义山报到去了，现在不必去惹他们，让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晚年吧。

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换血的通令雷厉风行了，就在半个月后的一个猴国公共假期进行。

猴群率领着后代纷纷蹦跳到医院门口去排队，秩序井然。

换血工作完成了，几乎所有的猴群都有了九十巴仙的A型血液。

他们的猴毛一定很快就要转为纯白色了，猴王非常自信。

可是猴算不如天算，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猴王左等右等，上等下等，纯白色的猴毛没有出现。不但如此，这些猴子的皮肤还出现红斑，非常难看，而且据说奇痒难忍。

经过猴医一检查，啊呀不得了，不知是因为换血过度而无法调和还是血型之间起了化学变化，竟然全部都患上了血癌，寿命不会超过一个月。

圣古丁猴王大惊失色，感到一阵晕眩，四肢颤动得厉害，他后肢踏空，从树上一直往下坠落。

（1993年2月）

学府夏冬

黄孟文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肃静，肃静！”猴老师一踏进课室就大声嚷，要把班上小顽猴们叽叽喳喳的声浪压下去。

几只小雌猴眨了眨眼，把食指轻置于唇上，嘘了一声。叽呱声是减少了，但是还有两三只超龄猴把果皮掷来掷去。你喊你的，他玩他的。

“你们这些小喽罗升上中学了还不懂得自爱，”猴老师转了转浑圆的眼珠，加重语气，“这是毛果山的最高级学府，你们有机会进来求学是非常幸运的——”

猴老师还没说完，一只小瘦猴马上举起手来：“当然罗，这是一间独立中学，由大家出钱出力创办的。”

猴老师点头微笑：“知道就好——”

小猴子们兴味盎然了，一只只不甘落后，争着发言。

小猴甲说：“我妈妈把水果摊一天的收入全部捐给了这间中学。”

小猴乙说：“我爸爸花了三天的时间，将藤枝从一棵果树绑到另一棵果树去，为大家提供了最好的交通工具。他把三天的工资200卢比全捐了出来。”

小猴丙说：“我的弟弟挨了一天饿，把三餐省了下来，为的是响应办学者的号召。”

“还有我舅舅，”一只从邻国留连旺岛过来就读的小猴丁也不甘示弱，“我的舅舅把他在留岛清理猴粪一天的收入全捐了出来，80卢比。”

小猴戊也举起手来：“我哥哥参加拔胸毛擂台赛，赢了，奖金300多卢比，也都捐了。他被对手抓得遍体鳞伤，差一点因中了指甲毒而死去！”

“王族对这间中学却是一分钱都不肯施舍！”另一只小秃猴有点离题了，声音很尖锐，好像胸中充满了不平与愤懑。

“好了，好了，”猴老师停止他们的称功道劳，“你们知道就好。大家用了这么多血汗钱来创办这间水帘洞中学，目的就是要让你们有更好的求上进机会，能够保留与发扬种木瓜、香蕉的传统技术。可是你们却不懂得珍惜，这么吵，喷啧……”言下黯然。

小猴们显然被感动了，一只只赶快把课本摆好，正襟危坐，准备认真听课。

一时，全班寂静无声，与适才的吵闹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

小弥猴们从此勤奋求学，一齐向学术疆场进军。

每天晚餐过后，他们总爱在水帘洞附近攀高爬低，欣羡地望向树上丰盈的木瓜、香蕉、椰子，或者到水帘洞湖边钓鱼，俯视湖里自己满腮帮子猴毛的倒影……

不少毕业生到国外续求深造，博得了各学术机构一致的赞许。水帘洞中学如日中天，像是炎热夏季里的千百种植物，欣欣向荣，一株株开出艳丽的花朵，结出累累的果实。

水帘洞中学第八届的毕业典礼特别隆重，毛果山的 Ministre de Educadon[注1] 受邀前来颁发毕业证书，并且发表政策演说。

Ministre de Education 的演说像一枚巨型炸弹，炸醒了水帘洞中学所有的老师与学子。

演讲词大意是说水帘洞中学虽然办得很出色，但是统计数字证明它根本不受欢迎。不能继续开办下去了，必须先把它关掉，然后另外建一间崭新的，能符合时代潮流的中学。明年的毕业生将是最后一届了。“我们苦思了五年，才想出关闭水帘洞中学的妙策——哦，哦，不是，不是，” Ministre de Education 发现自己说溜了嘴，马上改口说：“我是说，我们苦思了五年，才想出这个改善水帘洞中学的计划让它死后而复生。”

在座所有的王族听众猛拍猴掌，对这个建议大表支持。

水帘洞中学的衮衮诸公也同声“Qui，Qui，Qui”，[注2] 似笑非笑地点头称是。

可是，所有其他的出席人士却静默无声，大都脸色苍白。

毕业典礼结束，听众散了，所有毕业班学子齐集一起，悲壮地唱起骊歌：“太阳下山明天还是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学府在隆冬严寒的气候下夭折了，不知它是否能够再苏醒过来……”

水帘洞周围，歌声回肠荡气，绕梁三千年。

注1：法语，教育部长。

注2：法语，“是，是，是”。

老师卖粽子

洪 笛

作者简介

原名洪荣狄（1960-），笔名洪笛，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1982年以《转面》获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佳奖。1986年以《旅程》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1987年以《高墙下》获第三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三名。著有接力小说《蓝天在旋转》（与怀鹰、张挥、田流合著）、短篇小说集《雪探》。1983年进入新加坡广播局成为专业电视剧编剧，曾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电视剧，如《豆腐街》、《出路》、《荷兰村》和《小娘惹》，并多次获新加坡红星大奖最佳编剧奖。

说实在的，我不喜欢我们的体育老师。他矮矮胖胖，一点也不威武，上体育课时，他总是让我们“自由活动”，不像其他的体育老师，会带学生去跑步、组织球队。每当看到别班同学在年

青体壮老师带领下，高高兴兴地跑动时，总是羡慕不已。

老师曾经告诉我们，他并不喜欢体育。读书的时候，他总是逃体育课。可是，老头好像故意要和他开玩笑，偏让他教上体育课。

老实说，老师的人蛮好的。如果他教的不是体育，我相信我们会更敬重他。有时，他会拿了一些粽子来给我们尝。他很专注地看着我们吃，我们吃完后，他就紧张地问：

“好不好吃？好不好吃？”

我们都说好吃他就满意地笑了。

“这是我和太太努力研究的。”老师说，“老师准备去卖粽子！”

我们都以为老师是在开玩笑；可是，有一天，上完体育课后，老师真的对我们宣布，他以后不再教我们了，他已经辞了职，准备去卖粽子。

“我是个不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走了，对你们有好处！”老师一点都不悲伤，笑嘻嘻地说。

老师离开的前一天，我去帮他整理东西。他在教员室里搬出一堆布满灰尘的书。

“你要不要？不要就丢掉了！”

我拿来一看，是一本本关于化学的书，都是中文，还是繁体字。我翻来翻去，一点也看不懂。我把书还给老师。

老师把书翻了翻，说：

“我在大学念的是化学，当了教师，教的也是化学。后来不用中文教了，我就转来教体育。这些书，你是看不懂的，而我呢，也不需要了。”

老师把书丢进垃圾桶里，回头对我说：

“以后要买粽子，来找老师吧！”

等爷爷回来过生日

君盈绿

作者简介

原名刘秀珍。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查账，为厦门大学硕士班研究生。著有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蛤蟆恰恰》，微型小说集《骆驼森林》和《君盈绿微型小说》等。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这老爸，越老越糊涂，明知道一家人都在等他吃饭，为他庆祝生日，怎么也不交代一声就跑到无影无踪？甚至连电话都不愿意打。去年他生日，买了个手机当礼物送给他，看他到现在都没用，就是不明白他们那一代人，怎么总是这么固执？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弄丢了？毕竟那手机比钮扣大不了多少。

不过，哎呀，算了，只要他没事就好，哪有空管得了那么多？我们总有做不完的project，在办公室里做，带回家做，永远都做不完！

爸爸，爷爷怎么还不回来庆祝生日？我的肚子好饿！

我也很饿呀。我边把眼光从电脑上调开，边回答儿子。

Uncle，我肚子饿了。宾客的孩子也冲过来提醒。

就是啊，客人都等了老半天了，你爸怎么还没回来？妻也不耐烦地探头进来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傍晚回家的时候他已经出去了，没有人知道他去哪里？

哎呀！真急死人了，早知道就不要给他庆祝生日，不要请客啦。

Sir，Sir！警察局打来的电话。我那孔武有力的家务助理克拉拉边在围裙上擦手边紧紧张张把电话递给我。这片薄薄的铁板型电话，湿湿的。我看着克拉拉，觉得他很讨厌。这家伙，肯定又是边切菜边打电话跟女孩子打情骂俏！难怪我常常从菜里吃到指甲、头发！还有，男人就是男人，一脸油垢的猥琐样子！不过，现在的女性都不做家务了，不找个男的还不行！

Sir，Sir！警察局啊！他又紧张地提醒我。

哦，对！警察局找我干嘛？

我对着听筒“嗨”了一声，对方就说很抱歉要我去带回我老爸！

他怎么啦？你说我能不急吗？

他破坏公物。

啊？破坏公物？老爸他当了一辈子良民，如果不是老年痴呆岂会晚节不保？天！他不是兴起抓起路边的雕塑来丢掷人家的玻璃建筑吧？那可得赔很多钱呀！真要命！

他究竟破坏了什么公物？

他在路上涂鸦！这回我们只是给他警告，下回就得依法处理。

My God! 都八十九岁的人了，还涂鸦？这不是越活越糊涂了！

我去警局把老爸保释出来，沿路抱怨，可老爸始终不开口，让我越说越起劲。到了家门口，我还在抱怨他老人家返老还童，一点也不为我们着想。丢钱还可忍，丢脸叫我怎么办？

老爸默默地下了车，就要进屋了，却忽然转身很生气地对我说："你能不能尝试用华语跟我沟通？"

我愣了一下，这老爸怎么啦？华语？这我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学过一阵子的语言，已经多年没接触到，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哪会说华语？

到处都没有讲华语的人，到处都看不到一个华文字，我今天只是兴起，在公园里拿了油漆工人的刷子在灯柱上写了几个华文，就是中国书法，他们就说我涂鸦！我告诉他们那是中国字，他们说中国字不是这样的，中国字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很漂亮很整齐的！

老爸似压积了满腔的悲愤，越说越激动。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老爸，我只知道，这是新年代了。不只我不懂华文，周围的人好像都不懂，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都活得很好。

林大光想移民

蓝　玉

作者简介

蓝玉（1941-）原名李玉琼，另有笔名李倩、归燕、丁农等。祖籍广东四会，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立化中学。曾任《新明日报》副刊助理主任、《联合早报》副刊高级编辑，现任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和杂文。已出版散文集《生活底脚印》（1969）、《难忘的日子》（1974）、《西窗晨语》（1977），小说集《跳不出后巷的女人》（1977）、《浓情系离人》（1980）、《另一个旅程》（1982）、《女记者》（1982）、《功夫桌》（1985），《鱼塘填土的日子》（1988）。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

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半了，林大光还在东摸西找，嘴里念念有

词：

“那一天，我存够钱，一定移民。”

“好啦，好啦，天亮了还不睡，明天不上班吗？”他的老伴睡眼朦胧的说。

“睡？睡个屁！明天要上律师楼你忘了？”

“是啊，我都忘了，怎么还找不到那份文件吗？”林太太精神为之一振。

“找不到，奇怪吗？都是英文的，它认识我，我不认识它。”林大光气呼呼的说。

“那天女儿回来，你又不问她。”

“那么多文件，我都不知道拿哪一份给她看才是。”

“说的也是，怎么买一间房子，文件那么多？”林太太附和的说。

“这才烦，不然，我会想移民吗？他妈的，想当年我老爸向他的老朋友买一间屋子，一手交钱一手交屋契，再写张转让字据，就大功告成，干净俐落，那像今天，文件多过牛毛，而且都是英文的，叫我怎不烦！”林大光越说越激动，仿佛这阵子他就想离开这里似的。

“算了，找吧，发这么大脾气干嘛？”林太太无奈的说。

“找？找到天亮都找不到！”

“那就算了，明天就说忘了带好了。”林太太建议。

“明天不带，改天还不是要带。”

“这样吧，明天就把所有的文件都带去，让律师自己看吧。”林太太还是比较有办法的。

“这是一个办法，谁叫它们全是英文的，不然，就没有这个问题了。”林大光的语气似乎好了一点。

第二天，他们见了律师。当律师要他们交出那份文件时，他们就把一大袋的文件摊在律师面前：“对不起，律师先生，我们

不知道哪一份才是，有劳你自己看吧。”

“这……这怎么可以，我很忙……。”律师有点为难。

“不这样，我们不知道哪一份才是。”

“这……不如改天才来吧。”律师说。

“改天我还是不懂。”林大光迫着律师说。

“那你们找人帮你们看吧，我实在忙，无法帮你们这个忙。”律师终于打退堂鼓。

两老无奈又把那袋文件带回家，他俩都知道，只要他俩还活着，这种情况还会不断出现，所以，林大光常常说：

“总有一天我会移民！”

请小心你的机密报告

灵　犀

作者简介

灵犀（1952-）原名冯慧珍，另有笔名昕蕾、凡龄，生于新加坡。1974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工商管理学系，1975年毕业于教育学院，毕业后任教职至2009年。曾获两届教师征文奖。已出版散文集《花雨中的梦》（1989）、冬恋（1999）、《青春别走》，短篇小说集《总有一条路》（1995）。

“请小心你的机密报告！”

伊文微微一笑，嘴角露出鄙夷的神色。人，连恐吓别人也要用一个“请”字，够虚伪吧！

副校长不置信地望着她。“也许你书教得很好，也许你经验丰富，但你的态度很差，很不合作，搪工作，你得小心你年底的

机密报告。”

伊文站了起来，潇洒地挥一挥手，离开校长室。就是这句话，才把伊文满腔的怒火压了下去。请小心你的机密报告，多么可怜的女人，明知自己无理，就只好用权势压人。

不过开学第一天，在1F课室处理新生登记事宜，就被三道金牌请去晋见副校长。

“陈老师身体欠佳，有医生证明书，说他不适合任教高年班，从明天起，你到上午去。”如此斩钉截铁，也不枉那“老佛爷”的称号。

伊文不甘心。其实，她早有心理准备，会被调往上午。上午或下午，对伊文来说，无差别。教务会议后拿到功课表，发觉仍在下午，便有一阵子的欣喜。哪知第一天尚未过去，被调回上午。

伊文忿忿不平，这算什么呢？当我是一粒球吗？

“副校长的吩咐，哪敢不从？只是，斗胆问一句，为什么明知陈老师健康出现问题，要迟至今日才做安排？”

陈老师被调来整整一年，精神始终没有好转过，甚至更糟。校长曾多次暗示他提早退休，他却不肯。

“那是我们的事……”

“当然是你们的事。但活该我就成为一粒球，让你们丢来丢去吗？”

想起初到本校，第一项任务就是被这位不过比伊文早报到几天的她误以为书记（只因她的打扮：鬈曲的长发，夸张的化妆，花俏的衣饰）的副校长吩附协助新生登记工作，那时同事都认为她会当中一级任。哪知到了校务会议后，才发觉是任教高年级，伊文也无异议。第一天上课，才上到第二节，上午班主任亲自到课室找她。“你的功课表换了，你现在回家，下午再来。”

伊文望着课室里疑惑的学生，想着开场白仍未说完，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才知道，原来新调来了一位陈老师，为了安置他，只好把伊文调往下午。伊文不高兴，但初来乍到，又能怎

样呢？拿到功课表，才真正吓坏伊文。

六节音乐，六节体育。

伊文拿了功课表迳往校长室走去。校长一见她来，马上走出校长室，还边摇手边说："不要找我，去找副校长吧！"

"这有什么难呢？音乐？开了录音机，让他们跟着唱不就行了？体育更简单，丢一粒球让学生去抢……如果真没什么可教，让学生们自修也无妨。"

伊文不置信地望着眼前笑靥如花的副校长。

反正不是考试科目，不用负责的。轻轻松松不好吗？要不你可要多教两班语文呢！"

"我情愿！"伊文可不想误人子弟。

"你要都没有。现在华文教师过剩，到哪间学校都一样。"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华文教师啊，可得随时准备饭碗跳舞啊！"

"即然如此，那让我转校吧！"音乐与体育不是伊文的专长，她可不能昧着良心。

"你能转到哪儿去？识时务者为俊杰……再说，我不喜欢你的态度，我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吧，居然还反驳呢！嘿嘿，小心你年底的机密报告……"

伊文这才知道，机密报告为什么机密？那不是用来评估下属在一年内表现优劣的吗？若不让下属知晓，又如何思改进之道？原来那里面，竟隐藏着如许见不得人的东西。

球

灵　犀

作者简介

灵犀（1952-）原名冯慧珍，另有笔名昕蕾、凡龄，生于新加坡。1974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工商管理学系，1975年毕业于教育学院，毕业后任教职至2009年。曾获两届教师征文奖。已出版散文集《花雨中的梦》（1989）、冬恋（1999）、《青春别走》，短篇小说集《总有一条路》（1995）。

校务会议上。

作为一校之长，我当然希望学校能稳步向前，而作为基层的你们，直接影响学生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英文成绩不好，当然影响及格巴仙率。所以我希望第二语文教师，尤其是华文教师，能与学校合作，鼓励学生多讲英语，多阅读英文书报杂志……”。

科会议上。

虽然校长已很明显的表示，华文是不重要的，学生不需花那么多时间在这科目上，但作为一名科主任，我有责任确保每一名学生都得到适当的教导……有教师提议不用举办各种活动比赛，反正校长不支持，但我们还是应该尽我们的责任，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校长室里。

“校长，您的意思是……”

“学校排名公布后，我们又落了好几名。归根究底，是英文成绩不理想，数理成绩也走下坡。假期补救计划虽然是为成绩差的学生而设，但重点应放在数理英各科。华文不是考得很好吗？再说，华文太好会影响英文成绩，这点我深信不疑。作为一名科主任，你知道怎么做啦！”

副校长室里。

“不不，华文怎么可以不参加补救计划？华文也没达到一百巴仙及格啊！即使达到，也可以提高学生考获的等级嘛，即增加考获特优的学生人数。华文虽然不影响升留级，但升上初级学院，它仍算一科。其他科目都补，华文哪能例外……”

“可是，校长他说……”

“他也没说什么对吗？他只是建议你们自行决定。我的决定是……要补！”

明天你还会再来吧！

灵　犀

作者简介

灵犀（1952-）原名冯慧珍，另有笔名昕蕾、凡龄，生于新加坡。1974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工商管理学系，1975年毕业于教育学院，毕业后任教职至2009年。曾获两届教师征文奖。已出版散文集《花雨中的梦》（1989）、冬恋（1999）、《青春别走》，短篇小说集《总有一条路》（1995）。

“看看你们！哎！姿势全错了。”说这话的，是我的书法老师。“你们不可以坐正一点吗？不可以坐直一点吗？”

他在向新学员训话。

“真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搞什么鬼！老师都没教你们正确的坐姿吗？笔都拿不好。老师没教你们拿笔吗？”

“现在学校没教毛笔字。”一名学员战战兢兢回答。

“现在的老师呀！真要打屁股，这么懒惰！”

“你怎么啦？没精打采的！”矛头突然指向我。

“好累啊！”

“做什么粗工这么累？”

我哪有做什么粗工？刚放学，便来上书法课。

“上课怎么会累呢？”他一脸诧异。“老师你有所不知，现在的学生，唉，尤其是那些普通班的。我一名同事说得好：上那些班的课，好像上战场……”

“怎么可能？怎么可以？”他的声调突然提高许多。“你们把学生当什么了？怎么可以用这么恐怖的形容词？”他不安地来回踱步。“你应该高高兴兴地去上课。教书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学生又是那么可爱……”

我不想辩驳什么。对不了解实情的人，说了也是白说。

他不甘愿，绕了一圈，又跑回来，“你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无能！”我张开了口，却发觉欲辩无词。

“其实方法多的是，看你如何应用。”他大发伟论。“你可以问问题啊，那他们就会安静听课……如果讲话，就罚他们啰，或扣他们的分数……”

他看着我：“你们真无能。”

* * * * * *

没想到会在学校遇见他——我的书法老师。

“来代课。”他笑容满面。“退休后，无所事事，不如来打发时间。”

望着他的背影，我不禁发愁。五十多要六十岁的人了，他应付得了那些学生吗？还没到放学时间，他已苦着一张脸。

“那都是些什么学生啊？公然在课室里打架！男男女女扭成

一团。我进去，也没人理会，根本把我当透明！”他气极了，脸涨得像猪肝。

“我把板擦当惊堂木那么一敲，他们才安静下来，没几分钟，又故态复萌！”

“叫他们读书，这个说我不会读，那个说没睡醒，另一个说喉咙痛，还有一个更妙，说他没心情读……”

“扣他们分数吗？居然说扣啰，给我零分也不要紧……”

“还没踏出课室，一根粉笔就飞了出来，打中我的脸颊……”

我只能耸一耸肩。

副校长在远处大喊：

“明天你还会再来吧！”

对联

林　高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我的前任校长是画家，现任校长也是画家。惺惺惜惺惺，前任校长提拔了现任校长，现任校长提升我当美术主任。如果他退休，我也接他的位做校长吧。

“王家权——”

校长从老远就喊我，一定有急事。我连忙趋前，他竟也迫不及待地冲过来。

“七年前，记得吗，郑邦国到学校来挥毫？”

郑邦国是校长的同学，后来弃文从商，在中国捞得风生水起，最近时常见报，是名人了。他曾经也是艺坛的一个人物。那次挥毫……

“想想看，那幅对联留下来没有？”

对联？学校请过不少书法家来演讲并挥毫，什么条幅、中堂、对联、扇面，抽屉里有的是，校长你要哪幅对联。

“就是那一幅，什么荣辱……哎呀，记不起来了。”

哦！记起来了，后来我请示校长要不要拿去裱，校长说写得不怎么样，算了。那幅对联恐怕不在了。

“我们去找，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校长快步来到美术室，我紧跟着。看来事关重大，如果找不到对联，我的责任可大了。五个抽屉全给拉出来，一个个都赤身裸体搜查过。没有。那幅对联给虫吃光了吗？还是丢掉了？校长额头的汗急巴巴地凝住，眼珠子乌溜溜地转。我的手心冷冰冰。

“那个柜子，怎么这样脏？”

杂物、废物全丢进去，日积月累，难免乱，看起来脏兮兮。校长忽然获得神的启示似的，一口咬定对联就在里面。于是，杂物、废物一件件搬出来，抖落尘埃。对联果然夹在《王羲之草书十七帖》里。校长喜出望外，汗珠兴奋地滚下来，眼珠子亮堂堂。他叫我马上拿去裱。

对联标好了，我拿到校长室去。校长把墙上前任校长的画取

下，把自己的画也取下，叫我把对联挂上去。

荣辱飘逝天外轻似云彩

艺文恒留我心重如泰山

校长正襟危坐地观赏，又站起来移换角度必恭必敬地观赏，才满意地微微一笑。想一想，他把自己的画挂在侧墙。

“我的画挂在这里，怎么样？”前任校长的画他要我收在美术室的壁橱里。

“有字有画，相得益彰哪。”

校长乐得哈哈大笑。末了，他在我耳边细声说：“我们找个名堂，请郑邦国到学校来……我有内幕消息，他会出来从政，当……”

最后两个字虽然声息如蚊，我的耳廊却轰轰响。我与他四目相视，会心而笑。

4-12-1994

砸

林　高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我被囚禁在储藏室里已十几年了。储藏室十分局促，空气又不流通。新主人大概暗地里祈祷我一声不响地死去。

谁也没料到我的处境会如此悲惨。

老主人在世时，我高高在上，谁都要沾我的光。逢年过节，老主人必吩咐佣人替我沐浴，然后盛装，到底是我因为老主人而得意，还是老主人因我而自豪，也不清楚了；反正我喜欢那种张灯结彩，喜气洋洋的日子。

老主人啊！我宁愿陪葬，也不这么窝囊地活着。

老主人归西，我的境遇就一年不如一年了。新主人——老主人的孙子，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后来，新主人决定搬进高级公寓。搬迁当天，当新主人把我抱上货车时，女主人嚷道："留在这里算了，谁要给他。"

她的话把我的心砸了一下，痛得直叫。这时，我蓦地看见老主人的魂回来，就站在门外，他看着我，一言不发，只是掉泪。"老主人啊，我对不起你。"我喊道。老主人什么都没听见似的，只是掉泪。

新主人不知怎的，没有把我遗弃。不过，我的日子更难挨了——我被囚禁在储藏室里。我捶胸，顿足，号啕大哭。新主人视若无睹，充耳不闻。我的泪哭干了，心喊累了。

老主人的魂又回来了。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站在我面前，还抚摸我的头，我的手。我们相对流泪。老主人无能为力了，他日渐消瘦，不久，就不见他再回来。

当年老主人擅长经商，也热心公益，对于教育，他更慷慨解囊。有一次，一位姓蓝的校长来拜访，说校舍不够用了，得扩建，请老主人捐助。老主人知道这位蓝校长，久闻他办学认真，还是个书法家，便一口答应了。蓝校长十分感动，为了答谢，亲自把我送给老主人。老主人看了，连声说："好，诗礼传家，好！"

"好，诗礼传家，好！"有一天，新主人把我从储藏室里抱出来，竟然重复三十年前老主人的话。我吃了一惊，以为自己神

志不清。

“大小正好哩。”女主人把我上下看了一会，乐滋滋地说。每一个字我都听见，我的听觉没有失灵。

怎么回事？不多久，我看出来了。新主人近年经常到中国去做生意，捞得风生水起，还下乡探亲呢。他是聪明人，知道什么时候要标榜什么。

那天，新主人家里有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客人一眼看见我，赞道：“好字，意思也好。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是是是，这匾是传家之宝。”新主人似乎听懂，似乎没听懂，接下去说：“没有诗，没有礼，我们可就麻烦了。”

他的话把我的心砸了一下。泪夺眶而出。

看画

林　高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隔壁搬来一对新婚夫妇，先生姓张。他们踏出校门才三两年，就搬到这个山岗上，住进值四十几万元一幢的房子。两位都是三年便挣得荣誉学位的人才，到底不同凡响。

年轻人的冲劲，叫我这个年纪半百的人看了，又羡慕又害怕。

今天是星期日，我应该去作礼貌上的拜访。——他们邀请不只一次了。

屋子里传来女主人连串的笑声，像五彩的玻璃弹子一下子撒落在光滑的大理石地板上，铿铿锵锵，清亮悦耳。——那是快乐的心迸发的声音。

开门的是张先生。厅里有位客人，是张先生的姑丈。他们正在欣赏一幅画，临水芙蓉。墨淡雅，笔秀润，是件清隽可喜的小品。画上大小盖了整十个图章，显然是辗转经过不同人鉴定，收藏的；其中一个印竟然是“乾隆鉴赏”。上款题的是，唐寅为静昭画。

那位姑丈说了一段唐寅的故事。女主人发生兴趣了，问道：

“谁是唐寅？”

“就是唐伯虎嘛，还是文学家呢！”

“还活着吗？在中国？”

“是明朝的人呀！哈哈哈！”

“死啦！画一定很值钱啦！”

“这是复制的——真迹就好了。”

“复制？你妈怎么买一件复制品回来。”

女主人转头瞪了丈夫一眼，不高兴了。画原来是张先生的母亲从中国带回来送给他们的。

我在一旁听着觉得对话颇堪玩味。那位姑丈的声音低沉得怪异，像二胡的弦拉出来似的，如啼如泣，而女主人的如古筝轻快跳跃，一扬一抑，一喜一忧，恰好是天南地北，也很不寻常。

男主人有些腼腆不安，那位姑丈说：“画挂上去，屋子里添了文化气息，就好了。”

“不然，请陶先生给我们画一幅，陶先生也是画家。”男主人一半是让自己踏阶下台，一半是要讨新婚夫人的欢心，向我讨画了。

女主人转怒为喜了。

画什么好呢？珊顿道上、乌节路、地铁、薛尔思桥……，夫妻俩热烈讨论。末了，又觉得不好。这些，都太近了，不如看实景。

还是画新加坡快要见不到的东西吧，他们说。对了，乡村的景物。乡村有什么呀？有田吗？还有牛羊？屋子是怎样的？他们都说不上来。

一个月后，我给他们送去一张水墨小品。

画的是浮萍。绿意正茂，白花几朵，有只蛙正踢腿游出水来。题的是：蛙得水域，浮萍无踪。

不知道年轻夫妇把我的画挂上去了吗？

挂上去，他们看出什么东西没有。

相片的故事

林　高

作者简介

林高（1949-），原名林汉精，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国立台湾大学文学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硕士。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教于多所初级学院。著有散文集《不照镜子的人》、《往山中走去》、《被追逐的滋味》和《林高散文卷》；微型小说集《猫的命运》和《笼子里的心》；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数字拼合人生》；散文与小说合集《林高文集》；文学评论集《倚窗阅读》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世界微型小说研究会（新加坡分会）理事。曾主编《微型小说季刊》、《萤火虫》、《百灵鸟》和《新加坡微型小说精品》。曾召集年轻作者创办《后来》四月刊。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等举办的“驻校作家计划”。

他们到澳洲去度蜜月，从布里斯本南下，一直玩到墨尔本，男的二十七，女的比他小两三岁；青春加上爱情，把他们的两人世界紧紧地包围起来，门上挂起牌子：请勿干扰。

这一天，他们踩着轻松的脚步，手拉手，来到维多利亚市场，来看热闹。这里摆地摊，货品琳琅满目，价钱便宜，所以人来人往，流连忘返，还有孤零零耍杂技的，三五成队在唱歌跳舞，那边两支乐队各据一方兴奋地吹吹打打。

他们在一个花摊驻足。绿的发绿，红的吐红，五颜六色，真是美丽的一个摊子。他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招手叫她过来，指给她看。

哟，是一棵芒刺毕露的仙人掌，不稀奇，可摊主妙想天开，在盆里不偏不倚地加个男子汉，仙人掌变成那话儿，雄纠纠的显示威风。

她吃吃地笑，一边捶打他，轻声对他说："死老外才开这种玩笑。"

他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她捏着他臂上的肉，又吃吃地笑，抬头看见摊主正暧昧地瞧着他们，不好意思再看，自个儿走开了。

他拿起相机，咔嚓，把"艳遇"拍下。他对摊主露齿而笑，指着那仙人掌说："你的创作，有意思。"

摊主大约六十开外，嘴上含着笑意，淡淡地说："没什么，那是生活，好像花，你看那些仙人掌都开花开得多漂亮，也是生活，我们都要生活，生活是许多部分组成的，才快乐，是不是，年轻人！"

相片洗出来，他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观赏旅途的留影。每一个笑容都展示着青春和爱情。他们看到墨尔本，看到维多利亚市场，那张仙人掌，两伙禁不住又呵呵哈哈地笑个不停。他把她拥进怀里，她捶他的腿。末了，他拿眼睛打她的主意，她挣脱了他，娇声说："不理你了。"

许多年以后，她请她的死党到家里来喝下午茶，闲聊天。

她们到的时候，他正好要出去，是为避开她们唠唠叨叨而溜出去瞎逛。他午睡刚醒，看起来还是很累，两撮密密的鼻毛像两条毛虫从鼻孔里钻出来，肆无忌惮地招引人们的目光，她们似乎都吓了一跳，躲开毛虫，嘴上寒暄两句，他客气地答应，懒懒地走了。

她们聊到天南地北，聊到旅行，聊到澳洲，她竟忆起那次蜜月旅行。

于是看相片，厚厚的相簿一页一页地翻，一张一张地品头论足——当年他们在相片里实无可挑剔呀。

“哇，金童玉女，这一张最好看，可惜你老公的头发乱了，不过乱有乱的美。”

“你们很会摆姿势，你们看这一张，好像明星。”

她们争着说，喋喋不休。

当她们看到那张仙人掌，同时惊叫，一脸骇然。

“你要死，把这种相片放在里面，给女儿看到还得了？你女儿中四毕业啦！”

她有些腼腆，把那张抽出来，说：“我忘了还有那张相片。”

他回来的时候，她们已经走了，她正洗杯子。

他看见梳妆台上有张相片拿起来瞄一眼，撕成两半，揉成一团，丢进字纸篓里。

她进房里来，边扫地边问：“那张相片还要？”

“哪张？”

“梳妆台上那张。”

“你要？”

19.3.95《联合早报·文艺城》

优等生

林　锦

作者简介

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常年颁奖典礼的仪式一完毕，贵宾、家长、教师和得奖的学生鱼贯地走出礼堂，到餐厅用茶点。

大家围在一起边吃边谈，焦点人物当然是去年的毕业生吴国材。他高中会考成绩优异，获颁哥伦坡奖学金，将于九月到英国深造。许多老师，不管有没有教过他的，都笑吟吟地跟他握手，向他祝贺，心里似乎在说：吴国材是我的学生，学生是高材生，

老师也不赖。

我站在一个角落，静静地喝着茶，静静地看着吴国材神采飞扬地高谈阔论。他今天穿白色的长袖恤衫，深黄色的西装长裤，还打了一条棕色领带。这身装束，配上那自然卷曲的头发，倒有点像英国绅士。

我始终没有上前去跟他打招呼，虽然我教了他两年华文，他是我的学生，真正的学生。去年的事，我还不能忘怀。

那是年中会考过后，接近成绩放榜的一天，国材在上课时突然对我说：

“老师，A-Level 考试出来后，如果我华文及格，我要大大庆祝，叫你来参加。”

“华文考及格，的确值得庆祝，”我问，“你要怎样庆祝呢？”

“吃喝唱歌跳舞都有，最重要的是，我要在大家面前烧掉华文书。”

话如闪电，把我劈呆。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接着却不想说话。

成绩公布后，国材的华文刚刚及格，他有没有举行庆祝会，有没有烧掉华文书，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这时，国材走到我的面前，跟我打招呼。

“老师，你有没有替我高兴？”

“恭喜你得到哥伦坡奖学金。”我说。

“谢谢你，你还生气？”

“已经过去了，希望你听我的劝告。”

“老师，华文 very boring。”

“我并不敢劝你继续学华文，”我说，“希望你到外国后，不要跟外国朋友提起烧华文书的故事。”

“刚刚我说给英文老师 Mr Chua 听，他笑得要死，还说外国同学听了，一定拿住肚子大笑。”

我听了，直接地往 Mr Chua 的方向望去。他正起劲地在跟几位英文老师说话，接着全都发出震耳欲聋的喧笑声，用国材的话说，是“拿住肚子大笑”。

这个颁奖典礼，也在欢乐的笑声中结束了。

来一碗粥

林　锦

作者简介

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早餐前。

她问丈夫要吃什么。

丈夫说："粥啦，清淡，好。"

她问儿子要吃什么。

儿子说："面包搽牛油和果酱。"

午餐前。

她问丈夫要吃什么。
丈夫说："很久没有吃福建炒面了。"
她问儿子要吃什么。
儿子说："汉堡包最好吃。"

晚餐前。
她问丈夫要吃什么。
丈夫说："蒸鱼，再来一样小菜。"
她问儿子要吃什么。
儿子说："肯德基家乡鸡。"

早餐，儿子吃面包，他跟着吃面包。
午餐，儿子吃汉堡包，他跟着吃汉堡包。
晚餐，儿子吃炸鸡，他跟着吃炸鸡。

一晃二十年，儿子移居外国。
隔天，早餐前。
她问丈夫要吃什么。
丈夫说："粥啦，清淡，好。"
她问儿子要吃什么。
没有答案。

她突然大发脾气："二十年来，你就这样挑剔！儿子要吃面包，你就要吃粥！好啦，把儿子气跑了，看谁给你送终！"

他一声不响，开门出去。

走到附近的食物摊子，他拉了一张凳子坐下，提高嗓子喊："伙计！来一碗粥！"

春是用眼睛看的

林　锦

作者简介

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春的开始

世界大旅店为了争取房客，趁春节来临之际，大搞宣传活动。传单以四色套印，画面以舞狮为主题，并题了一个大大的“春”字。传单如桃花开遍全国各角落后，举国哗然。问题就出在“春”字。董事主席立刻下令宣传部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之策。

春的经过

经理：上头要我们开这个紧急会议，检讨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现在应该怎么补救。

主任：我看宣传单的画稿的时候，对“春”字有点怀疑。你们知道，我到英国读书以后，便没有碰华文了。不过，我对“春”字还有一点印象。我本来要 Michael 去查字典，可是……

副主任：当时我去查字典就好了。可是手头没有华文字典，相信大家都没有。有也不会查，现在用什么汉语拼音，我不行啊。你们知道，Charles 上过华人传统节日的课程……

助理主任：我是上过。不过是用英文上的，不然我怎么知道华人新年又叫 chun3 jie2……

副经理：是 chun1 jie2 不是 chun3 jie2，chun3 是笨，是 stupid 的意思。

（一阵哄堂笑声）

助理主任：对，是 chun1 jie2，华文字怎么写，我可没有学。

经理：Paul，你的华文不错啊！怎么没有发现错误？

副经理：过奖过奖。我只学听和说，没有学读和写。Simon 提起过“春”字怪怪的。我说什么怪，画家写的，画家既然会画华人传统节日，难道不会写一个“春”字，是不是？Charles，画家是你找的。

助理主任：画家是留学法国的。好象读过几年华文。在外国，搞华文传统文化很吃香，他的画专攻这方面。

经理：算了算了，这样谈下去不会有结果。还是想个办法跟上头交待。Thomas，你有什么意见？

助理经理：这个问题也不难解决，华文字有很多种写法，什么楷书、行书、草书、繁书、简书。“春”字一定有多种写法。我们就说，三千多年前，“春”字是这样写的，我们要的是源头的传统文化。

经理：行得通吗？

主任：我认为这种解释太冒险。要是“春”字从来没有这样

写过，被人揭穿了，不是更下不了台？我看还是用现代的精神来解释好。“春”字底下本来是一个“日”，“日”是太阳。阳光普照，风和日丽，就是春天来了。现在我们写成“目”字，“目”是眼睛，春天一来，我们最先是用“眼睛”发现的。

所以，我们可以解释成“春”是用眼睛看的。

（一阵哄堂笑声）

经理：行得通吗？

助理主任：我认为“春”的“日”本来就应该写成“目”字，是中国人太古板。“春”是spring，spring有跳跃、富弹性的意思。“春”字多一划，看起来更spring。

（一阵哄堂笑声）

经理：行得通吗？

副主任：其实，多一划少一划都一样，只要看了知道“春”是华人新年就可以了。

主任：Michael的话有道理，有些人把“春”字倒过来写，也没有人管。

副经理：不能不管，这等于告诉人家我们不懂华文，其实我们懂得的也不算少。

经理：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如果没有，我倒有一个办法。

众人：什么办法？

经理：说我们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故意把"春"字写错，这是广告宣传术的一种。现在不是举国上下都在谈世界大旅馆的春天吗？

众人：好办法！

经理：会议结束，谢谢大家。

春的结束

世界大旅馆经此宣传，声名大噪，住客率扶摇直上，达到一百巴仙。结果，宣传部获颁2012年最佳部门表现奖。

一枝独秀的水仙

林　锦

作者简介

原名林文锦，祖籍福建安溪，生于1948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硕士，现任新加坡考试与评鉴局母语部主任。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多年，现为锡山文艺中心理事。著有散文集《鸡蛋花下》和儿童文集《电话风波》，微型小说集包括《我不要胜利》及《春是用眼睛看的》等。

会考成绩公布时，有人欢喜有人愁。学生这样，教师也如此。

光荣中学的华文成绩突飞猛进，高达九十四巴仙，华文老师个个眉开眼笑。英文及格率却大幅度下降，得四十九巴仙，英文老师个个愁眉深锁。校长玛格烈汤小姐眉开眉锁，似喜似忧。

神采最飞扬的当然是华文科主任小王。小王年纪轻轻，浑身

是劲，调来光荣中学当主任才两年，便有这般成绩，前途大好。说实话，功劳是全体华文老师的。因为小王人好，大家肯合作卖命，才有今天的成绩。

汤校长交待明天要跟华文老师开会，讨论如何提高英文成绩。

华文老师突然长高七公分，那种次等公民的自卑心理烟消云散。风水轮流转，英文老师终于要诚诚恳恳地向华文老师学习。大家马上想起小王。他此次立下汗马功劳，耀升副校长指日可待，于是半捧半哄，乐得小王掏腰包请大伙儿吃一顿。

餐毕，小王笑嘻嘻地宣布："谢谢各位赏脸，饭没有白吃的哦，请各位回家做功课，题目是《如何提高学生的英文成绩》，准备明天在会上发言。"

隔天一早，小王先召集华文老师，共商开会时应对之策。他把各老师漏夜准备的理论稍加调整分配，然后安排各老师发言的次序和说话重点，由小王自己总结陈词。

开会前十分钟，由小王领头的十二人队伍，每人各抱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昂首挺胸，脚跨大步，井然有序地走进会议室。

坐定，汤校长身着一袭白裙，翩然而至。

她恭贺大家，华文成绩进步神速。

"谢谢密斯汤领导有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音步整齐得不自然。

汤校长皱了皱眉，神情转为严肃，脸色青黄青黄，犹如水仙遇着严冬的皑皑白雪。

大家面面相觑。

"我昨天已经和英文老师开过会了，他们提出了许多提高英文成绩的方法。他们共同的结论是，只有在你们的大力协助之下，英文程度才有可能提高。"

大家微微一笑，点头，手轻轻地触动文件夹。

"为了提高生产力，今天的会议很短。因此，我不希望各位提出任何问题或发表任何意见。"

大家好像触了电，手快速地从文件夹弹开。

“我虽然留学英国，喜欢吃西餐，但也喜欢吃中餐。你们想想，现在是进餐时间，在我面前放着一盘中餐一盘西餐，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我忘了不要你们发表意见。我的答案是，最好的办法，是两盘都吃。但我的胃只能容纳一盘。所以，最好的办法，是一盘吃一半。不要忘了，中餐比较难消化，营养也比不上西餐，现代人肠胃的消化力都比较弱，最好的办法是西餐吃多一点，中餐少吃一点。”

大家觉得有点胃胀，小王请的那一顿中餐，好像不容易消化。

“我不是在谈吃，我是用它来比喻学英文和华文。你们知道吗？英文教学讲究趣味性，我用吃引起动机，你们便有兴趣啦。你们要学生多学华文，很自然的，他们便吸收不了英文。我的意思是，要提高学生的英文成绩，只有靠你们通力合作。我并没有说华文成绩不重要，你们要想出一个办法，在尽量减少学生花时间学习华文的情况之下，又能同时使学生保持或提高华文的考试成绩。”

大家望着小王那块像调色板的脸。

“我再打个比方，我们的学校是一个花园。今天，你们看见花园开满了花。如果一眼望去，都是菊花，只有几朵不显眼的康乃馨，不是很单调吗？我知道花园里同时种了菊花和康乃馨，可是菊花比较适应这里的土壤气候，容易生长，抢走康乃馨的肥料。你们要设法让菊花开得一样多一样美，但不要让它蔓延开去啊。”

大家缩缩鼻子，闻不到花香，只嗅到冷气会议室的香味，春天里水仙盛开的气味。

“我们不要冬天，我们要春天，要百花齐放的春天。我很诚恳地向各位呼吁，帮帮忙，让康乃馨或胡姬或其他的花有更多生长的空间，让百花齐放，不要一枝独秀。会议结束，谢谢各位。”

说完，一袭白裙飘向门口。

大家眼直直地瞪着一枝独秀的水仙。

精英

林　子

作者简介

林子（1953-），原名林君丽，祖籍福建永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现为新加坡公民。义安理工学院商学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著有散文集《双子话人间》（合著，2006）和《林中自悠然》（2011）；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2008）。曾任多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新蕾奖评审。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声诗社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

高中成绩放榜了，柯家豪不仅是全校之冠，在全国状元榜上，也是名列前茅，乐坏了一家大小，尤其是对他呵护备至、苦心栽培，期望甚高的父亲。

10 科 A1 啊！连难度颇高的“英文写作”，也得了特优！

“小豪的英文了得，以后可以当高官、做大事！”孩子的爷爷说。

“老柯，你教导有方啊！”同事老马称赞他。

“……”

亲朋戚友们异口同声的赞美，令老柯激动得热泪盈眶。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从小在孩子身上采用的教育政策，终于取得了冀想中的成效！

老柯是个“老华校”。高中毕业后，眼看着进入英文源流的同伴们，个个平步青云，自己却犹如老牛一般，默默地付出、默默地牺牲。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呀！一辈子在社会上吃尽了不谙英语的亏，在职场上承受着诸多不平等的待遇和委屈，似一场漫长的梦魇，将永无止境地伴随他一生。年逾五十了，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原地踏步，只能当个薪水低微的货舱管理员。为此，老柯忍不住要暗暗责怪上一代的愚昧、对子女教育的毫无远见！

千万别让孩子学华文！打从小豪出世开始，老柯与妻子就在冥冥中立下了坚定的誓约。十多年来，彼此心照不宣，行动却十分一致。为了孩子，夫妻俩还报读了英语会话班，英语成了与孩子沟通的唯一“家庭用语”，华语和方言也就在孩子面前销声匿迹了！天资聪颖的小豪，上完两年教会主办的幼儿班，英语已说得十分灵光，甚至足以矫正爸妈满口生硬别扭的英语发音。

历史潮流、大势所趋啊！尽管在心灵深处，老柯对自己的语言文化尚存有几分眷恋，然则，“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沉重的历史包袱、以及种种华文所招来的祸害，无论如何也不能传给下一代！为此，老柯早已将家中所有孔孟哲学、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籍，悄悄地迁移至孩子看不见、够不着的地方，统统束之高阁了。

小豪从小只爱 ABC，不爱华文。在成绩单上，华文分数成了碍眼的“万绿丛中一点红”。但这个微不足道的小缺憾，自从有了“华文 B”的简易课程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华文这科轻

易过关，其他英文科目则是成绩斐然。“领取奖学金出国深造”的机会，丝毫不受影响。

一切都如愿以偿，奖学金的申请，顺利通过。出国深造的愿望，指日可待。负笈的是美国加州的某顶尖大学，四年的“社会与政治系”课程，全部免费，还提供了机票和膳宿。同学亲友羡慕不已，家人更是乐不可支。

候任奖学金得主“语言测试”当天，孩子心情紧张，老爸却信心十足，小豪是国家精英分子，奖学金非他莫属。

岂料，测试完毕，甫返家门，小豪就垂头丧气地问老爸：“爸，蜀……道……难，是什么东西？怎么没听过……”

“啊！他们考你……李白的诗歌？华……文！不是考英文吗？”这一惊非同小可，老柯差点当场晕厥。

《林子微型小说》2008 年 8 月

祖屋

林　子

作者简介

林子（1953-），原名林君丽，祖籍福建永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现为新加坡公民。义安理工学院商学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著有散文集《双子话人间》（合著，2006）和《林中自悠然》（2011）；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2008）。曾任多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新蕾奖评审。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声诗社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

“霹雳啪啦……霹雳啪啦……”，未抵达石坡村，宇雄就听到村子里传来的阵阵炮竹声，炮竹，是为他而燃放的。

“只是顺道下乡看看罢了，何必大惊小怪，把我当贵宾？这里的乡下人都是这样的吗？”宇雄眉宇间显露几许不屑与自满。要不是父亲生前的一再嘱咐，他，堂堂的S国大学教授，怎会在

这崎岖不平的黄土路上颠簸一个多小时，来到这荒山野岭的贫瘠村庄？

“老兄您是趁旅游来探亲吧？侨胞回乡，在我们村子，是喜事，该庆贺庆贺！”驾车师傅一脸憨厚，亲切地搭腔。

计程车终于抵达目的地。

进入眼帘的是一间破损不堪的小平房，隐埋在丛林深处。屋子外墙的油漆早已脱落，露出肮脏又粗糙的石灰粘土，屋瓦坠落了一大片，缺口像个张着的大嘴巴，无语问苍天。这宛如电影道具般的破屋，难道即是父亲生前魂萦梦系的“家乡祖屋”吗？它几乎已成了残垣断瓦了，唉！宇雄心头一凛，竟有几分内疚。将近20年了，倘若此趟不是受邀参加了“宗亲教授回乡考察团”，他还未必会特地下乡探亲呢！

“阿姐……”平生第一次与大姐会面，宇雄心里不免有些激动，尽管从小他对这位素未谋面、同父异母的“唐山大姐”没有多少的印象。

“阿弟……，你回来就好……，这屋子快坍塌了，阿爸说要回来修，可他去世得早……”年近70的大姐幽幽地说。道地的家乡口音，自父亲去世后，已难得听见，宇雄此刻听来格外亲切。

二房一厅的屋子，室内两侧墙壁早已腐蚀，黑黝黝，看来已不能维修，拆下重建得花多少钱？宇雄暗估。

昏暗的厅堂里，墙上挂满了泛黄的相片，宇雄好奇地仔细观看，竟一个也不认识。最末端的一张，镶在金黄色相框里，很显眼，宇雄凑前一看，一对熟悉的眼神正向着他微笑，仿佛对他说：“雄儿，你回来了吗？”宇雄倏然发觉那是老爸的遗照！他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个踉跄，倒退了好几步。

“这照片……，是谁寄来的？”宇雄怯怯地问。父亲谢世十多年以来，他与唐山亲人，并无鱼雁往来。

“阿爸生前托咐隔壁村的东伯送来的，好让我在他归天后供奉在大厅上，这里都是我们的历代祖先……”大姐指着墙上的照

片，一一给他介绍。

“你是王家的第8代男孙，按家谱“宇”字辈取名，我们家族的家谱是一首诗！”大姐不识字，念起家谱来却头头是道。

“哦，是吗？”宇雄沉吟着。

可惜“家谱取名”至第9代就接不下去了，美籍太太为两个儿子取了洋名。不知怎的，宇雄顿觉若有所失，有些惆怅，像不小心掉了个宝，再也找不回来了！

父亲在世时频频提起家乡事，兼插着他离乡背井的奋斗史：年少独自下南洋，当苦力，赚了钱寄回家，娶亲、盖房子、买田地、买水牛……。然而，一场惊天动地的政治变革，使他几乎丧失所有的一切，只剩下饱经沧桑的女儿，蛰居在破烂不堪的祖屋里。

从小宇雄听惯了老爸的叮咛：“雄儿，将来你赚了钱，替我把乡下的祖屋修一修……”修建祖屋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心愿未了，他即撒手尘寰了。

重修“祖屋”的事再也无人提及，宇雄偶尔想起，也不曾付诸行动，花钱的事，能拖就拖，就先搁着吧！

怎知一搁就搁了十多年。

临行前，妻对他说：“唐山祖屋离我们太遥远了，简直与我们扯不上关系，何必白白花钱去修建它呢？倒不如在我们洋房后花园建个小型游泳池……”妻的话不无道理，孩子更是乐不可支。

归途上，道路两旁树木挺拔、田里的水稻欠着腰，迎面而来，又徐徐后退，好似专诚向他敬礼、依依惜别。车子在泥泞路上踽踽前进，不停地摇晃，车内的宇雄，亦思潮起伏……

思绪中破旧的祖屋变成了一栋富丽堂皇的楼宇，数百幅列祖列宗的相片，悬挂在偌大的厅堂上，在众多相片当中，他仿佛瞥见了自己……

“喂！喂！是Betty吗？听着啊，游泳池暂时别建了……”宇雄不由地提起手机，给妻子挂了个越洋电话。

迁

林　子

作者简介

林子（1953-），原名林君丽，祖籍福建永春，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现为新加坡公民。义安理工学院商学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著有散文集《双子话人间》（合著，2006）和《林中自悠然》（2011）；微型小说集《林子微型小说》（2008）。曾任多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新蕾奖评审。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新声诗社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

“恭喜您！30年前探访过您的B国女皇，将再次旧地重游，并到府上拜访……”接获通知之后，他那死水般的心湖，泛起了阵阵涟漪。

30年过去了！30年的岁月，了无痕迹。30年的人生，像本

读得熟透的平庸小说，不想再次去翻阅。女皇的突兀重访，顿使30年的甜酸苦辣，刹那间溢满心头……

泛黄相片中的年轻女皇和公主，笑容灿烂，和蔼可亲，与他谈笑风生，丝毫不介意他满口生涩的英语。相片中还有他挚爱的双亲、兄姐和弟妹。宽敞的组屋天台上，花儿烂漫……啊！曾几何时，那充满温馨的家园，早已成了午夜梦回才出现的幻象！

曾经是优秀的高材生，念高中时还得过全校文学创作比赛奖，可是后来文学却如同粪土……，想到这，他不禁唏嘘！

即使上了大学，还是沉浸在五千年古老语言文化的学海里，自得其乐。古朴的校园，“山山皆秀色，树树尽相思”，在叶影婆沙的相思树下，他邂逅了她——陪伴他劳碌了一辈子、已病逝多年的妻。对她歉疚最深，在她的有生之年，无法让她过些充裕清闲的日子。

母校好似在第二年关闭的，砸碎了多少赤子的神圣精神家园！宛如离巢的小鸟找不到回去的窝，那份失落、无告的感觉，至今犹存。尽管后来大学又开办了，一切已经变了样。

那是个迅速蜕变的年代，母族语文陷入了空前窘境，风雨飘摇，犹如他的就业前景，黯淡无光……

洋行职位不久就不保，让位给来自英文源流的毕业生。那段失业的日子是如何熬过去的？迄今记忆已模糊，然而面试时所说的笨拙英语，所面临的尴尬场面、轻蔑眼光，却这般清晰地烙印脑际，毕生难忘！

“不会ABC，去做粗工吧！”

“谁教你进华校，活该没有前途！”

英文当道，华文何以争锋？职场如战场，他屡战屡败，却又屡败屡战。饭碗岌岌可危，几经辗转、折腾，双亲遗留下来的五房式组屋换成了四房式。

往后的日子里，现实无情地往他身上贴标签。唔！“华校生”的自卑感，想必是那时候萌生的，像播下的种子，无声无息地滋长、

根深蒂固……。而一份被践踏、被损伤的自尊，从此陪伴了他一生！

后来他暂时到友人的杂货店帮忙，工作忙碌、艰辛。这“暂时”的送货员工作居然成了终身的职业——一份无须英语也能胜任的工作，年复一年。

再后来……，经济萧条、市场转型，他又失业了，年近五十。从此只能靠“打游击”养家糊口。当年，老大中学还未毕业呢！

又得搬家了，四房式组屋变卖了套现，换成了三房式。

如今已是人是“屋”非，眼前的一切，已不复当年。女皇“旧地重游的愿望，恐怕要落空了！

岂料，一个星期后，他再次接获通知，信上写着：“阁下若有意提升住屋，购买四房式组屋将给予三成折扣、五房式四成，装备齐全，可立即入迁……”

没有了LP以后

梁文福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L君出现在课室门口的时候。我正在和学生玩成语纸牌游戏，没有看到他。在我身边的陈国华对我说："Mr Han，又有人来拍戏了。"

我抬起头，看一眼，就认出那是L君，忙走过去，恭敬地说："您……"

L君对我作揖说："兄台是教华文的吧？我有三个问题，要向你请教。"

我请他进来。班上的学生看到一个古人走进来，没有太大的惊讶。上个月，电视台到我们学校来拍科幻剧，说的是一个清朝人走进时光隧道，来到千禧年后的新加坡，误闯中学课室。学生集体参与电视剧演出，感到兴致勃勃。为了那场几分钟的戏。我和学生忙了一个下午。

L君十分有礼，进来后对全班学生朗声问好，同学们也很有礼貌地说："您好。"黄志明向我眨了眨眼，露出一个心照不宣的笑容，张丽娟频频向课室外张望，她准是想研究摄影机藏在哪里？

从小仰慕的L君，活生生站在面前，我非常兴奋，就像上个月学生看到他们崇拜的电视台当家小生站在自己的课室里一样。L君比起我心目中飘逸的形象，沧桑了一些，忧郁了一些。

L君对我说："我的第一个问题：我留下来的诗，少说也有千余首，为什么你们教來教去，就只教会学生一首《静夜思》？倒像是我只写了这么一首诗？"

我不知如何回答。只好说："那……是文学史编者的事。"

全班学生齐声背诵：

chuang qian ming yue guang

yi shi di shang shuang

ju tou wang ming yue

di tou sigu xiang

L君的眸里有了光彩，他问学生说："你们哪一位上来写给我看？"

学生摇摇头。几十个人一起摇头，竟有微微的风吹过来。

我低声对L君说："请别叫学生写字，别给他们不必要的压力。"

L君叹口气，以指代笔，隔空在白板上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七个大字。全班学生鼓掌喝采。陈国华说："哇！六脉神剑。我在电视剧里看过。"

张丽娟对我说："Mr Han，interesting。上次英文文学老师扮成莎士比亚走进来背诵诗歌，都没有你请來的这位演员表演精彩。

我对同学们说："他不是演员……"

L君打断了我的话，"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既然用了我的《静夜思》这么多年，为什么没有人付版税给我？"

我有点尴尬，推说……"这……你是版权协会的会员吗？版权法的事，不在我的职责之内。"

张丽娟低声问我："Mr Han，到底播影机藏在哪里？"

L君继续问："那么，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听说你们刚刚把有关我的故事的一篇课文，从中学华文课程内容中删掉，为什么呢？"

陈国华对我竖起大拇指："哇，Mr Han你厉害，说什么少教多学，现在换一个方式又来教删掉的课文，我们去complain你偷教这一课。"

我生怕学生误会我违反教学指导原则，想客气地请L君离开。L君举手阻止我开口，转身对学生说："你们认为我过时了吗？还是认为我和本地语境没有关系？我这个人是最in的，永远不会过时，现在不是流行双文化吗？我在我那个时代，已经是双文化的代表了，你们要不要看我写吐蕃文？"

我暗示说："先生，下回吧……"

L君继续感慨："我知道，你们希望我的形象亲切一点，好，我可以接受你们以洋名称呼我。很多年以前，西方的汉学家就以罗马拼音来称呼我，研究我的诗。有人叫我Li Po。有人叫我Li Pai。简单一点，你们可以叫我LP。"

此言一出。立时哄堂。陈国华一边狂笑，一边用力拍打桌子；张丽娟笑到肚子痛，不停用手搓揉自己的腹部；黄志明笑得失去平衡，连人带椅翻倒了，引起大家更加放肆的笑声。

我恐怕课室里笑声太大，引起校长的注意，无可奈何地对L君说："先生请走吧。这最后一个问题，我也无能为力。"

L君不解地望着我那班失态的学生，又望了望我。我想，我的瞳孔里倒映着他的惆怅，正如他的瞳孔里倒映着我的忧伤。

反正是史

梁文福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诗人死后，醒在2084年，看到文学史上有自己的名字，非常开心。当他读到有关自己的简介时，又非常不开心。上面写着：

某某人，作家。生于1964年，出生地与学校不详，擅长某文体。

诗人亲自去找文学史的编者。编者礼貌地回答，这是最新修订本，上一本出版在20年前，由于上一版所记载的许多资料已经过时，所以必须修订。

诗人从编者手中接过20年前的文学史，寻找关于自己的简介。

某某人，作家。生于1964年，出生地在新生港附近，曾就读于崇美中学。擅长写诗，著有一本诗集。

诗人责问编者。为什么窜改他个人的生命史？他是在旧港出生与长大，母校是崇真中学。诗集的书名《喝旧港水长大的孩子》为何省略？编者礼貌地回答，在20年前，人们已经不知道有旧港和崇真中学了。旧港翻新为新生港，崇真中学改名为崇美中学。至于诗集书名，反正人们已经不知道旧港了，又何必提什么旧港水呢？

诗人再问：那么，这最新版本为什么那么多“不详”？编者说：因为连新生港和崇美中学也不复存在，并入其他新区新校了。

诗人问最后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把“诗”改成“某文体”？

编者说：近10年来，已经没有人提起过诗了。我在新的中文书写软件里找不到这个字。

诗人大受刺激，死死气活了过来。活在2002年，他决定好好地过好日子，反正是死。

文化交流

梁文福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下个月，将会有一批参加文化交流计划的美国中学生到我们学校来上课。我在上华文课时把这件事告诉了班上的孩子，他们都很兴奋，表示要在课余时间带新朋友到处看看。我鼓励他们把最想推荐的重要地点先写下来。

第二天，有一个叫贾汉仁的学生把他列出的去处拿给我。只看见小纸条上写着：

1. Takashimaya

2. MacDonald

3. Boat Quay

我跟他说。这样怎么可算是介绍自己的文化？写一个英文名单给一个华文老师，太不像话了。

他把纸条拿回去，过了一会儿，又来找我，这次名单变成：

1. GaoDaoWu

2. MaiDangLao

3. BoChuanMaTou

我看了，比先前更气，对他说："这是华文吗？"

他可怜兮兮地说："老师，我不会写。"

我要他查字典。一个小时后贾汉仁回来了。字条上终于写着：

1. 高岛屋

2. 麦当劳

3. 驳船码头

我称赞他。"这才叫有自己的文化。"他临走时，我再问他一句："你打算带新朋友到驳船码头去做甚么？"他回过头，笑得很灿烂："去那里吃墨西哥餐。"

它是看第五波道的

骆宾路

作者简介

骆宾路（1935-），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看海去》（2003）、《心之所系万千千》(2007)、《千里之约》(2009)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今早没华文报》（2012）、《海与岛》（第二版 2014）。

星期天，林老头和老伴做完晨运，突然心血来潮提议去探望儿子。自从儿子搬进私人公寓，老两口只在新居入伙时去过一次，

算起来是半年前的事了。儿子的公寓装修得当然比他老两口住了二十几年的五房式组屋漂亮豪华得多。也因为过于豪华，老两口一进屋子，就觉得很不自在，深怕碰损了他们丁点儿东西，自讨没趣，所以只去过一次，就不想再去“叨光”。他以为，屋子大小，装修如何，只要住得舒服就是上乘。

“瞧你说的，现在是什么年代？一套家私，用了三年就嫌没有新鲜感了，还像你我，一张床睡了三十年也不想换。说真的，你不是有什么事要找你儿子吧？”

“找他一定要有事吗？”

在楼下的对讲机，按响了儿子的门铃，这才开了旁边的铁门，让他们进去。经过公寓保安的亭前，依手续填报来访者的身分资料。之后，乘升降机上楼，再次按响门铃。

儿子一脸惊讶望着两个老的：“有事吗？”

“没事。”

老两口在宽敞的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儿子问：“吃过早餐吗？”

“吃了。”

“你们随便坐，我忙着一份 project 。”

“爱玲呢？”

做母亲的问。

“她做礼拜去了。”儿子在书房回答。

出来和老人家作伴的是那只晚上和儿子睡在冷气房，不看门口守夜的斑点狗。

坐了一阵。林老头觉得有点冷落得无聊，顺手抓了放在茶几上的电视遥控器，开了电视。出现在电视荧屏上的是第五波道。林老头将电视台转到第八波道。谁知那只高头大马的斑点狗竟朝林老头狂吠。

“你发神经？自己人也吠。这畜生养不熟。”

儿子听老爸在骂他的斑点狗，在书房里回说。“它是看惯第五波道的。”

“它看惯第五波道？”林老头一时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那斑点狗还在一路吠下去。

“欧比，quiet！”

斑点狗不吠了，跑回书房去。林老头像是明白了些什么。骂了那畜生一声：“Something wrong!”

斑点狗听到林老头骂它“Something wrong”，从书房里跑出来。

林老头对老伴说：“走啦。”随手关了第八波道。

一路上，林老头莫名其妙地喃喃自语：“它是看惯第五波道的！”

注：第五波道是英语电视台；第八波道是华语电视台。

要翻译吗？不！

骆宾路

作者简介

骆宾路（1935-），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 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看海去》（2003）、《心之所系万千千》(2007)、《千里之约》(2009) 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今早没华文报》（2012）、《海与岛》（第二版 2014）。

卢大弟在乌节路和一个鸡皮鹤发的洋人擦肩而过时，没想到那洋人兀地驻足，回头问他：

“你是卢大弟吗？”

很多人不知道他有个乳名叫大弟，大家习惯叫他卢兴旺。所以当卢兴旺听到有人叫他“卢大弟”时，有几分怔住，待他看清楚叫他的人居然是个洋人老外，就更加疑惑了。他正准备继续赶他的路，冷不防对方一手拉住他。

“我是 SMITH，你忘了，你当过我的司机。”

若是五十年前听到对方和他讲英语，他准会张大个嘴巴，不知对方说什么。当然他现在的英语领悟力是五十年前的二百倍不止。真没想到这老外在繁华的乌节路上，一下子把他拉回五十年前的时光隧道里。五十年前他的确给一个叫史密斯的上司开过车。

“啊，史密斯先生，怎会在这里见到你。我们起码有五十年没见面了。”

“是啊，是啊，我是一九五三年回英国。”史密斯握着卢大弟的手使劲摇着。

“好吗？什么时候来新加坡的？”

“一个月前。”史密斯说：“你现在的英语讲得很流利。”

卢大弟笑笑。五十年前他跟这个上司的沟通的方式很简单。他认识新加坡的街道，史密斯要到哪儿公干，他只说街名，卢大弟只回一声：“Yes Sir”就把史密斯载到他要去的地方。如今卢大弟能用英语和他对答，史密斯或多或少有点感到意外。

“你有事吗？”

“没什么要事。”

史密斯看看手表，已是午后。于是邀卢大弟在附近的食阁用午餐。

阔别多年，大家没有语言上的障碍，于是天南地北谈了起来。史密斯称赞新加坡漂亮又繁荣。

“不是么？当年英国人也积极在新加坡推广英语，但没有成功。你瞧，现在连卖虾面的小贩英语都说得顶呱呱的。而且，只

用了三十几年就做到。了不起！当年，我到哪儿去，都得带个翻译的，现在，你若问我，要翻译吗？我会告诉你：“不！””

“你不用讲印度语，你也不用讲马来语，华语也不用讲，讲英语就行了。英语是 working language。这是大家都知道的。”

“但不少店铺的招牌还使用其他文字。”

“那只是挂挂而已，无关重要。”卢大弟指着食阁摊位上的食谱说：“瞧，华人的食谱不都用英文标明？ Fish-ball noodles、Fish-head curry。”

“Chicken rice，”史密斯扫了一眼摊位上面写的食谱名称：“五十年前我第一次去瑞记吃鸡饭时，还不知道叫 Chicken rice。你吃什么？ Chicken rice?”

卢大弟好像有什么东西鲠在喉里。

“Coffee。”他说。

“只要 coffee?”

不知为什么，他不想把鸡饭说成是 chicken rice。

“英国人到新加坡来一定会觉得新加坡十分可爱，语言环境很好，就像在英国的伦敦。很多地方的旧建筑都拆了，汇丰银行的旧楼还在，邮政大楼虽然改了用途，但建筑还在。”

“莱佛士铜像也在。不过有些东西就不在了。”

到了握手话别时，史密斯看似余兴未尽。

“新加坡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今年八十岁，如果九十岁，我还有机会到新加坡来，你说，新加坡会变成什么样？”

“更像你的老家伦敦。”

卢大弟不加思索地答道。

股票炒鱿鱼

流　军

作者简介

流军（1940-）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边佳兰村，新加坡公民，祖籍广东梅州丰顺县。退休人士。原名赖涌涛，1961年毕业于中正中学，后到南洋大学念中文系，1964年离开南大。曾当过割胶工人、杂货店店员、工厂书记、家庭教师，也做过生意，生活经验颇丰。创作体裁：小说。出版有短篇小说集《热爱土地的人》，《暗渡陈仓》，中篇小说集有《玉镯的故事》，《蜈蚣岭》，《归去来兮》，《流军小说集》，长篇小说有《浊流》，《赤道洪流》，《海螺》。文学得奖记录：南洋大学短篇小说比赛小说组特优奖（1964）；新加坡宗乡会馆总会文艺创作比赛小说首奖（1993）；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世界华文小说比赛佳作奖。

早上，九点多钟，史太太扭开电视机。“哇！”她惊喜地跳起来。

昨天是国庆日，总理在国庆献词里说我国经济展望良好，国民生活水准在十年内必追上瑞士。史太太是个炒股票能手。她财思敏捷，意识到总理这番话必掀起股市涨风。果然不出所料，今早一开市指数就起了五十点。

她神采飞扬，手指熟练地按着遥控器，目光注视着电视荧光屏。

门铃忽然叮噹响起来。进来的是补习老师黎先生。见到黎先生，她脸上的笑容霍地消失了。

黎先生向她微笑点头。她则拉长了声调说："密斯特黎，安东尼的华文测验只得到五点，你知道吗？"她的华语说得不大好，把五分说成五点。

黎先生当了二十几年的补习老师，经验颇丰，对安东尼早已心里有数。于是说："安东尼基础太差，智力弱，反应慢，不喜欢做功课，还有……"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她股场得意，心高气傲，打断他说："安东尼三岁就会玩电子游戏，五岁就会玩电脑，他哪里会笨？以前的几个补习老师都说他笨，我不服气，哼，我就像炒股票那样炒了他们的鱿鱼。"

黎先生听了哑然失笑。他教学认真，挑选学生也很认真：家长刁钻挑剔或又懒又笨的学生他不教。这些年来，被他炒鱿鱼的学生还真不少。

顿了顿，史太太又说："密斯特黎，我看你的为人很不错，我希望你能长久教下去！不过，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是不是？你看该怎么办呢？"鬼才知道怎么办！他心里想，但口里却说："这是急不来的呀，史太太！我才来一个月嘛！"他的薪水还没拿，所以要特别提起"一个月"。

"一个月不算短啦，哦，我该给你薪水了，是不是？等下再给你！哦，我说到哪儿了？对，我说一个月的时间不算短，你看，今早的股市指数在短短的一个钟头内就起了五十点。你教安东尼

已经一个月，可是他的测验才拿到五点。密斯特黎，我有个要求：我希望安东尼下回测验的指数能得到五十点，这你有把握吗？”她的华语越讲越差，竟把分数说成指数。

楼梯传来脚步声。她转口说：“哦，安东尼起身了，你考虑一下吧。”

一个半钟头过后，黎先生从书房里出来。史太太仍坐在电视机前。她把学费交给黎先生，一边指着电视机说：“你看，刚才又起了十一点，今早的指数总共起了六十一点。当然，如果安东尼下回测验的指数能得到六十一点那就更好，是不是？密斯特黎，你考虑得怎么样？”

黎先生接过钱，心里顿时感到轻松，笑道：“史太太，要是股市指数回跌的话，安东尼考试的指数是不是也得调整一下？”

她瞪着眼说：“你没听总理的国庆献词吗？形势这么好，怎会跌呢？”

“这就难喔！”黎先生慢条斯理地说，“史太太，这件事我无能为力，我看我就教到今天为止。谢谢你了！”他说时扬了扬手里的钞票。

“什么？”史太太猛然一板起脸叫道：“你……你炒我的鱿鱼？”

黎先生笑道：“教不好你炒我的鱿鱼，不喜欢教时我也炒你的鱿鱼，就像炒股票那样，是不是？”说完他挥了挥手，步出大厅。

史太太气歪了鼻子，又起腰，对着黎先生的背影不屑地说：“你神气什么，我有钱还怕请不到人？”

注：炒鱿鱼即被辞退的意思。

满分

李忠庆

作者简介

李忠庆，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作以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及新诗为主，曾获第二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小说首奖及诗歌第二名。

听说儿子的华文测验考到满分。

电话里，儿子嘟囔着要吃汉堡包，兴奋的声音隔着遥远的空间感染了她，使她整个的愉悦起来。她想起电视广告里母亲买了麦当劳开心餐对女儿说："因为你让我开心啊。"她不禁会心一笑，她觉得这确实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

她拒绝了同事的约会，开车回家。路上塞车，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急切，她迫不及待想看看儿子试卷上老师用红笔画上的星星。

这是她唯一的儿子。

这是儿子第一次的华文测验。

可是，长长的车龙像一道死水一般，不动。

焦躁像十万只蚂蚁阵阵爬满她的身体，在她的皮肤上咬出一块块血斑，布满儿子考卷上的痕迹。

她想起了儿子的补习老师柯贾博士。哦，她不禁轻叹一声。

她觉得自己真是太厉害了，一见报章上说政府要国人学好华语以搭上中国经济顺风车云云，她立刻就四处探寻城里最有名的补习老师。柯贾博士是她大学的同窗好友介绍的，拥有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收费虽然昂贵，她却在所不惜。她这是为了儿子，她知道自己将来的回报将远胜今日付出的一切。

车流很长，跟时间一样的长。她已经完全失去耐性，不停跟着后面的车子按着车笛，仿佛在宣泄自己的不满。

来到一个分岔路口。一条分路往东走，另一条往西。她不住在东区，或西区，但为了避开繁忙时间的公路电子收费也只好绕道而行。他踌躇着要往东还是往西，脑子里只想用最快的速度回家，看看儿子的华文试卷。往西的道路前方好像发生了轻微的车祸。严重阻塞。往东的道路明明就比较通畅，但不知怎的所有的车子一径往西边挤。她在想是不是应该选东向的车道，但看着身后成排的车队，她仿佛又甘心随波逐流似的。她不知道，她心里突然觉得好烦乱。她又想起了柯贾博士，想起现已是月底，下一次上课又要缴学费了。三百五十元，到时她又会借故让他走进她跟大卫房里，在梳妆台前张罗着钱，从眼角处看镜子里的他注视着自己。三百五十元，然后背脊一阵酥麻，颈项徜徉着温热的呼吸，挑逗着她的灵魂。儿子在门外等得不耐烦。妈妈，妈妈。

她最终没有转向往东的车道。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她已经习惯了往西走。往后镜里，西向的车龙越伸越长，想越长越大的蟒蛇。车子停滞不前，但她心里却感到安适，看着东向的车道逐渐稀疏。

终于回到家。没有人，脑海里开始作出各种可能的设想，直到电话响起。她拿起听筒，怀疑自己会听到什么坏消息，大卫温柔地对她说："亲爱的，你看看儿子给你留的字条，是用中文写的呢。"她感动到几乎流下眼泪，她捻开灯，坐在沙发上读起那张字条：

ma ma:

wo gen ba ba xian dao dui mian de McDonalds deng ni， ni kuai dian lai meet wo men okay?

她不禁笑了起来，喉咙却发出一声怪异的哽咽。

圣堂的钟声

美　华

作者简介

美华（1943-）原名陈美华，又名陈美和，另有笔名陈力、高本、萧章、陈发、欧阳爽爽等。祖籍广东省普宁县，生于新加坡。毕业武吉班让政府中学、厦门大学函授班。曾从事多种行业，目前从商。1967年开始小说和散文创作，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文学、学术等奖项，包括第一届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游记征文比赛“徐霞客奖”、第一届宗乡文艺奖小说组第二名、第一届新加坡“城市文学奖”小说组第三名、第四届“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第五届新华文学奖、台湾“华文著述奖”、世界学术贡献奖、世界文化名人成就金像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长夜随笔》（上、下册，1985）、《寂寞天涯路》（1993）、《爱的足迹》（2011）；短篇小说集《卞大人》（1989）、《戒烟》（2011）；中篇小说集《孔家店》（1993）、《断情剪》（1993）；长篇小说《突破》（原名《爱海情变》，1993）、《窈窕淑女》（1996）、《狮城记》（2000）；纪实小说《死亡之旅》（2000）、《跨世纪的审判》（2001）；游记《中国之旅》（1995）。

又是农历正月十四！

一大清早，村子里那窄小的圣堂就开始人头攒动；钟楼里的大钟开始“咚、咚、咚”响了起来，把沉默、寂静的农村惊动。全村教友，不论男女老幼，在昏沉的睡梦中被这阵阵哀怨的钟声摧醒！他们急忙聚集到那因陋就简的小教堂里。

圣堂内的祭台上缭绕着袅袅的白烟；一阵阵浓郁的乳香味，不断扑鼻袭来。神父在两名辅祭的伴随下，沿着那摆设在祭坛中央，盖以黑布的假想棺木绕圈圈，一面祭拜，一面哀唱祭诗。圣堂里的唱诗班在钢琴的伴奏下，以低沉的、忧郁的、哀伤的调子和着，演成了曲曲感人肺腑、抽动愁肠的哀歌！

参加祭礼的教友们，个个愁肠百结，春山深锁；或忧思忡忡、愁绪满怀，强忍着盈眶欲滴的泪水；荷负肃穆悲哀的凝重心情；低声咐合著神父及唱诗班的凄怆、忧怨的挽歌！

丧钟——咚、咚、咚——一下，一下地刺痛了每一颗悲动的心；哀歌——悲号似地紧扣住每一条绷扎着的心弦！天愁地惨、地哭神啼、雨苦风凄、日昏月暗！一幅凄凉悲惨的情景，激励著每个人的心思，引发著人们串串的回忆！

四十几年了！

这四十几年来，年年如此，从不间断。每年这天，不论吹风雨下、天晴天阴，这台追悼祭吊的弥撒绝不可少地势必举行。打从念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知道了这台弥撒的存在。初时并不明白它的由来与作用，只是随同大家参与肃穆与庄严的弥撒，却始终不明其究里！目见那许多手缠黑纱、眼噙泪水的年轻妇人的悲惨神情，心里随即透过一股难以明喻的难过；即刻感到小小的心灵已蒙受了无比沉重的创伤！这种伤痛往往延续了好几日，茶饭不思、饮食无味。

妈妈说：

“那是祭献当年被日本兵捉去杀头的十八名教友的弥撒，众教友祈求天主赏赐他们早升天堂。”

幼小的我对于妈妈的这番话并不完全听懂；也还没有学会进一步追问的本领，只那么样一知半解地让疑团存在著！不过，对于妈妈所讲述的下面这些关于日本兵的故事却产生了极其浓厚的兴趣：

那天早晨，大约八点多九点钟吧？当时没有时钟，只靠日影的高低来估计时间。不过时间八、九点该是不会错的。我和你爸在下边那田里锄地，把你的一岁多大小的姐姐暗藏在那茂密的森林里。那时你还没有出世，还在我肚子里，我就是那么样子挺著大肚子在拼命作呀作。

就在那个时候，毅伯的弟弟和阿贡的爸爸从田边走过朝前村的方向行去。他们见到我们在田里工作就高声大喊道：

“建哥啊！这么拼命做什么？一起去买几斤猪肉来吃吧！前村阿雄昨晚宰了一头猪，迟去可就买不到了！我们可都饿坏了，不吃哪能工作？”

你爸爸回答他们说：

“我没有钱，你们自己去吧！”

他们就迳自去了，也就从此一去不回来了！好彩我们当时没有钱，否则我可阻挡不了你爸！倘若你爸当日跟著他们去，那可就衰呀！

后来才知道：就在那一天，我们这一村的花柳婶的丈夫、他的长子、次子，国顺舅的爸爸、大哥、二哥，后村阿电的丈夫，老夏叔，钦崇的妹婿及弟弟，细婶的丈夫以及许许多多其他认识或不认识同村及前、后、左、右村的中年及青年人都被日本兵捉去砍头！这邻近四五个村总共捉去了百多人，没有一个活著回来！那天正好是农历正月十四日。现在我们每年这天所作的这台弥撒就是献给这些受难者的家属以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妈妈说罢，不禁摇头叹息不已！

记得从小一开始，我就每年参与这一天的祭悼弥撒。直到进了中学，由于弥撒时间与上课时间冲突而不得不放弃参加，心里

却是念念不忘这一天，油然而生的一股惆怅与忿恨也越来越强烈！我知道：那就是大检举！那就是大屠杀！

今天，又是农历正月十四了，又参与了这样一台弥撒，今天的感触可就更多更深了！那些遇难者的未亡人都先后亡去！那些兄长及父亲同时遭受杀害的当时的少年人，如今也已年近古稀、行将就木了！

这数十年来，非但圣堂、农村都变了样貌；就是参与这台弥撒的人们也不断在变换、更新！那些讲方言的人也由少变多又从多变少了；现在参加这一台弥撒的占人数绝大多数的都是说英语的人了！弥撒经文的颂读也由当年的方言经短暂的华语变成了今日的英语了！

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所参加的是一台什么样的弥撒呢？当年所发生的事他们可曾知道一些？随著当年受难者的未亡人先后亡去、惨案见证者纷纷撒手人寰及这些人的后辈们的行将就木，还有谁将继续传闻著这些悲惨的事迹？还有谁会把当日这凄楚的故事传讲下去？

片片的回亿、阵阵的愁思，勾起了无限的感慨与惆怅；也引发了绵绵的怨怼与悲愤。

最后一棵樟宜树

南　子

作者简介

原名李元本。1945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永春。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亦曾主编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著有诗集《苹果定律》、《生物钟》，杂文集《八方风雨》，短篇小说集《年岁的齿痕》，评论集《南子评论集》和微型小说集《惊鸟记》等。

公公患了严重的风湿病，这几年都不太爱出门。今天一大早，他就把我叫醒："快点起床，快点起床，就要出门了。"

我匆匆忙忙洗脸、刷牙，冲了一杯三合一的咖啡，把素牛油涂在粗麦面包上，半咬半吞解决了早餐。公公显得很浮躁，在客

厅踱步，口中喃喃自语："迟了，就来不及了。这一次一定劫数难逃。"

我们出门时，太阳像强盗一样，亮得令人心惊胆跳。我们坐邻里巴士到地铁站。地铁像僵死的虫停下，我们进地铁。我们在xx站下车，转短程巴士。

一路上，公公不停咳嗽，又唠唠叨叨："太迟了，太迟了，来不及了。"

我安慰他："只不过是一棵树，他们要砍就让他们砍吧。比砍树还严重的事，已发生了几十次。"

公公的眼睛出奇的亮，原来泛着泪光："我小时候，常常在树下玩捉迷藏，你婆婆拿树枝树叶摆家家酒。我玩得满身臭汗，就跳到海里凉快凉快。小时候，我就知道这棵树是百年老树。"

"您从来没有提过这棵树。"

"我不敢说，我不敢让人家知道有这棵百年老树。"

"为什么？"我好奇地问。

"如果让人家知道有什么文化遗产，就会有人千方百计把它们铲除。他们想使整个城市失去记忆，好像张白纸，这样他们就可以重新书写历史，诠释历史，掌握话语霸权。"

"没有这样严重吧！"我摇着头说。

"你还年轻，你不懂。"公公说，"把绳索带来了吗？"

"带了。"我下意识摸摸身边的塑胶手提袋。

"到了那里，你把我绑在树身上。除非把我锯成两截，我是不允许他们锯树的。"公公坚决地说。

"我会的。为了救树，总要有人牺牲。何况，这是最后一棵樟宜树。"

我们沿着小路趑趑趄趄地走。远处传来电锯声，公公的脸变成鼠灰色，仿佛老了十年。

2002年12月2日

删除记忆

南　子

作者简介

原名李元本。1945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永春。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亦曾主编

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著有诗集《苹果定律》、《生物钟》，杂文集《八方风雨》，短篇小说集《年岁的齿痕》，评论集《南子评论集》和微型小说集《惊鸟记》等。

一阵阵浓烟从嘴巴和鼻孔喷出，智者的声音从烟幕后传出："你去过记忆库了吗？"

"我收到莲花宝典（lotus notes）电子邮件的通知，还没去。"我谨慎地回答。

“唉，能够把不愉快的记忆删除，也是好的。”智者叹了一口气，说。

“删除记忆，也就是删除历史。”我不同意地说。

“我们这个时代只往前看，还需要历史吗？”智者喃喃地说，有点自言自语。

我转换话题：“为什么统治委员会要我们删除记忆呢？”

“远因是……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学者提出一套理论：泯除国与国之间存在的界线，是人类达致永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后来只有一个地球国……地球国成立的种种细节你都清楚，我不再说……统治委员会认为，人类背负太多太重的历史包袱，许许多多不愉快的记忆，是人类痛苦的根源……”也许是太累了，智者今天说起话来，吞吞吐吐、含含糊糊、断断续续。

“近因呢？”我打断智者的话。

“最近委员会下令拆除许多历史性的建筑，民众不断鼓噪，说什么拆掉古老的建筑，就等于使整个城市失去记忆，搞得委员会很头痛。委员们认为，解决的方法，就是删除人们的部分记忆，把古老建筑的残留影像从脑细胞除去，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智者是委员会的顾问，有许多第一手的内幕消息。

“删除记忆的手术危险吗？”我不安地问。

“怎么会呢？把激光束的能量调到安全水平，不就成了吗？”

“我明天就去记忆库动手术，没有记忆的人是幸福的人。”我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充满愉悦的感觉。

1999 年 4 月

谁认识凯特琳

南　子

作者简介

原名李元本。1945 年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永春。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现为新加坡教育部华文课程规划员。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亦曾主编作协刊物《文学》半年刊。著有诗集《苹果定律》、《生物钟》，杂文集《八方风雨》，短篇小说集《年岁的齿痕》，评论集《南子评论集》和微型小说集《惊鸟记》等。

阿成说：“你认识凯特琳吗？”

怎么会不认识。小时候，我们全家住在后港的乡村。乡村的土质不好，大地一片腥红。长大后，我才知道，红色的泥土含有铁元素。不过，也许所含的铁质分量不多，所以谁也没有动开采

的念头；而且，铁的价钱没有石油那么好，不然我们也可以像阿拉伯人那样抖起来了。话不要扯得太远，在我家亚答屋一箭之遥，也有一间亚答屋（这样写有点鲁迅笔法），凯特琳就住在那一间亚答屋里。

阿成说："你真的认识凯特琳？"

凯特琳小的时候，常常和我们在一起玩。她头上绑着蝴蝶结，鼻子下面拉着一条长长鼻涕。我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一起摆家家酒。每次玩输了，她就一边哭，一边冲进屋里，躲在床底下。妈姆总怪我欺侮她。妈姆弯着笨重的腰，对床底下的凯特琳说："不哭，不哭，妈姆给你糖吃！"

阿成说："凯特琳是洋名，你不懂英文，怎么会认识凯特琳？"

谁说我不懂英文？这个世界真奇怪，有人懂一点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就整天呱呱叫，好像快要下蛋的母鸡，怕人家不知道。当然，凯特琳小时候不叫凯特琳，好像是叫阿珠、阿英，还是阿兰，总之年代久远，也记得不太清楚了。后来，阿珠/阿英/阿兰（任选其一）进了英校，就改名凯特琳，人也一天比一天漂亮、洋化。不久政府就说，这一带要改建组屋，我们乡下人从此分居东西南北，我就很少有机会见到凯特琳了。有时候，在路上遇见她，她还会跟我点点头，用英语向我问好。不过我总是用华语回答。

阿成说："好，就算你真的认识凯特琳，她的书你一定没有看过，人家是用英文写作哦！"

笑话，凯特琳的书我没有看过？用英文写的书我就不能看？阿成，你不要把受中文教育的人看扁，说我们视角不广。受中文教育的人，除了可以谈儒家佛学之外，也可以谈洋人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法兰克福学派。阿成，你这几年学了一点英文，就以为自己高人一等。

阿成说："人家凯特琳的书，已经被政府指定为学生必读，我看你还是改用英文写作好！"

笑话，笑话，认识凯特琳是一回事，用华文写作是一回事，书被政府指定为学生必读又是另一回事。我们总不能说：华文书没有销路，就要放弃华文改用英文写作。就好像我们不能说：我的爸爸太丑了，我不要爸爸。假如有一个人说：新加坡太小了，我不要爱新加坡，我要多多爱美国，你一定会以为他讲疯话。

阿成说：“好，就算你读过凯特琳的书，我就是不相信你认识凯特琳！”

我生气地回答：“我为什么一定要认识凯特琳？”

选自 1997 年《惊鸟记》

五十元

芊 华

作者简介

芊华，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金门后浦。赤道风出版社社长，《赤道风》四月刊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九十年代受林锦影响开始创作微型小说，第一篇微型小说《雪》，刊于一九九四年《微型小说季刊》。微型小说作品曾发表于中国和新加坡刊物上；曾入选盛大网站女作家专辑、《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新华年度文选、亚细安文集。著有散文与散文诗集《绿的希望》(1991)、散文诗集《外婆的发》。

阿珍住在小型四房式组屋，有个公共走廊，她习惯锁住栅门，然后敞开大门，这样不但能采光，也让空气流通。

这天她正在厨房忙着家务活，忽听门外有人喊她：

“安娣，你能不能帮我填这张表格？听说填了就有钱拿。”

阿珍见门外站着一位陌生老妇人，便走向前去看个分明。

“阿婆，这张表格不是填了就有钱拿，而是要先交五十元，政府才会给你千多元。”

“为什么要这样麻烦？”阿婆有些许抱怨。

“这是法律规定。”

“我没有钱，我住在一房半厅。”

“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来找儿子，看看我的孙子，他刚搬来不久，离你家不远。”

“叫你儿子帮你缴交五十元就可以了。”

“儿子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我了。”

“哪里可以这样？”

“你不要怪他，我儿子驾罗厘很辛苦，忙到没空来看我，我媳妇又不喜欢我。因为要过年了，我把这几个月来一些善心人士送给我的饼干、罐头储存起来，今天拿来给我的小孙子，他今年才六岁，孙子高兴了，儿子也高兴。我不敢跟他借钱，他会不高兴的，以后不让我来，我就不能来看孙子了。”

“你能不能先借我五十元？等我分到钱才还你。你不要告诉我儿子。”

阿珍犹豫了一下，见她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只好答应她，打开栅门让她进来，并帮她填妥表格，告诉她去哪里缴费。

两个星期后，老妇人拎了一袋水果上门。

“安娣，这些水果送给你。”

“不要啦，你留给你的孙子吃。”阿珍不敢伸手去接。

“我是特地来感谢你的帮忙，你不接受就是看不起我。”

“不要，你拿回去，帮忙你是小事一桩。”

“你是不是怕我不还你五十块钱？”

“你不要这样说。水果拿回去慢慢吃。”阿珍把手放在背后，猛摇头。

“你到底拿不拿？”老妇语气有些急了。

她认为老妇生活拮据，不应拿她的东西，所以坚持拒绝。

“你不拿，我就丢进垃圾桶！”老妇光火了。

“你要丢就去丢咯！”阿珍语带激将，料想老妇也不敢把水果丢下去。

谁知话音未落，老妇气冲冲奔去阿珍的厨房，打开垃圾箱“碰”一声，果真把水果给丢了下去。

阿珍目瞪口呆，气极：

“你怎么可以这样糟蹋水果？”

妇人粒声不出，情绪激动地奔下楼去。

写于二〇〇三年二月五日

刊于二〇〇三年六月《新加坡文艺》（第 82 期）

姓，可以随便？

芊　华

作者简介

芊华，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金门后浦。赤道风出版社社长，《赤道风》四月刊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九十年代受林锦影响开始创作微型小说，第一篇微型小说《雪》，刊于一九九四年《微型小说季刊》。微型小说作品曾发表于中国和新加坡刊物上；曾入选盛大网站女作家专辑、《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新华年度文选、亚细安文集。著有散文与散文诗集《绿的希望》(1991)、散文诗集《外婆的发》。

由于两年前去厦门时，曾到这家著名的旅行社订购机票，服务员给林君留下良好印象。这回要到广州，首先想到的便是这家

旅行社。

接待林君的是一名正在脸上扑粉的小姐，她见顾客上门，赶紧将粉盒藏了起来。

问明了广州南航机票的价格后，林君便向小姐要张名片，小姐说名片刚巧用完了，林君于是便询问她的联络电话和姓名。

“电话是6xxxxxxx。”小姐说。

“贵姓？”

“zou”小姐答。

林君以为她发音不准，在纸条上写下一个‘周’字，一边问道：“是这个吗？”

“随便啦！”小姐语出惊人。

夫妇俩错愕了一下，林太太自语说：“姓，怎么可以随便？”

“这样是写错咯！”林君道。

只见小姐点点头，林君皱了一下眉头，思索着应是哪个字？

“是耳朵边的那一个。”太太提示他。

“嗯。”小姐应了一声。

林君写下了个‘邹’字给她看。

“周和邹都一样啦！”小姐满不在乎的样子。

“怎么会一样呢？一个有翘舌，一个没翘舌，写法都不同。”林君说。

“谁管你有翘舌没翘舌，都念zou！”小姐一脸的不悦。

“姓氏怎么可以随便？”林太太说。

“谁管你华文写什么，英文才重要，拼音对就对！”她振振有辞，毫无愧意。

“怎么可以这样？英文里的NG，可以是姓吴，也可以是姓黄，哪会一样？”林太太继续说道。

“一样的啦！”小姐坚持着，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的神色，好像他俩是吃饱撑着来找碴的难缠顾客。

夫妻俩不想与小姐争辩下去，便走出旅行社，做太太的心湖久久不能平静。年轻一代已不兴提祖籍，如今连姓氏也可以如此地轻视，其实整个心态是异化的，遭扭曲的了！

姓氏这疼痛的瘦瘦记忆，是压在心头上的疙瘩，愈发沉重，尤其华文几乎快被挤扁的当儿。

刊于二〇〇四年六月《新加坡文艺》（第 86 期）

血痕

蓉 子

作者简介

蓉子（1949-）另有笔名秋芙、江采蓉、莫愁。出生于中国潮州市金石镇，现为新加坡公民。少年失学，艰苦奋斗，亦文亦商，曾任杂志社编辑，近年从事医疗管理。1969年开始写作，擅长写小说、散文，著有小说、散文、信箱文集近30部。散文入选新加坡教科书，小说也曾在70年代被拍成电视剧。曾以“秋芙”为笔名主持社会服务信箱达32年，也为新加坡各大报章写专栏，现为联合早报专栏作家。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机场很嘈杂，播音响而不清晰，依稀听到飞往澳洲班机将启航。

“妈，我得进去了。”葛珠儿紧握母亲的手，泪眼满是离别哀伤。她转抱小妹肩膀：“兰儿，照顾妈妈。”

“寄钱来，不然我不管！”兰儿瞪着双眼。

“爸临终时，我应承过：永远照顾你和妈，放心。”她给了母亲紧紧一抱，一一握别送行的同事们。

一道道艳羡的目光，送她进闸门，飞向世界。

三年的申请与等待，终得偿所愿。

一个记者圈困于窒息的气氛下，接触愤懑的事实，报导美丽的谎言，有苦对谁说？

大家都死命往外冲，盼望跑出去追求学问、自由、财富、理想、美丽的春天。

同学小周来接机。小周先来两年，白天读书，晚上当餐馆侍应生，所赚刚刚够用。据他说，有些留学生根本就没读书，他们在工厂工作，每小时七八元，日子过得挺好，周末还可钓鱼玩乐。珠儿借住小周客厅，天天上街找工作。

移民及留学生渐多的澳洲，工作难找。珠儿连连碰壁，急得坐在路边石篱哭起来。

好心的妇人见了，留她在店里帮杂务，每周给她五十元。她急急给家里写信寄钱。不久，珠儿有了新工作，夜间看顾老人，老板负责餐宿，周薪百四。她有了学费，立刻上学读书，又给家里捎了钱。

日读夜做，挨了三年，脸青唇白得了个博士。她当了大专助教，工资高了，生活轻松，家书写得更勤，家用寄得更多。

相恋三年的小周，一直没考到文凭，索性弃学当专职侍应生。

一天，珠儿上课时，昏厥过去。送医院检验，证实得了血癌。

万念俱灰之际，小周坚称爱情不变，要求立刻结婚。珠儿倾尽积蓄买了间一房一厅小屋，写在小周名下。

留澳的朋友们大家欢声歌颂、祝福。

在小妹兰儿的不断要求下，珠儿申请妹妹来澳洲读书，兰儿暂时住在客厅里。

为求母亲妹妹温饱，疲倦的珠儿兼职当补习教师。兰儿放学，负责煮饭。

一晚珠儿回家，惊闻房中男女声浪，她惶急敲门，好半晌，兰儿半裸开门应道：

“姐，今晚你睡客厅！”

“你说什么？”珠儿震惊得通身发软。

“爱是自由的，不是吗？不要忘了你有病！”兰儿冷冷说道。

小周走过来，手搭兰儿肩，对珠儿说：“我们离婚吧，我需要一个能照顾我的妻子。”

珠儿窝在厅里，暗泣中，房内传来喘息与细碎的笑声。

夜茫茫，奔向何处？诉与谁人？她在自己腕上狠狠地咬了两道血痕。

瓦片

孙雨轩
（作者简介从略）

某处要挖一个蓄水池。铲泥机日夜不停地挖，在十多尺深的地底下挖出两块样子有点奇特的瓦片。说它奇特，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从未见过瓦片之类的东西；上面刻了一些深深浅浅好似图腾的线条。人们轮流观赏了老半天，仍弄不清那些线条代表什么意思，但又不敢随意丢弃或销毁；因为越是古老的东西越有市场价值。于是把权威的考古学家和古董鉴赏家请来了。

“或许是外太空殒石的残片。”A 专家用放大镜端详瓦片，带点惊叹的口吻道：“这可是一桩大发现，很有科学意义。”

“好象是古代某个文明国家留下的工艺品。” B 专家疑惑地说。

“那么说，我们这个国家的文明史还挺长呢。” C 专家说。

经过一轮的讨论、鉴定，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专家们只好回去电脑图书馆翻查档案。电脑屏幕里清楚地显示，迄今一百五十多年前，这里已是一个相当现代化的国家，再推前一百五十多年

前，则是一个小小的渔村。

“那么说，我们的历史充其量不过短短的三百年，简直不可置信。”C专家遗憾地说。

“这两块瓦片，会在我们这里出土，一定大有来历，也许它隐藏着一段辉煌的历史。”B专家说。

“可是我们怎么去追查历史呢？有些历史资料连我们都搞不清是真是假。”A专家说。

三个专家想破了头，最后将瓦片拍成软片，寄到世界考古大学去鉴定。三个月后，鉴定书来了，上面写着两个他们都看不懂的奇特的文字，一个是“南”，一个是“大”。

大卫的华文

翁丽清

作者简介

翁丽清（1975-2004）原名，另有笔名追日鸟、乌鸦、斑鸠、清心、眨眼、秋心、浴火鸟、清河等。就读于务乐小学，圣公会中学及淡马锡初级学院。1992 年获得新加坡教育部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1994 年获的新加坡报业控股海外奖学金，负笈英国深造，于 1997 年以第一等荣誉学位毕业自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成后任职于联合早报财经组，于 2003 年获得由证券投资者协会颁发的“明日之星奖”的殊荣。热爱文艺创作，擅写散文、杂文、小品、小说和游记，曾执笔《新明日报》副刊专栏《红树林》，并于同年受《新明日报》副刊推选为国内有潜能青少年作家之一。

“志刚，大卫这次的华文测验只考得五十分，这样下去是不

行的。”佩芬焦虑地拿着被老师批改得满江红的测验卷子给丈夫看。

“我们不是帮大卫请了位华文补习老师吗？”志刚放下手中的报纸，惊奇地问。

“可是大卫和同学都讲英语，我们的菲律宾女佣也只会讲英语，他很少有机会接触华文。”

志刚哑口无言。他每天早出晚归，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心孩子的饮食起居，更别说他的学业了；他把这些事情都交给精明能干的妻子。

“志刚，不如我们移民到加拿大吧！到了那里，大卫就不必修读他讨厌的华文了。到了十八岁，他也不必去当兵吃苦。”佩芬一直向往有着春夏秋冬四季之分的加拿大，在丈夫面前总是对这个西方国家赞不绝口。

志刚毫不犹豫地摇摇头。他极不愿意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扎根，只因他怕死缠烂打的乡愁会化作一条绳，紧紧地捆住他。外国的月亮真的比较圆吗？他不以为然。

志刚下定决心要帮儿子把华文搞好。他决定这个星期六带大卫到电影院观赏华语影片，希望这个第八艺术能对大卫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爸爸，好闷啊，我受不了！”还不到半个钟头，大卫已坐立不安。志刚无奈地摇头叹息，《滚滚红尘》是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只爱看西片的大卫却不僮得欣赏，这实在是他的损失啊！

“大卫，我买这本《中国少年故事选》给你好吗？”志刚兴奋地挑出一本图文并茂的故事书给等得不耐烦的儿子看。

“爸爸，我们还是走吧！我想去买麦克杰逊的最新卡带。”大卫拉住父亲的手说。

“这次的华文测验，你准备了吗？”志刚吃晚饭时随口问，却没想到这一问，竟然引起了大卫满腹的牢骚。大卫埋怨华文词汇笔划多，读音和解释又难记。

“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学华文嘛，用英语交谈不就行了？”大卫不满地说。

“大卫，你可别忘了你的皮肤是黄色的，你是华人，如果不会写华文，不会讲华语，你不觉得这很可耻吗？”志刚的心仿佛被一块沉重的铅石压着，无助地坠入黑暗的深渊里。

大卫不解地望着突然激动起来的父亲；他不明白为什么父亲因自己的华文成绩差而大惊小怪，他科目他都考得骄人的成绩，不就够了吗？

同事健明发现志刚最近总是忧心忡忡的，不禁好奇地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志刚把事情的原委道出后，健明语重心长地说：“要一向崇洋的孩子一下子对五千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事，你要有耐心。”

在一旁聆听的另一个同事珍妮忍不住插嘴说：“我有个好办法，保证你的儿子一定会下苦功夫搞好华文。”

珍妮的方法果然奏效。大卫勤于看华文书，有空时也自动去翻阅华文报章。

志刚笑了，他笑得很苦很苦。若不是他告诉儿子，只要中四会考，华文第一语文成绩优异，以后就不必再修华文，大卫怎么会积极地学习华文呢？

无言的结局

吴莲珠
（作者简介从略）

“秀枝啊，用功一点读书，将来毕业了，找份好差事。我们这一家子啊，就指望你了！”

翻读着书的高二学生吴秀枝耳际又响起了慈父的叮咛。是的，非把书读好不可，我发誓这一辈子一定要让我家脱离贫穷。我要让当建筑工人的老爸有好日子过，他天天日晒风吹雨淋地为人造房子，是应该有间宽敞舒适的屋子住的。不然他出卖了30年劳力算是白劳了。我也要让体弱的老妈享受清闲的日子。她日日早起摸黑为人洗衣，不舍的吃，不舍的穿，就单为了养大我们5兄弟姐妹。我要让弟妹们个个读好书，受好的教育……

秀枝的誓言永远藏在她心底，深深的，不可动摇的，这早已化成最具动力的催化剂，叫她发奋图强。她仿佛看见金色的秋天，丰收的季节即将在眼前出现。

挨是挨过了，那是艰辛的12年。捧着考第一名的学校成绩册，矮小的秀枝眼里闪着欣慰的泪光，可以开始出来社会工作了！唉，

终于毕业了，我可以与清癯焦黄的老父、枯瘦干瘪的老妈分担家用了。这一份喜悦，早熟的秀枝一盼就盼了12年。今天梦幻成真，理想就快化为现实了。

买报纸、找工作、拿表格、填表格、拍照片、影印报生纸……秀芝忙得不亦乐乎，也许这叫“万事起头难”吧！或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将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吧！”当秀枝碰到挫折时，她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但胡忙瞎忙了一连好几个月，寄投出去的的信件已记不清有多少，收到的尽是大包的回绝信。啊！怎么啦？我的学校成绩这么好，竟没有人要请我？老爸的期盼，老妈的欣慰，秀枝的信念似乎开始动摇了。万事起头难，这的确难了点。在书里，我好像没读到找工作是那么困难的事，老师也不曾教导我们如何找工作。唉！书里的知识与社会上的知识竟相差一万八千里！那是天渊之别呢！

这天下午两点，黄衣使者送佳音来了，那是新新纸厂人事部叫她去面试。这样的信呀！她足足等了4个月哟，姗姗来迟，终究是来了，皇天真是不负苦心人！好日子就快到了。秀枝这天乐得彻夜不眠，她的希望，全家人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张薄薄的纸上了。我一定要把握，我不能轻易地失掉这宝贵的面试机会。秀枝盘算着，揣摩着如何掌握面试这一天。

战战兢兢地来到裕廊工业区振美大道一间平楼工厂，秀枝心里卜卜跳，双手竟然发抖？唉！怎么搞得？来面试呀！又不是上断头台？莫名其妙！她自我安慰，尽量让自己放松。在堆满杂货的玻璃门前，她深呼吸，定定神，把脸凑近玻璃，咦！一张熟悉的脸，啊呀！原来是玻璃镜，举起右手，挡住光线，探眼再仔细看清楚里边，啊！对了，有十几个人哪，秀枝心里飘过一阵凉意，鼓起勇气推门进去。

那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有7、8张桌子，但桌子七横八竖放着零乱的账簿、文具、厕纸、卡纸、电话，还有那许多不知名的杂物，比学校教室的办公室还乱还糟！秀枝有点失望，但有工作总比没工作来得好呀！坐食山空，她不能再等了。即使是当工

人，也得将就了。于是她打定主意，努力争取这份书记的工作，尽管坐在她身边还有整十几位申请者。

“你帮我草一份促销书信，要向顾客推销本公司的产品。”中年老板拿了几张白纸交给秀枝，顺便指一指不远处的一架破旧打字机便转身交代其他的职员去了。

怎动手？学校里所学均是方块字有文学、地理、历史、数学。英文一向不好的秀枝真是秀才遇上兵了，怎写？不写嘛，我白来了！要写嘛，脑子一片空白！无声的抽泣，不听话的泪如双泉水，滴滴答答地淌下，秀枝视线模糊了。她悄悄的离开了新新纸厂，连询问工人空缺的勇气均丧失了。

“怎么样？成功吗？薪水有多少呀？还没有踏进破陋的亚答屋，老爸慈祥地问了，老妈更闻声而至。唉！秀枝亚哑子吃了黄莲，不敢吭声，不敢流泪，推说：“不知道”便闪进房里咀嚼失败。

夜凉如冰，秀枝越来越觉得寒冷，虽处热带，但长夜竟是如此漫漫，如此之悲凉？怎么？书本的知识，学校里所学的，考100分得科目，在职场上没有一科能派上用场？那我12年的心血呢？我12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这是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教育？我怎完成我的理想？我怎对得起老爸、老妈？我怎照顾弟妹？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用？连一份最简单的工作也找不到？当工厂工人？人家嫌我读太多书，高中毕业呀，那副一斤重的近视眼，纺纱视线不清，搬重的人家嫌我个子小。那12年未曾劳作的双手呀！更提不起重物，帮人家卖水果人家都不屑呢！文员的工作更甭提了，学校学的是直书的，办公室的文件都横写了？挫折，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竟肯定了秀枝这优才生一无是处，她最后搜索枯肠，冥思苦想，想不出什么道理来。

歇斯底里的她在夜黑风高的晚上投环自尽了。那是1971年3月1日。

回乡泪

吴莲珠
（作者简介从略）

天地之大，元穷无尽，我所求的只是一片
安身立命之地，
何必拘泥于这岛国新加坡呢？

昆达士客机徐徐降落，机上的回乡客彤彤百感交集。离家十年，家乡依然青葱一片，阳光依然灿烂。希望这次告假回乡能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好好施展一平抱负，也不枉辛辛苦苦几年修来个博士文凭。

十年在外漂泊的生涯也该画上休止符了。40岁的她这会儿关心的除了找份工作外，还有一别十年的哥哥，不知他还好吗？嫂嫂呢？侄儿、侄女呢？他们会不会欢迎远道而来准备与他们同住的姑姑？彤彤对这些一点把握也没有，就算是投石问路好了。

回想当初，大概是一念之差吧，她满腔热血，跟随着出国留学的热潮，孤身一人前往地广人稀的澳洲打天下。结果呢？十年了，事业毫无进展，理想从无实现。除了那一纸没什么分量的博

士文凭，她这回还带回了满怀的离愁与辛酸。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竟是如此的遥远。她的勤奋，她的认真教学，并没有得到金发红毛的认同。那群无知的中学生竟把她当做工作的奴隶，更笑她不懂得人生！也许她真不懂人生的目的，不然怎么一辈子做牛为人耕，做马被人骑？学生倒也罢了，校方呢？彤彤咽喉又含满了苦水。她噙着泪水，从来也不敢向人提起管理层对黄种人的不公平。升职永远轮不到她，苦等了十年，等到的尽是做不完的脏活累活，依然是个普通的中学教师。当年的血气方刚，雄心壮志，都变作了孤单与寂寞，萦绕在她左右。

“姑姑，我们在这儿！”小侄女喊着，彤彤喜极而泣，晶莹的泪珠流淌在她清瘦的脸庞。“啊，我终于到家了”希望之火中重燃，彤彤要在这小岛国重整旗鼓。这应该叫做落叶归根吧！前几个月看见岛国在海外登报，呼吁海外侨民回馈祖国。现在看到岛国一片繁华，一片喧嚣，正是百闻不如一见。听哥说岛国政府重视知识，重视人才，发展高科技，这会儿，她可是英雄有用武之地了。知识武装是真理，万无一失。

风尘仆仆的彤彤放下行李，没敢休息，便马不停蹄地打求职信，申请工作，拜访亲朋故友，托人探路，六个月的无薪假期必须充分利用每一天。天天打信，日子从指缝间悄悄滑过，天天翻报纸求职，日子从眼前悄悄溜走，一个月过去了，找工作的事毫无进展。彤彤开始尝到失望的滋味。

这天，她百般无奈地接受了一份一天50元的临时教师工作。但日子并不好过，黄皮肤的学生也好不到哪里去，才不理你博士还是硕士，上课照样顽皮，一样的不听话。这还不要紧，最叫人难以接受的是同事们的冷言冷语：哎唷，博士呀！我们的学校是小了点，容不下大博士，鸡窝里哪能容得下金凤凰呢！杀鸡焉用牛刀，真是大材小用呀！彤彤能说什么呢？除了尽吞苦涩之泪，还能做什么？时运不济，造化弄人啊！再说我是回来度假的，与这些人又能生些什么气呢？

炎热的下午，空气似乎凝固了，令人窒息。彤彤正在打考题，打到眼冒金星之际，电话铃响起：“陈博士是吧？下星期三到本

学院來面试。”哇，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次一定得好好把握，我是修教育的。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当学院的讲师一直以来就是彤彤的美梦，这梦将在下个星期三实现。

上美容院，洗掉满脸风尘，轻轻敷上适当的化妆品，穿上一件衣橱里最美的衣服，彤彤按时赴约，她脸上洋溢着春风，充满希望地走进寒气逼人的会议室。

“你发表过什么教育专业论文吗？”

“你写过几本书？”

“新加坡教行政策有何不完善之处？”

选珠炮般的发问，像一支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箭，无情地向她身上射去。离家十年的彤彤，哪里招架得住？她竖起了白旗。这么刻薄的面试官，那慑人的官相，伤人的话语——我们要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不是花瓶！要过这一关哪，对彤彤來说，可比拿个博士文凭都难！岛国的人才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没有任何意义。

好心的友人建议她到组屋楼下分发传单找学生补习度日，她都无奈照办了。可是，这儿亲爱的同胞，大白天都在睡懒觉，偏偏在三更半夜，午夜梦回之时才想起來打电询问补习事项。电话铃吵得哥嫂不能安眠，小侄儿无心入睡，更难堪的是：“补习费这么贵？你是博士呀！有什么了不起？你以为你是谁？新加坡就剩你一个补习老师了吗？”彤彤无言以对，被奚落的滋味还真不好受。

十年浪迹天涯，生活不如意，而这五个月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彤彤思前想后，下定决心，再度收拾行囊，重捡这颗破碎的心，把惆怅、失落、悲伤统统装进沉重的行李箱，再度踏上离乡的路，永不回头，永不回乡“度假”了。

飞机隆隆地起飞了，虽然故乡青山依旧，绿水悠悠，但这一切都不属于我。文明、科技、繁荣的钢筋水泥森林都是无情物。彤彤不再留恋，不再回首，挥慧剑斩乡愁，天地之大，无穷无尽，我所求的只是一片安身立命之地，何必拘泥于这岛国新加坡呢？

唐纳老师

昕　蕾

作者简介

昕蕾（1952-）原名冯慧珍，另有笔名灵犀、凡龄，生于新加坡。1974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工商管理学系，1975年毕业于教育学院，毕业后任教职至2009年。曾获两届教师征文奖。已出版散文集《花雨中的梦》（1989）、冬恋（1999）、《青春别走》，短篇小说集《总有一条路》（1995）。

“新加坡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唐纳老师逢人就这么说。

说起唐纳老师，在这所学校里，可说是无人不晓。而学生们呢？却总是竖起拇指，大赞：“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老师。”

说到教书，唐纳老师自有他的一套。“语调风趣幽默，声如洪钟。虽然身材略为肥胖，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饱满的精神，

让人上他的课时永不疲倦。”这是学生的评语。而唐纳老师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演技。他教起文学来，不但又说又演，有时还把学生拉到台前客串一番，乐得学生们嘻哈大笑。

这么一来，却苦了隔壁班的老师了。这么精彩的表演，这么吵闹的声浪，早把学生们的心都钩了过去，管你是在上数学、科学、历史、地理还是华文呢！

于是，有老师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是在上课吗？还是在跟学生玩闹？”没有谁能得到答案。又不是教文学的，而且，你敢坐在他课室里看看他教什么吗？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唐纳老师从不给学生测验。

唐纳老师是政府以高薪从国外聘请回来专教英文的教师，据说是为了提高本地学生的英文水准。水准有没有提高不得而知，可知的是这学校的英文会考成绩却是每况愈下，从五年前的95%降到今年的82%。说起罪魁祸首，唐纳老师是这么对学生说的：“这学校只有一个合格的英文老师，那就是我。可是我却被派教文学，没教英文，你说，有什么法子呢？”

那唐纳老师又为什么会说新加坡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呢？

见到唐纳老师，我总是战战兢兢，最好能避而远之。那是因为有一回，在餐厅吃点心小憩的时，唐纳老师指着我的鼻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说英语的吗？”也许是他见我跟其他教师用华语交谈。我瞪大眼睛望着他，那个唐纳老师，他用一副不可一世的神态，用那苏格兰人特有的卷舌腔调说：“新加坡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不说英语的人也能有立足之地。”

我不知道在场的其他教师有什么感受，我却是发觉自己的脸颊渐渐发紫发烫。羞耻感紧紧地包围着我。这原是我最感自卑的一环。但，这能怪我吗？从小，就没碰过一个好的尽责任的英文教师。现在，这个自以为英语说得好的外国人，竟在我的国家里，用这样的话来羞辱我。而我的同胞，和我一样是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珠的同胞，却坐在一旁静静不说一句话。也许，他们也同样瞧不起我吧！

唐纳老师越说越起劲。“新加坡这么小，其实一种语文就够了，根本不需什么第二语文；更加不需提倡什么讲华语运动。”

这样的论调在学生间传播开去，会有怎样的影响，唐纳老师是一点也不理会的。本来就是嘛，学什么华文呢？所以他最恨学生的汉语拼音名字。他还吩咐他的学生，每一个都得取一个洋名，好方便他称呼辨认。

“新加坡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唐纳老师在向他的学生发表他的独特见解时，总爱以这句话作开场白。“为什么要煞费周章搞这么大的宣传，还劳师动众成立什么社交促进组，简直荒唐。男不娶女不嫁，那是他们的自由，自由你懂吗？真的白操心。没有后代？那不简单吗？只须请你们的总理下令，叫所有健壮的男人跟小姐们睡觉，不就解决了吗？”

男生们哨声四起，交头接耳；女生们羞红着脸，正襟危坐。老师们呢？我不知道。

草尖上的蚱蜢

希　琳
（作者简介从略）

我坐在她桌前，硬起心肠不看她的脸。

可是，她轻柔的语音却仍飘入我耳中。

“为什么呢，邱先生？”

妻也这样地问我：“为什么呢？当初是你坚持要把儿子送到语文中心补习华文的，怎么现在又改变主意了？”

叫我怎么回答才好？

她身后的墙上有海报，一大片白色中，一只绿褐色的蚱蜢立于嫩绿的草尖。无邪的白、深刻的绿。

我听见自己在说：“志明的华文成绩已有起色，我不想给他太多压力……毕竟他才小三。”声音干涩，十分陌生。

“是这样吗？”她说。“太可惜了。”

海报里的草尖似晃了一晃，蚱蜢像是站立不稳。

她语调中是不是有丝不舍呢？我竟以为，她舍不得，我。

但她终究没有再加挽留。当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出语文中心时，只觉心都被掏空了。

我怎么能告诉她，又怎么能告诉妻，自从志明成为她的学生后，这几个月来，我无时无刻不看见她那一双明亮纯真的眸子在对着我笑？

站在阳光下，我开始想象自己是那只立于草尖的蚱蜢。

梦中醒来

辛　羽

作者简介

辛羽（1953-），原名洪天发，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华校高中毕业，曾获中国教委颁发全额奖学金，赴中国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长期从事文教工作，曾任《知识报社》高级编辑，《怡和世纪》执行编辑。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热带》文学半年刊编委，书写文学协会出版主任，“书写文学网”散文版版主。中学时开始涂涂写写，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也在网上发表。小说曾获金笔奖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的优秀奖。著有散文集《倾听·回眸》和短篇小说集《芳林余韵》。

你听见墙上壁钟巨大的声响：“得——得——得——”，你感觉到秒针移动时每一个细微的颤栗，像在撞击心灵。

身边的妻子呼吸停匀，她一定弓着身子睡得正甜。虽然渴望有人和你聊几句，可她明晨还得早起。你浮荡恍惚，不着天不着地的，非梦非醒。你闭着眼，残梦里的情景，像萤火，幽暗里反倒鲜明……你干脆把双手枕在脑袋下，细细聆听——除了心跳，静夜里还有什么声音？卧室的各类器具：衣柜、软圆凳、小闹钟、梳妆台、台上各类小用品……是不是都在说着话？只是这些对话你听不懂。

是的，迷糊，烦恼，无告，耽虑……，就是来自听不懂，无法沟通！就像那些支离破碎的，梦。

那时你行走在路上，过往行人都对着手机说话，声浪哗哗，同样的黄皮肤，黑眼睛，你却听不懂他们的言语！各种街招路牌，招摇过市的巴士、德士上的广告，除了颜色和数目字，你大都认不得！

然后在你流汗的工厂里，门窗、通道、机器都像邻居般熟悉。可是，所有张贴的通告，条例，指示，在一阵风暴之后，跌下来铺满一地，你捡起来看，斑斑点点，却一字不识！

你想起半个月前，为孩子学校的事，你第一次踏进宏伟的初级学院时，接过来要你填写的那张表格！

白纸黑字——好比白天黑夜，两个无法互相辨识的世界！

一个温婉的女孩要帮你填写，你掏出身份证。填写中她忽然停下，忽闪着眼睛，问："你姓 Goh，他姓吴，怎么证明你们是父子？"

你正在为难，儿子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在一旁插嘴："我爸爸的姓是 HOKKIEN，替我报生用汉语拼音。"

女孩笑了："是这样啊！难怪这里有那么多父子不同姓！真正是怪事！"

你听出了"联邦腔"，心想，这女孩一定不是本地人。可是，当初为什么用汉语拼音替孩子报生？传了多少世代的姓氏，如何却在自己手里一下变"吴"了？

你迷迷糊糊的，无从回答心里的问话。

孩子在用你听不懂的话和女孩交谈，好像还在解释，然后一起“咯咯”笑。

孩子为什么和自己不同姓？为了学华语么？听说要学好华、英双语不容易，自己肯定又帮不上，为了孩子前途，为了减轻孩子负担，不要影响双语的学习，方言必须舍弃。大家都相信啊！因此给孩子一个汉语拼音标示的姓。生活中大家也尽量不用方言，什么是祖籍？福建、广东、客家、海南……好比在抄家，在挖老底，把最后的根挖出来了，丢弃了，从此，再无牵连，再无痕迹。

“我们都是新加坡公民……”

那天回来后，你就接连地总在深夜梦中惊醒，梦里你确确实实在家里，你置办的家具、电器，你粉刷的墙，墙上相框里的“福”字，是你亲手张挂上去……你从客厅沙发起身，走到厨房的卫生间，扭开你亲手挑选的白钢水龙头，连水流声都这般熟悉，然后你在靠背木椅上坐下……孩子们在身边来来去去，却没一个理睬你！在你耗尽毕生的家，你透明了，像是回魂的幽灵；孩子们长大了，却说着你听不懂的言语！这还是家吗？你咆哮：“不会福建话，讲华语！”

你知道朋友中许多带孩子到律师楼，宣誓改回了祖先的姓，却由于要花钱花时间，你一再迟疑，拖延。那天走出孩子的学校，你陡然下了决心！虽然你还是困惑，不要说方言，连华语都快说不上来了，只存下一个方言发音的姓，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昨晚你跟孩子说好今早要去律师楼宣誓换姓，孩子耸耸肩，一脸的无所谓。

（刊载于《新世纪文艺》第八期）1-8-2011

那一天

辛 羽

作者简介

辛羽（1953-），原名洪天发，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华校高中毕业，曾获中国教委颁发全额奖学金，赴中国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长期从事文教工作，曾任《知识报社》高级编辑，《怡和世纪》执行编辑。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热带》文学半年刊编委，书写文学协会出版主任，“书写文学网”散文版版主。中学时开始涂涂写写，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也在网上发表。小说曾获金笔奖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的优秀奖。著有散文集《倾听·回眸》和短篇小说集《芳林余韵》。

凌晨两点钟。

向来早睡早起，她没想到这时刻自己竟还对着电视机。荧幕

上来来去去的画面像是不断重复，实在没有必要再看下去，却就是说动不了自己起身。她感觉眼睛发烫，干涩，不知怎地想起曾经嘲笑追看世界杯的妹夫，甘愿天天日夜颠倒，那时她说他“笑”（疯），笑的却是现在的自己……

真的没有必要再看下去。十一点钟的时候，朋友从网络得到的消息，万众瞩目的那一区已经分出了胜负。连老爸也打来电话，爸爸说：稳赢了！免看了！

她对着话筒劝老爸：是啊！去睡吧，早一点休息。记得吃药啊！

老爸当了一辈子华文老师，退休下来几年，身体一年不比一年。尤其是老妈过世后，听小弟说，常见他独自坐在厨房发怔。去年的母亲节他一早说要庆祝，起先还以为是不是头脑有点不清楚了！后来才知道是要当天陪他去芳林公园……

前几天又坚持要她一起去参加那场群众大会。骤雨后，大草场上坑坑洼洼的，他们去得早，不辨深浅，一脚踩下去，老爸和她的鞋，全浸泡在泥水里。一站站了两三个小时，站得脚都发麻，也是她劝老爸早一点回家休息。还记得在地铁上，爸爸摊开现场买来的报纸，对面的搭客竟向他微笑致意，一看对方也是同一份报纸，一样的两脚泥！

“痛快！痛快！”爸爸一叠声的长吁。

是啊，多长的日子啊，她都快淡忘了那原属于自己的东西。自从满21岁后第一次执行公民的神圣使命之后，都快三十年了她都是白白占用了那一天假期。今天当她再走入那小房间里，她被一种窒息的压迫感包围，有点儿迷糊，有点儿像踩不着地。幸好，打个X也挺容易，整个过程不过两三分钟。她不明白，这两三分钟，怎么要用那漫长的二三十年来等待？

“呜哇！”哪里突然一声爆喊，接着四周围亮着灯火的窗口，传出“噼里啪啦”的鼓掌和喊叫，听起来仿佛她童年时大年初一的爆竹声。

荧幕上正做出确定的报道。她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眼睛真的累了！年过半百，长时间的家庭主妇；孩子大了，出去工作过；然后半退休……她是女人，为孩子，为家庭，为自己的晚年，她也像身边的安娣们一样，最渴望安稳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这回她却渴望改变？

电话铃响。不出所料，是老爸兴奋得有点颤栗的声音：终于等到这一天！

“爸，你怎么还不去睡啊？不是说早知道结果了吗？”

那只是听说，怕会生变嘛！老爸我一颗心吊着，要睡也睡不去。

“好啦！现在安心啦！”她像在自语，“那就快去睡，还记得医生怎么说吗？千万别熬夜！”

睡，睡，怎么不睡？我要好好地睡一大觉。

爸爸嘶哑的嗓子听起来却没有一丁点睡意。

次日，一大早又是电话，她想：一定是爸爸邀她去吃潮州粥，老人家已经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姐啊，”急促的，慌乱的是小弟的声音，“爸爸没有睡醒，爸爸走了！”

20-6-2011

4-5-2012 刊于《早报 • 文艺城》

假如你到马尼拉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假如你到马尼拉，一定要到新加坡街逛一逛。

到了新加坡街，一定要尝一尝“林太福建面线羹”。

“林太福建面线羹”的老板并不叫林太，林太是我祖母；我奶妈对祖母的称呼，我奶妈才是老板，她叫索咪，是我们的菲律宾女佣。

之所以向你推荐，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祖母说我们福建人一定要懂得煮面线羹、讲福建话。妈只会讲不会煮，她也是福建人，但没空学，知道我喜欢吃，叫索咪跟祖母学。

索咪在我们家整十年，直到我上中学才回菲律宾。妈不肯放她，索咪告诉妈，她儿女大了，要回去看他们，妈才放人。其实，最主要是祖母去世了，妈又待她不好。

索咪走时我大哭一场。她答应给我写信，走后七个月果然来信，说马尼拉现在有一条新加坡街，卖的全是新加坡食物，有广东煲汤、海南鸡饭、潮州卤鸭、客家红枣鸡、福州鱼丸。她也在那里开了一间小食店，卖的就是祖母教她的面线羹。她忘不了祖母，就用她对祖母的称呼作招牌。

所以，假如你到马尼拉，一定能吃到很多新加坡已经吃不到的小食。

新加坡街很长，你随便吃点什么填饱肚子后，可以继续往下逛，不必十分钟，就会发现那里全是教学中心，教的全是新加坡华人的方言，其中一家叫“安溪福建话中心”，主人莫妮是我的朋友，你不妨进去用福建话跟她打个招呼。莫妮是我祖母晚年行动不便特地请回来的。她刚来的时候一句福建话都不会讲，一年后她就可以教我讲福建话，可是妈不允许，要莫妮用英语跟我交谈。三年后祖母逝世，莫妮已像个福建人，以福建祭礼葬下祖母。

莫妮跟索咪走后我非常无聊，常想起祖母说过，我们福建人一定要懂得煮福建面线羹、讲福建话，我却一样都不会。我时常想，以后我有钱一定到马尼拉去，除了看看我的两个福建朋友，最重要的是尝一尝面线羹。

如果你的菲律宾女佣也回国了，我们不妨考虑结伴同行，作一次文化考察。

北京唐人街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那面红布最刺目了。来过的人都这么说。在千百年风沙成烟的古都，这颜色一直徘徊在灾难与吉祥之间。

一箭之遥，五星级饭店以血缘叠成另一座紫禁城，竖立的。九千九百九十九间房，写下这民族对永恒不可磨灭的刻意追求。

我在其中一间房里打电话。

我是有点莫名其妙，从没想过到北京来，现在竟然还来帮人家。

首先，得感谢新中有关单位的交流、学习、关怀，以及爱护，才促成这次的机会。自新中建交以来，两国交流频密，不论在文化上、经济上，都取得很好的成绩……我来北京才一星期，台词、废话背得比谁还熟。简单地说，我们是来给别人“学习”的（啊！我喜欢这个词，有色彩，有性格），就是来教别人的。我们的部门这几年“干”（又另一个富地方色彩的词）得有声有色，来旅游的人超过我们人口的两倍，中国正积极“搞”“第三产业”，希望翻一番把它“搞”上去，然后我们就来了。

这“来了”还挺好玩的。我老板，就是我的上司，是我们部门的灵魂，杰作是把所有“乌鲁乌鲁”的地方发展成旅游区，例子不必详述。可是，他临来前才学会写自己的华文名，我们部门里地毯式的搜寻过（还发现不少女同事掉了的长头发），就只找到我这个“末代华校生”（我大哥说的），我托我老子当年没远见的福，被我老板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成了他的特别助理，也成了“学习”的对象。（不好意识啊！大家互相切磋切磋！）

来了三天，参观了很多地方，喝了很多中国茶之后，有一晚，被请到一家“台胞”开的卡拉OK，我老板与我在主人的要求下，合唱了一首《一水隔天涯》（他就会这首，是小时候听他妈妈在冲凉房高歌留下的印象）。之后，在啤酒催促下，一起上厕所。站在尿缸前，大家面壁着，他突然开口问墙上方块间绘得不怎样的蓝色花朵：“喂！你说我们什么最吸引人？”

突然杀出这个问题，不是在娱乐我吗？我的尿紧跟着中断，还搞不清楚他在问什么，他已经说出答案：

“China Town!”

我继续小便，侧过头去。他打了个颤抖，手臂摆动了数下，塞好衣服，拉起拉链，扣上裤带，有把握地，露出在新加坡决定许多成功的 project 的神色说："我已经想到怎么做了。"然后转身洗手去。

我也顾不得未排完的尿，拉了拉链，跟着去洗手。

他显然看出我在着急，笑而不语，又转去烘干手，在烘手时说……

烘干机太吵，没听清楚。我大声要求他再说一遍。他提高声调，声调与兴奋有关，但兴奋与啤酒无关：

"我决定在北京建一个 China Town!"

这句话第二天成了某某号文件传达下去。中国方面的负责人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皱眉，还是给了我们好几个建议地点"研究"。

我就是为了这几个地点伤脑筋打电话。我根本不懂这些地方是干什么的，即使懂也是听说的，或印象模糊，不足成事；我老板就更不必讲了。我们又不好意思要别人来解说，没法度，只好找我大哥帮忙。他是一间搬家公司的小老板，喜欢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我一直觉得他可怜，读到高中什么都没用（我妈讲的）。

"Hello!"

"大哥，是我啊！我在北京，有几个地方要问你。"

"说！"

"临和园是做什么的？"

"鱼和园。"他纠正。

"是啊！鱼和园。"哦！"颐"——这个字念"鱼"。

"Hold on! Hold on!"我老板突然在一边鬼叫。

"什么事？"我按住听筒。

"问你哥哥，这是什么地方，我要这个地方。"我老板指着电视。

电视上是清兵、外国人和头绑白布的中国人在打架，不懂谁

打谁。

“大哥，有没有头绑白布的中国人跟外国人，还有清兵一起打架的地方？”

“哦！头绑白布的是义和团，你讲的是不是东郊民巷？”

“东郊民巷。”我转头跟我老板说。

“OK！我就是要这个地方，外国人熟悉，这样才有人来玩。就这里，发展成 China Town。”

我拿着听筒，呼了一口气。搞定！但是，东郊民巷是什么地方？怎么那些中国人没带我们去参观？

“Hello！ Hello！喂！你听到我的声音吗”轮到我大哥在鬼叫。

窗外那块红布依旧在风沙中飘扬，色彩鲜明，传统与现代结合，这种感觉真好，我们的 China Town 应该弄一面这样的红布。

你有文化吗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冏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我们在建国过程中，为求存无可避免地不太重视文化建设，以至国人常以“文化沙漠”自喻，也成了外国人针对我们的话题。

现在，随着政治、经济稳定，文化建设普遍受到重视，在我们迈向优雅社会的当儿，你是不是想了解，你具备了文化的条件吗？以下是十道关心文化心理的试题，不妨抱着游戏的态度，测验一下自己。

1. 你一般收看的电视节目是：

第 8 波道的连续剧；

第 8 波道的新闻与第 5 波道节目；

只收看第 12 波道的节目；

完全不看电视，做不看电视的城市人。

2. 你经常阅读的报刊是：

《联合早报》；

《业洲周刊》与《九十年代》；

上述各一种与《海峡时报》；

《华尔街日报》、《生活杂志》、《时代杂志》。

3. 你每个月到“电力站”的次数是：

零；

一次以上，五次以下；

以“电力站”作为你的“文化咨询”中心。

4. 对我国所保留的旧建筑，

毫不感兴趣；

觉得还好，但限于怀旧；

有研究，或准备研究；

认为是潜在市场，决定投资。

5. 你常与文化好友到哪里喝茶？

体验本土文化，到咖啡店去；

有冷气，价钱又合理，到快餐店去；
为保留传统文化，到茶馆去；
喜欢明亮的格调，列到酒店喝下午茶；
6. 你已开始，或计划学习：
书法；
陶艺制作；
蔬果制作；
完全没这方面的计划。
7. 对于一些少数民族的手工艺：
完全不感兴趣；
认为漂亮的才买；
到处搜集，出国旅行也为此；
从文化与历史的角度来收藏。
8. 对于环境保护与我们的人文地理：
什么是环境保护和人文地理？
知道，但完全不感兴趣；
影响到你的生活才留意；
积极投入。
9. 对于本土风情文化，
对旧的东西究全不感兴趣；
认为应该保留，但只限于关心；
积极并有研究。
10. 对于电影分级：
不赞成；
赞成，但只限于观看《聊斋艳谭》这类影片；
赞成，更关心的是“银星“新艺”上映的影片有没有被剪；

希望电视，报刊也分级。

成绩与分析，

上述十道测验，不管你怎么回答，分数都是：

〇分。

因为当你“开始阅读这么一篇文章时，已经证明你没文化了。鉴于笨也有笨的差别，我们还是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排名：

1. 如果你看到本文的题目，便嗤之以鼻，不准备继续阅读，那表示你还不错，有自知之明，算是没文化中的一点文化。可惜，你大概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成绩。

2. 如果你看到了题目，想知道到底出了些什么试题……

唉，你还以为自己有文化吗？或者想从中获得什么讯息，

以充实自己？笨蛋，没文化就是没有文化，别充了，知道吗？

3. 如果你认真地拿笔来填写答案。对不起，我不舍得骂你，你无药可救。

4. 如果你阅读到这里还继续往下看，不知道无知为何物，并准备研究作者的创作动机。老兄，你行！你是这沙漠上的奇葩，肯定是沙漠研究的专才，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天才。

毕竟天才与白痴只是一线之隔。

孔子之吻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妈尽管压抑着不开心，脸色却像渗透了水的天花板。

我说我太忙了，根本没时间念书。

她摇头，失笑：每个没把东西做好的人都这么说。

我只好数给她听，今年上半年，我就参加了四个比赛，全国中学生演讲比赛，全国学生书法比赛，全国学生现场创作比赛，全国学生相声比赛。

她大概没想到这些会是我的理由，转动着眼珠，作思考状。我如计划中的提出要求：下半年还有一个演出，我不参加了。

妈立刻提高声调：不行，你一定要参加，你不能让我们失望。

我就知道她会跟老师讲一样的话。老师说：我们学校数你的华文最好，你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但是，话剧演出要筹备半年，间中我还要代表学校去一个写作营、当报馆的通讯员，我真担心，再下去我会留级。

妈见我没回答，以为说服了我，想进一步，又装得很不在乎地在试探：是不是花太多时间跟 Zoe 在一起？”

“没有，我们根本很少见面。”我差点喊出来。我就知道她会这样问，老师也这样问，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老是要把问题扯到 Zoe 身上。“我们已经两个礼拜没见面了，而且，我认识她不到三个月，功课退步三个月前已经开始了。”

其实 Zoe 也替我担心，她甚至问我，你这么辛苦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也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但就是不能像她说的一样，索性丢下所有的东西，什么都不管。她比我看得开，也比我潇洒，我们在一起两个星期后，还是她主动拉我的手。

“你要知道，妈不是反对你跟 Zoe 在一起，只是……”

为什么每个大人的关心都这么无聊，妈昨天去找老师，Zoe 就猜到她们会这么说，而且，还叫我不要太在乎。在电话里，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她每次都是这样，很认真却又像在开

玩笑。她说：“喂！我们在一起三个月了，你为什么还没kiss我？准备做圣人啊？好啊！以后就叫你圣人。”

我何只想kiss她，我还想拥抱她，甚至……但，就是觉得这么做不太好，不为什么，就是做不出。

“要不然这样，你约Zoe来我们家玩？”妈提出要求了，简直是她那个时代的电影对白。

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明天就会见到Zoe，明天话剧排演，Zoe说准备给我当服装顾问。不管他，到时一定要找个地方kiss她。

妈大概知道自讨没趣，转了话题：你还没告诉我，你们演什么戏。

少年孔子，我演孔子。

14.05.1993

孩子有问题

谢裕民

作者简介

谢裕民（1959-）笔名依汎伦，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现任《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联合早报·文艺城》主编。曾三次获得金狮奖，1993年获新闻与艺术部颁发“青年艺术家”奖（文学），1995年受邀参加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2014年为南洋大学第二任驻校作家。被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客座教授王德威誉为“新加坡华语语系的十个关键词之一”。著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哥哥齐斯合著，1979）；小说集《最闷族》（1989）、《一般是非》（1999）；微型小说集《世说新语》（1994）；中短篇小说集《谢裕民小说选》（2007）；长篇小说《m40》（2009）、《甲申说明书——崇祯皇帝和他身边的人》（2012）、《放逐与追逐》（2015）；散文与小说合集《重构南洋图像》（2005）。

作为一家报馆的编辑，我只是一名小小小小职员，因为我的版每星期只出半版，遇到广告多或政要发表演说，随时还要抽版。

半版的工作当然轻松，半个下午就混过去，何况还是儿童版，我儿子就是我的顾问兼执行编辑。

报馆当然不可能容下这样的闲人，在这个样样讲求生产力的地方，我必定有我贡献的时刻。而且，搞到最后馆方甚至允诺我，给我一个顾问团。

一点也不夸张，半版的儿童版真的需要一个顾问团。顾问团的工作是每天接听小朋友们的来电。别小看这工作，这些电话每时每刻都在考验你，你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答案。否则，小朋友们会怀疑你的能力，个人丢脸无所谓，报馆形象总要兼顾。

小朋友们的问题当然不会难到哪里去，只是我跟小朋友们一样，一直没在课本上学到这些东西。例如：

* 鱼睡觉有没有关眼睛？

* 常用字里有多少个多音字？

* 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

* 参总统有没有给妈妈拉过耳朵？

* 为什么没有“女佣日”？

你未必答得出来，对吗？

当然，单是这些还不足以让馆方决定找个顾问团来帮我，孩子们的问题越问越刁，最后馆方还多请两名心理学家加入顾问团。我就记得有这样的问题，当场把我们的顾问难倒：

“叔叔，明天是爸爸生日，但不是我跟爸爸见面的日子，妈妈叫我告诉爸爸说功课忙，不要去。你说好吗？”

这还不要紧，另一个更绝：

“叔叔，我看到爸爸跑进女佣房里，爸爸叫我不要跟别人讲，我没跟别人讲，但是妈妈趁爸爸不在，跟一个叔叔关在房里很久，我要不要跟婆婆讲？”

这些电话开始是小朋友打来的，后来连大人也打来了，一个妈妈说：

“先生，有一晚我们看黄色录像带，孩子看见了也坐下来看，以后，孩子每晚都要看了录像带才肯去睡，你说该怎么办？”

我不懂这些专家后来怎么回答他们。当然，专家们也教我一些基本的青少年心理常识，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依旧无法回答，有个孩子打电话来这么说：

“叔叔，我好无聊，跟你聊聊天，可以吗？”

可以吗？

我没回答他，那是电话录音，时间是凌晨两点十二分。

1991-11

星光依然灿烂

希尼尔

作者简介

希尼尔（1957-），原名谢惠平，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汎伦合著，1979）；诗集《绑架岁月》（1989）、《轻信莫疑》（2001）和《希尼尔短诗选》（2002）；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认真面具》（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希尼尔小说选》（2007）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在灿烂的国庆烟花余辉后，我们来到有狮头鱼喷水的河岸欢聚。那些飘浮在城市上空的硝烟弥漫，带有一丝火药味，细闻起来居然夹有节日的喜悦。

“都连续放了四天的烟花啊！”这好像是头一遭呢。

“美丽的东西总容易消逝。”望着墨黑的苍穹，一阵子前还是星光灿烂。

“明年还会继续再燃放！”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地开。”我们的《青春舞曲》如斯说。

“可是——，”那参与操练演出的同伴说：“明年就不能回到同一个场所去操练了。”

“国家体育场要拆了！”

“许多冠有‘国家’的场所总是较脆弱的！”

“请不要怀疑领导们的能力、眼光、见解与决策。”懂得拆、懂得去旧迎新是我们的特色。有人小心翼翼地提醒。

“譬如——，”还是有人接上之前的话题。

“譬如国家剧场，譬如国家图书馆。”

“哦……”

“你看，把‘国’与‘家’里的东西都拆掉了，就只剩下‘口’与‘宀’了。”

“还有人留下来啊！”

“奉公守法者居‘口’内则成‘囚’。流散逃离者，人成了‘八’，置于‘宀’下，只能筑起巢‘穴’。骚动的人如‘火’，活动于‘宀’下，可演变成‘灾’。”叙述者似乎可以开挡替人占卦了。“不，应该为不起眼、没几分姿色的文物算命。”

可是一切并没有那么的暗藏玄机与深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星空下，吐口水的狮头鱼周围一带人头攒动。

“还是这条（国家？）狮头鱼的狮/使/死/屎命大。只被移，

没被拆！”

“自从搬到新加坡河口外，风水似乎好很多。——真的有保佑国泰民安的作用。”有人八卦一般，绘声绘影。

“所以说它有存在的价值。”另一个同伴插了一句他的看法。

“不过，也有某些实物要被拆而拆不了的啊！”

“譬如——”

“譬如某牌坊——，差点就被拆了。现在却又是（国家的）文物哦，一定要全力保留。”有不识趣的人又在提一些没有意义的往事。我的青春小鸟一去无影踪。

“是吗？不过，那块东西好像没有冠上‘国家’什么的。”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谁又会记起那块东西呢？

“不是吗？”有人指向远方，恰恰是刚才烟花灿烂的背面，一片白云飘过的地方，看起来居然是善意的；那人的口气，徘徊在宽舒与郁闷之间，却毫不困惑：

“那地方比‘国家’大。从前，叫南洋。”

——2006 年 8 月

我等到鱼儿也死了

希尼尔

作者简介

希尼尔（1957-），原名谢惠平，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汎伦合著，1979）；诗集《绑架岁月》（1989）、《轻信莫疑》（2001）和《希尼尔短诗选》（2002）；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认真面具》（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希尼尔小说选》（2007）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我别无选择地在清晨的吊桥上钓鱼。

多少个日子以来的朝夕相对，我已在这不甚清澈的河上领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默契，这总好过无可奈何地在家中跟一张拉长的五官相会面。何况，看似古板的传统观念与新一代的想法在任何时代都被一条虽窄却深的“代沟”所隔阻了，任何事件的发生往往都对老骨头不利。

所以，清晨六时我就来了。可以挑选这个老地方来钓鱼，只因为这里•是我年轻时谋生的地带，虽然河上的舯舡都消失了踪影，只遗留一些供好奇的游客寻访故河的仿艇。

河岸上也不容易遇到相熟的人，若勉强算得上的话——那是把鱼线抛出后，在等待鱼儿上钩的时候，随手，也可能是刻意（这种心理很难说得准）把报纸翻到最后数页，看到一两张面善的容颜，出现在一则则圈黑边的讣告或挽词之中。

“喂，老吨！这河里真的有鱼？”突然，一旁有个后生仔问道。

应该有吧！我望了望浑浊的河面，不太肯定，虽然，每年春节总有一批“大粒人”在这里放鱼作秀。不过，我志不在钓鱼，只不过是在完成某一种孤独的姿态。

“有钓过大鱼吗？”一个大肚腩的中年人问。

既然志不在鱼，又怎么会在乎大小？我笑而不答。

“河水这么浊，钓到的鱼恐怕有毒！”

“有鲨鱼吗？”

“会犯法吗？”有声音自不远的身后响起，我有点心慌。对啊！这样的闲情垂钓会不会触犯什么发令？我对日益繁杂的发令感到十分恐惧。这下子会不会被捉去劳改？还是严惩、重罚、或者鞭打？或者多项兼施？

抬头向四周望去，我心跳得更快了，我的天！怎么吊桥上一下子来了这么人？看样子我是插翅难飞了。

我故作镇定地把其中一条鱼线拉上来，人群开始向我这边靠拢，这是一条长长的人龙，多么有秩序啊！像是经过训练的。

七早八早这些人来这里干什么？难道他们也有一本难念的经？……别无选择地来吊桥上看人垂钓？

“是我的孩子叫我来的。”一老者十分委屈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

“是老婆大人硬要我来的。”一个年轻人十分自然的表情，让人们感受到爱情的力量。

“我们是来买‘宋元明’的。”

“什么是‘宋元明’啊？”

“听说是一个好地方。”

“好像是指某个朝代。”

“也许是一座很灵的庙。”

“可能是一个有钱人！”

……

有人摇了摇头。

我把鱼线扔回河里，沿着吊桥上的人龙探索而去，好不容易给我找到了龙首。

——那是“宋元明文物展”！

好一个优雅的社会，我们除了排队买马票，买足球赛入场卷、买廉价促销品、索取免费赠品等等外，终于，人们来看文物展了，而且是一大清早，排成一条长长的人龙。

我钻入人群中，柜台处的服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每人限买十套。通联车赛卡。啊！怎么是车资卡？

“对啊！我就要买地铁卡。”

“附送两张入门卷？我可不要。怎么会有空去看这些死人的东西？太浪费时间了。”哔哔哔。有传呼机声不知传自哪一个角落。周围十多个“卡友”不约而同地望向、摸向腰间小小的“黑箱”。

“宋元明是什么人？怎么你也不懂？——哈，彼此彼此，如果是周星驰、张学友这些我就认识咯！”

“到底是什么东西？难怪后面有人说四月尾这里就要关门大吉了。不过，到时候这套地铁卡就更值钱啦！”

垂着头我走回吊桥垂钓。

人龙朝文物馆蠕动着，但是他们不是去看文物的。

“什么是‘宋元明’啊？”人龙中又有人问起。

垂着头我用力拉起鱼线。

“有鱼啊！”有人禁不住地喊着。

是的，出人意表地，有一尾鼓涨着肚皮，不怎么挣扎的鱼上钩了。

“咦！怎么没有活力的？”

“吃太饱了嘛！”

也许是吧！我翻了翻苍白臃肿的肢体，像似一种支那科的SINGA鱼。我按了按鱼身，拨开鳃，回望着好奇的眼神，略有所思。

“这尾是土生的，好像感染了‘纹化冷漠症。”

我把鱼扔回河里，随即浮了起来，鱼肚朝天。此刻，我别无选择以同一个姿势，继续等待……

舅公呀呸

希尼尔

作者简介

希尼尔（1957-），原名谢惠平，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汎伦合著，1979）；诗集《绑架岁月》（1989）、《轻信莫疑》（2001）和《希尼尔短诗选》（2002）；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认真面具》（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希尼尔小说选》（2007）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我得赶回学校去。下午一时三十五分。

莱佛士城内的玻璃桥上，同学们逛了百货商店后，早排成一字雁的样子，等待我归队。

“喂，Lucky，时候差不多啦！回去迟到了金毛狮王又要扑扑跳啊……”

“好，好，就来，让我多看一个展览馆……”在青红相间的牌坊前，我频频向桥上的同学示意。

“兴啊，来……”舅公站在不远处的大理石咖啡桌旁说道：“你呵就会喝什么——什么三合一的咖啡袋，什么‘捏死咳肺’。看……这就是咖啡……”

我望着那横卧式的大圆黑桶，这是往日炒咖啡籽的用具。我在想象，那时候没有机器，一切全靠劳力，年轻的伙计抓住圆桶末端的手柄，在火热的木炭上，在一滴滴的汗水流下之刻把咖啡籽炒熟……。

我拿着一根细长的小木柴，端望了许久，不知何物，舅公得意地说：

“这根东西用途可大啰，炒咖啡籽时未必粒粒吵得均匀，它就是用来搅拌的。”

“喂，Lucky，时间不早了……”桥上的同学们又催了。

“好好，还有一个馆……”在“华族传统文化展览”的牌坊下，我频频示意。

“兴啊——，你看这个钟！”在广东馆前，舅公说道：

“你看这生铁铸造的大钟有多大年纪了？哈，比你死去的公公还要老呢！

“是吗？”我仔细地望了望，上面写着“光绪六年”什么的。

“光绪六年是什么时候？”

“哎，光绪就是——，怎么说呢，光绪就是——”舅公想解释却毫无头绪。

“Lucky，我们要走啦！”同学在催着我。

“舅公，我得回去学堂了。”

“也好，你先回去，我再逗留一下，待会儿有制木桶示范。还有，你来——”舅公把我拉到柜台，买了本《华人传统》画册，对着我说：

“有空拿来慢慢看，你贫乏得可怜！”

在这片传统文化的大海里，我只在岸边徘徊……

赶回学校去时，英文辅导课早已开始了。

我们一群人悄悄从后门溜进。还好是第六章的长文缩短习作，事先已做好了，反正闲着无事，就独个儿拿了画册来翻看。

正当看得入神的时候，忽然有人当前一喝：

“符家兴，你在做什么？”金毛狮王向我怒吼。

然后，我的《华人传统》就毁在他手上。

“你迟到了又不用心做功课，跟我去见密斯特奥格斯汀陈！

在奥格斯汀陈主任前我不知如何开口，与以往朝见他的同学一样，例常地签了名，罪名是“上课时候阅读不良刊物”，还要见家长。

回去后，我心慌，求助于舅公，而画册，我是无法奉还给他了。

舅公正在呷咖啡，不知怎的，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后，他一抽痉，咳嗽了起来，满脸通红。

良久，他深呼吸。呀呸地吐了一口浓痰，摇着手说：

“没关系的，你只不过丢了一本书罢了。”他举杯——那杯杯香、代代香的浓咖啡，轻呷一口润润喉：

“他们却丢失了一个传统！”

七叔的书店

尤　今

作者简介

尤今（1950-），原名谭幼今，祖籍广东台山，生于马来西亚怡保，1958年随父母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1973年获南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士学位，后获新加坡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曾先后任职于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报界，执教于中学和初级学院，现已退休，专事写作。1982年和1992年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书籍奖，1991年获第一届新华文学奖，1996年获第一届万宝龙——国大艺术中心文学奖，2009年获新加坡文化奖，2007年成为首位中国成都的“驻城作家”。作品曾被新加坡多所学校选为课外辅助读本，并作为多所大学研究生的研究文本。至2012年11月为止，已出版小说集、散文集、小品文集、游记共157本，其中79本在新加坡出版，78本在中国、香港、台湾、马来西亚出版。小说集包括《模》、《沙漠的噩梦》、《风筝在云里笑》、《燃烧的狮子》、《跳舞的向日葵》、《瑰丽的漩涡》、《跌碎的彩虹》、《那个像豹的女子》、《阳光竟是甜的》、《听，青春在哭泣》、《异乡情缘》、《飞鱼在天》和《金色的袋鼠》等等。

七叔爱书——爱看书、爱藏书。

爱书的七叔，诞生在动荡不安的年头里，没有机会坐在课室里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他凭着区区几年小学教育打下的基础，在长长的人生里孜孜不倦地自修。在建筑工地当督工，每天拖着疲乏的身子归家后，总闭门谢客，亮灯读书。他把赚来的钱一分一毫地积贮起来，为实现心中那个美丽的愿望而静静地努力。等时机全然成熟以后，他来找我，说，

“我在丹绒百葛组屋区标到一家店铺，准备开设书店，你是否可以帮我选购书籍？”

爱书的七叔，说这话时，双眼不绝地闪着兴奋的亮光。啊，他是准备为自己砌一座书城，终生与书相伴了！

我偕同他，马不停蹄地到访各大书店，和书店老板洽谈取书折扣，谈妥之后，便钻入书堆里，大选特选。哟，平生第一回，买书买得如此痛快淋漓——不看价格 不管数量，喜欢便拿、拿了便走。

七叔的书店如期开幕了。书架上琳琅满目的书，神气活现地闪着鲜艳亮丽的色泽。七叔在不算宽敞的店面里走走、坐坐，在排排书架间抽出书本来翻翻、看看，好似手足无措的样子，然而，脸上的笑容，却是满满、满满的。

每回经过丹绒百葛，我总到七叔的书店小坐一阵子。然而，每次去，心中总像是被刀剐了似的，痛得难受。

七叔的书店，门可罗雀。

闲闲的七叔，坐在书架间，木无表情地看着对面糕饼店如潮的人。

架上的书，一本挨一本挤挤逼逼，朝夕相看，永不分离。

有一天，七叔又来找我，淡淡地说：

“我打算改卖录音卡带了。那些书，是否可以打个价，请书店收回去？”

尽管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他眼里的灼痛，却是难

以掩饰的。

几个月后，再经过丹绒百葛区，到七叔的店铺去。原来寂静无声的店，发出了震耳欲聋的乐声，原本阒无一人的店，挤满了青春正当的少男少女。

七叔坐在收银机旁，收钱、找钱，硬币相碰时，叮叮当当地发出了悦耳的响声。

七叔的脸，板板的、硬硬的，无笑。

找寻孔子

皂 秋

作者简介

皂秋（1971-）原名赖素春。1994年毕业于国大中文系，2000年考获企业管理大学硕士，后又获得厦门大学博士学位。曾荣获第一届“全国宗乡奖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及1996年该项比赛散文组第二名。

1983年

“亚财呀！今年考九号，记得八月廿七去大坡的庙拜先生呀！村长讲好灵呀！”客家嫂又在唠叨了。

“我成绩又不是好差，唔使啦！”

“去啦！去啦！冇错啦！”

“好啦！在哪位？”

“大坡啰！”

“我冇去过呀，听村长讲在大坡啦！好出名呀！八月廿七去大坡问一声，谁人都知！”

* * * * * *

1993 年

“小伟呀！今年要会考啦！八月廿七去拜先生呀！”七十五岁的客家婆在唠叨了。

“拜么该（什么之意）？么该先生？”

“你爸也拜过，好灵呀！”

“爸你也拜过？好灵啊！”

“爸！你也拜过？拜什么老师呀？”

“孔子啰！你婆婆一定要我去的。”

“这不是迷信吗？上哪儿拜的？”

“以前的庙在大坡，每个人都僮。现在早拆了，不知搬到哪儿了。”

XX 报章

指南针主持：.

你好，我即将考“A”水准，由于成绩平平，因此想在孔子诞时拜孔子，请问新加坡哪里有孔子庙？敬请答复，感激万分，谢谢。

王志伟上

1/8/93

王志伟：

新加坡南洋圣教总会是供奉孔子的会所。

地址是里峇峇利路 253 号。

主持上

* * * * * *

2013 年

“Jack 呀！今年大学毕业考，农历八月廿七去拜孔子吧！你祖父和我都拜过的。”

“What? 拜什么？空子？拜他做什么？”

“拜他让他保佑你咸鱼翻身，好好的给我毕业！“

“神的！ Superstitions!”

电邮咨询：

听说要考好可以拜空子。哪里有得拜？怎么拜？

Jack

1/8/13

Jack：

我想你所指的，应该是孔子吧？目前我国历史文物馆收有孔子像。至于哪里有得拜、怎么拜法，我们目前正在帮你收集资料，容后再详细回复。

电邮咨询

剧本

皂 秋

作者简介

皂秋（1971-）原名赖素春。1994年毕业于国大中文系，2000年考获企业管理大学硕士，后又获得厦门大学博士学位。曾荣获第一届“全国宗乡奖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及1996年该项比赛散文组第二名。

烟，袅袅。

“阿爸啊！有个研究大戏的教授想找旧剧本，老合平的朋友带他来找我，我想老合平都解散这么久了，收在储藏室的旧剧本又没用、又占地方，别的戏班也不要，就给了他吧！”

烟，袅袅地熏得老张好不难受，他只得频频点头……

老张坐在摇椅上，回想幼时随父跑码头到南洋，并在此落地

生根。戏班全盛期间，同乐园①天天满座。后来观众少了，转到新世界演出。待老张自己当上班主，已沦为演出街边酬神戏了。几年前，更因缺乏演员、缺乏观众，戏班散了。

一个戏班，是一段历史。老张好想把这历史细说一遍，还有，还有那一箱尘封在储藏室里的故事。以往，没人愿意听，现在，则……

教授来了。操着广东腔的华语。老张不太听得懂。这使老张心里直嘀咕，怎么会是个香港佬？就算不原籍潮州，也该是个新加坡人啊！

教授向老张鞠了躬，烟，把老张呛得说不出话来。即使他说出来，教授也听不到。现在唯有依赖当年曾带给戏班生命、带给观众慰藉、带给鬼神娱乐的剧本了。

小张在储藏室里翻翻找找，许久许久才拿出几本发黄的册子。教授一手接过，细细地弹去册上的灰尘。

“亚珠啊！阿公的书你妈有没有说放在哪里？一大箱的，怎么找不到？只剩几本。”

“书？噢！妈妈去新山外婆家前打扫过储藏室，好像把一箱没有用的簿子烧掉了。”

供桌上的烟，霍然一灭。

屋内仅留下教授沉痛的惊呼。

乡

皂 秋

作者简介

皂秋（1971-）原名赖素春。1994年毕业于国大中文系，2000年考获企业管理大学硕士，后又获得厦门大学博士学位。曾荣获第一届“全国宗乡奖创作比赛”散文组优胜奖及1996年该项比赛散文组第二名。

窗外天气晴朗，今天，藕丝决定要去每年都去上几趟的地方。纵使家人百般劝挠，纵使自己记忆不好。

一出门，她搭上巴士便有一点自得。一切窗外的景物都与记忆中的如斯相似。可是，记忆逐渐模糊、景象仍不断倒退。正当脑子混乱之际，却骤然一下开朗起来，她看到夹在一列翻新过的店屋中的观音庙了。不自觉地牵起一丝微笑，但神经又马上陡然紧张起来。还好，坐在身旁的少女见她紧张地站起来，已为她按

了下车的电铃。

巍巍然，她下了车。时间是上午九时许，猛烈的太阳尚未完全投入工作，天气还算凉爽。她四处望望，满意地向太阳的反方向走去。第一条小巷，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进去。两旁本应都是店屋的，但其中一旁却是建筑工地。迟疑了一会儿，她退了出来，走向第二条巷。这会，店屋对了。但感觉上越走越不对。她又退了出来，走向第三条巷。这回，什么都不对了。

兜了两、三条巷，她有些喘，但并未见淋漓大汗。站在路旁有点不知所措，是真的老了吗？她知道街名，但不识字，无法察看。问人，又不会讲华、英语。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救星——大路旁的观音庙。她知道，是刚才走过的第一条巷子。

第一条巷子内的景象，跟记忆中的改变了许多。她暗笑自己老了、没自信了。别的地方会记错，这里怎么会错呢？每年，她都来几回嘛，也来了五、六年了。

变了样的景物使她仔细地察看每座建筑物。总算，她虽什么字也不识，却也死记着“茶阳”二字的轮廓，终于，还是让她认出了会馆的招牌。对这点，她不禁十分感激教她认家乡地址的写信先生。

她看着秘书小姐将她的名字列入度岁金登记表。小心地将单据折叠、用手巾包好。已达八十高龄的她走到礼堂，眯着小眼看布告栏上大埔县近期的图片。一片片的钢骨水泥，她已无法辨认出小时候熟悉的那条河。但，她很开心。很开心，还有一间会馆能告诉她家乡的消息。

噩梦

周　粲

作者简介

周粲（1934-），原名周国灿，又署嗜茶道人、林中月、货郎等。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多种华文课本通读员。曾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童诗奖（1975）和诗歌奖（1980）、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文化奖（199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1991）、第二届新华文学奖（1995）。《新加坡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编选员。自195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1953）至今，已出版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千年之莲》（1968）、《多风的早晨》（1971）、《榴梿树下》（1980）、《鸟儿说法》（1996）《青春》（2009）、《雨在梦的边缘落着》（2011）、《阅读蚯蚓的秘密》（2013）；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1966）、《五色喷泉》（1973）、《方块文章》

（1983）、《都市的脸》（1988）、《时光隧道》（1988）、《山中岁月》（1993）、《生而为一棵树》（1994）、《长沟流月去无声》（2011）；游记《枫在燃烧》（1992）、《江南江北》（1979）；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1976）、《魔镜》（1977）、《窗外那云》（1978）和《夺魂铃》（1985）；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1988）、《抢劫》（1990）、《沉默族》（2000）、《夜车》（2003）、《妈妈不让你长大》（2013）；闪小说集《餐桌无战事》（2013）、《酸杨桃树外传》（2015）、《鱼和钓鱼的人》（2016）；文学评论集《新诗评论集》（1975）、《剥蕉记》（1979）；小品／杂文《白痴的灯笼》（1988）、《螺旋梯》（1989）、《书林小品》（1991）、《磁化人》（1991）；童诗《魔术师》（2015）、《等月亮》（2015）、《炮弹树》（2015）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

和一个从远方到这里来念书的年轻朋友在闲聊，我问他：“你觉得新加坡好吗？”

“好呀”，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在还没到这里之前，就听说这里是个花园城市。来到之后一看。果然是一个干净的、树木花草都很茂盛的地方。”

“这是优点。难道就没缺点吗？”我乐滋滋地说，“我想听听你坦诚地谈一谈这里的缺点。”

朋友想了一想，说：“在日常生活方面，有一点是我非常不习惯的，至于是不是缺点，我就不知道了。”

“不习惯？”我问：“你指的是什么？”

朋友说：“巴士车上的电视机。”他的态度显得十分严肃：“我真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提供这样的一项服务。”

我虽然对“你们”这两个字，有几分要提出抗议的意思，但是略一踌躇，终于把想说的话吞了回去。朋友到底是新来乍到，

对他说话的语气不能要求过高。其实，我同时也注意到：他话里的“服务”两个字经过声音的强调，听起来似有讽刺的意味。

所以我故意反问：“服务提供得越多不是越好吗？”

“不好，”朋友斩钉截铁：“吵死人了。对我来说，那简直是声音的轰炸。在都市里生活，噪音已经够多了，想不到上了巴士，外头的声音追进来，里头又有声音在等着，两面夹攻，搞得人几乎要精神崩溃！表面上看来，这是在为搭客提供资讯和娱乐，事实上却是一种声音的污染。我是个学生，有时想利用搭车的时间看看一点跟功课有关的东西，结果怎么也看不下。许多时候，我看见用功的学生躲到最远离电视机的座位看书，一方面为他们叫屈，一方面胡思乱想：要是巴士车像火车，能逃出声音的包围和折磨，那该多好啊！”

我笑了，笑朋友那丰富的想象力。

“还有一个问题，”朋友继续说：“当我毫无选择而又烦躁地坐着东张西望时，我注意到搭客虽然什么种族的都有，但是播放的波道，却总是英文的，难道车上那些伯伯婶婶也听得懂吗？要是听不懂，那对他们是不是不大公平。”

我不知道朋友后来提出的问题是要我作答呢，或者只是他个人的论断而已，于是我又笑了。笑在这里，只是表示对他的话有反应，但是却有不置可否的狡猾效果。

最后，朋友说：“你相信吗？我经常做噩梦，梦见自己搭巴士去上课，忽然，电视机爆炸了，把我也炸个粉碎。……”

我看着他，还是笑。

荒岛末日

周　粲

作者简介

周粲（1934-），原名周国灿，又署嗜茶道人、林中月、货郎等。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多种华文课本通读员。曾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童诗奖（1975）和诗歌奖（1980）、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文化奖（199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1991）、第二届新华文学奖（1995）。《新加坡新文学大系·诗歌卷》编选员。自195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1953）至今，已出版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千年之莲》（1968）、《多风的早晨》（1971）、《榴梿树下》（1980）、《鸟儿说法》（1996）《青春》（2009）、《雨在梦的边缘落着》（2011）、《阅读蚯蚓的秘密》（2013）；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1966）、《五色喷泉》（1973）、《方块文章》

（1983）、《都市的脸》（1988）、《时光隧道》（1988）、《山中岁月》（1993）、《生而为一棵树》（1994）、《长沟流月去无声》（2011）；游记《枫在燃烧》（1992）、《江南江北》（1979）；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1976）、《魔镜》（1977）、《窗外那云》（1978）和《夺魂铃》（1985）；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1988）、《抢劫》（1990）、《沉默族》（2000）、《夜车》（2003）、《妈妈不让你长大》（2013）；闪小说集《餐桌无战事》（2013）、《酸杨桃树外传》（2015）、《鱼和钓鱼的人》（2016）；文学评论集《新诗评论集》（1975）、《剥蕉记》（1979）；小品／杂文《白痴的灯笼》（1988）、《螺旋梯》（1989）、《书林小品》（1991）、《磁化人》（1991）；童诗《魔术师》（2015）、《等月亮》（2015）、《炮弹树》（2015）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

我实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只感觉到：这个我们居住了不知道多少代的小岛，到了最近，竟然一天比一天寂静了。

最令我念念不忘的，应该是前些日子，当小岛上那些以捕鱼为生的居民还没有离开时，捕鱼归来的时刻吧。渔船一靠岸，远远的，我便听到呼喊的声音了，于是，不管我是不是哈欠连连，我都会一跳就跳下屋檐，一冲就冲到沙滩上。一方面是看热闹，一方面是看看地面上有没有掉落的小鱼小虾，让我好好地吃一顿。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人不见了，渔船也不见了。小鱼小虾，当然也没得吃了。

早在好几个月前，有一天，在屋顶上追麻雀的时候，我就无意间听主人说：“我们这个小岛，不久之后，就要被什么政府拿来作为堆放垃圾的地方，所以小岛上的几十户人家，都必须陆陆

续续搬到一海之隔的城市里去。主人还说，他们这一家，也非搬不可，虽然他们其实都很喜欢这个小岛，也很满足于目前这种简朴而又无忧无虑的生活。当时我最关心的是：主人一家搬的时候，是不是会把我也带走？”

我记得：大约一个月前吧，当红毛丹树下那一家邻居搬走的时候，他们家的阿黑就跟着走了。我真受不了他们出发时，它从小主人的怀里投射过来的骄傲的眼光。另一家，也就是园地里种了两棵芒果树的那一家的小花，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主人一家六七个人都走了，却把它留了下来。那天下午，小花叫得很伤心；到了夜里，它好像还在哭哭啼啼呢。接下来的好一段日子。我都没再见到它，不知道它究竟流浪去了呢，还是活活饿死了？再没有人养它照顾它，活活饿死，是可想而知的事。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我的命运，居然跟小花相同。主人一向待我还算不错，一日两餐。从来没有短少过我的，但是到了离开那一天，却把我当废物一样，一丢了之。我紧紧地跟到岸边，而且不停地哀求着，希望打动主人的心，哪知道一点用处也没有。浪花声中，我面对大海，痴痴地望着摩哆船越开越远，越远越小，一直到它完全看不见了，才悻悻然离去。那一夜，我失魂落魄，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

从那一天开始，我便过着形单影只的生活。其实，对我来说，寂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饥饿。起先，我和几只比较常见面的同类，还可以到人们常丢弃垃圾的地方翻翻搅搅，碰碰运气，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但是几天下来，当垃圾一直维持原状，我们就知道：大家所担心的一个事实终于发生了：整个小岛，如今再也没有一户人家了；所有的都走了！换句话说，这个现在我们还在晃晃荡荡的小岛，已经是一个无人居住的荒岛！天哪，我和我为数有限的同类，竟成荒岛上被遗弃的、自生自灭的一群。以后的日子，将怎么度过呢？等待着我们的，不分明是饥饿、疾病和死亡吗？

一天，我见到有一面之缘的老灰，我问它：“你们家还有老

鼠吗？”

老灰苦笑一声：“要是有老鼠就好咯！不瞒你说，我最后捕捉到一只老鼠那一次，已经是一两个月前的事。如果我猜想的没有错，我们这个只剩一些破屋子，而没有半个人居住的小岛，现在恐怕连一只小老鼠也找不到了。吃老鼠？想得美呢，我饿得昏了，连蜗牛都吃！”

听到这里，我对自己在几天前一口气吞下几粒掉落的、有点腐烂的红毛丹这件事，便再也不觉得惭愧或者羞耻了。活命要紧呀！

最惊心动魄的是昨天夜里，我饥寒交迫，路经一条树影幢幢的小径，发觉海风过处，一股叫我作呕的异味也跟着吹了过来。黑暗中，影影绰绰的，好像有什么动静。我好奇，便支撑着瘦骨嶙峋的身体走过去看个究竟。我的妈呀，原来是几只我们的同类，正在撕咬另一只同类的尸体！再看清楚时，我更倒抽一口冷气：许多张血肉模糊的脸中，居然有一张是我的老邻居小花的！

我舌头打结地：“小花，怎么你……”

小花显然吃了一惊，它抬头望了我一眼，不说一句话，便一个急转身，溜走了。

我知道它心里怎么想，我了解它的处境。

其实，我自己的处境，又好得了多少呢？我只是还能够再忍耐一下饥饿之苦，同时也狠不下心来，像小花那样，也冲上前去，在尸体上咬了一口罢了。因为我还没有昏了头，发了狂；我想做的事，是向大海呐喊。

但是这种冷静的心境，能够维持多久呢？我不知道，我实在不知道。

我只是一只猫。

我回家咯

周　粲

作者简介

周粲（1934-），原名周国灿，又署嗜茶道人、林中月、货郎等。生于中国广东澄海，1938年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学士、文学硕士。曾任中学教师、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讲师、新加坡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官、课程发展署多种华文课本通读员。曾获新加坡书业发展理事会童诗奖（1975）和诗歌奖（1980）、新加坡新闻与艺术部文化奖（1990）、新加坡国家文化奖（1991）、第二届新华文学奖（1995）。《新加坡新文学大系·诗歌卷》遍选员。自195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孩子底梦》（1953）至今，已出版近八十本单行本和选集，包括诗集《千年之莲》（1968）、《多风的早晨》（1971）、《榴梿树下》（1980）、《鸟儿说法》（1996）《青春》（2009）、《雨在梦的边缘落着》（2011）、《阅读蚯蚓的秘密》（2013）；散文集《铁栏里的春天》（1966）、《五色喷泉》（1973）、《方块文章》

（1983）、《都市的脸》（1988）、《时光隧道》（1988）、《山中岁月》（1993）、《生而为一棵树》（1994）、《长沟流月去无声》（2011）；游记《枫在燃烧》（1992）、《江南江北》（1979）；短篇小说集《最后一个女儿》（1976）、《魔镜》（1977）、《窗外那云》（1978）和《夺魂铃》（1985）；微型小说集《恶魔之夜》（1988）、《抢劫》（1990）、《沉默族》（2000）、《夜车》（2003）、《妈妈不让你长大》（2013）；闪小说集《餐桌无战事》（2013）、《酸杨桃树外传》（2015）、《鱼和钓鱼的人》（2016）；文学评论集《新诗评论集》（1975）、《剥蕉记》（1979）；小品／杂文《白痴的灯笼》（1988）、《螺旋梯》（1989）、《书林小品》（1991）、《磁化人》（1991）；童诗《魔术师》（2015）、《等月亮》（2015）、《炮弹树》（2015）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名誉理事。

那天晚上，大家到樟宜机场去接他，他一冲出大门，第一句话是："我回家咯！"那声音比雷还响亮。这是在场每一名亲戚朋友共同的感觉。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想说这样一句话，已经想了整整20年了。眼看着这样的机会似乎来到嘴边，却又被一阵风吹掉了，直到了今天，上了飞机，又下了飞机，一切才显得那么固定，那么真实。

家是什么，家又在哪里呢？当晚众人便在他的要求下，带他到他小时候居住了许多年的地方巴东巴西去。经过这么些年，要不是有人带路，要他自己回到他的老屋子站立的地方去，的确不是容易的事，变化实在太多太大了。他再也找不到靠近大路他常去买东西的杂货店，或者半路上那间规模很小的华文小学。找不到几个传说在黑夜里有水鬼出来找替身的池塘。菜园呢？亚答屋呢？甘蔗丛呢？祖父的木瓜树呢？各家的鸡鸭猪狗呢？一泓不知从哪里流来的永不停息的清泉呢？都不在了！都不在了！极目所见，是他记忆中永不存在，永远陌生的组屋。还好，那间他念过

一段日子的英文中学还在昏暗的灯光里隔着篱笆瞪着他。

忽然，这地方经常发生水患的景像浮上了他的脑际。半夜里，发现自己的床浸在水中，鞋早就被漂去了，池塘里的鱼却在屋子里扑通扑通地跳着。天亮时，救灾的人群来了。

其中有不少是大、中学生，燃烧的热情使人忘记了寒冷。

然而这一切，轰的一声，便都遥远了。一念之差，把他送上了歧途；良知良能，又把他拉回到康庄大道。这么一拉一祉，他的一生，便去掉了一半。

静下来时，他也曾想：如果这次回来的家，指的不是消天了池塘和农作物的巴东巴西，而是指被人家戏称为小红点的新加坡，他以前的国土，那么，他倒是既回来，也见证了它繁荣与兴旺了。许多领域的领土地位，使他脸上也有了光彩。

但是两三个星期后，他又得离开这里，再到随处有牛羊袋鼠的地方去。

下次回来时，是不是又是另一个能叫他的头发全白的20年后呢？

45•45 会议机密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蔷、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 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 年代开始创作，1992 年以《45 • 45 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 年获“春兰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 • 45 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 年至 1992 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 年至 1995 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 年至 1994 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年和2012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下午1点45分。

会议室里人造的气温是20℃。

英文科科任教师会议，在刚调来不到30天的女校长的主持下，已经进行了30分钟。13位与会教员还没有发言的机会。女校长的开场白结束时刚好是下午1点47分。

1点47分半女校长向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各位，你们知道为什么在过去的5年里，英文一科的会考及格巴仙率会这么低吗？请大家看看手上的成绩分析表。"

纸张在人造的冷空气中刷刷作响，13颗心六上七下地乱了一阵。

"你们看，84年英文及格巴仙率是35.5，85年是37.8，86年是34.6，这一年降了3.2巴仙，87年38.2，这一年进步了4.4巴仙；88年，就是去年，才30.1巴仙。去年成绩最差，整整跌了8.1巴仙。你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13颗心七上六下又乱了一阵子；13张嘴六合七开，但听不到1个声音吐出来。

室内人造气温是18℃。

"前任校长告诉我，你们都是十分尽责的好教员，而且也推行了几项提高学生英文水平的活动，如借阅英文书籍比赛，阅读与写作的训练计划，规定学生写阅读报告等等。可是，学生的英文会考及格巴仙率还是这么低。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谁能告诉我？"

13只左耳和13只右耳都竖得尖尖的，但13张嘴依然沉默。

"大家再看另一张资料统计表。"

纸张又在人造的冷空气中刷刷作响。

"你们看第1栏。本校共有5位科学教员，其中有2位是由

华文源流‘转变’为英文源流的。”

“第 2 拦。在袒任数学这一科的 4 位教员当中，有 2 位也是属于‘变流教员’。”

“第 3 栏。同时担任科学和数学的有 2 位，其中 1 位是非英文源流出身的。”

“你们看得出这些数字所显示的意义吗？”

女校长的 2 粒眼珠子在 2 片闪闪发亮的镜片后面从左滚到右，再从右滚到左，同时放射出她那女性的温柔的威严。

室内气温降到 16℃。

“这些数字显示，在本校的数理科教员当中，有 45•45 巴仙是属于‘变流教员’（ConvertedTeacher）。他们虽然是以英文来教学。但他们所用的英文和所讲的英语错误百出。这是事实，并不是我看不起他们。我们的学生在这 45•45 巴仙的‘变流教员’的指导下，英语肯定会受到污染。不错，他们所教的数理科的会考及格巴仙率都很高，但学生的英文水平却降低了。我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去研究，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你们同意我的看法吗？”

13 个头颅顿时起了一阵极其统一的动作，都由上至下点了 3 下。女校长被这 39 下九点头动作激起了万丈柔柔的豪情。

“现在，我要设法令这 45•45 巴仙的‘变流教员’自动申请转校。今后他们的工作量将会增加 200 巴仙。这是高度机密，为了本校学生的前途，我不得不这么做，希望大家了解我的苦衷。同时也请大家合作，不要把今天的会议内容泄露出去。如果大家没有其他问题，会议就到此结束。”

13 个人一起涌向门口，造成了 30 秒钟的阻塞。当最后 1 个教员步出了会议室时，女校长抬头望了望墙上的挂钟一眼。

正好是下午 2 点 45 分 0 秒。

室内气温回升到 20℃。

（25.9.89《联合早报•文艺城》）

春风化雨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蕙、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年代开始创作，1992年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年至1992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年至1995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年至1994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早上，校长吩咐他说："学校就要搬迁了，你去把贮藏室整理整理。整理好了，我会告诉你哪些该丢，哪些该搬过去。"

校长的话使到他的心绪十分不安宁。贮藏室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没用的，又旧又破早就该丢了。只有那一块靠在墙角的"春风化雨"的匾额，不知该如何处置。十年前，现任校长到任的第二天，就把他叫到校长室，要他把这块匾额从墙上拆下来拿去丢掉。当时，他气愤得说不出话来，憋着一肚子气把匾额拆下来却没有拿去丢掉，而是偷偷地放到贮藏室里。这一放，竟放了十年。现在，如果让校长知道这块匾额还这么完好地被他偷偷地保存下来，不知会有多生气。到底他该不该再次偷偷地把它搬到别的地方收藏起来，还是把它烧掉？

二十年前，当第一任老校长从校董主席的手上，接过这块匾额后，是他主动帮老校长从礼堂扛回到校长室里，然后又费了不小的劲才把它高高地挂到校长室的墙上去。当时，他问老校长，这匾额上刻的字是什么意思？老校长很有耐心地跟他解释了"春风化雨"这四个字的涵义。他听了很高兴，觉得老校长和老师们的确是配得这样的赞美。此后，他有事进校长室，总要抬头看看这"春风化雨"。他虽然是个老粗，在学校里干的是扫地洗厕所搬桌椅等工作，但他很喜欢那四个髹了金漆的"春风化雨"，他喜欢这四个字所包含的深刻意义。他很少进入校长室，除非校长有特别的工作要交代。每次进去等校长交代完毕，他就指着墙上的"春风化雨"对校长说："又有灰尘了，要抹！要抹！"老校长知道他的脾气，也常附和着说："是啊，又有灰尘了，要抹！要抹！"他马上兴奋地提来一小桶水和一块抹布，站到桌子上去小心翼翼地抹将起来。

老校长退休了，学校在十年内曾先后换了两个校长，他更少有机会进到校长室去看那块“春风化雨”。因为校长室装了冷气，那扇门总是关着。而且，他觉得新来的校长都很严肃，公事公办。他不敢像跟老校长那样随意开口跟他们说话。但他心中还是惦记着校长室里的那块“春风化雨”，以及常想起老校长向他解释“春风化雨”时的慈祥神态与温和的语气。

到了十年前现任校长到校时，却要他把那块“春风化雨”拆下来拿去丢掉。他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有意义，有价值又好看的东西要拿去丢掉。如果不喜欢放在校长室，可以挂到图书馆或是其他地方去。怎么说这也是董事会送给学校的纪念品，虽然学校已经没有华文部，华文老师也越来越少，死的死，走的走，但他阿发却还活着，他知道这“春风化雨”的来历和它所代表的意义，他有责任把这块“春风化雨”保存下来。现任校长肯定不会要这块碍眼的东西，他讨厌一切以华文书写的东西，连华文校名他都觉得很碍眼，早在八年前就把华文校名涂掉了。据说他还是个南大毕业生呢！但他始终不肯承认他是南大毕业生，他说他考获的是英国大学的文凭。当年兴建南大的时候，他阿发就曾看着他那个三轮车夫的老爸多么卖力多么兴奋地为筹建南大基金而义踏。现在似乎又有人提起“南大精神”。这南大精神是什么？是涂掉华文校名？是要丢掉一块镂刻着“春风化雨”的匾额？是耻于承认自己是南大毕业生？

好吧！索性一把火把这“春风化雨”给烧了吧！

要烧就搬到老校长的坟前去烧！

他终于悲愤交集地做了这样的决定！

荷塘里的蜻蜓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蕙、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年代开始创作，1992年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年至1992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年至1995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年至1994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年和2012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铃……铃……

电话铃声响的时候，他正在观赏着画面里的那只工笔蜻艇。

那年，他在云南园的湖畔，跟老师学画墨荷。老师将宣纸横披成一方池塘，拿起一碗墨往纸上洒洒泼泼，就洒泼出一个池塘的荷叶来。满池的荷叶在风中翻转，还发出泼泼的声响。

他把心中的感觉告诉了老师。

老师问他何以有这样的感觉。

他说是在流动的墨韵中看到了风的姿态；听到了风的话语。

老师沉吟了一会说：

“你的悟性不差，好好地学吧。这荷塘里还有五千年的文化。让我添上写意红荷一朵，工笔蜻蜓一只。送给你作为纪念吧。”

在步出云南园以后，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工作，必定也把这一个荷塘带在身边。因为，荷塘里有红荷，有蜻蜓；还有文化五千。

二十多年来，他走过许多地方，接触过许多人和事。该快乐的时候，他快乐过；该悲哀的时候，他悲哀过。但不管是哀是乐，他都生活得十分“诚恳”与“拘谨”，他不可能找到其他的“生存方式”。他必须抛开许多与池塘、红荷、蜻蜓有关的念头，甚至自己所熟悉的语文，才能生存得下去。

有一年，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报导，说古色古香的云南园里的那些亭子要换瓦片，维修的工作正在进行。他即刻驾了车赶到云南园去，在一堆堆残破的瓦当堆里，检回了三片较完好的“南大瓦当”。回来之后，他定制了一个小玻璃柜子，将三片“南大瓦当”

安放在里头，当作古董来追思，来怀想。

玻璃柜子是和那幅老师画的墨荷配到一块，摆设在厅的一角。他常在这厅的一角，忧伤而又无奈地欣赏那三片“南大瓦当”，那一个荷塘，那一朵红荷，那一只蜻蜓。

欣赏那一只蜻蜓的时候，他必须拿下近视眼镜，趋前身子，方能看清楚那只老师用工笔画成的蜻蜓身上的骨节和翅上的纹理。当年老师用泼墨泼出满塘的荷叶，用写意的笔触写出一朵红荷，却用工笔画了只蜻蜓，用意何在？是一时兴之所至？

这些年来，他象一只蜻蜓到处乱飞，却找不到一个池塘和一朵红荷可让他翩跹与栖息。老师一时心血来潮所画的工笔蜻蜓，竟成为他此时此刻的写照；带着一身美丽的骨节与纹彩，被人吊在一个忧伤与无奈的时空里，等待着人们用一种优雅的眼光看着他死去。

铃……铃……

他拿起电话听筒，凑到耳边，就听到在报馆做事的老同学小培说：

“老钟，告诉你一件怪事。我今天在裕廊区的一个停车场上，拾到一只蜻蜓的干尸。它的骨节与薄翅上的纹彩，跟老师画给你的那只一模一样。你要过来看一看吗？还是我今晚拿到你那儿去？

他下意识地望向墙上的荷塘，那只他看了二十多年的美丽而又挺秀的工笔蜻蜓，竟然不见了！只剩下一朵红荷与一池的荷叶，了无生气地贴在墙上……。

画框的故事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蔥、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 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 年代开始创作，1992 年以《45 • 45 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 年获“春兰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 • 45 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 年至 1992 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 年至 1995 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 年至 1994 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这张画是谁替你画的？画得蛮好的嘛！”装裱店老板的话显然是为了取悦我而说的。

“是我自己画的。这是一张自画像。”

“哦！是你自己画的？真了不起，你是个画家？”

“不是。但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爱对着镜子画自己的人像。”

“你所用的颜料很特别，不是油彩，不是胶彩，也不是水彩或粉彩。我干这一行少说也有四十年了，在我手里装裱过的画不少，就从来没见过这类颜料。”

“是我自己调配的。我用自己的血，自己的泪，自己的汗，还有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调配出这种颜料。效果不错。”

装裱店老板以一种惊疑的眼光打量着我，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

“我见过许多画家，他们都不愿透露他们的作画媒介。尤其是当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作画颜料时更是如此。”

“我说的是实话，信不信由你。”

“好吧。那我替你选一个出色而又得体的画框来配你的这张自画像吧。”

“我不打算这么做，这不是我来装镶画框的目的。”

“在我这里装裱人像画的，有不少是社会名流，国家精英，邦国栋梁以及在国际间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替他们选配画框，没有一个不赞我眼光独到手艺好，能凸显他们成功的一面。尽一切所能为顾客提供最佳服务，是本店营业的宗旨，对你当然也不能例外。”

“这么说来你是不会拒绝为一个身份低微的人装配画框的罗？说真实的，一个出色而又体面的画框，对我来说，简直就是

一种嘲讽。我要求的是真实，你还是替我找一个与我的身分相称的画框吧。”

装裱店老板的惊疑眼光里开始流泄出一丝不快的神色。他倏地转过身去，弯下身子在那堆堆满了纸屑与木条的垃圾桶边，用两根手指头钩上来一个暗灰色画框，冷冷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顾客丢弃在这里的旧画框，如果你喜欢，我可以加以改装来配你的自画像。画框虽然是现成的，但改装的功夫顶花时间，你得多付一些钱。”

“没问题。什么时候可以做好？”

“三个星期吧。”

三个星期后，我到装裱店去取画。装裱店老板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拽出了我的

自画像，然后，笑容可掬地揶揄我说：“现在看起来，这画框果然很配你的自画像。您是干哪一行的？”

我可一点也不生气，还坦然地对他说：“我上个月刚从监牢出来，目前还没打算要干什么。”

他的嘴唇开了一下，但又闭上了，把要问的话吞了回去。我继续说道：

“三年前，有人要我说假话，我却说了真话。但我所说的真话，却在没有人敢证实它的真实性的情况下又变成了假话。所以，我就要负起中伤、毁谤他人的罪名。结果被判入狱三年。三年来，我用自己的血和泪、汗和口水再加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调配出一种可以拿来作画的颜料。出狱后，闲着无聊就给自己画像。像我这种身分的人，怎配用一个出色而又得体的画框呢？”

装裱店老板听了我的这一番话，脸色阴晴不定，喃喃自语而又无言无语。

“请放心，我不会对别人说这自画像是在你这儿镶的画框，怎可因了我的低微身分而玷污了贵宝号的名誉呢？相信我，我是一个宁愿坐牢也不说假话的人。”

《微型小说季刊》一九九二年第二期

梦中的街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蔥、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年代开始创作，1992年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年至1992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年至1995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年至1994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年和2012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小倩又在房里幽幽地哭了。我赶忙跑进房里看她。

“别哭，别哭。我们这就逛街去。”

自从去年得了个忧郁症之后，小倩经常在半夜里从睡梦中突然间醒来，说她又梦见那条失落的街了，并要我陪她一道去逛逛那条梦中的街。我怎忍心拂她的意呢？如果这么做能治好她的病，能减轻她内心的优郁，我是一点都不以为苦的。然而，苦的是她所说的梦中的街不知道在哪里？我陪她在夜里走过许多条街，但没有一条是她所说的梦中的街。每次陪她走在街上的时候，她总会这样对我说：

“是一条铺着碎石块的街，街的两旁都是卖历史书的铺子。铺子的门口张挂着‘书旗’，每条‘书旗’上用各体书法写着该书店所专卖各个朝代的历史书，如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等。我在小时候曾经在这条街买过一本《五千零一年的兴兴衰衰浮浮沉沉分分合合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扰扰攘攘忧忧患患苦苦难难编年沧桑史》。

“这么长的书名也真难为她想得起来。当年她在大学里修的正是历史这门学科。她是从历史的书页中走过来的。然而，大学毕业之后却一直没有机会传授这门功课。她甚至在路边摆了个小摊位免费传授这门学问，摆了整整一个星期，竟没有一个人来问津，还被“地牛”捉去控上法庭。因为她没有领取“贩卖历史”的小贩执照。

我知道她深爱历史，但却没想到她会爱得这么痴迷。这么多年来她跟历史磨磨蹭蹭地纠 缠不清，已有一点神志不清了。去年十二月她忽然说要出来参加竞选搞政治，被我狠狠地骂了一顿。

她没跟我争辩或抗议，只是任让我数落、抢白、责骂。事情过后，我深深地感到难过和内疚，然而，她已忧郁成疾，开始在寻找她梦中的那条街来过日子了。今夜，我又陪着她走在一条灯火辉煌的街道上。她又对我重复那个街的故事。

“你在这里等我，找去买一本书就回来。”

突然，她挣脱我的手，快步地往前走去。我当然没阻挡她，因为，我知道她必定买不到那 本书，然后就会在走了一段路之后折回头来。我靠在一根灯柱上抽着烟等她。当我呼出一口 烟雾来时，竟不见了她的身影。路是一条笔直的路，没有行人没有车辆也没有可以藏身的地 方而且灯火辉煌，她竟不见了！难道她已走进那条梦中的街不成？我在灯柱下焦虑万分，不知怎么办才好。

“你看，我终于找到这本书了。就在最后的那间书铺买到的。只花了五块三毛钱。”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出现在我面前的。我顺着她手指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哪有什么铺子？低下头一看她手里的那本书，不正是那本《五千零一年的兴兴衰衰浮浮沉沉分分合合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扰扰攘攘忧忧患患苦苦难难编年沧桑史》？

（20.12.91《联合晚报·文艺》

岑遮厘树下的梦呓[注一]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蕙、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 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 年代开始创作，1992 年以《45 • 45 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 年获“春兰 • 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 • 45 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 年至 1992 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 年至 1995 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 年至 1994 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注一：听新闻报告，知道谢泰宝已被软禁在圣淘沙岛，原来名叫“后岛”有感而作。此注出版时附加上去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我终于鼓起勇气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到岛上去看你。你坐在峇遮厘树[注2]下的长凳子上，把环抱着的双手，搁在曲起来的右脚的膝盖上；微仰着头在看天上的云彩。这个姿态所构成的形象，我在三十年前看过。那时你还年轻，你看的不是天上的云，而是吊在技叶间的一 颗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那是一个我们被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迷惑得发了狂的年代，我们可以在峇遮厘树下消磨许多个黑夜和白昼，只为了看守一颗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 三十年后，你仍然以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迎接我，但你看起来却十分孤寂，像一个孤寂的诗人。

还记得那个比三十年还久远的故事吗？就是我们都有勇气拉起裤管随地小便的那个年纪。那个下午，我们在你家门前的那棵峇遮厘树下玩石弹子。玩着玩着，你突然把手中的石弹子抛进水沟里，侧着头斜着眼对我说：

“我们去偷大肥成的打架鱼。敢吗？”

因为我没有马上拍着胸口对你说：谁不敢？去就去！你就斜着眼骂我“无核”！一个“无核”的男人还配叫做男人吗？我也学你把石弹子往水沟里一抛拍着胸膛说：去就去！谁无核？明知大肥成的打架鱼是养来卖钱的，所以戒备森严，单单应付那几头狗就够我们头痛了，从来就没有人偷盗成功，我还是硬着头皮跟你去了。结果我的腿上留下了几个狗齿的伤痕。这么多年过去了，伤痕犹在。

你说，你已记不得这么久远而又这么幼稚的故事了。然后，你把视线从云彩的那一端收回来，看着你用右手的拇指与食指捏着的一枚小螺丝钉。

注 2：峇遮厘，音译自马来语，即：番樱桃。

刚才我怎么没注意到你手上捏着一枚螺丝钉呢？你捏着一枚螺丝钉做什么？原来你不喜欢谈偷打架鱼的事，你急于要说的是有关螺丝钉的事。我太不了解你了，我们不也曾经在峇遮厘树下的沙土里寻找过螺丝钉来卖钱的吗？

我想起来了，我曾被教育过如何把自己当成一枚螺丝钉，彻底地了解到螺丝钉的形体虽然微不足道，但它在整部机器中所起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大家都在赞扬和发挥螺丝钉的精神，都心甘情愿地去扮演一枚小螺丝钉的角色。是不是因为有太多的人毫无怨忍地在扮演小螺丝钉的角色而使时代的巨轮向前不断地转动？还是有其他别的原因，我已失去判断的能力和深究的心情了。总之，社会是进步了，富足了，我也还在扮演一枚小螺丝的角色。然而，我在一个进步与富足的社会里精神上却贫乏得很，使到我处于一种“被耍弄”的尴尬地位。现在，我是一枚随时可以被换掉的小螺丝钉。因为，我的螺纹间距研适韶部新的社会机器了。

你在这棵峇遮厘树下已孤坐了三十年，你竟然了解我所说的有关螺丝钉的事，而且脸上还露出一副早已知道的神情。你还要继续这样孤坐下去吗？你要知道，命运留给你的权力已所剩无几，你还要保有那份庄重而又神圣的感情吗？你说我的孤独，我的优郁，我的不合时宜的牢骚是被高楼阻挡了我的视线；噪音干扰了我的听觉所致。

你的话，令我想起那些堆积在钢骨水泥森林里的词汇。它们天天在我的耳边形成各种各样的噪音，令我迷惑、恐惧、神经紧张、情绪低落。你竟然能一口气念出一联串我正想念给你听的词汇来：

拥车证、电话计时收费制、股票交易、小四分流、会考、大学文凭、华人华语、电脑、贩毒、奸杀、万字票、汉堡包、肯特鸡、地铁、快速公路、华校生、南大毕业生、社区领袖、基层组织、大选、反对党、方言、传统文化、新的起点、环保、公积金、品管圈、生产力、卡拉OK、金童玉女、爱之病、癌症、高血压、心脏病、意气用事、等等。

你说这些词斤拼出的声调都变成扰乱我的思 维方式的噪音。

人们的欲望在这些噪音中不断地恶 性膨胀而不断地说谎，甚至做出许多无聊可憎的决 断。所以，我必须在这些决断中挣扎求存。

你在说着这番话时，将小螺丝钉交到我手中。然而，我拿着的竟是一粒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然后，你把手一挥，我就在梦中离开了那个小岛，醒了。但那粒红透了的峇遮厘果实还在我手掌中发出淡淡的幽香。

(5.12.91《联合早报 • 文艺城》)

门槛上的吸烟者

张　挥

作者简介

张挥（1942-），原名张荣日，又署破阵子、戈鸣、江榕蕙、或桑等。祖籍广东番禺，生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1945年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和南洋美术专科学院教育系。曾任中学美术和华文教师，现已退休。1970年代开始创作，1992年以《45·45会议机密》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和东南亚文学奖。1994年获“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鼓励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老师》（1976）；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45·45会议机密》（1990）、《十梦录》（1992）、《末代华校生的网中岁月》（2013）；散文集《琐屑集》（1978）和《那一豆灯光》（1982）；杂文集《马的唠叨》（1990）；长篇小说《双口鼎一村，那些年那些事》（2015）等。1988年至1992年主编《文学半年刊》、1992年至1995年主编《微型小说季刊》，1988年至1994年间，曾任金笔奖、金狮奖、青年文学奖，及各

文学团体文艺创作比赛的评审。2010 年和 2012 年，先后举办两次水彩画个展。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秘书、副会长，现任书写文学协会会长。

彩旗在灯柱上飘扬的八月，他坐在组屋楼下的一张石凳上百无了赖地抽着烟。

“阿老，政府要你戒烟，你还抽，不怕死吗？中了肺癌你就知惨罗！”

他把一口烟徐徐地自口中喷出来，瞥了说着这句调侃的话的人一眼，然后，又把烟凑到嘴唇上深深地吸了起来。

烟雾在他眼前飘呀飘的飘散了，他却看到坐在门槛上抽着烟的老爸，满怀心事似地望着 屋前那几畦白菜。他把锄头往墙角一放也坐到那道宽厚的门槛上。这道门槛是他们父子俩干 完菜田里的活之后，坐着闲聊的地方。他的身子才坐下，撑着门槛的右手掌却把老爸搁在那 儿的一包香烟和火柴碰落到地上。他伸手捡起香烟和火柴的时候，一阵好奇的欲望突然涌上心头，很想尝一尝抽烟的滋味。他打开烟盒抽出一根烟来，点燃上了。那年他才十九岁，就抽着他老爸请他抽的第一根香烟，没想到这一抽就抽了四十多年。那时，他兴奋地抽着烟，还不时侧过头去看他老爸的反应，却发现他老爸的眼眸里盈满了苍苍凉凉的愁绪。老爸必定又想念起去年被政府遣送回中国大陆的大哥来了。

“阿老，政府要你戒烟，你还抽，不怕死吗？中了肺癌你就知死罗！”刚才那个人又用 同样的一句话来揶揄他。

他仍然坐在门槛上抽烟，只是已剩下他一个人，老爸已经入土为安，不能陪他一起坐在门槛上抽烟了。他在老爸去世之前就娶了阿巧为妻，生了两个儿子就不再生了，因为那时政府说两个就够了。接着下来，他坐在门槛上不停地抽烟，抽掉了许多无奈。铲泥机终于来了，铲走了屋前的几畦菜园和周围的一些果树；铲

走了屋后的那口井；铲走了他曾在那儿写了六年方块字的华文小学；铲走了整个乡村；铲走了他那段坐在门槛上抽烟的日子。

建屋局分配给他一间经营杂货的店铺。靠着这间杂货店，他和阿巧拼死拼活地把两个孩子养大，还让他们完成了大学教育。养大了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工程师、一个是药剂师，都劝过他戒烟，但他没听他们的。

“我去了之后，你还是到澳洲去跟孩子一起生活吧。”

阿巧临终时是这么交代的，是她的遗言。孩子也写过信来要他到澳洲去。澳洲？为什么不是潮州的汕头？结果他什么地方都没去；但他仍然抽着烟过日子，因为，在他口中吐出来的烟雾中，他会看到坐在门槛上一面抽烟一面想念着大哥的老爸的样子。

一切都在他抽着烟的日子中过去了。老爸去了，大哥去了，阿巧去了，两个儿子也走了。现在，他已一无所有，只有手指缝间夹着的一根烟和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怎么抽了四十多年的烟还没中肺癌！

他抬起眼来搜寻，那个对他说政府要他戒烟的人早已走开了。又是一缕烟从他口中徐徐地吐出来。烟雾散了的时候，他看到灯柱上张挂着的一面彩旗，彩旗上印着极醒目的三行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23.9.90《联合早报·文艺城》

出身

张曦娜

作者简介

张曦娜（1956-），祖籍福建南安，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怡保，四岁随家人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自海星女子中学及中正中学。1979至1980年获得日本兵库县奖学金到神户修读杂志编辑。曾任职人民协会《民众报》记者及编辑，1984年任职《联合早报》副刊记者至今。学生时代已多次获得全国及国际文学创作奖，曾获新马港短篇小说比赛第三名（《掠过的风》，1973），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二名（《尘烬》，1979），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变调》，1984），第二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都市阴霾》，1985），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乌节灯火》，1986），第三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二名（《入世纪》，1987），第四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二名（《镜花》，1989），全国书籍奖（小说集《变调》，1990），第五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失去的福建街》，1991），第五届“金狮奖”

散文组佳作奖(《无调之歌》，1991)，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主办“花踪奖”世界华文小说比赛佳作奖（《任牧之》，1993)，全国书籍奖(报导文学《大姑速写》，1994)，荣获泰国颁发的文学奖项《东南亚文学奖》，2000）。已出版的著作有小说集《掠过的风》（1987）、《变调》（1989）、《镜花》（1996）、《张曦娜小说选》（2007）；报道文学《大姑速写》（1992）、《客答问》（1994）；游记随笔《走过的风情》（1998）；合集《岁月流金》(2007)；散文集《仙人掌散文系列：张曦娜卷》(2009)。

不知道为什么，一贯坚持让儿女接受华文教育的她的父亲，却将最小偏怜的她，送入英校就读。

三个月前，当她自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语言暨文学系毕业后，虽然碰上全国经济不景气，她还是很快即申请进一家半官方机构，当起公关部执行员。

许是太顺遂了，她毫无庆幸之感，也并不知道，在景气亮起红灯的时候，那是一件叫人既羡又忌的事。

上班没几天，未满21岁的她，很快即和办公室里几个担任文书工作的年轻女孩熟络起来。那几个廿岁上下的女孩，入世未深，对她毫不设防，相处不久，即有意无意的告诉她，公关主任黛安娜·黄是个厉害的女人。

“这女人不简单哪，来这里不满一年，就从执行员直升主任，”几个女孩吱吱喳喳的对她说：“其实唐丽君在这里做了五年，黛安娜还没来时，她还当过代主任，工作能力并不比黛安娜差，学历也不比她低，大家都是大学生嘛，不知为什么就是斗不过她。”

后来她逐渐听出来，这里曾经历经了一场心照不宣的“主任之争”，主角是众人口中厉害的女人黛安娜及离职不久的前任执行员唐丽君。

几个女孩一提起这场主任之争，就要替唐丽君打抱不平，有

人说黛安娜会打扮、爱撒娇，懂得讨好男上司，有的说她擅于玩政治、搞手段，向上层打小报告，暗箭中伤唐丽君，藏奸使诈。

“啧啧啧，这种事我看得多了，脏得很哪，乱七八糟的。”女孩们做出既超然又老气横秋的表情，一派出污泥而不染的模样。

当她走马上任时，恰逢黛安娜申请了一个星期的事假，徒然使她以急切、焦灼、不安的心情，一遍又一遍的揣测这个自己好奇已极的女人。

第七天一早上班，偌大的办公室里还空无一人，正想坐下来草拟一份新闻稿，对过不远处，紧闭的主任室呀一声打开了，一位装扮入时，巧笑倩兮的女郎娉娉婷婷走出来。

“准是黛安娜，”她心里暗忖：“果然不同凡响，一派女强人的架势。”

正思忖间，女郎朝她笑道：“嗨，薇薇。”一时之间，她真是惊愕万分，这女人果真神通广大？连她的小名都知道？

她兀自纳闷不已，那女郎又朝她熟络的笑道：“你不记得我啦？我是你二姐的同学黄真真呀。”

黄真真？这名字她是记得的。她在女郎脸上停留一分钟：嘴角有颗痣，笑起来两颗梨涡甜甜的，果然是从前被她们戏称“真真凉茶”的黄真真。

她比她二姐小五岁，小时候却经常玩在一堆，在她二姐的一班同学中，黄真真给她的印象最深。小时候，黄真真和她二姐最好了，两人在光华小学同班六年，又在育英中学同班一年，中二时，黄真真转到莱佛士女校去，从此逐渐失去联络，而她二姐中四没念完，就因骨癌去世了，黄真真也因此在她们家绝了迹。

乍然间重逢黄真真，很自然的她就想起她早逝的二姐，也对今曰的黛安娜倍感亲切，然而，一想到有关黛安娜的风言风语，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感受。几次想向她问点什么，却不知道从何问起，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知道些什么。

接下来好几天，两人的关系既冷淡又陌生，双方都知道彼此

心里有点什么，却是谁也不想说出来。

一天傍晚，黛安娜自主任室拨内线电话给她，说是请她吃晚餐，欢迎她加入工作。

在燕山大厦一家日本餐馆内，黛安娜一边捧着滚烫的日本茶，一边故作轻松的说道："那班吱喳婆说了我少闲话吧？"她笑了笑，不知道该否认还是承认。

黛安娜也不追问，自管自继续说道："其实唐丽君的确不比我差，中英文也和我不相上下，做得又比我久，照理她是应该被擢升的？"

她望着黛安娜，凝神等着她说下去，生怕一开口，把她原本想说的话都打忿了。

"谁叫唐丽君出身不好呢？"黛安娜挟起生鱼片，半真半假，神情难于捉摸的说道。

"出身？"她的疑感更深了。

"谁叫她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华校毕业？"说后耸耸肩，做出无奈的表情："其实我何尝没吃过这种亏，我是光华小学毕业的哪，前一份工作时，老爱强调自己念过华校，结粤卖命做了三几年，一直眼巴巴看着别人晋升，现在学乖了，再也不提什么光华不光华，哈哈哈……？"说后莫名其妙的笑了起来。网

一向无忧无虑的她，望着黛安娜描眉画眼，五官修饰得无瑕可击的瓜子脸，彷佛悟出了什么，又彷佛听不懂黛安娜说些什么，一时只觉无言以对。

世风递嬗，
衣冠不复孔孟家

牵手

艾 禺

作者简介

艾禺（1956-）原名刘桂兰，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创作电视剧80余部，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

几时可以再牵他的手，像从前那样。

等了很久了，每回抬起自己的手看着，她就不期然想起岁月倒流的许多时光。

那时候，她的这双手对他有多珍贵啊，他常常把自己的脸枕在她的手中，不断摩挲着，嘴里说着："好温暖的手，我真喜欢！"

温热在脸和手之间的酝酿很快就跑到心里去了，弥久不散。

那时候，牵她的手可是件大事，他总是把它握得紧紧的，好像她的手随时都会变作小鸟从他的指缝中飞去，小心翼翼，从来都不马虎。

有时为了戏弄他，又或者说只是想增添那么一点生活情趣，她会出其不意的把手抽开，让他来个措手不及，这时候，她总会看到他脸上闪动着惊惶，突然像失了魂一样，连心跳声音也听得到，小手胡乱地抓了过来，这回掐得更紧更紧了，好像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放开。

有人说儿子是妈妈前世的情人，妈妈是儿子这世的第一个女人，关系多密切啊！

然而，一个男人又怎可能一辈子只牵一个女人的手呢？

午后，轮椅停在花园的一角，她和这里的许多老人一样，坐在那里打盹。

突然一只手搭了过来。

"妈！"声音很轻，轻得好像游离在空气间，但她却像触电般醒过来。

"你来了！"她的声音重得连停在枝头的小鸟都惊飞了。

"我——我吓着你了？"做儿子的有些失措。

"没有，没有，是我把你吓着了！"她显得有些内疚，低头看见儿子紧握着自己的手，心里非常激动，"怎么会来的？"

"想你就来啦！"儿子答得很直接。

"想我——为什么会那么久才想起我？"

儿子没来疗养院应该也有两年了吧！

“我忙嘛，有时——想你，也没时间来。”儿子支支吾吾应着，满脸的不自然。

“现在不忙了？”她又追问了一句。

“——干嘛尽问这些？不要整天在轮椅上坐着，来，我扶你起来走走！”

儿子不由分说的就把她撑了起来，紧抓住她的手往花园里的小鱼池走去。

太久没走路了，她颤巍巍地几乎要跌倒，儿子紧张地扶着她，就像他小时候紧抓住自己的手一样，一分钟也不愿放开。

这种感觉多好啊！她不由的微微而笑。

鱼池里倒映着母子俩的身影，鱼拼命游来啄食，把影打散了又重现。

母子就是母子，谁能分开谁呢？

她为过去自己的曾经埋怨开始自责，谁说他握了别人的手就忘记自己，现在不就紧紧抓在手心吗？

“妈，我们回房间去吧！”

“多站一会吧，或者——让我再多走几步！”她要求着，目的是不想对方把手松开。

“这里太热了，我受不了！”儿子擦着汗，似乎已经不耐烦。

“那我们进去吧！”那有做母亲的不疼儿子，他不喜欢就依他的。

她有些怅然落失的坐在床上，因为手早已松开了。

儿子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来。

“妈，你在这里盖个手印。”

儿子再一次抓起她的手在文件上重重地按了一下。

最后一次，这是儿子最后一次抓住她的手，那天以后，儿子

就再也没来了。

她每天胡乱地翻着报纸，虽然不认识很多字，但有些字还是懂的，就像那次儿子来之前，她就看见一则新闻说政府将发放一笔款项给老人，只要老人在收到文件后签名或打手印后寄回即可，款项自然会被放入户口里。

户口是她和儿子联名的。

什么时候又会有这种机会啊？到时又可以牵手了！

她坐在小水池边，看着池里孤单的倒影，一只肥鱼游了过来，一口就把“她”吞噬在炎炎的阳光里——！

归去来兮…

艾 禺

作者简介

艾禺（1956-）原名刘桂兰，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创作电视剧80余部，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

张开眼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躺在潮湿的泥地上，前面伏着一块木板。

木板也很潮湿，轻轻用手指一戳就破了一个洞，一道强光直透进来，他本能的举起手想一遮，没想到整块木板竟裂开了。

他坐了起来，发现四周光亮亮的，走道上，一个穿着长袍的人正无精打采的朝他的方向走来。

“你也醒了！”对方很有礼貌的和他打了个招呼，还恭着身子。

“早知道就不该去了！”对方又说，但更多是在喃喃自语。

他听不懂对方的意思也没想听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他只想回家。

可是这个时候家里会有人吗？阿矫应该去上班了，两个孩子也应该还在学校吧，很久没有去以前工作的地方看看了，不如就先走一趟，回头再回家也不迟！

椭圆型的水池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建起来的，几十尾的游鱼在里面乱窜着，像极了放学钟声响后奔出校门的学生，莽撞中带点无奈的秩序。

他沿着水池走着，突然感觉听不到一种声音，朗朗的书声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此起彼落吗？他抬头一望，才发现每间课室都静悄悄的，里面一个学生也没有，难道学校假期，自己来得不是时候？

还是回家算了，他折了回头，一个念头又涌了上来，不来都来了，为什么不去自己以前坐过的位子瞧瞧呢，看一看现在到底坐了什么人，他或她是不是也有着自己当年的热情和理念？他抬起脚步，踏上上二楼的梯级。

走进休息室，他就望见自己靠边的那张桌上，歪歪斜斜的堆了一大叠的作业本子。怎么会这么乱呢，以前自己总是把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忙走了过去想整理一下桌面，却发现一个女孩对着他甜甜地笑着，那是一张在成堆作业本子后面露出来的

照片。

他把照片抽了出来，一个二十出岁的窈窕淑女，穿着一件半截的黄色上衣，手抬得高高的，好像故意把整个肚皮摊出来的样子，肚脐眼上明显的穿了个饰物，但看不清楚是什么？

她就是这张桌子的主人吗？他有些懊恼，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糟蹋自己曾经认为很神圣的地方？

一把熟悉的声音这时候从会议室的方向传来，他一听就认出那是张老师的声音。他和张老师是同一天来这间学校报到的，十几年前的一个早上，他们就在这办公室里碰面，从此做了同事。刚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年轻，充满着理想，他还兴起过追求对方的妄念，但感情这事谁也勉强不来，后来他们也只能做好同事。

老朋友应该别来无恙吧？他急急的朝会议室走了进去，发现里面还坐了校长和副校长，三人好像在开会，但张老师始终屈着背，身子没有自信的压在椅子上，面对着二人，更像是在接受审讯。

“我是觉得许老师比较尽职。”连说话都细如蚊子了，这不是以前的她。

“Miss Tang 不尽职吗？”副校长用脸色带出一股不以为然的否定。

“许老师为了使教材更生动，花了很多时间上网去找资料，还做成 power point 引起学生的兴趣！”

“My God，现在谁不会做 power point，这不是可以擢升的理由！”副校长摇了摇头，望向校长。

“Miss Tang 没这样做？”校长开口了。

“她因为有太多的活动，所以在课业上就会显得比较随便，学生的作业有时一个月还回不到他们手里。”

他突然想起刚才要叠好那些作业本子的时候，Miss Tang 这个字眼在本子上出现过。

“她可是学生心目中的 superstar，几乎每个女学生都当她是自己的偶像！”副校长“补充”了两句。

校长显得有点为难。

“张老师，你可以回去了，我们会做决定的。”校长终于挤出了一丝笑容。

“我们要的是懂得教学的好老师。”张老师战战兢兢在临走前抛下那么一句话，就怕会被杀头般急着走了出去。

校长认真的点着头。

他没有跟着出去，索性坐在刚才张老师的位子上，因为他也很想知道结果。

“Miss Tang 是今年新年联欢会和中秋节庆祝活动的负责老师，这两样工作她都表现的很出色！”副校长喜滋滋的说。

“不同的老师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才能发挥他们的所长！”校长满意的点头在笑。

“明年的庆校 20 周年大活动还是继续叫她负责吧？跟她说一定要做得体面又好看。”

“那一定。”副校长肯定的回答。

“我们要的是懂得搞活动的好老师！”校长笑着，拿起笔就在 Miss Tang 名字旁边打了个勾。

“张老师还有几年会退休？校长突然这样问。

副校长楞了楞，毫无准备的忙翻查电脑资料。

一路走来，他企图勾勒自己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一些记忆，很快的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你也回来了？”穿长袍的人望了他一眼似乎还想问什么，雨却在这个似乎莫名的洒了下来，两人没再说话的径自躲回自己的位置去了。

雨下了一晚，把两个坟头都冲洗了一番，第二天就露了一堆白森森的骨头……。

最后一束康乃馨

艾 禺

作者简介

艾禺（1956-）原名刘桂兰，另有笔名叶赫、木奎等。祖籍广东大埔，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任新传媒华文戏剧组故事策划、编审、编剧，创作电视剧80余部，现为驻校作家和自由撰稿人。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创作体裁有诗歌、杂文、小说、微型小说和儿童文学。著有诗歌合集《蓝与青》；短篇小说集《困鸟》、《海魂》；微型小说集《风云再起》、《艾禺微型小说》和《最后一束康乃馨》；青少年小说《妈妈的玻璃鞋》、《镜子里的秘密》、《天狼星游戏事件簿》，儿童文学《没有尾巴的小公鸡》等。主编/合编《逍遥曲——新加坡华文女作家作品选集》、《城市的记忆》、《城市的足音》和《新华文学》。曾获多个文艺创作比赛的奖项。《艾禺微型小说》获选为2006年"读吧，新加坡"全民阅读活动读物之一。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副会长、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秘书、世界海外华文女作家会员。

妈妈“临走”的时候没有忘记交代我一件事。

“母亲节要到了，记得要去送花，以后……记得还要每年都送，千万不要忘记了！”

我点点头，明白妈妈说的，是要我把花送去给一个叫丁素芬的女人。

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是自己的好朋友，更不是常来光顾的客户，我真不知道妈为什么要那么执著，走到人生的尽头了都还要记挂着要给一个不相干的人送花？

说我们年轻人和长辈有代沟，其实代沟还不是老一辈的人自己筑的，奇奇怪怪那么多情理，连自己做什么都说不清楚，永远都扎着同样的一束花，怎么会有新意？

听在我们店里做帮工已经做了很久的琴姐说，给丁素芬送花的事从我们很小就开始了。以前花店都是妈一手打理的，听说有一天来了个女孩子要订花，就是要送给这个叫丁素芬的女人。从那一次起，妈就开始年年送花，虽然那个女孩子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那女孩子只是付了一次的花钱。

以前妈是店主，喜欢给谁送花当然都可以，就算不收钱也不关任何人的事，可是现在……

自从妈的健康状况不好，我就把花店接了过来。

这二十年来，妈始终只是坚持着一个守字，从来都不要求把花店改革更新。当然妈妈插花的手艺是一流的，能够留住旧客不去，但对于新客，却没办法吸引过来，有时明明来了一个酒店派来的大客，就因为店里拿不出一本像样的目录册，客人摇摇头就走出去了。

我可不想我们家的花店有一天被旅游局看中列为古物展览馆，我不但要重新装修它，我还要废除妈一贯留下来的许多人情恶习，老顾客享有特别优待，还包括他的家人朋友，一束花能赚多少钱，一个顾客一年能来订几次花，还要东扣西扣，好像我们欠了人家的人情一样，漂漂亮亮的一束花一篮花，除了本钱连人工都贴上！他们又不是没有钱，只是贪心而已，尤其看到像妈这

样笨的女人，每个人都不吃白不吃！还有就是白送花去给那个丁素芬，似乎也不应该再继续了，虽然我答应了妈会去做。

琴姐对我的“大改革”显得惊慌失措，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样子，我知道如果换成是妈，应该也是一样苍白的脸色。

“你真的不打算给那个丁素芬送花？”

“花店是开门做生意的，再不做赚钱的事你就要连工作都没有了！”

“……那你要怎样……跟你妈交代？”

“我肯把她的花店重新发展起来，她应该高兴才对！”

“可是……你妈……要的好像……不是现在这样……”

琴姐环视着崭新的花店结巴地说着，一切本来熟悉的都好像陌生了。

我可以理解琴姐的反应，上一代的人总对“老事情”特别眷恋。

“就算以后不送……最后一次也该做吧，年年收惯了花，突然没有人来一定会很奇怪的，起码也跟人家说清楚，以后不用再等了！”

话也说得不无道理，起码去见见那个可以吸引我妈去送花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跟她说清楚我妈已经走了，这个“传统”就要结束。

康乃馨是琴姐扎的，搭着浅紫色的勿忘我和白色的满天星，大大的一束，说有多漂亮就有多漂亮。

母亲节，我几乎跑完了整个新加坡，最后才来到“丁素芬”的家。

落日已经要溶在云层里了。

刚按下了门铃，里面就传来打翻东西的声音。

一个佝偻着背白发斑斑的老女人把门打开。

原以为对方看到我一定会很诧异，年年都是妈来，今年却换了人。

没想到她一点反应也没有，还对着我微笑。

“你来了，快点进来吧！”话语里带着殷切期盼的兴奋和激动。

“你每次都早来，我就泡了你爱喝的茉莉花茶，现在……都凉了……”老女人“走”向桌边拿起了茶壶，“我去热一热，很快，很快的……”

我终于看到了一对不会转动镶死的眼珠。

怪不得她“看见”我没有反应。

“谢谢你，不用了，您就是丁素芬女士，对吗？”

老女人傻住了，紧紧地把茶壶握在手里，愣在原地。

“我妈已经走了，我是来帮她送最后一次花的！”我走上前把花递过去。

她激动地接过花，轻轻地抚摸着。

“最后的一次康乃馨？……好，谢谢你。”

她点头笑着，把花凑近鼻子边嗅吸起来，满脸的皱纹间突然塞满了失落……

二十年前，一个女孩为了要在母亲节那天给自己的妈妈一个惊喜，订了一束花，没想到却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不小心的骑士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你知道吗，每年为了等这束花，我才坚持活下去！”

从来都没有想过，只是普通的一束花可以留住一个本来万念俱灰，更因伤心过度而哭瞎了双眼的妈妈的生命。

我对妈真的很不了解。

回到花店，琴姐还没有走，紧张地问我：

“把花送过去了，跟人家说清楚以后不送了？”

我望着琴姐。

“送，以后都要送，还要每天都送，永远的康乃馨！”

芋泥

安 琪

作者简介

安琪（1956-）原名刘双慧，另有笔名慕莎。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79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曾任职于美国化工厂化验室，现从商。父为马华前辈诗人刘思，兄长长谣、喀秋莎、古琴均为新华诗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小学时期便开始投稿，小说《天凉好个秋》获得第二届（1984）“金狮奖”小说推荐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天凉好个秋》（1988）及《小雨来得正是时候》（1988）。

那年炎炎的暑假，当半工读的雅汉到那家生意兴隆的“海族海鲜”当打杂不到两天，便深深地被那摊卖甜品的“甜品小食”爷孙俩所吸引。

说实在的，他们一点也不特别。至于生意，清淡得与“海族

海鲜”有如天渊之别，就连那拿手的招牌菜——芋泥，也鲜有人问津，但老人那谦卑诚恳、敬业乐业的态度以及那每天中午匆匆赶至，身穿女中校服女孩的文静与羞涩神情，总令雅汉难以忘怀。

或许是紧张苦闷的大学生生活必须在暑假有些新鲜玩意来调剂，雅汉对那适逢织梦年龄、名唤“恬恬”的女孩，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其实恬恬并不好看，因为她太瘦太平板，但清秀得有如炎夏里吹来的一阵清风，叫人看了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从那身整洁的名校校服看来，她的学业成绩应是非凡。

人们忽略爷孙俩，就像遗忘了天边遥远的两颗星星，很多时候，雅汉总觉得他们遥不可及。

不久，在暑热难当的季节里竟连续下了几天雨。就在这细雨纷飞的日子里，雅汉与老人竟建立起友谊。

老人话并不多，当获知雅汉是个寄人篱下，半工半读的大学生时，眼中竟闪动着特殊的光芒。而恬恬也不知在几时，平静的心湖泛起了阵阵涟漪。

第二年的暑假，尽管“海族海鲜”的生意依旧兴旺，人手依旧缺乏，“甜甜小食”的生意仍然清淡，可是雅汉已下定决心要与爷孙俩并肩作战了。

如果说雅汉之所以能出国深造是靠爷孙俩咬紧牙根在硬撑着，那是一点也不夸张的说法。

刚离校门当小文员的恬恬，拜倒石榴裙下的人不计其数，各方面条件比雅汉强者更是大有其人，可是心比石坚的恬恬心目中只有雅汉一个人。

“爱你，就像爷爷与你所制作的芋泥。而你比那芋泥更细腻，更甜美。”恬恬觉得，在这世界上，除了雅汉没有人能作出这么深情的比喻。

雅汉不负众望，终于衣锦还乡。除了把名字改成约翰之外，恬恬实在找不出他同以前有什么两样。

约翰确是个人才，短短两年内不仅成家创业，成就更越来越大，这从代步的名牌轿车与豪华洋房，可见一斑。

在约翰好意的要求下，“甜甜小食”终于结束了营业。从此沉默的爷孙更加沉默了。

早出晚归的约翰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与应酬。寂寞的爷孙深深地体会到丰衣足食的日子原来竟是这么的难捱。

偶尔爷孙一起兴致勃勃动手制作芋泥，在深夜相对含泪吞下那不知味的芋泥时，恬恬总觉得自己像生了场大病，怎么昔日甜美无比的芋泥竟会失去味道？

那天，约翰破天荒地宣布将带一对喜爱东方家庭小食的外国客户回来吃晚餐，这消息给恬恬婚后一片空白的日子似乎点缀了些色彩。

紧张、兴奋、如临大敌的爷孙花尽心思、绞尽脑汁、汗流浃背准地备出丰盛的一桌佳肴。

大胡子的男宾与痴肥的太太终于出现在那一尘不染的客厅。不善交际的恬恬简直是慌得乱了阵脚，而辛苦了一天的老人，已被约翰以行动迟钝与不懂外国礼节为理由，不准同桌进餐。

丰富的晚餐在客人心满意足、约翰洋洋得意、恬恬如坐针毯中进行；正当压轴的甜品八宝芋泥上桌时，竟掀起场大风波。

狼吞虎咽而被芋泥沾满蓬松大胡子的男宾，尴尬万分，气急败坏不知如何是好，伸着舌头被烫伤的女客更尖声大叫。

“你这愚蠢的女人，难道除了芋泥，你就做不出更像样的东西来吗？还不快点端去倒掉！”铁青着脸，约翰咬牙切齿，怒吼道。

恬恬措手不及、呆若木鸡，更不敢相信这番话竟出自眼前这变得陌生、丑陋的约翰口中。

半晌，恬恬端着芋泥，脚步沉重地走进厨房，触目所及的是佝偻的老人在抽噎着，饱经风霜的脸上老泪纵横。

“爷爷，我们自己吃，芋泥永远是甜的。”恬恬走近老人的身边，紧紧攥着他的双手。

哑迷

安　琪

作者简介

安琪（1956-）原名刘双慧，另有笔名慕莎。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79年毕业于南洋大学，曾任职于美国化工厂化验室，现从商。父为马华前辈诗人刘思，兄长长谣、喀秋莎、古琴均为新华诗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小学时期便开始投稿，小说《天凉好个秋》获得第二届（1984）“金狮奖”小说推荐奖。著有短篇小说集《天凉好个秋》（1988）及《小雨来得正是时候》（1988）。

他温文有礼，腼腆谦恭，口音像来自冰天雪地的北方，言谈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

或许天气酷热难当，他隔一两天总会出现，尽挑些清热解暑的凉茶冲剂。谨慎小心，精挑细选的态度，配合着他那与时下的

流行背道而驰、独具一格的装扮，把他那克勤克俭的个性表露无遗。

今年提早的雨季，他忽然消失了一阵子，再出现时很明显的改变是那紧锁的眉头和突然早到的泛白的双鬓。

他不再往那廉价的凉茶堆里钻，很慎重地告诉我他想找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补品。我仔细地了解情况，才知道他这阵子家书不断，老母亲颤抖的手书说不尽家乡的阴晴寒暑，一草一木；函函相似，封封如此。后由兄长告知，老母亲终日茶饭不思，不眠不休，以写信给他度日，令人担忧。

忧心忡忡的他不停地搓着双手，我惊觉那修长的双手竟是伤痕累累，新旧交错，毫无保留地显示他的行业与无奈。

我忽然完全明了那远方老母亲的心境。以很快的速度，我把选好的药材交给他。这不用口服或外敷，根源全是由你而起。我说。

他看着我交给他的白术、红枣及茴香，双眼骤然一亮：速早回乡。他说。真是思路敏捷，我没看走眼。

是的，想必老人家担心你单独离乡背井，工作操劳又危险，思念成疾，你可是唯一的解铃人啊！我说。

听了我的话，他那无神的双眸即刻泪眼迷蒙。谁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发现自己的失态，他吸了吸鼻子，掏出手帕，迅速抹干泪痕。

下定决心似的，他一反常态，指着那价格不菲的印尼洞燕和美国泡参。就这些。他说。

就动身？我笑着问。

是的。他也笑着回答。

我给他打了八折。

14.10.1996

行行重行行

白　荷

作者简介

白荷（1937-）原名梁孟娴，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新加坡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任中学教师，已退休。擅写散文，已出版的散文集有《独上高楼》（1981）、《风雨故人来》（1989）和《白荷散文选》（2003）。也写微型小说，收入《新加坡女作家小说选》。她热心推动学生文艺，以提携后进为己任，课余之暇，积极从事各种文体活动，曾负责学生刊物《湖声》和《学文》的出版。1987年代表新加坡教师出席中国山东曲阜召开的《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2011年受邀为驻校作家。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新加坡儒学研究会会员。

日子就是这么样的过，一日一日，一年一年。他驾着车，这么样的穿街走巷的过日子。

市区里，街道两旁的摩天大楼，高入云霄，把阳光遮住，真的遮住阳光的又岂只是大厦？街道两旁的大树不也挡住了部分的阳光？大树下还有花木和青草，这个国际大都会，名符其实的也是个花园城市。

“停车！就在这儿停车吧。”后座的客人说。

“行！我要把车子驾进那座大厦前面的小车道才可以停车呀。”

客人付了车资，临走前还抛了个满意的微笑给他，说了声：“恭喜发财！祝你好运！”下车走了。

还有什么财可发？做德士这一行虽不致于饿死，但也绝对没有发财的机会。别人这么说是好意，今天是农历新年元旦，大年初一嘛，不但华人大家高高兴兴的过年，连马来人、洋人也因为放大假，不必工作，与华人一齐同欢共庆。

车子行行重行行，一路走去，转了两条路，便驶进了一个高尚住宅区。这一带，挤挤挨挨的都是些三层有楼有阁的大洋房、大别墅。在这里，尺土寸金，人们都土尽其用地尽量把房子建大，顾不上留些空地了。门前有片豆腐干般大小的空地也打上洋灰。贴上熠熠生辉的光滑瓷，有车子人勉强可以停上一辆车子。

从铁栅外望进屋内大厅，他看见家家户户都多少摆上了些年花，红彤彤的，最多的是金桔，累累的果实悬挂满棵，象征着百子千孙，大吉大利。

路边除了大树之外，树下此刻还有一辆紧接一辆，麻麻地停泊着来拜年的亲戚朋友们的私家车。家家户户传出来人们欢乐的笑声：有孩童的嬉戏声、青年嘻哈绝倒声、成人打麻将的洗牌声、碰牌声。其中一两家还飘出了烧烤的烟气。车内有冷气设备，车窗虽紧闭着，但他仿佛也嗅到了阵阵烤熟鸡翼的香味。

他没注意到什么时候路旁出现了个老太太，著一身碎花上衣黑绸裤，一手提着个大红色的塑胶袋，一手提着把长柄大阳伞，一柱一柱的当作拐杖使用。她垂下头，一步一停顿，他看不清她

脸上的表情。

他轻轻地按了按车喇叭，叭！叭叭！老太太这才举了那把大阳伞，表示要上车。

上了车，她一声不响，车子在他轮盘底下慢慢地滑行，行行重行行，向前一路走去，他忍不住开声问："阿姆！你要上哪里去啊？"老太太依然闷声不响。车子再走一段路就要驶出这个高尚住宅区，前面是条大路，只能沿路牌指定的方向走。

"阿姆！今天是大年初一，你一个人要到哪里去呢？"老太太这时再也忍不住"哇！"的一声放声哭出来了。他这才惊觉，她本来就是在低泣着的。

"对不起！阿叔，我现在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哭得不可收拾了。

"没关系的，你想一想，想好了要去哪里才告诉我，过新年大家都快快乐乐的，你别哭啦！"老太太却哭得更加凄凉了。

"我刚才到我大儿子家去，过新年嘛，看看孙子本是很高兴的。谁知才进门，儿子媳妇就迎了上来，一边一个把我挟到路上来说：'今天过年，亲戚朋友来得太多，我们忙着招待他们，没有办法分身照顾你了，你还回去吧！小心走路，叫辆德士回去。'阿叔，你说气不气？"说完全身搐动了一下，便不再说话，也不再哭了。

"阿姆！那么现在你准备到哪儿去呢？"他不惮其烦地问。

"我想我该到二儿子家去，我有两个儿子呀！阿叔，你帮我打个电话好吗？我没有手机。"

"好吧。我拨通了号码，你自己和儿子说。"说着，他就快手快脚地按了手机上的号码。

老太太接过手机，提高了嗓音说话，深怕对方听不清楚。

"哦！你说今天是轮到我去哥哥家的，不是轮到去你家的。那我就不能来吗？是？……不能来！……不能来……。"老太太又开始哭了。

“你真是个好心人！阿叔，请你再帮忙我一次，拨通电话去我妹妹家吧。”

“好的，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阿姆！你等等……等等……你妹妹家没人接电话，都没有人在家呀！”他说。

老太太听了只觉得茫茫不知所措。凄凄惶惶地又哭了起来。

“阿姆！别哭了。现在天色也快暗了，我载你回我家吃饭，和我的家人一起过年好了。”说着，他踩了踩油，加快了车子的速度，刚才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骤然跌落，一身轻爽。

再踩踩油门，车子飞般奔驰而去，一路走去，行重行行行，向前走，一路走去，向着回家的路走，他知道家里等着他，他的老父亲、老母亲、妻子、儿女都在等着他一块儿吃新一年的第一顿晚餐。

“啊！这是怎么样的世道人心？”他问自己。

车子一路走去，走回家……走……一路走去。

谁该惊奇？

长　谣

作者简介

长谣（1944-），原名刘可传，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1961年中正中学高中毕业，1965年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毕业后，在小学执教至2003年退休。深受父亲刘思影响，13岁开始写诗，1963年发表四幕剧《蜗牛》，1964年写作叙事长诗《三夜》，1986年短篇小说《薛先生》在中国《小说选刊》上连载，1987年以《知法犯法》获新加坡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一名，2007年获连士升文学奖。兼有进行文学翻译工作，曾任《新加坡文艺》主编。著有诗集《三弦集》（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合著）、《琵琶弦上》（与弟弟喀秋莎、古琴、刘可喜合著）、《长谣诗歌选》、《三夜》、《长谣短诗选》和《三合一诗选》；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透明的笑》；文学评论集《长谣论诗》等。

“爸爸，我也要去。”

听到我要去参加刚从英国回来的足球明星查理陈的记者招待会，我那六岁大的男孩就嚷着要一块去。这也难怪，在他那种年纪，哪个小孩不崇拜英雄呢？更何况自从查理陈加入英国甲组的埃申纳队后，每个星期少说也在那专让英国足球明星驰骋的电视荧光屏上露几次面呢！甩不脱他那扯衣拉裤的小手，我终于答应了，不过，要他遵守两个条件：一、不许乱跑；二、不许说话。他高兴得蹦上半空，边跑边答应，换衣去了。

果然是喝过洋水，见过大世面，单看查理陈那潇洒的风度，单听那一口流利的英语，早令我生出三生有幸之感，连刚才出门时才用布胡乱擦一下的皮鞋，也似乎亮了起来。只见他娓娓而谈，从他幼年如何在芽笼三巷横冲直撞，用球踢倒街边的冰水小贩摊位说起，直到他如何在上个月的甲组联赛中，个人如何连过三关，劲射破网，击败曼联队；他无所不谈，连他在伦敦的洋女友的个人资料也抖了出来……

忽然，他神采飞扬的脸转到我们这沉默的一群身上；也许是我们的土样子让他猜出了我们的身份，他先用英语道歉几句，再用华语问道：

“你们是华文报记者吗？”

“是的。”几个来不及清嗓子的沙哑声齐应道。

“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用华语问，我用华语回答，不过，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几个同道藉此机会，提出几个问题，他先紧蹙眉头，作沉思状，随后用发音并不很准确的华语回答。

“先生们，还有问题吗？我要讲英语了，不然的话，冷‘淡’了他们。”他用手指了指那已面露不耐烦之色的一群。

“你能讲这么好的华语，我很惊奇。”我木讷地说。

“哪里，哪里，不过，说实在的，写华文，我不会，讲华语嘛，是不是？”

“爸爸。”，我那男孩竟忘了我和他的约法三章，轻轻拉着我的衣袖说，“他是华人，当然会讲华语，你这么说，真奇怪。”

我瞪了他一眼，他一咋舌，把颈项缩进衣领中去。我一转头，看到查理陈又对着在这种场合最为活跃的那群人，滔滔不绝地比手划脚，意气更其风发了。

走出会场，令我吃惊的是查理陈在我脑中的形象逐渐淡化，倒是孩子的那几句话，老在我耳边萦绕。我想：千百年后，若有人“有幸”读到我这微型小说，他会惊奇么？

老人与狗

陈伦新

作者简介

陈伦新（1948-），原名陈华福，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侨中学高中部，现于印尼工作。著有诗集《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疯人院的常客》和《我要夺奖》。曾任新加坡艺术剧场诗歌组组长、《人民生活》主编、《亚细安网》主编。诗作《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和《可敬的兄弟》获1970年代初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优胜奖；《丹戎巴葛火车站》获选为2011年SMRT和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办的“新加坡流动诗篇”；《岛，不能放弃掉》获2012年“中国蔡丽双杯赤子情”优异奖。现为热带文学俱乐部、世华文学研创会会员。

开门见是警察，小何有些惊慌失措。

妻儿也同时离开饭桌，围拢在门口，异口同声回答：我们很久没看到对门的老伯伯，也没听到小狗的叫声了。

“那是从他里边发出来的臭味？……真不幸！”

小何一家四口卖掉了宏茂桥三房式组屋，搬进了兀兰五房式新居，搞了小小的五十人自由餐招待亲友。非常可惜，乔迁当天按了对门邻居几次铃声，都不见有人出来，无法邀请将来会经常见面的一家人共餐，一向喜欢睦邻的小何难免会感到有些遗憾。

在房子装修期间，小何不时看到邻居老主人，他坐在轮椅上为门前的几盘花草浇水，一只长耳黑白相间的矮种小狗在他身边乱窜，摇着尾巴友善的向着小何狂吠，年约八十的老人隔着铁门似乎是以点头代替微笑回应小何的招呼。

卖屋子给小何的前屋主告诉小何，对门邻居人口不多。老主人早年是个教书匠，教员的待遇不错，但老主人是在偏远的乡村华小教课，学校很快受迫搬迁及人事大整肃而遭裁退，因此他实际获益不多，手无缚鸡之力长久失业，虽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但由于不住在一起，一直给人生活俭朴孤苦伶仃的感觉。太太和女儿住在一块并充当监督和女佣同时照顾一个三岁的小外孙，偶尔还会来探望老头子，据说两老夫妇就曾为了卖屋子的事吵架翻脸；老人唯有养了一只小狗作伴，通人性的小狗似乎比妻子还温顺，给与寂寞的老人心灵上无限的慰藉。

门铃响的时候，老人其实不是在家里也并非没有听见，他知道小何的盛情善意，他和小狗已经好久没好好享用过一顿丰富的佳肴了。但他的自尊战胜了一切，一手抚摸安慰着伏在膝上的小狗，一手偷偷揩拭这眼角边的泪水。

当警察敲小何的家门时，小何才注意到对门花草枯萎多日了。小何据情反映了自己懂得不多的邻居的实况，自搬来迄今已有三个月了，虽曾半夜听过一次狗吠和激烈的吵骂声，他最近几天上下班，妻儿经过老人的门前时，就对阵阵从对门拂来带有腐臭味的微风感到诧异和不寻常。

是的，已经有很长的时日没有看到老人和狗了，也不见有任何家人到访。

铁门和木门强行撬开了，谁也忍受不了令人作呕的味道，不知道是楼上还是楼下的邻居报的案？小何一家也赶紧地关紧着门，大小争先恐后从门眼看对门警方破门入屋的情况。

他们警方终于找到了异味的来源，黑塑料里裹着尸体抬走后，空气也比较好些，小何全家才开门看热闹。

好奇的邻人同警务人员打交道，议论纷纷；也有窃窃私语道三说四的，危言耸听不一而足。

“里面灰尘很多，脏得很，看起来好像不是老人的尸体。”有人关心地说。“是在厨房后的厕所内发现的，再也找不到第二具尸体了。”狗的尸体？真的吗？老人一向都把小狗当作亲身子女，朝夕相对日夜不分离。那人呢？“警方正跟屋主的亲人联系，听说他还有一男一女呢……”“怎么很少见到过他儿子？听说他儿子是个受训飞机师，那时星马一家，小时延误申请换取本地公民登记，至今还拿着蓝色居民证。”“啧啧……还有个驾飞机的儿子呢？生活应该不错吧。”“倒霉的是他儿子最近工作出了问题。”“听说不少中国来的，比他儿申请公民权还容易的多呢。”

话刚说完，只见一个外国女佣在众人细声耳语中，从电梯内推着老人出来。

“他们回来了。”

“老主人回来了。”人群自动闪开，让出了一条血路。“人没事，回来就好了。”

“爸爸，别进去了，屋里面不太卫生。”一个衣着端庄的少妇说。

“老头，你还想拿什么东西？”衣着光鲜戴副金丝老花眼镜的矮胖老妇人说。

女佣左顾右盼，明白两个一老一少的意思，也站在大门前纹风不动。

出乎大家的预料，他们不是把老头送回来，无论如何，老头有孝顺的子女照顾毕竟也是叫人欣慰的好事。老人虽行动不便坐在轮椅上，也尽量伸长脖子往屋里瞧，两眼噙着几乎哭干的泪珠，望着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重复含糊的呢喃："小狗，小狗……我的小狗。"

老妇在他耳边大声地喊话："你的乖仔饿死了啦……送走了……。"

"妈，你和爸先下楼，我和警官说几句。"

"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乖乖听话，回老人院住吧。"她接着就和女佣叽里咕噜数语。

老人喃喃自语，谁也听不到他说了些什么。

"妈！爸还想带走什么吗？"女儿隔着人群喊话。

"哦，就给他找什么教育奖，文化奖之类的奖状，也许还有用。我们要走啦！……他回来，就是要看他心疼的乖仔，再也没值得他珍惜的东西了。"

"我知道啦！你们先下楼吧。"

望着轮椅上老人的背影，电梯门关上后，老人模糊的哽咽声仍在大家耳旁回旋着：小狗，小狗，我的小狗。

最后一次下午茶

陈崇骐
（作者简介从略）

Brenda，Cathy 和月娥三位老同学虽然在南洋女中时是出了名的死党，但大学毕业后进入社会，却常有好一阵子忙得没空见面。她们就像新加坡许多三十刚出头的职业妇女一样，忙得很带劲、很充实，所以，情有可原。

今天月娥心血来潮，把老朋友们招到 Tang's Dynasty 喝下午茶。“哗！My dear 月娥，才几个月没见，你竟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Brenda，你少拍我马屁，”月娥快乐地笑道：“我一点也没变。谁像你，从美国拿了个 MBA 回来，越来越能干了呢！”

“那你呢？”Cathy 问，她下个月就要去 Oregon 念 MBA：“什么时候也去美国玩玩？”

“我哪有你们的本事，”月娥浅浅地笑道：“只要安安分分地帮我老公在他 Office 里做点小事，我就心满意足啦！”

Cathy 和 Brenda 交换了一个眼色：“哎呀！月娥大姐，瞧你

把我们都说成了野心家似的。不过呀，话说回来，女人嘛，无论如何最重要的还是容貌。Cathy，你看，我们的校花是不是越来越漂亮了呢？”

“哪里，哪里，”月娥笑得很开心：“我真的一点儿没变，一点儿没变。”

“不对，不对，”Brenda 仔细地把她打量了一回：“你好像哪里不同了……”

“她有双眼皮！”Cathy 突然兴奋地叫道。

“我一向都有双眼皮呀。”月娥一面低头回答，一面小心翼翼地切着她的蛋糕。

“我记起来了，”Brenda 直觉到这里头大有文章：“你从前是单眼皮，”她试探地说：“我记得四个月前在 David 的婚礼上碰到你时，”Brenda 越来越有信心：“你还是单眼皮。”

月娥把嘴里还没嚼好的蛋糕困难地吞下，抬头求饶地看着 Brenda。

“你去开刀？”Cathy 憋着气，压低声量，拉着她的手，关心地询问。

月娥转头看着 Cathy，半张着口，她想说不。

“很痛吧？”Brenda 没让她把“不”字说全，穷追不舍地问。

月娥慢慢地、有节制地喝了一口茶，又慢慢地看了她们各一眼，很坚强地把“不”字吐完：“不，一点也不痛。”“我跟这些势利崇洋的臭美们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她心里骂着，“今天真是见了鬼才把她们给请出来！”

她又喝了一口茶，笑得很迷人，很灿烂：“真的，相信大姐，一点也不痛。你们什么时候也去割一割？”

“Brenda，再来一块蛋糕，节什么食呢，看你瘦得……”月娥的心情很开朗，她暗地里冷笑着告诉自己：“这该是我们今生今世，最后一次下午茶。”

毕业典礼

邓淑娴
（作者简介从略）

“阿枫，我把烫好了的毕业礼袍挂在门上，你关门的时候要小心，别弄皱它啊。”

“阿爸，你别这么紧张好吗？从我把礼袍拿回来的那天起，你前前后后已烫了几十次了。现在就算把它扔进洗衣机里搅，它也皱不起来了。”

凯枫换上一件白色衬衫。

“我不是紧张，是兴奋，蠢仔！你是我们家族里唯一进大学的，又考到一等荣誉学位。我盼这天，盼到颈项都长啦！”

张大春这几个星期喜滋滋地，连做梦也梦见儿子上台领奖的情景。听说还是总统亲自颁奖的呢！最好能跟总统一起拍张全家福。

“阿枫，你到底有没有去打听，看看到时能不能让你的六叔公，六叔婆，头仔和女女他们一家也进去观礼呢？”

“阿爸，我说过多少次，每位领奖者只能带两位嘉宾进去观

礼。”

凯枫急躁地翻衣柜，寻找那双在高岛屋买的袜子。

“可是六叔公他们看着你长大。你阿妈死后，我忙着做工。他们不但让你寄宿在他们家，六叔公还每天从榜鹅尾骑脚车载你到实龙岗上学。你有今天的成就，他们也有不少功劳的。”

“如果人人都把亲戚朋友带进去，嘉龙剧院岂不是要倒塌？”凯枫想着，大力地把橱门关上。

看见儿子绷着脸，张大春尽量缓和气氛，故作轻松愉快地说：“好啦，他们不能进去也没关系。我们在外面跟总统拍全家福也一样。看，我刚才走遍牛车水才买到这架相机，才48元，本来老板要卖50元。我拼了老命跟他讨价还价，他才减两元。虽然有点儿心痛，但既然明天是你的大日子，这点儿钱是不能省的。”张大春越讲越兴奋，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聪明过。

“阿爸，六叔公他们是乡下养猪人。平时邋邋遢遢，说话时又口不遮拦，粗话满嘴。这种人多的场合，他们……我怕他们会不习惯。”

“怎会不习惯？他们在巴刹里遇到的人更多！”

“这……唉……讲了你也不会明白。总之就是那儿人多，怕不够地方给他们站，还是别叫他们来了。”

“不够地方站……？”

“阿爸，我替你买了一套西装。明天记得穿上它。别穿那双凉鞋，也不要用那种令人闻了熏鼻的头蜡。用我桌上的那瓶喷发胶吧。明天没有必要时别开口。你那副金牙与西装蛮不对称的。”

原来袜子在抽屉里。

“啊，如果记者访问你，你可不要告诉他们你是在牛车水大厦管理厕所的，就说你是散工好了。”

穿上袜子。

“我今天去美玲家吃饭，晚点儿才回来。对了，你买的那副

相机千万别带去。拜拜。”

大门关上了。

嘉龙剧院外头非常热闹，三五成群的人在娇花绿叶的怀抱中留下倩影，而当中总有一两个戴四方帽，穿礼袍的年轻人。一片人海中洋溢着喜悦与光荣，连微风也吹拂着一阵阵苦尽甘来的欢乐。

凯枫的女友美玲的家人老早就在那儿等候了。凯枫的目光一直在人群中游移。怎么老爸还没来？却又担心他把整族人带来，习惯性地“爸爸的，妈妈的”脱口而出，让他下不了台。

夕阳快西下了，人潮逐渐少。凯枫禁不住环顾四周，希望自己漏了某个角落。

“凯枫，搂着玲玲拍最后一张照片吧！笑笑。”

凯枫微微牵一牵嘴角，竟牵起心坎的一股落寞。

足球赛

冬　琴

作者简介

冬琴（1947-）原名彭杜生，祖籍广东丰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边佳兰，1959年来新，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中国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1971年开始在《星洲日报》文艺副刊《青年园地》发表短篇小说，1973年在新加坡广播电台《影艺论坛》发表剧评。创作体裁有文学评论、小说、散文。已出版短篇小说集《在宿舍里》（1974）和《冬琴小说选》（2012），演出评论集《演出与创作的若干问题》（1975），文学评论《析疑集》（1999）和《文思集》（2008）。上世纪80年代中与文友创办文学季刊《热带文艺》和《赤道风》。

今天的晚饭特别早，六点半钟就吃完了。原来是爷爷为了看足球赛，硬要奶奶早早煮好晚餐，以免误了七点钟电视直播的中

国与伊朗的足球赛。爸爸和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们同样是足球迷。

球赛开始不久，中国球员盘球到了对方的球门。七十五岁的爷爷紧张得从从沙发上噌的跳起来，“上！上！”的喊着，脖子上的青筋都冒出来了，那种冲动完全不亚于年轻人。爸爸则是抓紧拳头，嘴里使劲地高喊：“进！进！”可惜中国球员的临门一脚很是差劲，球从球门的横杆上飞越过去，成了冲天炮，爷爷气得捶打着沙发，爸爸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我哧哧地笑说中国球员太水皮。

就那么转瞬间，球滚到了伊朗球员的脚下，伊朗球员左盘右勾地带球往中国球门冲。我腾地站起来，兴奋地高喊：“加油！加油！进！进！”想不到爷爷竟伸出食指指着我，大喝道：“你这小子！”爸爸则拍拍我的屁股，轻声地说：“坐下，坐下。看球，看球。”爸爸的话刚停，只见伊朗球员起脚一踢，球嗖的一声飞进了球门，全场响起了轰轰声，我也呀的一声叫了起来。

伊朗队就凭这个球赢了中国队。爷爷显得很不平静，嘴里咕咕哝哝地不知在念叨些什么，眼睛失去了常有的光彩。爸爸则连连摇着头说着：“可惜！可惜！”，转身走进睡房。奶奶、妈妈观看哭哭啼啼的电视连续剧去了。而我呢，却为伊朗队的胜利高举双手，呀呀地叫个不停，气得爷爷瞪着双眼，连连骂我是二毛子。

十岁的我不懂得什么叫做二毛子，也始终不明白，极疼爱我的爷爷为什么会这样。

2005 年 5 月 8 日 《联合早报 • 文艺城》

窗外是窗外吗？

董农政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舆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孩子偷偷上了色情网站。”妻子一脸铁青的说。

“那是他的事。”我说。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那可是你的孩子呀！”妻子铁青的脸更铁青了，“再说，他用的是我的网络户头，花了我好多钱。”

妻子气了。

“那是你的事。”我说。

“你说什么？你还是人吗？你还是人家的父亲吗？你还是人家的丈夫吗？”妻子的脸红了，气红的。“到底什么事才是你的事？”

“这就是我的事。”我说。

气爆的妻子想起广播里的一则笑话：

“隔壁的女人怀孕了”妻子说。

“那是她的事。”

“可是她怀的是你的孩子。”妻子说。

“那是我的事。”

“可是我该怎么办呢！”

“那是你的事。”

窗外的树因为要建新屋子而被铲除了。

窗外是窗外了。

建了新屋子后，窗外是窗外吗？

妻子不知何故竟想了这些，气爆的脸忘了气爆。

二零零五．九．廿一

11-10-2005 刊文艺城

人鸟之间

董农政

作者简介

1958年生于中国福州。目前为专业堪舆师。曾主编报章文艺副刊《晚风》、《文艺》，作协刊物《微型小说季刊》和《跨世纪微型小说选》等。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和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财政。著有诗集《一抹芙蓉泣断水乡外》、《心雪》；散文及微型小说集《伤舌》；微型小说集《没有时间的雪》等。

她常常自艾自怨的，她什么都不能做，除了自艾自怨。

家里的琐碎事情，有十多个佣人在照顾着，包括她的衣食住行，包括她整个人。

甚至有时想逗逗鸟屋里的鸟儿，他却常常说：你还是省起来

吧。我的鸟儿都是经过专家特别训练的，唱的歌特别好听，你整天用那么难听的口哨向它们吱喳个不停，它们的歌声都快被你弄坏了，看不就够了吗，吵什么吵。

她什么话都不能反驳他的，谁叫她是他的老婆，谁叫她是一个很丑陋的人，一个很丑陋的女人。

住在山芭的时候，他是一个穷小子，她也穷。他找不到人，她也没人要。

她不嫌他穷，因为他是一个肯拼的青年。

他不嫌她难看，因为当时他很穷。

就这样，两个人拜了天地，再入洞房。

过了三年，他忽然有了钱，有了许多钱。她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之间他有了许多钱，他的事她是不过问的。可是他有了钱，就买洋房，买汽车，还买了很多女人，他说她很丑。

这一天，她又来到了鸟屋。

满屋的鸟话她是听不懂的，可是今天所有的鸟似乎在重复着一句话：你最美丽。

起初她觉得奇怪，接着有点害羞，再来她感到兴奋，这里只有她一个人，众鸟说的“你”应该是指她。

她真的不敢相信，鸟竟能讲人话，竟对着她说你最美丽。

她为了证明自己的耳朵，大声的嚷：你们说什么，谁最美丽？

“你最美丽。”

“你最美丽。”

她开始激动了：你们简直在讲鸟话，这个世界上最丑的人是我，最美丽的又怎会是我。

“你的确是最美丽的。”

“我的丈夫却养了许多女人呢！”她艾艾地说。“连我的妈妈都说我是最丑的。”

“那是人的标准，在鸟的世界里，你是世界上最美的。”

“真的吗？”她从不曾听过这样的赞美。

“是的，现在你的美被人类的躯体所掩盖了，如果你愿意变成一只鸟，你的光芒将是盖世的。”

“我愿意！我愿意，将我变成鸟吧！”她实在不敢想像那种美的程度。

“那你向前走吧！”

她一步一步的跨着，然后觉得眼前一亮，拍着翅膀就栖在屋梁上。

这时候她的丈夫回来了。

“这个黄脸婆是不是又跑来鸟屋，胡乱的吹口哨。”

然后他看到屋梁上的鸟，“好漂亮的鸟！”

她快乐的飞向他，飞向他正拿起的鸟笼。

与死人对话

汀上红

作者简介

汀上红(1934-),原名尹镜培,另有笔名箫子云、绿戈、丁农等。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曾任多间中学教师,现已退休。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永久会员、新加坡艺术协会会员。1950年代开始创作,以小说、散文、评论为主。作品发表于报刊和杂志,已出版的著作有《汀上红小说散文集》(1999)、《红木屐痕迹》(2011)。

有一个写作老人,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在梦中和死人对话的故事。

好久以来,这老人的思想真有点古怪,碰到人就十感九叹这里是文化沙漠,没有发表园地。他常梦见一箩箩书籍与稿纸,被

送至垃圾场焚烧，熊熊的火焰，化作漫天魔鬼，伸着长长的火舌，扑面而来，惊得他醒来时，全身直飙冷汗。

这老人还是一个中学生时，他的老师把他的第一篇创作发表在校刊后，就激起他学人走上写作的道路。他投稿到各大报刊及其他的一些文艺刊物，大致都能出胎面世，所以，他的“命水”还算不坏。

不幸，生活的洪流，窒息了他一段时日，也渐渐打灭了他心中的那股写作热忱。

才是两三年前吧，有两三位在写作界甚为活跃的朋友遇见他，便唇舌切切地劝他提笔再写，能劝服他的最大原因是现在的气候不同了，开放了，许多机构还大力出资积极推动精神文化的建设。他受到鼓动，开始时是一种应酬吧，交差了也就忘了有写过这么一篇稿，谁知道心情一旦被牵动，年轻时的那种冲动就像死火中的余烬，蠢蠢复燃起来。

可是，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火气弱了，脑子僵滞了，分析力盲了，笔意钝涩了，每写好一篇还得顾前思后，觉得拿稳无失才敢投去小试，那种战战兢兢怕被投篮的心情还是有的。

他常在一些文艺听讲会上听到这样的声音：文艺道路是一条寂寞的路，白痴不懂寂寞才会踏步而上。这样的一种慨叹，怎不叫人难过呢。

然而，事实上并不如此，他发现白痴背后有好些是聪明人，他们披上伪白痴的面具，一旦领受到鸡毛令箭，察觉到有其他白痴冒出头来时，便狠狠一棒打压下去。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显然他们怕自己的权威受到了动摇，怕其他的白痴经过基因的改造后变得比他们更聪明，更权威。

“有这么一回事吗？”一群编辑在朦朦胧胧的烟雾中先后飘入这个老人的梦境里，讶异问道。这里面包括了过世的姚紫、杏影、林健安、彭松涛等。

“怎么不会呢？不久前，杜甫路上有个白发苍苍的退休教书

先生，在自家门前，一手按着血渍斑斑的头颅，一手颤抖抖地焚书又焚稿，围观者人人嗤之以鼻，以为他是一个疯子呢。”

“这种怪现象自古以来就有了，能够负责的好心当事人却又被蒙在鼓里，你这又何苦花心思去印证呢。”编《文风》的杏影慢条斯理地说下去，“在阴间，虽然也有这种鸡争鹅斗的事件，但看来是没有阳间的人那么险恶狠辣吧。”

“杏影先生，他们不但打压白痴，还要打压死去的人啦。”

“那真是奇闻了，阴阳两隔，牛头马面，我们阴间道上关你们阳间屁事。”编《世纪路》的姚紫光火起来了，他气得暴跳如雷，瘦瘪的两颊胀鼓鼓的，口猛猛地吞吸着香烟，鼻孔急叭叭地喷出环环烟圈儿。

“姚紫先生，暂别气怒，且听下去，我真怀疑你们生前的审稿标准尺度，要不然他们嘲笑你们编副刊时所用的文章全是一堆垃圾和废物，所栽培出来的作者如今变成一窝腐朽，历史进程的渣滓。”

“不怪，不怪……我们是死人，他们是活人，活人骂死人是不用本钱的。”编《商余》的彭松涛搬出他一贯的哲学家的语吻，略为圆胖的脸庞上，两粒幽幽的眼睛，不时的透出一种探索人生哲理的神情。

这时，一股阴冷的风力，刮过老人的耳边，吹得他鬓发拂拂作响，霎时陷入一片茫然，像掉入了一个不见五指的幽深的黑洞里。

“可怜的老人啊，你偃仰尘世几十年，如今还悟不出一些处世窍门来。常言世道艰险，人心叵测，过去那些光风霁月和磊落堂正的俊彦学者，早已绝迹尘世了”编《星云》的林健安也来插上一口，他依然那么温文可亲，轻轻地把袖角上的灰尘一掸，显得一身儒雅之态。他顿一顿话头，很失望的样子，然后，语气放得很沉重地说着，“说得没错啊，文艺创作道路本是一条寂寞的、漫长的、冷酷的道路。只有白痴才不惜把青春送上去磨耗和燃烧，

那些长年躲在温室里又惧怕别人冒出头来的聪明人，怎会体现出这种精神品质呢？”

老人听了林健安的的劝慰，气头上虽然没有先前那么闭结，但脑袋里仍然一片空茫茫，他感到非常懊恼，心里给许多真真假假的疑问困扰着。他兀的神经质地喊了出来：为什么那些白痴化身的聪明人总爱把别人推开一边，好让自己赶在前面去霸占那个奇臭无比的茅坑。

这老人似乎有些疲累了，在迷迷糊糊中发现自己躺在一棵菩提树下，一阵风吹了来，吹得叶子纷纷飘落在他的身旁，奇怪得很，每片叶子都是枯枯黄黄的，有的像是烧焦了的，他捎起几片看看，上面竟有些文字，笔迹歪歪斜斜，读着读着，突然惊叫起来：这许是杜甫路上那个教书先生所焚烧的书稿吧，怎会变成片片焦叶呢？

这老人着心要看清楚那些叶片上写的是什么，翻来复去却一无所识，正感纳闷时，从深邃的天上传来了一种空冥妙音：“阿弥陀佛，荒唐，荒唐，你们这群肚里空空，只识钓取利禄与声名的人，岂能看得出个中滋味呢？”

老人面前即时被一把灰白的拂尖扫过，眼睛霎时澄明起来，他隐隐的看见姚紫等早已骑在那把拂尘上，悠悠然穿过白蒙蒙的云层，带着光环，飘然而去。老人似乎还听到他们在吟唱着《红楼梦》里的两首诗：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说到辛酸处，荒唐愈可悲；由来同一梦，休笑世人痴。”

两个老人

汀上红

作者简介

汀上红(1934-),原名尹镜培,另有笔名箫子云、绿戈、丁农等。祖籍广东东莞,出生于新加坡。南洋大学文学士,曾任多间中学教师,现已退休。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永久会员、新加坡艺术协会会员。1950年代开始创作,以小说、散文、评论为主。作品发表于报刊和杂志,已出版的著作有《汀上红小说散文集》(1999)、《红木屐痕迹》(2011)。

星期日——某小贩中心。

我在旁听着两个老人在对谈。

一个发鬓里已开始透出白丝,一个秃发不毛,已是古稀之龄。不过,从他们身上的衣着,谈吐的态度,似乎还嗅到袭袭过

时的书生气——他们谈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所谈的东西却不是“现代”一般人听得懂。

他们即兴的话题引发了我的好奇。

我是找不到空位千才前去搭坐的，所以，面对我这个陌生来客也无顾忌些什么。有时，他们谈得兴致起来，便会扬起声量，旁若无人，即使发现周边有人投来异眼，这两个老人还是无视公共礼貌。其实那也无伤“书生”的风度，我倒以为是一种难得一见的豁达与豪放。

现在，我低下头，两手按着太阳穴，默默地静听。是政治？是教育？是文化？是艺术？是古迹？是旅游？……喔，是书道！

我知道书道这门子学问，深奥浩瀚，渊远流长，非有几分书香赋质，切莫学人附庸风雅，落得个被指“冒名世家”。如今这两个老人竟谈论起书道来，怎不令我肃然起敬呢！

要竖耳倾听他们的谈话时，忽见那个有白丝发者，俯身从一个黑袋掏里出一张报页，摊在桌面上，中指施力点着某些文字说道：“你看看这则电影广告‘桃花扇’三个字，行文运笔，远胜郭宝三写的字体，是师承何家派？缘自何碑帖？”

那秃发老者听了点点头，用食指在桌面对着桃花扇三字比比划划。一阵子后就鼓出一口喉痰涩涩地回答了：

“你说得对，即便让郭宝三多十年的功力，也及不上‘桃花扇’这三字那样奕奕有神采，想是黄庭坚的秀逸根柢罢。这才是毛笔写出来的书法。”

他们针对的郭宝三是何方神圣。真的令人寻味了。环观岛城的书道界，没听有此人物啊！

“果然是黄庭坚。那个‘桃’字，四平八稳，舒展大方。那‘花’字的收笔，欲语还休，欲吐还收：那‘扇’字充分表现出中国书法的神韵，一笔一撇一转折，看出是行家的功力与火候。若不是出于多年苦练的名家，那便是来自黄老本人的字粘了。”

“佩服！佩服！以李唐后人来评述现人的书道，其准头不足

了。不过你要知道，这是用在广告的书体，管他是碑帖的凑合还是行家的手迹，读者看了舒服，引起共鸣，就达到效果了。若以你的书道观去看，又是另一类的说话了。不管怎样去看，确实比郭宝三替人写的那种六岁小儿的广告字好看得多啦。”

又是针对郭宝三这个人，到底他们之间有何瓜葛？

稍片刻，那个又从黑袋子掏出一方“龟砚”和一支“墨条”说是托朋友从浙江歙县带过来的，绒质的包装，盒子精致，还用一条黄绸巾护面，虽没说出开价也看出是待沽之物。他一打墨条盒子，就有一阵墨液清香扑面来，墨条上还铸上几个金漆字样。那砚头上的龟体，条纹复杂刻得栩栩如生。他谈起这两件得来不易的砚墨，真的眉眼飞色。看他把墨条放到鼻孔下深深吸香的入定神情，抚弄墨条的多样化的手势，显然此墨条对他如获至宝了。

对于书道中的文房四宝的精拙和碑帖拓工的真伪，我是一个标准的门外汉，想要插嘴求问，又怕打消了他们对谈的意兴。

我只好静静的在旁听着，因为我还是一个陌生者。

末了，那个提墨条的伸了个腰，闭目深思着，像是很慎重的在重组说话的资料。这次他显得一派儒雅，慢条斯理地说着，怕那秃发老人捕捉不到他的意思：“墨是黑、浓、深、重，像宇宙中的另一个世界，我姑且比拟为黑洞好了。它静寂无声，但却无穷广大，没有人能测透。它没有颜色，只有墨，而墨中有道，这是真正懂得写墨的人才能明白的最高境界。若眼里带有颜色，心中的世界就比墨中的世界小了，那就不该去写墨学道……真能写墨之人，其力度透纸背，气势上通九天，无人能望其项背……你来说说看。”

那秃发老者兀的站起身，一手把那墨条抢过来，紧紧握着。意想不到的他还挺直了腰，扎个八字腰马，挥动着墨条，恰似一个书法大师当众挥毫作示范模样，他开口大展其舌簧了。

“初入书道者听了你刚才这番话必有强烈的启示。其实，上好的黑土就是墨，古时景佳黑土能磨成凝液来书写的，其极品有

‘墨玉’之谓。宋时有个潘谷，制墨圣手，可借醉落井死，时人称之为‘墨仙’。居士苏东坡曾作诗谓：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后人传颂不已。至于郭宝三的书体，实无‘师法’可循，其字拙劣，肥而无气力，只落入‘墨鸭’或4墨猪’之流，离你的墨论标准甚远。见其字，一半欹斜，又多肉少骨，何以他能驰骋岛城，皆因愚民官商井蛙之見，便来一哄抬举，共襄协作。如今，难看到有一个像你如此高瞻远瞩的鉴识者了……

“好说！好说！如果认同郭宝三的字体是一种艺术美，那是很可悲的。因为在佛心的折射层面上，最接近腐烂的不是丑陋，而足那种所谓变态美啊！你想想看，墨宝本是一种民族文化传承的精炼产物，若为沽名钓誉或时尚潮流而接受人流的踩踏，多好也失去尊严，失去骨气了。学书道的人的颜面全给丢光啦！唉！别说了，我们改道下坡到牛车水去啦。”

只见那白丝发者用那绸巾包起了墨条和龟砚，拍拍那秃发老汉的背，两人转身离开了，留下桌的那页报纸，只見“桃花扇”三字已沾满了咖啡污迹，模糊不清。

望着那两个老人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孤疑，郭宝三是准呢？

2010.1.10 费兰

根本证据

二　炮

作者简介

二炮（1961-）原名刘可喜，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父亲刘思是南洋著名诗人，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都是新马文坛诗人。从小受父兄的熏陶，热爱中华文化，在翰墨书香中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徜徉在缪斯殿堂，除了写诗之外，也写微型小说，作品散见于新加坡各报刊和杂志。著有《琵琶弦上》（与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合著诗集，1990）、《二炮诗文集》（2012）。

约翰森今天烟不离手，站在窗前，一根接一根的吸着。他的黄金猎犬似乎也能感应主人的心情，识趣地伏在墙角，傻愣愣地看着袅袅飘起的烟雾。这位情报局头子对敌对国的思想工作似乎力度不够，一连数天遭到议员的炮轰，火力越来越猛；众议员限他在第二季度国会召开时要提出有力的证据，以便证明他的工作

表现，否则必须辞职。

一个月以来，约翰森不断向情报网施压，催促特工收集证据。老板生气，下属哪儿敢偷懒。一时间，资料像雪花般飘来，厚厚地堆叠在约翰森的办公桌上。他拿起资料翻阅起来，每一分内容大同小异，不外是留洋人数与日俱增，摇滚乐风靡该国，洋牌子运动鞋广受欢迎等一般现象，不足以作为有力证明。他深深知道，一棵大树要让它倒下，必须从其根部破坏，他现在欠缺的，就是那一种能让众议员哑口无言的根本证据。

眼看开会时间一天天逼近，约翰森心急如焚。就在这时候，他的办公桌的电话铃响，一名华裔特工来电。约翰森握着听筒细心地听着，只见他脸部原本紧绷的肌肉渐渐松弛，浅浅的笑容从两颊的酒窝中荡漾开来……

再挂上听筒之前，他带着命令式的语气向对方说："你赶快回来，切记，东西一定要收好！"

第二季度国会召开了，最重要的议题是讨论约翰森的去留，炮轰他的议员要他呈上证据。约翰森从公事包里拿出一片光碟，同时向主席要了一名翻译。会场熄灯，光碟开始播放了，荧光屏出现一个访谈节目。敌对国的一位电视台女主持人正在访问一位听觉灵敏的男神童，以下是访谈快结束时的一段对话：

"你喜欢什么科目？"

"英语。"

"你长大想做什么？"

"科学家。"

"什么科学家？"

"英语科学家 1"

当第三季度国会召开时，约翰森以国安部副部长的身分出席会议。

中国制造

二 炮

作者简介

二炮（1961-）原名刘可喜，祖籍广东潮安，生于新加坡。父亲刘思是南洋著名诗人，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都是新马文坛诗人。从小受父兄的熏陶，热爱中华文化，在翰墨书香中长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徜徉在缪斯殿堂，除了写诗之外，也写微型小说，作品散见于新加坡各报刊和杂志。著有《琵琶弦上》（与哥哥长谣、喀秋莎和古琴合著诗集，1990）、《二炮诗文集》（2012）。

有两兄弟长得眉清目秀，很是讨人喜欢。

“两兄弟真可爱，尤其是哥哥，活像乡里山中红红的山楂果，新鲜饱满，多好的品质，日后必成大器。”这是小区里的大伯大婶给的评语。

时光荏苒，兄弟俩长大了。

一天，弟弟在区里的杂货铺买饮料。店主林大婶见到他，亲切地说："嘿，又长高了。你哥哥呢？好一阵子没看见。"

"哥哥上大学啦！"

"哇，正如所料，真是好样的，上哪所大学？"

"市里的大学！"弟弟骄傲地说。

"哇，了不起，什么时候轮到你啊？以哥哥为榜样，知道不。"

"我哥厉害，我不是读书的料。"弟弟说完，拿起靠在墙边的铁铲就要离开

"慢着，这是你哥爱喝的山楂水，带着，就说林大婶请他喝咱们乡里的特产，他能上大学，是乡里的荣耀啊！"

"谢谢大婶！"

又过了几年。同样是在这家小铺。

"嘿，好长一段时间没见着你，你哥毕业了吧？"

"他去了英国，长期住在那儿，很少回来。"

"哇，现在应该是什么博士教授之类的吧，咱们乡里出名人啦。来，两罐山楂水，加两包山楂脯给他！"

弟弟露出为难的表情，说："大婶，不好意思，您太客气了。"

"哦！我忘了你哥在国外了。没关系，留着等他回来，这两样东西他最喜欢了。"

弟弟似笑非笑，吞吞吐吐地说："他很长一段时间没回来啦。不瞒您说，我们在信上说要寄些他喜欢的家乡特产给他，但他回信说不要。"

这时，大婶收起她平时那张亲切的笑容。

"为啥他不喜欢家乡的东西啦？"

"我也不是很理解，他在信上说中国制造的东西不新鲜，容易变质！"

林大婶听了脸色大变，平时说话直爽的她突然提高嗓门说：

"我听我家的娃说，外国的东西十样有九样是咱们制造的！到底是谁不新鲜、是谁变质啊！"

稿于 2011 年 12 月

单程交通

方 然

作者简介

方然（1943-），原名林国平，祖籍福建金门，生于新加坡。曾获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举办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和散文组优胜奖、全国宗乡奖诗歌组优胜奖、中国首届诗歌大赛临工奖优秀奖、香港首届龙文化金奖二等奖。现任《赤道风》主编。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著有诗集《岩下草》、《那箬叶包裹着的……》和《方然短诗选》；中篇小说集《黑马》；短篇小说集《大都会小插曲》；微型小说集《鸦声凶影》；散文集《天不再蓝》；综合文集《方然诗文集》。编著文学评论集《瓠剑录》。

何其显当家庭教师，少说也有十几年啦！这十几年来，他见过、教过的学生，不成千亦上百。他原是乐观、豁朗的人，可是

越到后期，他就越“显”（没劲），总想提早引退，不教算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自己也不太清楚，只觉得现代的孺子更不可教也。尽管内中包含了不少社会因素。

过过去的学生哥，他们的家长请得起补习先生者，虽然为数不很多，却还相当敬重师道。

唉，现在呢？……不过说实在的，这与其责备学生的不尊师重道。不如先记家长宠坏孩子的大过。

何其显清晰地记得，他曾教过的一位豪门子弟，凭着老子有钱，既皮又懒，讲不听，骂不怕，还常拿话来顶撞，气到他用尺在小捣蛋的嫩手心上狠戒了两下。

这两下，可不得了啦！

小捣蛋别的没啥，哭声呱呱，家里的皇太后被惊动了大驾，赶来护孙。

何其显费尽了拉牛犁田之力，皇太后依然是那一句：

“你怎么可以打我的乖孙子？”

何其显睹状，遂不再申辩，无言地离去，于铁门铿响之前，背后传来：“我的孙子是你打的么？”……

余音似烧红的烙铁，始终烫印在他的心版上。

所谓，“打在学生身上，痛在老师心中”的传统教育观，非仅是一厢情愿的，甚且已不合潮流矣。

现代学生所信誓的是，单程交通。他们只追究老师、家长给了多少爱心，却从不反省自身又回报了多少？

就取他最近收教中峇鲁的一处三人补习组为例。组里有两兄妹和一个叫刘佩琪的小女生。两兄妹姓石，哥哥添发已上中一，补的是数学，妹妹晓荆只念小二，而读小五的佩琪则跟他们有点表亲的关系，所以凑在一起。两个女的都补全科。

平时，三个小冤家总是为了些芝麻绿豆，争来吵去的，单单镇压他们，即足够让他服“班纳杜”止头痛药片了。惟有一点倒

是三人常一致的，那就是不愿开金口叫声：老师。或许他们的父母均因忙于赚钱养家，而无暇提供更多的孔学儒教吧！何其显想。

有时，碰到不懂的字或做不来的作业，需要问补习老师的话，他们竟能彼此看齐，闷声不响地坐在那儿，迳用眼睛悠闲地瞧着。

“怎么啦？”倒好像要求教的人是何其显自己似的。

“不会做嘛！”刘佩琪理直气壮地回应。

“怎么读？”石晓荆不甘不愿地问道。

虽然，何其显的心因曾遭烙伤而余悸犹存，但若听任其放肆下去，他在补习界还能立足么？只是，他仍强忍住，忽而灵机一触。促狭地喊道：

“刘佩琪，你的什么东西掉了？”

刘佩琪一听，真以为自己丢了啥，即忙弯身到桌底下去寻摸。

“没有啊！”刘佩琪边说边转头向一直沉默着的石添发抱怨道：“哎哟，补习老师骗人的！”

“哦！你还记得我是补习老师？”

何其显不得不再加点耐心解颐。

“我的意思其实是：你已丢掉了对别人所应有的称呼与尊敬。”

何其显看得出，刘佩琪乃“人小鬼大”一名，她不是全不懂事，而是误使了自己的聪明和傲慢。

她的错用小聪明，甚至达臻滥的地步。

教师节前后，何其显的几乎每个补习班皆或送贺卡，获赠礼品，还祝他“教师节快乐”。惟独刘佩琪这组阙如。固然，他并不计较学生有无致意，那不过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抚而已。但若因此认定，小家伙们忘了有那回事，却又太小觑了他们。

“补习老师，今天是教师节，虽说我们的妈妈还要你来，但是，你可不可以少给点作业？”

刘佩琪带头，其余二位则乐得点头。

瞧，多么会盘算！却就是连一声：“教师节快乐”也吝于启齿，夫复何求哉？

然而，儿童节尚差一个多星期才到，他们却又老在关心地提问：“补习老师，儿童节快到了，你要送我们什么？”照旧是刘佩琪当代言人。

何其显只好说：“到时不就知道啰！”来掩饰内心的激动与不悦。

“这种‘单程交通’的习气，啥时才能廓清？”

回答他的，恐怕只有省略号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廿七日

刊于《新明日波·小说世界之28》

高中老师

郭永秀

作者简介

郭永秀（1951-），生于中国广东澄海，七岁南来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科讲师。现任新加坡五月诗社社长、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会长、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新加坡音乐家协会副会长、东艺合唱团音乐总监兼指挥，曾任新加坡国内外许多文艺创作比赛、音乐创作此赛、器乐及声乐比赛的评审。著有诗集《掌纹》（1983）、《筷子的故事》（1989）、《月光小夜曲》（1992）、《郭永秀短诗选》（2007）和《郭永秀自选集》（2009）；散文集《壁虎之恋》（1989）；音乐评论集《余韵》（2002）等。曾任《五月诗刊》、《锡山文艺》和《新月》主编、《新华文学》编辑。1990 年以诗集《筷子的故事》获新加坡书籍奖之高度表扬奖，并编入新加坡中学华文课本中；2003 年获新加坡词曲作家版权协会颁发卓越才艺奖。

冯老师今天好高兴。

坐在地铁舒适的座椅上，阵阵香气在身旁氤氲萦绕，也不知道是香水还是香花，只见搁在双腿上那个鼓起的手提袋，几朵康乃馨正从开口处好奇地探出头来，带点得意的色彩，像她此刻的心情。

她没料到康乃馨会这么香。

今天是教师节。学生们为老师准备了许多庆祝的节目来赞扬他们的劳苦功高，全校沉浸在一片节日般的欢乐中。同学们表演节目，请吃蛋糕，送小礼品和鲜花……

在这间初级学院教书也快十年了。这些年来教过的学生不知有多少。有些毕业后继续深造，如今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想起这一点，她有无限欣慰和飘飘然的感觉。

这时候的地铁，搭客相当多，虽然还不算很拥挤。坐位都填满了，站着的人也不少。

偶然向右前方望去，在十多公尺处，一张年轻的脸孔朝阳般地照着她的方向，微笑着向她颔首示意。

是向着我吗？冯老师望了望左边，一名女郎挂着耳机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右边，一位老人愣愣地望着窗外……

站在人群里，这青年高大俊俏，衣着光鲜，系一条深红色的领导，堂堂一表人才。左手向上拉着扶手，右手拎了个公事包，不断向她微笑示意，好面熟啊——那不是黄泽亮吗？没错，准是他。

人家说老师记学生难，学生记老师容易。她怎会忘记黄泽亮呢？当了他两年的级任，全校谁不知道黄泽亮品学兼优，每年名列前茅，又是什么学生会的主席，早被目为国家未来的栋梁和精英分子了。听说他国民服役后上大学，又到外国留学，回来后在某大公司任要职。

只见黄泽亮频频地微笑示意，冯老师也回了个微笑，内心是兴奋又激动。隔了这么多年，泽亮还记得她，主动向她打招呼。她想起许多同事常常感慨地告诉她：现在的学生不同以前了，毕

业什么老师都忘得干干净净。她又想起电视中那个推销护肤品的广告：男主角邂逅女主角，惊艳且惊叹地说：“你是我高中的同学！”女主角潇洒地回过身来，淡淡地、慢慢地启口：“我是你高中的老师！”

想到这里，冯老师不禁哑然失笑。

年纪都快四十了，做了两个孩子的母亲，还这么不着边际胡思乱想，广告真的害人不浅。但当她想起广告中女主角容光焕发以及青春永驻的肌肤时，禁不住偷偷地整理一下衣装，拢拢头发，调整坐姿。高中老师，冯老师想：我真的是他高中的老师啊！

地车停了，这一站很多人下车。站着的人也减少了。那青年迈开大步，风度翩翩地向这个方向走来了。脸上的笑容可掬，不是黄泽亮还有谁呢？

距离还有三公尺左右，泽亮像兴奋难以自制，深情款款地叫：“Honey……”尾音拉得长长的，甜丝丝真如蜜糖。

冯老师料不到有此一着，脸上悠地热辣辣一阵滚烫。电视上的男生都不敢这样，那有学生这样称呼老师的？

应不好，不应也不好，冯老师处在一种慌乱与尴尬之中，正不知如何是好，蓦地衣衫翩然飘动，左边一个娇滴滴的声音随着起立倩影迎上去：“Hi，honey!”

一阵香风卷起小小的漩涡，把两个身影卷在一起，然后他们手牵手走向对面侧门边两个空位坐下，交头接耳地，亲呢如两条拉不开的接吻鱼，谁也不在意对面的冯老师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怎会是这样的呢！

冯老师愕愕地望着斜对面这对窃窃私语的青年男女，那男的明明是黄泽亮不会错，难道几年来自己变得面目全非，教人难以辨认吗？那男的偶尔投来一瞥眼光，边急急地闪开去。

到站了。冯老师狠狠地把那几支多事的康乃馨压进手提袋里，然后拎起来快步走出地铁车厢。

她终于发觉：康乃馨原来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香。

爸爸会保护我

辛白

作者简介

辛白（1949-），原名黄兴中，另有笔名赫南、歆白。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1972 年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获教育文凭，1980 年获新加坡教育学院高级教育文凭，2006 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曾任职于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任教于小学与中学，现已退休。1960 年代末开始写作，曾获 1971 年南洋大学罗步歌散文创作比赛第三奖、1977 年新加坡文化部主办的全国诗歌创作比赛华文公开组首奖。著有诗集《风筝季》、《细雨燕子图》和《童诗 45》（五人合集）、散文集《音乐雨》等。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出版的儿童文学刊物《萤火虫》和《百灵鸟》编辑，现任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2010 年起担任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驻校作家至今。

林老师改完了一叠作业簿，到食堂喝咖啡，看到小五B班的小青一个人坐在食堂的一角发呆。

“小青，三点多了，为什么不回家？”她走过去，问道。小青摇摇头，没有开口，脸色有些苍白。

“告诉老师，为什么不回家？”林老师在她身边坐下，轻声地问。

“我……我不敢回家。”

“哦？为什么？”

“我的华文测验考得不好。”

“考得不好就不敢回家？你测验得几分？”

“八十五。”

“八十五不错了，谁说不好？”

“妈妈说，最少要考九十五分。”

“你怕妈妈会处罚你，所以才不敢回家？”

“嗯。”小青低着头，说，“妈妈会骂我，骂很久，又很凶，我很怕。”

林老师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

“我有读，还是考不好。妈妈说，她花很多钱给我补习，我一定要考得好，考不好浪费她的钱。”小青伤心地说。

林老师看到小青的眼眶里有泪珠在滚动。她觉得这孩子怪可怜的，可是觉得还是应该叫她早点儿回家。

“你不回家，妈妈会担心的，你还是回去吧！”

“我跟她说今天学校有补习。”

“你不应该讲骗话的，你迟早还是要回家呀！”

“五点多爸爸回来了我才回。”

“为什么？”

“爸爸会保护我。”

“保护你？”

“爸爸会大声喊妈妈，叫妈妈 shut up，不要再骂我！”

楼上的眼睛

黄明恭

作者简介

黄明恭(1964-)，笔名廷江、田宁。祖籍福建安溪，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初级学院，1988年和1994年先后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学士和心理学硕士学位，1997年成为新加坡医学专科学院院士。曾在伦敦的莫斯里医院研习精神病学。曾任新加坡睡眠协会主席，现任新加坡中央医院心理医学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美国杜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研究生院兼任副教授、乐家心会主席、新加坡疼痛协会理事会成员。1993年参加第六届金狮奖文艺创作比赛并进入两组的三甲之列，以六十篇短文组成的《浮光掠影》获散文组佳作奖，以组诗《我还在梦的斜坡上奔跑》获诗歌组佳作奖。1995年以短篇小说《光海迷航》获第一届金笔奖文艺创作比赛华文小说组第二名。著有学术论著 Till The Break of Day: A History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Singapore, 1841-1993 (NUS Press Singapore, 2001)。

我卖力爬上台阶，缓缓走进杨厝港地铁站，准备在日落前赶回巴西立。在赎罪的心情下我毅然回首，九楼的帘幔拂动，闪过母亲垂询的眼神。她几度挽留我："多吃一口菜，多喝一碗汤吧。"桌上尽是她细心熬煮的佳肴，而我却匆匆踏上未竟的旅途，留给她乍逢的惊心，徒然的狂喜。

楼上的眼睛对着偶来的人，缄默。

* * * * * *

小时候，我善意的拒绝母亲带我上学校。可背着书包的我，从不忘记转身，向楼上不安的她挥别。一双乌黑慈祥的眼睛在楼上亮着，洞察我的每一个转折。喜欢她饱满的目光，我不断回首，直到争相耸入云宵的建筑物挡住了视线。谁叫我是母亲的晚子，她晚景里美丽的负荷。

* * * * * *

"不要在街上吻我。"我松开女友的小手，蓦然回首，高远的窗口果真悬置一双愣着的眼。略带寒意的眼企图透视我的动机。我怯生生地将手摆放在身边，不敢违背她的训诲。

我知道我这一生怎么也走不出她的视域。

* * * * * *

妻子遂埋怨我的恋母情结。幸亏那年我尚读不懂佛洛依德。只懂得母亲眼里的责备与怨怼。

妈妈一向来自有主张。

而妻子从来不肯让步。

她们对峙冷战，左右夹攻。我活在夹缝里，没有脊椎，缩着单薄的身子，渐渐感觉到缺氧的痛楚。多希望能把自己分割为二。

相见欢，同住难。我疲倦而烦躁，终于悟出：三房式组屋委实容不下两个女人。叭哒一声两个箱子闭合了。

"楼上的眼睛，我敢断定，没有长者温润的笑意，只会折射

出一道道炙人的光芒。”妻子如是呈上她的观察报告，从此不肯陪我回杨厝港。想不到弱不禁风的她，不但怯寒，而且怕光。

老爸走了，妈妈更是无依。屡次劝她搬来巴西立，她总执拗着离不开老家。她的眼带着激动的血丝。我怕回去看她，因无法收拾离去时的凌乱心绪，不愿背着她的眼神回冢。她因宿疾而提前衰老，我在夹缝里感觉到时间的压迫，悲凉不期而至。

楼上的目光惊惶地向我探询：什么时候再来？我惊心于她枯坐窗前涣散的眼光。她度日如年，怎么将息？我尚未启齿，她早就以怀疑的眼光审讯我了。她欲语无言，也许她的目光并不期待回答。

有时候鼻梁上的镜片太迷蒙，我看不清楚她遗留楼上的眼神。她临窗独坐不动声色，结膜的眼未必看得到我向空中举起又颓然放下的手，游移不定的眸光又能依附在街角那一个似曾相识的背影上？楼上的眼睛不辩色彩，不识方向。我感觉到时间之暴虐，在夹缝里。

好几回我遍寻不获楼上清癯的身影，才惘然忆起她的关节能预知风雨。秋凉来犯，寸步难行的她，挨不近窗口，拉不开浅蓝的帘幔。我坐在颠簸的空间里，整颗心空荡荡的，象走纲索的不小心掉了手中的平衡杆。抵达巴西立终站了，却又听到她的骨骼在呼啸。她连凝视都不行。我停在镜子前审视陌生的自己，她心爱的罪魁祸首。我真不该在街角拐弯，她好不容易临窗眺望着我离去的方向。

* * * * * *

阿爸走了以后，妈妈寂寞的深度竟是无底。伊呀推开她的房门，惊见卧房里的装修摆设，阿爸生前的衣物用具，动也不动，一切照旧。脱了漆的墙保持缄默，不期待虚无的回声。断了一条腿的桌子依然残缺。桌上固定着阿爸的老花眼镜与书。他的睡衣摺了又摺，皱折再也烫不开。一切各就各位，没有什么离开了位置。

我终于明白妈妈歇交绝游，足不出户的原因。她隐遁于背景中，犹在等一个永远也回不来的人。她梦中的常客不是我，我应

当释怀，还是怅然若失？

轻轻拂拭梳妆台上落定的尘埃。灰尘扬起，在黄昏的余晖里漫游。母亲忍着眼窝凝滞的怨恨，若隐若现。我的眼睛无处躲避。我离她离得那么远，不曾察觉她丧夫的悲痛，夜半无人的怔忡与饮泣。为何我们绝口不提爸爸的死？是我失落了敏感度，抑是我过份匆忙，逗留的时间太短，交谈太琐细？

轻轻带上房门，不敢惊动她隐藏多年的秘密，不敢深究她双眸惘然失神的缘故。那些泪光不呈饱和状态。我只顾延续我的现在，留她去复制悲怆的过去。

轻轻锁好木门。努力锁上我心房里幽暗的一角。母亲怎样遣度她剩余的岁月，打点遽然涌来的孤寂？身心变形了，她的步履蹒跚而颠踬，在这人间的黑穴，爱与怨的极地。

咔嗒关上铁门。黯然告别老家，告别母亲的三房式组屋。当初是我披着青衫潜逃，还是家门硬把我给吐出？无边的黑夜如何衬映她眼角的泪光，粗糙眼皮下那些猛烈的闪烁。她犹在等待时间的崩溃。

* * * * * *

急于抛光所有的记忆，在街上茫然地走着。仿佛听到一声悠长的叹息，我条件反射地转身望向九楼的窗口。

好一个制造悬疑的窗口。天色暗了，妈妈坚持不点灯，她已然习惯了其中的黑暗。岁月把她摆平，风干的骨髓无需畏惧风起的时候。我忘了今天是她的忌日，忘了给她上微弱的线香，忘了站在挤满供品的方桌前说：您多吃一点吧，妈妈……

我在楼下仰望，视野扩大些。帘幔不揭，九楼的窗子睁着盲眼，豢养孤独。我怎么也走不出她的视域，只好眯着眼睛看她，看她头上的光圈。

作于 1994 年

原载黄孟文主编《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1995 年

最后一次扫墓

黄孟文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她在亡夫墓前，把鱼肉水果茶酒等祭品摆好，正想燃香膜拜，那个守坟女人已经走过来收割草费了。

她把吊在小女儿肩头的手提袋取过来，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给割草女人。

“大婶，多给一点吧，今年是最后一次了。”

“怎么啦？……”

“今年政府就要来挖坟了，要起住家厝了。”

她心头一凛。不错，这件事已经传说好久了，没想到就快要成为事实。她环视四周，小女儿站在身旁望着割草女人微笑。大女儿却站在远处的一棵红毛丹树下，和她的男朋友在喁喁私语，似乎没把割草女人的话当作一回事，虽然“大婶”肯定大女儿有听到这些话。

她从割草女人手中取回那五块钱，另外递给她一张十元的钞票。

割草女人满意地走了。

她低头寻思一阵，然后挪动她那矮胖的身躯，点燃了九支香，将六支交给小女儿，不用说，其中的三支是要给大女儿的。

她先在墓右边的福神处拜了拜，转身跪在亡夫墓前，怔怔地望着墓碑上刻着的几个青红字：

考恭亭罗公

祖　　墓

妣秀凤林氏

其中“恭亭”和“公”三字漆青色，其他各字全为红字。来扫墓的人都知道，红色姓名表示那人尚在人间。

她虔诚地拜了三拜，跪在墓前默哀。香烟袅袅，她的视线有点朦胧了。或许是听了刚才割草女人的话吧，她心头微痛，百感交集。她三十五岁那年丧偶，以后每年清明节都有到来扫墓，今年是第十次了。当初还为自己预先买了墓位，希望死后能够与夫

同墓共穴。哪知，现在，唉……虽说就快要挖坟了，即使墓冢长存，恐怕死后，也不会再有人来扫墓了……这些无根的下一代，唉……

她把香插好，徐徐站了起来，用衣角拭去眼泪，望着小女儿。

小女儿拜毕，面向她的姐姐喊道："珍妮，轮到你了。"

珍妮仍在红毛丹树下，和男友在卿卿我我，还把头斜靠在男友胸前，作弱不禁风状。听到妹妹的叫声，才依依不舍地走过来，例行公事地拜了拜。

忽然乐声响起，一个高瘦的中年人带着一个矮瘦的小孩，"哦务哦务"地走过来了。大人拉二胡，小孩击铜钹。

"我爹他不爱听潮州音乐的，"大女儿似笑非笑地说："你有吉他吗？弹弹吉他吧？"

中年人和小孩好像不大听得懂，呆呆地望了大女儿一阵，然后从母亲手中接过一块钱，又到其他人祭拜的地方"哦务哦务"去了。

"珍妮、苏珊，多拜几下吧，这是最后一次扫墓了！"她望着两个女儿。自己的身躯虽然肥胖，却似乎有点站立不稳。

"以后不必来，真好！这里的草会割脚，蚊子又多，还有红蚂蚁 3"大女儿带着笑意说，大眼睛骨碌碌地转，望着那位不知什么时候走过来站在身旁的男友。

"是呀，蚊子真讨厌！"小女儿一边说，一边噼里啪啦地用手里执着的 SUNDAY TIMES 赶蚊子。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他是你们的爸爸呀！"她望了望那隆起来的墓冢，心里痛楚万分。这两个由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竟然对她们的爸爸如此陌生。虽说他死时，小女儿只有两岁，大女儿也不过十岁，但总不应该一点骨肉亲情也没有呀！她有时真无法奈她们何。如果多讲她们几句，母女准会又冲突起来。每年清明，两个女儿都要推三推四，不肯前来扫墓，还埋怨自己说什么老思想啦，迷信啦一大堆。虽然自己有低血压症，常常头晕，有时还会无端端跌倒，但每年总要为这件事而特别操心、

怄气。今年要不是自己强调十周年的重要，她们还推说要到教堂去做礼拜，不肯来呢！唉，以后自己死了，还有人会为这一家维系香火吗？她感到惘然，再一次望向那隆起的墓冢，墓冢默默无语。

“没关系吧，一年才来一次，就像远足一样。”大女儿的男友微笑着说，胡子略扬，嘴角斜吊着一根香烟。

“来这种地方远足？真没意思，不如去圣淘沙，坐空中火车。”小女儿说。

“空中火车我坐过了。”大女儿反对，皱皱眉头，“没意思，又晒得要死——哦，不如去动物园，去看阿明[注]，嗯？”她那大眼睛又骨碌碌地转，望着男友。

“啊，对，对了，去看阿明，它最近从树上跌下来，受了伤，真可怜，我们应该去探望它！”小女儿拍手叫好。

“也好，我们现在就去！”大女儿的男友颇有坐言起行的作风。

“不先回家？那我……”母亲再度有被遗弃的感觉。

“妈咪，这样吧，”大女儿颇有主意，“你先坐的士回家，我们直接到动物园去，不回家吃饭了。”

“……”她胸口隐稳作痛，眼前金光狂舞，不自觉地用右手按住额头，尽力想支撑住那摇摇欲坠的身躯。

（1982 年 5 月）

注：阿明是新加坡动物园的一只猩猩，名闻遐迩，最近在随电台摄影队拍外景时，躲到树上不肯下来。后来枝断跌下，肢体受伤。

退休

黄孟文

作者简介

（1937-），笔名孟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吡叻州，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大学荣誉文学士和文学硕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著有短篇小说集《再见惠兰的时候》和《昨日的闪现》（英文版和菲律宾文版）；短篇与微型小说合集《学府夏冬》和《安乐窝》；微型小说集《黄孟文微型小说》、《黄孟文微型小说选评》和《黄孟文微型小说自选集》；综合文集《黄孟文文集》；评论集《新马文艺论丛》、《新华文学评论集》、《微型小说微型论》和《新华文学·世华文学》等。曾获新加坡书籍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世华微型小说终身成就奖、小小说创作终身成就奖、南洋文学奖等奖项。曾任新加坡作家协会会长20年。2002年与徐迺翔联合主编《新加坡华文文学史初稿》。

猴大瓜要多两年才到法定退休年龄。可是自从他受到那一批已经换过两次血，全身猴毛已经变为灰白色的同事屡次冷嘲热讽与无理欺凌以后，就常常悒悒寡欢，想要找一个适当的理由提早退休。

“老猴子清高嘛，只肯换一次血，而且还是为了要适应这份工作。毛还是这么灰褐灰褐。”一个同事说。

“只会教小猴子们种木瓜，落后半个世纪。”另一同事说。

“种木瓜有什么经济价值？每公斤才五个卢比，”另一个不屑地说，“哪像我们种的草莓和鸡尾果，每公斤可以卖到几十甚至整百卢比，赚到笑。”

“只会死守传统，”一个女同事把赤色长尾巴一扫，露出鲜艳的红屁股，说：“用几千年前的落后方法，一株一株地去种，一亩一亩地去锄草，哪像我们，先教土猴们把芭场烧净、把泥土翻松，我们只要乘坐在飞碟上，在上空盘旋，撒下种子，洒下肥田粉、杀虫剂，一行行……”

“还有呢，”另外一位曾经到过猴族先进国攻读摘果新术的年轻猴子插嘴，“收获时最快活啦，舒舒服服地坐在机车里，手持摘果器，对准草莓、鸡毛果树乱指一通，熟果马上坠落。现在哪里还需要爬树采木瓜？笨老猴……”

面对这批灰白猴的奚落，猴大瓜气破肚皮。有时很想争辩说毛果园的猴子都是靠吃木瓜长大的，没有木瓜，他们怎么会有今天？但是一想到自己猴微言轻，只好默不作声。

其实他很早就听到一个内幕消息：白毛猴王与换过第二次血的灰白猴群曾经密商，要把这些不值钱的木瓜树连根拔掉，全部改种草莓与鸡尾果，后来因为喜欢吃木瓜的灰褐色土猴还很多，怕他们吱吱喳喳地乱叫乱跳乱抗议；而且偌大的果园如果没有一点木瓜树点缀点缀，也会完全失去毛果国原有的地方色彩，太单调了。所以暂时不除掉木瓜树。

猴大瓜还敢乱发猴论吗？当然不敢罗！

可是这几天事情的发展却令猴大瓜太难忍受了。果园经理正式命令他在同一块土地上把木瓜产量增加三倍。因为木瓜滞产把全国果树的平均产量扯低了，灰白色猴子们大表不满，说要向猴王申诉呢。

猴大瓜闷闷不乐，晚上常从睡梦中惊醒，手心直冒冷汗。

今早，站在芭地上，看着那一群灰褐色的猴劳工在清除杂草，个个臭汗淋漓、眼神呆滞。飞碟在低空盘旋，偶然传来欢愉的笑声。

眼见猴兄弟们在自己的芭地上受尽折磨，猴大瓜心里隐隐作痛。再加上那一天比一天沉重的工作压力，他感到自己快要精神崩溃了。

晚上，他把要求提早退休的申请书写好。

可是，躺在床上，他仍然辗转反侧，非常担忧会受到怒斥。果园经理素来是以行政效率高超和公事公办著称的，他会让自己在未达法定退休年龄之前退休吗？他岂不认为是痴猴说梦？

猴大瓜身心疲惫不堪，在迷迷糊糊中睡着了。

果园经理在阅信沉思。他的确不敢突然下决定。如果不批准，那些年轻的灰白毛猴子岂不是更加没有加速晋升的机会？种木瓜还是草莓的问题不是不能加快解决？但是如果批准所请，猴王会不会龙颜大怒，说自己没有照章行事而导致乌纱帽不保？

果园经理犹豫不决。他搔了搔脑袋，打电话把果园顾问请来，要听听他的高见。顾问是王室派来的，经验丰富，而且最懂得猴王的心理。

二猴高层会议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顾问匆匆离开，说要赶去出席另一个研讨会。

果园经理松了一口气，满面笑容。他眨了眨猴眼，鼓了鼓满是灰白毛的猴腮帮子，拿起桌上最先进的核子笔，用最先进的文字，在猴大瓜的退休申请书上疾快地大笔一挥，写上：

“Approuv‘E”[注]。

注：法语“照准”。

乡愁

胡月宝

作者简介

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年生于新加坡。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致力于女性文学的研读，并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著有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散文集《心尘》和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等。

再见南普陀山，又有60年。他跪在菩萨面前，低下头，合着掌，一如当年。

再也无法一如当年了。当年是从叔叔的大手挣脱出来，从山上的小泥路，一口气奔跳而来的。今天，抬头一望着这新修好的石阶，山怎么这么高，石阶怎么这么陡？

阿公，这就是你说的你在船上看见的山上的那座庙吗？

即使是6岁的孙子，也是在半山腰就嚷叫着脚痛，要爸爸背上山的。哪像当年的自己！

是啊！这座庙不知怎么又在拥挤的船舱里晃啊摇啊……

其实，他被挤在幽暗的船舱里，因晕船而吐了3天3夜，哪儿有机会一睹船外头的海景呢？是叔叔，是叔叔抱着他，轻轻地对他耳语：

别怕别怕，南普陀山就在外面，山上的观音娘娘会保佑你平安到南洋……记得，等你赚到钱，要回来答谢观音娘娘……

爸爸，我已经帮你捐了3000块了。这是收据。

我们走吧！导游在催了。

他坐在一路响着喇叭的旅行巴士上颠簸着回到了集美。他不是陈嘉庚，即使是故乡，也只能静悄悄地回来。

当年的小茅屋就只能在星洲梦里，在北风里晃荡了。他在故居前徘徊，儿子与孙子相伴着，却找不到他常挂在嘴边的茅屋，和那个因饥荒而饿死的姑姑。

千里之行就为了解除饿的威胁。但是，60年来所尝过的味道都不复记得，而那碗浮着油光的猪脚面线仍留在他的因年龄而味蕾渐失的舌头上。

猪脚面线来了！

你到了南洋，要听阿叔的话，要跟着阿叔。阿母给你煮的猪脚面线，你要吃完，吃了猪脚面线，你就可以平安地去，平安地回来……

阿公，你吃的是什么？油油的，可能是high cholesterol！

你懂什么？阿公吃的是乡愁……

乡愁？ Dad，what is 乡愁？

……

他的家乡之旅不得不提早结束了。

虽然有点遗憾，却也无可奈何。

飞机终于抵达新加坡。

下飞机，3人立刻冲向设在第一终站里的——麦当劳快餐店！

6岁的孙子，张着大嘴，大口大口地喝着可乐，将汉堡包咽下。3天来因食欲不振而引起的倦怠感完全消失了。

阿公，我知道什么叫乡愁了！我现在正吃着我的乡愁！孙子高举着金黄色的薯条，大声说着。

不要祖先

胡月宝

作者简介

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年生于新加坡。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致力于女性文学的研读，并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著有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散文集《心尘》和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等。

迁入新居，一家人的情绪均十分高昂，只有70岁的母亲，她的忧郁陷在额上的皱纹里。

这一次搬家，我们尽量避免人仰马翻。

能丢的就丢吧！

提升入私人公寓，大部分的家具都不得不弃若敝屣，有碍观瞻，更重要的是“门不当，户不对”。

花了数万元的室内设计令我们一家大小心满意足，只有70岁的母亲，她似乎特别不满意贴上墙纸的墙壁，不断地把眼睛调高斜上30度的地方，在客厅的各个角落打量。

那些不舍得丢弃的东西怎么办？

早就叫你丢，你却说什么有感情不舍得！现在，只好搁在贮藏室吧！

的确，那些旧物来到新居都不得不自惭形秽。在设计师精心布置的居所里，它们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天，我恢复上班。经过一天的辛勤工作之后，归心似箭回到新居。

我大惊失色！

客厅里，母亲站在活动楼梯上，靠着面向窗的墙上，右手拿着一把不知道哪里弄来的旧铁锤，左手握着一根三寸长的铁钉，正准备往墙上敲打！

妈妈！小心！

我一看，天啊！——刚锤入的不算，墙上早已站着一根歪歪斜斜的铁钉了！我几乎晕了！心痛得有如铁钉是钉在我的心脏上！

妈妈啊，你这是干什么！你把墙钉坏了，你看！墙纸都破了！好几千块钱啊！

我要找个好位子给你爸爸、你公公和阿嬷坐……

什么？你在这里挂死……不，爸爸、阿公和阿嬷的遗照？妈妈，现在我们住的是私人公寓，不是乡村的亚答屋，也不是政府组屋，不适合在墙上挂东西的。

你可以在那面墙上挂画，我为什么不可以挂照片？他们可是你的祖先啊！

这怎么一样？这幅画价值6000元，挂在墙上可以美化家居，有格调，有品位，而且可以保值，以后可以卖很多钱的！你这些

照片……妈妈，现在这个时代不流行挂祖先的照片了！

我气急败坏地传呼装修商，要他立刻来把铁钉取下，把洞填补上，换上新的墙纸。几百元又泡汤了！

翌日中午，念小二的儿子紧急传呼：婆婆反锁在房内已有半天，速归！

我以130公里的时速飞车回家，并将脑海的记忆胶卷急速倒转，才想起母亲今早并没有如常地为阳台上那八盆爸爸遗留下来的盆栽浇水。

妈妈把房门打开后，我瞠目结舌了！

妈妈，妈妈说过这么多次，你都不听！不要在墙壁上挂祖先的照片！收收收！照片收这么多年有什么用！搬了三次家，都叫你丢掉，你都不肯！我最后一次告诉你，90年代的屋子不需要祖先的照片！我们不要祖先！

爸爸，什么是祖先？为什么你不要？

我把贵妃给了日本人

胡月宝

作者简介

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年生于新加坡。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致力于女性文学的研读，并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著有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散文集《心尘》和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等。

“Darling，今天晚上松坂一郎就到了，你准备好明天晚上的晚餐，松坂的秘书在传真上指定要吃 Chinese Food。”

安德鲁看了秘书送来的传真后，立刻拿起电话。

“What? Chinese Food？我不会做啊！”妻子莉莉安在电话的另一端尖叫起来。

“叫玛丽亚做，不就行了！”

“她是菲律宾人，怎么会呢？你请他到外面的中餐馆去，不就行了！”

“是松坂坚持要上门拜访的！日本人最喜欢这一套了。你找妈来帮忙弄吧！反正明天晚上七点正，我要看到餐桌上的 Chinese Food！你记得噢，这一宗生意是几百万的！”

安德鲁不等妻子说完，就挂断了，继续开会，务必把这宗生意抢到手。

第二天晚上，松板一郎准时上门了。他给莉莉安送来一套和服，作为对莉莉安的厨艺的赞美。晚餐后，松板在安德鲁的带领下，四处参观。

“安德鲁桑，你的家布置得非常古雅，这幅是《贵妃醉酒图》吧？”

松坂在偏厅的左墙墙前停下来，指右墙上的画问道。

“哦……哦……，是的，是的，松坂桑好眼力，想不到松坂桑对中国画这么有研究！”

安德鲁瞪着墙上的中国古装女人，心中有点慌了。这幅画像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挂在这里了，可他从不曾正眼瞧。

“说不上研究，稍有认识而已，杨贵妃在我们日本是相当有名的，安史之乱时，杨贵妃并没有死。我们的祖先把她救回日本了，她的坟墓就在京都，很多人还常常去凭吊呢！”

安德鲁傻了眼。他万万料不到松坂会突然用华语对他说起话来，他只好一知半解地唯诺着。安史之乱是什么？墙上这个女人是杨贵妃？从小受英文教育，刚从美国捧了商业管理硕士回来的安德鲁陪着笑脸，如坐针毯地听着松坂的日腔华语：

“你看？杨贵妃醉酒的样子，太迷人了，这画上题的是李白的诗：云想衣裳花想容，题得好啊！”

松坂足足在画前站了十五分钟，对这幅《贵妃醉酒图》，赞不绝口。安德鲁也破记录地陪站了十五分钟，陪看了十五分钟，虽然，无论他怎么努力，也看不出一个所以然。

莉莉安指挥玛丽亚收掇整齐，又捧出特地从日本百货公司买来的日本苹果、日本水梨，放在露台上的藤制桌面上，然后，沿着人声寻到偏厅来，一边暗暗地嘀咕着：

“这个日本人真奇怪，看他的打扮，听他的英语，是相当西化的。听说，还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呢！这些布置有什么好？如果不是碍着 oldman，我早就找人来重新装修了！怎么他对这些什么花瓶、字画的老古董赞叹不已，还会说华语呢？”

“安德鲁桑，你的中国名字是什么？”

松坂站在露台上，突然问了起来。

“中国名字？”安德鲁费力地想从记忆匣中找回来，可是，无论怎么翻抄，连个影子都想不起来。

“我的祖先是岑岑，我们又是基督教徒，所以，我没有中国名字。”安德鲁急中生智，掩盖了自己的窘态。

第二天早上，安德鲁坐在办公室里，为着激烈的竞争伤脑筋。

“这是《贵妃醉酒图》吧？”

蓦然，松坂望着自己家里的中国古装女人的画像时，眼发亮的模样闪入脑海。

安德鲁的合约顺利地谈妥了，他踌躇满志，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的硕果。

安德鲁送松坂上飞机的同时，也顺便接回了一个月前到中国去探亲的董事长兼父亲大人。在回家的路上，安德鲁汇报自己的成绩。

“安德鲁，偏厅里的画像呢？”

父亲回家后的次日早上，发现了偏厅墙上的空白。

“爹地，那一个杨贵妃吧！我把杨贵妃送给日本人松坂一郎了！”安德鲁一脸的洋洋得意。

“爹地，一幅破旧的画换来一份三百五十万的合约，很合算的！”

莉莉安一边切着盘子里的煎蛋，一边帮腔道。

父亲猛地放下了手上的热粥，深邃的眼睛蓦地突了出来。

“爸爸，我知道那是古董，多少钱，算是我跟你买好了！”

安德鲁对父亲的小器不以为然。

老人家考虑了一个月，断然地做出决定。——“富商捐出价值七百万的字画与古玩”。

安德鲁看了秘书递来的《联合报》与秘书的翻译以后，匆忙地敲开父亲的办公室大门。

“我不想再有把贵妃送给日本人的事发生。”

父亲看也不看安德鲁一眼，平静地说。

礼让

胡月宝

作者简介

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年生于新加坡。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致力于女性文学的研读，并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著有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散文集《心尘》和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等。

嗨！大家好！我？你们不知道我是谁？笑话！你们怎么可能不认识我？我呀，就是……呶！你，就是你，那天，你把你的大屁股搁在我身上后，还向我发射了几颗阿母尼亚导弹，熏得我晕头转向的！还有你，对了，就是你，让我国闻名遐迩、轰动世界的香口胶禁案就是由你引起的，我可是看得一清二楚的，你不但把嚼不烂的香水胶粘在我背部、肚子下，还把它们塞在闸门的缝隙上，罪魁祸首，别想逃！对了，这位小姐，你别走，我

求求你，下次坐在我身上时，可别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子搁在我的同事身上，我们可只是为人类服务而已。什么？你们还不认识我？……我？嘿！不就是你们最忠实的交通工具——地铁——车上的一个坐位罗！就是最多人争着坐的蓝色车厢里最靠闸门的最右边那个座位罗！你知道吧？在我身上坐过的人有多少？说出来可一定把你们吓坏！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本地华人巫族印度同胞，老外的高鼻子蓝眼睛的黄皮肤小眼睛的……不胜枚举。少说也有三四百万，比纽西兰的牛羊还要多呢！什么？我怎么这么空闲？不，我忙得很呢！每天来来往往的，你们上班也好，逛街也罢，全都靠我，我怎么会空闲？尤其是最近，我更忙了！噢，那是听说今年华人马来人新年撞在一起了，为了使你们能普天同庆，兀兰地铁线决定提早通车，所以我就更更更忙忙忙了！不过，没有关系，为了你们，我愿意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嘿嘿！什么？我骗你们？不，我可是最诚实的了，现在能跟你们聊几句也是为了确实兀兰地铁线顺利通车，我正在这条新线路上试车，车上也没有搭客，所以就可以和你们聊聊嘛！什么？你想听一些趣事？嗯，太多了，该说哪一些呢？

就说这些吧，昨天才发生的，这件事可足足让我笑得三天三夜呢！什么事情这么好笑？是关于让位的事。什么？新加坡人社会行为不好不肯让位？不，不，正相反呢！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大概是在红山地铁站吧，有个看样子像是个劳工的中年男子上了车，就和大多数人一样，第一个就相中了我，把屁股重重地扔在我身上，然后就掏出新明日报来读。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在欧南地铁站吧，他发现有个女人，腰上挺着圆滚滚的一粒球，就立在他身边。他用眼睛在车厢里瞄了一轮，知道是满座了。虽然自己的屁股不是很愿意，他的良心还是逼他站起身来让位了。什么？好表现？应该受表扬？是的，我也这么想，刚好车里也有个寻找好搭客的地铁局工作人员，他把这一幕看在眼里，正打算上前去向他请教姓名，以便日后表扬，谁知道……却却……别急吗，让我先换口气，再把事情说下去。好了，告诉你吧！话说那

位孕妇见有人让位给自己，就斜着眼，把让位的人从头到脚很快但很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然后，她犹豫了一下。很快的，她从皮包里拉出一张纸巾，把我抹了又抹，接着，又用她的手在我背上拍了几下。我？当然十分气愤！这几年来，每天在身上坐着的人数也数不清，但是，可从没听说有谁因此而被什么爱滋病、梅毒什么之类的疾病传染的！我正准备发律师信给她，要她还我清白呢！接着怎样了？……什么她才坐下！不，她还不坐呢！她把皮包搁在我身上，大概是想我的体温冷却了，臭汗味散去了再坐下。你们猜，那个让位的人有什么反应？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当下，整个车厢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他，他困窘至极，异常难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好不容易他冷静下来，然后……他下了决心似的把孕妇的皮包提了起来，送到孕妇手上，自己呢，却毅然地在我身上坐了下来！哈哈哈！他不让位了！这惊人魄的一场戏可把全车的人看呆了，包括那位“最有礼貌乘客”遴选员。我呀！我可真是笑死了呢！唉，这世界啊……不说了，部长来了我得忙去了！

不婚妈妈

胡月宝

作者简介

胡月宝祖籍福建安溪，1965年生于新加坡。目前任职于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从事小说和散文创作，致力于女性文学的研读，并进入文学批评的领域。著有小说集《撞墙》、《女人、女人》，散文集《心尘》和微型小说集《有缘再见》等。

茜茜双脚一踩出伊丽莎白医院，阳光，就有如一个不见母亲的幼儿乍见娘亲一般，立即腻上身，再也不肯下来。

茜茜撑开紫花伞，快步跨向地铁站，心中盘桓着的念头是令她无比兴奋的。

“快走，可别晒坏了我的肚里的小宝宝！”

茜茜怀孕了，她终于如愿以偿了！

茜茜很希望乌节路上的人都和自己分享这个期待了三年的喜讯，她的快乐甚于当年以第一名的骄人成绩考获国大的硕士学位。当然，今年她已经三十五了，再不生，就可能永远没得生了。

茜茜辞职了！这消息立即不胫而走，不出半天，全酒店的人都知道了。

“奇怪？她可是会计部的大红人啊，听说就快扶正，做正经理了，怎么在这节骨眼上辞职？”

“这女强人捞得不错嘛，辞职了？我说嘛！女人就是女人，迟早要结婚，回到厨房去的，干嘛死拼活拼的，非得和我们抢饭吃嘛！Dick，这下子，你最乐了？不费吹灰之力就消灭了敌人！今晚到卡拉 0K 去 celebrate 一下，怎样？”

“茜茜，太可惜了！怎么不做了？结婚？出国？被猎人公司挖脚？有什么好出路，通知一声嘛，到底同事一场？”

茜茜与同事一向都是君子之交，因此，即使谣言哗哗，她只是牵动着嘴角边掩不住的吟吟笑意，始终保持缄默。

没有人晓得会计部的女强人林茜茜辞职的真正原因。

“为什么？你又要搬家了？现在这所公寓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我说啊，茜女，你要搬家，搬来搬去就是不肯搬回自己家，一个女孩子单身在外……”

茜茜耐着性子，任由老母亲在耳边唠叨个没完，三十五岁的老女人还能如此的享受汤水之外的呵护，那也是一种幸福。

“小妹，你要搬家啦！搬到武吉智马？那珍珠坊的公寓呢？哇，如果现在卖掉，一定很值钱罗？赚很多吧？还是小妹你聪明，选择做单身贵族，自己赚自己花，要做什么都方便，说搬家就搬家，哪像我，老的、小的、比八爪鱼还黏人，绑得紧紧的！”

茜茜又落荒而逃了。嫂子的一张利嘴明是艳羡实为揶揄，总叫茜茜如坐针毡。

终于，一切都尘埃落定。

茜茜把屋子整理妥当，又让花洒和沐浴露将一身的污垢涤清以后，这才安安稳稳地把自己埋入大沙包似的沙发中，又搬来了

一张小凳子，把双脚置放在凳子上。

“孕妇切忌操劳，尤其是高龄产妇更必须注意，避免流产……”茜茜将书上的指示一一谨记在心。

叮咚！叮咚！

哦，是他。

“怎么不声不响的就搬到这里来了？路途这么远，又不好找！”

“没什么原因，郊外，空气新鲜，对……对身体有好处嘛！”

“那，那，那你又为什么突然辞了工作？”

面对着他一脸的狐疑，茜茜不得不沉下脸来。

“早说好的，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空间，互不干涉。”

“是，是，不过，不过，你搬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以后，我要留下来很不方便的！”

“那你就别留了！”

茜茜的语气，比三洋冷气系统还冷。

“茜，你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突然要隐居起来似的？”

“没什么，你别多心了，只是觉得很累，想换换环境，让自己透口气而已。”

“茜……”

“不要啦！今天不舒服”

茜茜把头别过，避开那两片火热的唇叶。

茜茜套在宽而松的袍子里的肚子渐渐地圆凸起来了。

诊所复诊，到附近的公园散步，到超级市场买日用品，她尽可能深居简出。

公寓就有这等好处，宅门紧闭，老死不相来往，谁也不过问彼此的私事。至于身后偶尔不经意掉入耳帘里的窃窃私语，茜茜自然充耳不闻。

挺着肚子的单身女人。他们在背后都这么唤她。

要来的，终究要来，怎么也避不了。

“茜女啊！原来外头传的都是真的啊！茜女啊！你怎么那么糊涂啊！是谁的啊？快找他出来结婚啊！”

老妈妈大惊失色！误以为是尚未成年的女儿被骗失了身，焦痛得被热油烫身似的。

“小妹，真没想到你的思想竟然这么前卫，可你也得替妈妈想想，亲戚朋友说得多难听！什么不知廉耻、有样学样，以为自己是甄妮张艾嘉……你知道吗！我们家的面子都不知该往哪儿搁才好！”

陪伴母亲而来的嫂子依然没句好听的。

“小妹！我知道你有你的想法，可是，这里毕竟还是东方社会，人言可畏，你那套美国式的做法行不通的，再说，将来你要怎样面对孩子呢？孩子所将面对的种种问题呢？你到底想过没有！别这么任性，这可不是小时候扮家家酒啊！”

年距十岁的哥哥永远将茜茜当成自己的学生一般的，加以训导。

翌日，他也气急败坏地赶来了。

“茜，我知道孩子是我的，我们彼此之间也相处得很好，我不会不负责任的，为什么你不让我知道？茜，我们结婚吧！”

“孩子是我的。至于他的父亲是谁，那不重要。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是，你是比我大五岁，但我并不介意……

“不是年龄的问题。我想，大家都是成年人，不必要牵牵绊绊的，我坦白告诉你吧，我不适合婚姻。你就当作捐了一颗精子给我吧！”

茜茜没有告诉他，这一切，在她念高中时就已经开始筹划了一个单身女人和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住在一间半郊区的房子里。而，直到这么多年以后，她少年时代的梦想才真正落实了。

孩子出世了。是个女孩，茜茜遂愿了。

茜茜很庆幸自己是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今天。

拍卖古迹

怀鹰

作者简介

原名李承撞，祖籍福建南安。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如切写作会副会长。目前为专业易经辅导老师。共有20本著作，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集《姐妹情深》、《再嫁》，短篇小说集《火炭河》、《三声无奈》等。微型小说集3部，分为《市议员先生》、《公元2050》和《哀悼青春》。

中元街头，处处见烟火，舞台歌榭伴着中元酒宴喊标声浪震耳欲聋。我不太喜欢看这种乱哄哄的场面，但有时为了赶时髦，也凑兴的往歌台下钻。

台下人头钻动，台上是一名来自海外的所谓“红歌星”在拼命的扭动腰肢，唱着令人毛骨耸然的歌。正想离去，忽被一阵嘶

哑的叫喊声吸引住。翘首望，原来是另一厢的喊标会正式开锣。

移步上前，在喊标会外驻足观望。先是几件小玩意亮相，如米桶、发糕之类，喊标人喊得声嘶力竭，青筋突跳，却也鼓起会员们落力投标，价格步步高。正感寥落之际，忽地青烟四起，一时间风声呼啸，飞沙走石，等眼睛睁开来，却发现来到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前。周围仍是密密麻麻的人头，都穿着古里古怪的戏服。一个大花脸蹦到前面来，手里拿着一个铁皮喇叭，血盆大口对着喇叭喊："拍卖古迹！拍卖古迹！廉价大拍卖！从最低五元起，每举一次手加一元！快快快！"喊声方落，只见广场疏疏落落的举起几只手。

"这可是百年的古迹呀，很值钱的，六块六块，有加吗？没加就要放，六块六块，七块七块，八块，行情浮了，外加二百万大彩一张，八块八块——这位先生举手，九块，九块有三个，快，十块，十一块……"

我摸摸裤袋，唉！只有两个硬币。

"十五十五，有人加吗？没加要放，古迹拍卖！古迹拍卖！百多年的古迹廉价大拍卖呀！十五十五，十一一五，三声！"

我忽然听到大花脸后面那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发出一声短短的叹息。一个打着领带的绅士走上前来，从大花脸手里接过一串同样古色古香的钥匙，走到建筑物前开门，一刹那间，万道金光从门内射出，跟着传来一阵异常刺耳的迪斯科音乐，再跟着一群打扮得妖里妖气的男女怪物冲出，那些穿着戏服的人一哄而散。

整个广场只剩下我这个茫然的人，周围仍飘扬着淡淡的青烟。

香蕉文化奖

怀鹰

作者简介

原名李承撞，祖籍福建南安。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如切写作会副会长。目前为专业易经辅导老师。共有20本著作，其中包括中篇小说集《姐妹情深》、《再嫁》，短篇小说集《火炭河》、《三声无奈》等。微型小说集3部，分为《市议员先生》、《公元2050》和《哀悼青春》。

五年一度的“香蕉文化奖”又将举行，这是香蕉岛的文化界的盛事，颁发给对文化事业有贡献的人。一张由权威人士签署的奖状、一座金光灿灿的奖杯，一万元现款，以及终身吃不完的香蕉。

颁发给谁呢？

委员会进行激烈的辩论。第一个得到荣誉的是央基，他的贡

献是使他的文化在香蕉岛上发扬光大。第二个得主是土生土长的岛民，虽然他是移民的后代，他的贡献是使他的文化变为次文化。

名单提出来了，委员们吵吵嚷嚷。

A："如果华先生还活着，这份荣誉应该归他，可惜他已经死了。"

B："华先生虽然毕生献身于文化界，但他太过执着于民族文化，对于我们的文化强势论有影响。"

C："是啊，这个人有太强烈的民族意识，从他生前写的诗歌就看得出，他对他祖先的那一块黄土地很是眷念。"

D："但他可以成为一种典范，以示我们文化尺度的公正。诸君不要忘记，前两届的得主引起外界种种的猜疑和批评。"

E："现在是我们树立新形象的最好时机，华先生虽然不在，我们也可以颁发给他们的后代，表示我们并没有忘记华先生的贡献。"

于是委员会开始到处寻找华先生的后代，甚至在报上登寻人启事的广告。可是奇怪的很，华先生的后代始终没出现。

阿祖，我来带您去坐飞机了

君盈绿

作者简介

原名刘秀珍。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查账，为厦门大学硕士班研究生。著有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蛤蟆恰恰》，微型小说集《骆驼森林》和《君盈绿微型小说》等。

是接到祖籍“家乡”的电话，要他“回去”一趟有事交代才匆匆上路的。祖籍，是父亲来自的地方，家乡，也是父亲的家乡。

父母亲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南来后，就不曾回去。偶尔与家乡的堂叔通通信。桥梁是经常往返两地的同乡，把这边的事告诉那边把那边的事告诉这边。其实，这些人谁是谁，土生土长的他从来也没想过有必要去了解。随着父母亲相继去世，“家乡”于

他更为遥远。后来还是同乡带来讯息，说是那边责怪他逢年过节的也没寄些钱回去祭祖，才想起。后来搞清楚了“祖先”是父亲的祖辈，因此就每年照着地址汇些钱过去。但是对那边的人与事都模糊。

司机边开车边帮他沿家挨户地问，终于问到了要找的人。他们，算是同祖同宗的堂兄弟吧？大家不自在地寒暄着，他还摸不清此来目的，对方已拿出几张红纸很快进入正题，说是他们夫妻老了，不知什么时候会走，家中年轻人都各自向外发展，不可能把祖先背在身上，所以要他把自家祖先带回新加坡去自己供奉祭拜。

（而他始终纳闷着：“我们”不是同一个“祖”的吗？难道祖先也闹“分居”？）

接过红纸，看着纸上的那些对方说不上来而他更不知谁是谁的名字，然后依言到祠堂的祖先灵位前去跟祖先们“说一声”。接着见对方从香炉里抓一把香灰放入红封套里，交给他说这样行了，可以带着阿祖上路了。

他从命地捧着那小包香灰和写着名字的红纸，心里说着：“阿祖，我来带您去坐飞机了。”虽然他对这祖先究竟是父亲的谁也不甚了了。但是想到父母生前一趟飞机都没坐过，倒是这祖先生前住在穷乡僻壤，可能连车子也没坐过，现在却竟然要去坐飞机了。

回到家，入门处看到父母神祖牌位前的香炉里，一根新插的香枝都没有。他下意识地急忙把旅行箱挪开。

晚上，儿媳们带他出去吃饭，都还没问他为什么会被“电招”回唐山？大儿子就急着说应该帮阿公阿嬤在寺庙里买个神祖牌位，他老婆也附和说现在很多人都这么做，因为如果老一辈不在了，年轻的是不可能给祖先的神祖牌位烧香的，再说，现在的房子都装修得那么先进美观，谁还要在家里摆上一个不相称的神台？

他还在嗫嚅着该怎样回应，二媳妇已开口说她父母都预先给自己在寺庙里买好了神祖牌位，就是担心他们死后孩子们不愿烧香祭拜。啊？人还活着就买好神祖牌位？他一阵愕然。张开的口还没关拢，小女儿也笑着说老爸听说那间什么庙的香火鼎盛，还有很多人在那边买好神祖牌位，什么时候我陪你去买一个，不然会涨价越来越贵的！

他想到还压在行李箱里的那几张写着祖先名字的红纸。喉咙里忽然涌上一阵酸气，没意识地看看满桌佳肴，却怎么都那么朦胧？

2005/09/14

挂牌

君盈绿

作者简介

原名刘秀珍。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受邀理事、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查账，为厦门大学硕士班研究生。著有小说集《捡不回的岁月》、《喜哥》、《蛤蟆恰恰》，微型小说集《骆驼森林》和《君盈绿微型小说》等。

“我不管了，我再也不管了！”

“小弟，你不管谁管呢？你也知道，我跟你姐夫，天一亮就得赶到新山的工厂去，每天晚上回到家里几乎连冲凉睡觉的时间都没有……拜托啦！”

“就是啊，我跟你二哥，还不是每天一早就得赶着送恩恩去上学，然后把恬恬寄到托儿所去，然后才能稍为喘息的在车上吃

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咖啡还得等到到了 office 才能喝。你二哥还得送我到 office 后才去上班；下班也是如此一样的忙碌紧张，所以，小弟，真的真的还是得拜托你啦！”

“哎呀，大姐，二嫂，你们以为我真的这样不近人情吗？别忘了，我是做过义工的咧！何况现在面对的是我老爸的问题！可是，像他这样，三天两头的就把易通卡给弄丢了，我就得赶着去给他买，很麻烦的咧！”

“对啊！爸爸，现在每张易通卡都得多付 5 块钱的手续费，有时候你一个星期就不见了三张，加上卡里头的储值，很伤的咧！”

“二嫂，你懂吗？起初我给老爸 top up 到 50 块呢，还以为这样会省事点。”

“那你现在也该知道不必 top up 那么多了！”

“大姐，现在不是 top up 多少钱的问题，是整天得去买那张卡，太麻烦了。”

“那就叫老爸自己去买好了。”

“不是试过吗？他的钱被抢被偷被骗了。”

“哎哟爸，不然你就不要出门啦，在我们家附近走走不也很好？”

“不行，爸得经常出去走走，得多跟人接触，不然很容易老化的！”

“说的对，可是……”

“啊！大姐，小弟，我想到了，买一条带子帮爸爸把易通卡挂在胸前！我看到有人这样做！”

“哦？挂牌？嘻，二嫂，好主意，我等一下就去买！”

“别忘了也把我的名字地址还有你们的电话号码都写在牌子背后！”

“啊？爸，你这是……”

“我总有忘了回家路的一天。”

“爸……”

——完——

2005 年 6 月 28 号发表于联合早报

1. 新加坡人爱用的句尾语
2. 同上
3. 乘搭公共交通所用的磁卡
4. 增值

早餐三部曲

蓝　玉

作者简介

蓝玉（1941-）原名李玉琼，另有笔名李倩、归燕、丁农等。祖籍广东四会，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立化中学。曾任《新明日报》副刊助理主任、《联合早报》副刊高级编辑，现任蓝点图书私人有限公司董事主席。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和杂文。已出版散文集《生活底脚印》（1969）、《难忘的日子》（1974）、《西窗晨语》（1977），小说集《跳不出后巷的女人》（1977）、《浓情系离人》（1980）、《另一个旅程》（1982）、《女记者》（1982）、《功夫桌》（1985），《鱼塘填土的日子》（1988）。历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

我出生于日军南侵的那一年。

童年，家庭环境不好；父亲是名散工，母亲是个家庭主妇。我以下，母亲一口气生下三个弟妹。

养四个孩子和一个妻子，父亲不但没有："一个妻子、两层楼、三个孩子，四轮车子"的潇洒，反而被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来。

日军投降后，新加坡百业萧条，没有一样是兴旺的，母亲为帮补家用，到处收洋兵衣服回家洗。

记得，每天早上，父亲去上班，母亲便挑着两个竹箩（里面是洗烫好的衣服）送衣服去。

我和弟妹起床，第一眼接触的就是母亲为我们准备好的早餐：一壶热咖啡，一些糕饼。

我和弟妹无忧无虑的吃着喝着，快乐成一团。这日子一直维持到我嫁人、弟妹成家后。

如今，父亲走了，母亲也告别了，而我们不但成了家，还儿女成群了。

* * * * * *

我和我母亲一样，每天早上也为未起床的孩子准备早餐，我想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我很清楚知道，大女儿要喝脱脂牛奶配麦片面包，小女儿要奶茶和饼干、儿子喜欢美禄加鸡蛋。为了他们吃得好吃得开心，我都一一为他们准备妥当，我希望他们也像我一样，一起床就看见妈妈为他们准备的早餐。

* * * * * *

好不辛苦，孩子都念完了书，到社会工作了。我和老伴总算松了一口气，当然，我仍然乐意为我的孩子准备早餐，但，他们变了，他们不再爱吃我的早餐，当我留他们吃早餐时，他们不是说："我要出去吃。"就是"我约了同事。"我只好省下工夫，不再为他们做早餐。

不做早餐的日子是清闲了，但，也寂寞了，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为孩子做早餐的。但孩子却不再是以前的孩子。无聊时，我总爱回想母亲当年那壶热腾腾的咖啡，还有我和弟妹们围着桌子一同吃早餐的日子；一壶咖啡维系了我和弟妹们的亲密。

望着厨柜里那一整套的茶具，我真有点伤心；什么时候，这些茶具才有机会齐齐再派上用场？

晚宴

陆思良
（作者简介从略）

在酒店华美的大厅里，凯瑟林正忙着招呼陆续到来的客人。丈夫 LK 在他们到达酒店时就说要去打个电话，走开了。差不多四十分钟过去了，仍然不见他的踪影。男人就喜欢耍这种软性的磨擦手段。

今天是儿子 Jimmy 的六岁生日。她建议和铺排了这样一个生日晚宴。凯瑟林喜欢大场面的请客，它能体现出比较正式的人际关系。

“哟，添民，丽珊，你们夫妇今晚能来真令我们深感荣幸！真不巧，LK 刚刚有事走开，你们先请里面坐。听说添民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了。怪不得他比以前更福态了，丽珊，可要好好‘控制’他呵……”

“瞧，谁来了！简尼斯，达令——你每次都打扮得这么迷人。什么？我也很漂亮？哦，你把所有的镜头都抢光了，谁还会注意

我们这样的丑八怪。好了好了，不要再争了，跟我到那边坐一会儿，让我细细看看你的衣服质料。”

“娟娟，”她和简尼斯走了几步，忽又回过头来对另一位女伴说：“玲玲和她先生来了。你帮我照顾一下，等一等我会过来。”

女强人的言辞和精神世界本身就是一座豪华的五星级酒店。

两个星期前，凯瑟林辞去了本地一家大公司高级执行人员的职位而应聘去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实验室担任研究工作。美国那边开出的薪金和其他条件都很优厚，她对大洋彼岸也向往已久，所以她私下对几位朋友表示这次去是作长期打算的。这不，临走前她还特意转让了她与人合伙开办的一家颇赚钱的美容院的全部股份。

可是几天前她又风风火火地赶回新加坡来。然后风风火火地一通电话，邀请了许多客人参加今天这个晚宴。大家猜测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文章，儿子的生日只是一个名目。

客人们终于坐定。凯瑟林示意地看了看不知何时才溜来挨在她身边的 LK。LK 牢牢地拿着那张菜单在认真审视。他的装假不但粗劣而且多余，因为凯瑟林本来就没有打算让他讲开场白。

“今天一则是庆祝 Jimmy 生日，二则是向大家告别。”凯瑟林清了清嗓音，缓缓回顾道：“我们全家已获得了移居澳洲的名额。原先申请了很长时间，一直没有消息。想不到我刚到美国没几天，它却批下来了。移民签证要限期到达，我只能辞去美国的工作，赶紧办这头的事。”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于是纷纷举杯祝贺。

“去年我们全家去澳洲旅行过一次，体会那里的确不错。说起来我们周游过不少地方，像纽约啊，巴黎啊，瑞士啊，依我看这些地方都不知要比这儿好多少倍。”她随意地用筷尖夹住一块鲍螺肉停顿在空中，语气掌握得恰到好处，使人的注意力完全被夸夸其谈吸引了，甚至那块停在筷尖的鲍螺肉也有了雕塑的质地。

“还记得那年在瑞士滑雪，真是美妙极了。至今每每想起，唉……”她继续发挥，最后的那声叹息里你简直可以分辨出洁白的阿尔卑斯山的雪在轻轻地溶化。

“多亏你们有钱。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安排生活。”简尼斯盯着新端上的鲍翅酸溜溜地说。

“还不是前两年我督促 LK 买下了那间私人公寓，后来转手赚了一些。”凯瑟林答得轻描淡写。“要是依 LK 的脾气，哼……”幸好这时她没有正眼望 LK，LK 此时正为卡在牙缝里的一根骨头在起劲地烦恼。

“这么说两个小孩你们都带走？”玲玲面前的桌面上撒落了点点滴滴的汤汁和问号。

“当然啦！移居澳洲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让小孩受良好的教育。Jimmy 已到学龄，我可不赞成什么双语系统。”她吃下了那块鲍螺肉，顺便也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个教育学的问题。

几个月后，娟娟收到凯瑟林从澳洲寄来的信，告知一切都好。只是有一点：LK 并没有和她及孩子同赴澳洲，他觉得这里不错，不想动。

“其实我们早就貌合神离了。那次我想再作一次努力，所以办了那个晚宴。想加强，也想让别人目睹我们的家庭气氛和价值。结果徒劳……”她在信中写道。

绝招

梁年桥

（作者简介从略）

终于，疲惫不堪的车子载着疲惫不堪的乘客从远处哼哼着船似地颠着开了来。靠站，猛地又牵狗绳一般地把些个候车人赶命一样地往死里拽出几步。顿时，抱怨声咒骂声争吵声和孩子的哭声合着人流追车的脚步声响成一片。

车上稀稀拉拉地散着几只空座。不等车门“叭嗒”一声全启开，急疯了的人群早已决堤似地往车上涌去。

一个着灰色西服、留大背头的壮汉身手敏捷，抢先跃上车。只见他一个箭步，就近朝仅有的一只标有“老、弱、病、残、孕、幼、怀抱婴孩者”专座扑去，屁股刚坐下突然像钉子猛扎了一下似的又“噌”地弹跳了起来，雀跃一般退出，落在了身后的一弯长椅上，很是兴奋地看着往上挤的人群。

仗着年轻和身高的优势，我总算被推挤着上了车，且占了“专座”。由于经过了一阵剧烈运动，加之车内浑浊得令人窒息的空气，体内的肠胃开始不安宁地折腾起来，阵阵恶心压迫我赶紧摇下车

窗玻璃，向着风。

车下，人们还在吵着往上挤。朦胧中，我发觉右肩被人拍了两下，跟着飞出一串男低音："朋友，照顾照顾抱小囡。"我回眸：是那壮汉，瞧着他自己泰然稳坐却颐指气使一副绅士的模样，心里颇觉不快：再看身旁站着抱小孩的少妇正定定地瞅着自己，立刻条件反射机械地起身让座。尽管此时身体还感不适。

站着真不是滋味儿，身子整个儿就像根弹簧称：一头身子骨支不起精神稀泥似地往下瘫，一头手上死劲地把着头上的把杆；身子动作的幅度还不能大了，榫头似地被楔住了，往哪儿施展？！而重心的升高偏偏又加剧了肠胃折腾的震幅，阵阵恶心间断性涌来，一闪一闪的，犹如蛇吐舌星子。脑袋这时沉得就像晒蔫了的向日葵。鬼知道车子开了多久了，还需再熬多长时辰？我有点懊悔自己刚才的抉择了，理论上我就是坐着不让座，道义上也是行得通的。殊不知，我的兜里还揣着医生批的三天病休单呢。我开始恨起那个拿我位子行善的壮汉了。我艰难地撩开一丝眼缝，想要让他注意我的鄙视。他却给了我个令人生厌的后脑勺，顾自悠闲地浏览着沿途的街景。蓦地，那蛇的舌星子闪了一下，又一下，我赶忙合上眼睑，使劲忘却那肮脏的头颅。

车子的震动小了。直觉告诉我，引擎闭了，车子在滑行进站。车厢内人们开始错位，出现了骚动。突然，一个刺耳的男低音搜住了我的心："囡囡，爸爸抱。"是那壮汉？！我不愿睁开眼睛，因为我不愿承认这是现实。此刻，我发觉肠胃折腾的震幅达到了最大值，因为我已经感觉到了那秽物泛出的胃酸了……

一盏灯

李选楼

作者简介

李选楼(1957-),笔名伍两、择浩,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在新加坡内政部任职,官拜少校军衔。著有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和《月下剪影》;中篇小说集《变迁》;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散文集《笔下的风景》和《李选楼文选》;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李过作品研究》和《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等。主编/合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6-1995)》。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艺俱乐部会员。曾获连士升文学奖、"多代人写作比赛"小说创作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二等奖。

老陈老了,爱怀旧。

他坐在躺椅上，不时瞄一眼寂静的空房，瞥一下墙上的小画。然后，他凝神思索，不久，他似乎倦得闭起双眼。

多年前，当他还是一名机械维修员，家庭的温馨一直是他生活的动力。尤其是放工之后，他以轻松的心情，才在走廊上踩着响亮的脚步，五岁的儿子家兴已从屋里探出头来。

“爸爸回来了。”他喊，并把老陈脱下的鞋子摆好，俩人相拥入屋。

在厨房里，他看到满脸油光的太太，系着围裙，起劲地挥动着炊具。桌上热气腾腾的菜色虽简单，变化却是多端。许多次，他对家中有个烹调圣手大感庆幸。

倘若一家人外出，在尽兴的归途中，家兴总会蹦蹦跳跳，远远地指着前方的高耸组屋：“那是爸爸的家，妈妈的家，我的家”。他的天真令老陈如沐春风，使他常教导儿子在纸上勾画着高高的组屋，组屋交织着无数不规则的方格子，其中一个格子明显的突出三个人头。家兴随意在画纸上涂着青红黄蓝，颜色虽是杂乱，老陈却是欣悦不已，因为他已为自家点亮了一盏灯。

老陈和太太对家兴的教育最为重视，他们战战兢兢、带着家兴上学、补习、学画、学钢琴、学游泳，忙碌了好几年，老陈的储蓄也像漏网的鳝鱼。可是眼见家兴的成长，点着的灯逐渐明亮，老陈终究获得最大的满足。不多久，老陈发现家庭的感觉与他逐渐疏远。无论他踏在走廊上的脚步多响，都听不到家兴的亲切呼唤；餐桌上少了一个人，太太烹调也不再那么起劲。家兴夜归，从门口探出来的是一个苍老和忧郁的面孔。

家兴出国深造的那几年，家里没了生气，但老陈和太太一想起家兴离家时塞满大厅的承诺，心里还是填满期望。他们总爱看一眼挂在墙上，胡乱涂上色彩的家庭画，于是，心里又开展了另一轮海阔天空的遐想：就快了，等他回来，生活定了型就好了。

开放社会终究慷慨地给他们的家添了人口，家兴带回来的女郎，有一个高高的鼻梁，一对蓝色的眼睛，一头金色的发丝。她

操着鼻音嘻嘻哈哈的喊爹叫娘，当时，老陈和太太听得脸部酸得如咬着一个柠檬。

他记得家兴回来的那几天，连他小时居住的房间都没走进。离家的那天，也只向墙上匆匆一瞥，便什么都没带的走了。老陈目送着轿车驶出他的视野，耳边还响起家兴随意留下的话。

“我们已经有了新家。那里的生活没有迫逼感，又不必担心教育问题，真是人间天堂”。“有空会接你们过来玩玩。”

老陈觉得自己老了，他已不在乎心目中那盏灯在什么地方燃烧，只要它是燃着，火焰快乐地舞着，自己也就满足了。虽是如此，他对四围的环境却是敏感，停车场的杂声，走廊上的脚步声，都能使他竖耳倾听；邻居有家庭聚会，在走廊摆上自由餐席，更引起他的注意。

不久，他们家和小狗结了缘，小狗很快地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灯。每天早晨，他们都会牵着小狗，到巴刹买点食物，然后散步到附近的公园。

这是小狗一天中最快乐的日子，它可以在公园里任意活动，随意交友。有一次，小狗被铁钉所伤，老陈细心照料，辛勤地为它清洗和包扎伤口。

上公园的时间不算长久，因为老陈一病不起。他卧病在床的那段日子，小狗显得很伤心。它极有灵性，陈太太喂老陈吃粥，它欢欣狂叫；老陈将吃了的粥吐出，小狗两眼瞪直直的，发出呜呜的悲鸣，流了许多眼泪，无论陈老太如何哄骗，它都不吃不喝，瘦得如皮包骨。

当家兴匆忙的赶着回来奔丧时，才知道老爸晚年养了只玩伴。就在老陈去的那天，小狗也沉睡得不再起来。

他还察觉这只狗的名字和他一样。

写于 2007 年 11 月 11 日

刊于《艺术天地》28 期

写作惊魂

李选楼

作者简介

李选楼(1957-),笔名伍两、择浩,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在新加坡内政部任职,官拜少校军衔。著有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和《月下剪影》;中篇小说集《变迁》;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散文集《笔下的风景》和《李选楼文选》;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李过作品研究》和《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等。主编/合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6-1995)》。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艺俱乐部会员。曾获连士升文学奖、"多代人写作比赛"小说创作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二等奖。

晚餐后,我又埋首书案,将储存脑际的原始故事,一字一句

的输入电脑。偶尔我也陷入沉思，安排故事的发展，推敲字句的运用。这种习惯，已成了我多年来的饭后甜品。

最近，我常发现在我书写方块字时，十岁的儿子伟华必定坐在身旁，精神奕奕地观察着我。起初，我猜想大概是学校开始电脑教学，他对电脑兴趣浓，想从父亲那里偷师；或是母亲要他监视父亲，看他写些什么。在接下来的几天，他还是兴致勃勃的，一边看着输入的句子，一边猜测接下来的词句，似懂非懂的念起来。有时，他甚至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写，和我讨论起学校的作文。老师出了《不听话的结果》这一题目，他这样写行不行，要我给些评语。

他的声音鸟鸣似的，不断干扰着我的思路，我开始感到烦躁，并对他在华文之外的其他功课担心。在我的印象中，他的其他功课成绩一向来都不理想。我要他马上离开座位，去阅读图书馆借来的英文书籍，放多些精神在英文、科学和数学。可是每次问起，他不是皱着眉头地赖着不走，就是肯定地说功课已在学校做完，借来的书本也已看过。

我再也忍不住他的吵声，决定牺牲个人的天伦享受，把房门锁上，独自拥有涂写的小天地。可是，没清静多久，我又听到房外不妥协的敲门声。他赖皮、抗议，坐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去。连太太也发起唠叨。

“就让他看吧！现在他愿意跟着你，你又不让他；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多学习总是好的。”

我静悄悄地将吃甜品的习惯改成吃夜宵，并设法使习惯改变得不露痕迹，一切与方块字的交流都在半夜进行。果然，我再也听不到烦躁的问语。在夜深人静的书房里，我文如泉涌，更能随心所欲的奋笔疾书，在最短的时间内写完故事，我对自己随机应变的能力感到满意。

有一个周末，伟华突然问起写故事的事，我指着某些书刊杂志，得意地告诉他：“爸爸所写的方块字，都发表在报刊、杂志和书本上。”

他仔细翻阅，搜寻着父亲的名字，还念起内里的句子。偶然间嘴角一翘，满怀信心地说：“我将来要像爸爸一样。”

我对他的好学和志向感到欣慰。妻子也在一旁夸耀："你满意了吧！有一个这么像你的孩子。"

我微微地笑，眼神充满感激。想起多年来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我能欣赏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粹，工余之暇也拥有最好的消遣；我陶醉在床头堆着的唐诗宋词、现代散文和小说里，有如品尝着淡香缕缕的清茶。

在得意之时，我坠入了浓浓的烟雾里。高中时代，父母、亲友曾经对我考获优等的华文成绩高兴。我自豪，满怀斗志，希望在事业上有所表现。可是我却几经辛苦，才在一家公司里当个小书记。随着年龄的增长，无情的现实使我发现自己在办公室里的不被重视，常被看成是可有可无的废人，还得为那分微薄的收入受尽白眼和嘲笑。

在朦胧中，我彷佛看到一个和我紧紧相拥的年轻影子，在社会中挣扎，从事着微不足道的工作，没有地位，被人轻蔑取笑。默默地延续着祖先的"中庸"和"忍耐"，就如一头垂头丧气的驴子，被咄咄逼人的马匹欺负。

我不禁流出冷汗。我怎么忍心再让下一代步上我的后尘。

"爸爸是受华文教育的，喜欢方块字是理所当然。"我思索、费劲地解释道："况且……你知道吗？爸爸老了……老了可以做些自己有兴趣的事。你不能，为了生活，必须跟着社会的潮流。英文是工作语文，你必须多花些时间在英文。"

"爸爸，我……我想学你。"伟华坚定地说。

我对他的固执大发雷霆，高声叫骂"不孝"，叫声如诉如泣。

"阿华的爸，发生了什么事？"太太拍着我的肩膀说："迟了，还不去睡，明天迟到又要挨白眼了。"

我抹抹额头的津津汗滴，从惊慌失措中抬起头来，发现刚才已伏在案上睡着了。

我轻手细指的把电脑关上，蹑手蹑脚的走到床上。

写于 2005 年 1 月 19 日

刊于《爝火文学季刊》16 期

巡视

李　艺

作者简介

李艺（1942-），原名李香孝，另有笔名李宏、李永与李译。祖籍海南文昌，生于新加坡。1961年毕业于华侨中学，1965年毕业于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曾任小学教师，现已退休。曾获多项征文比赛优胜奖，作品散见于各报章、杂志及特刊等，著作有《小学五、六年级模范作文》（1986）与《走马看花》（1994）。

这是一所规模颇大的现代化学校——明智小学。其中一切设备齐全，除了许多标准课室外，尚有图书馆、视听室、音乐室、大礼堂、餐厅、图工室、试验室等等，凡是一般学校所应有的设备，它都不会欠缺，可说是莘莘学子求学的好地方。

苏振豪一向个性爽朗，教学认真，在教育界服务已数十年，

而他在这所学校教书也有五、六年之久。当时由一位老校长——贺安良执掌校政，他人生经验丰富，了解为人处世之道，更了解教师工作的繁重与艰辛，因而时时体贴与关怀同事，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温暖。大家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倒觉得心情愉快，也愿意作出最大的努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好好教导这些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然而，好花不长开，好景不长在，而且天下总是没有不散的筵席。当贺校长年老告退后，学校的环境已大大地改变。这所学校被派来接任的是一位仍待字闺中、年纪四十开外的女校长——刁云英。她精力旺盛，大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英姿”，一切校政严厉执行，不得丝毫放松。她属下的教职员都感到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精神负担更是吃不消，对于工作已没有以往的热诚可言。

由于这新校长提防教员平时“吃蛇”，每天巡视课室变成她情有独钟的嗜好。而教师们在课堂上课时，都具有战战兢兢的心理，一边教书，一边要注意窗口，看看有没有一对猫头鹰似的眼睛往里面张望，以免被捉到毛病，而被请到办公室“喝茶”去。

有一次在考试期间，苏振豪偶尔翻阅一份考试时间表，查一查考试的正确时间。刁校长刚好巡视而过，立刻闯进课室问道：“你是在阅读吗？”

振豪解释道：“我只是查一查考试时间表，并没有阅读书本。”可是这已把他吓了一跳，使他虚惊一场，还好问题不大，否则又要被训斥一番了。

更不可思议的事又接踵而来了。一天，振豪在课室里上课，正当他教得津津有味时，学生的反应也非常热烈，凡是有问必答，而且大家抢着回答问题，整个课室显得闹哄哄的，但气氛是愉快的。当振豪问道：“同学们，你们知道我国国庆日是在什么时候呢？”

班上许多学生立刻举手叫道：“老师，我要回答，我要回答！”

另一些却直接喊道："8月9日！"在这种情况下，声浪很快由课室远播出去。刁校长那时正好出巡到远处校舍的角头，她远远听到声音，立刻快步走来冲进教室，不分青红皂白，也不把在课室里的振豪放在眼里，对着学生立刻吼叫："谁叫你们高声叫喊！你们知道很吵闹吗？"一时班上变得鸦雀无声了。

振豪觉得莫名其妙，像这样的高层领导人，为人处世这么轻浮草率，完全不顾教师的尊严而摆出不可一世的姿态，令他对工作已失去兴趣，而且也渐萌去意。

聚会

李选楼

作者简介

李选楼(1957-),笔名伍两、择浩,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士,曾在新加坡内政部任职,官拜少校军衔。著有短篇小说集《那一段路程》和《月下剪影》;中篇小说集《变迁》;微型小说集《月光下的取决》;散文集《笔下的风景》和《李选楼文选》;文学评论集《荒原上的抗争——李过作品研究》和《战前南来作家小说评论》等。主编/合编《新马华文作家作品论集(上、下册)》、《微型小说之窗》、《〈新加坡文艺〉再十年(1986-1995)》。新加坡文艺协会、热带文艺俱乐部会员。曾获连士升文学奖、"多代人写作比赛"小说创作优胜奖、"畅游神州"旅游征文大赛二等奖。

当太阳落在西边那座组屋后头的当儿,李志源一家人……

不！是志源、志清、志明兄弟三家人，将有一个聚会，地点是在大巴窑一所三房式的组屋里。

食物的“准备工程”看来浩大，可是，对终日吃吃喝喝，被食物干扰到食欲不振的都市人，这餐似乎还是多余的。

志源的妻子已经去了几次催促的电话，她联络老二时，二弟妹回应：“志清忙着呢，才刚回到家。我们就到，就到！”

她致电老三，三弟妹顺便问起：“二嫂到了吗？就到了吗？……啊！我们就来，就来！”

饭菜已备好。

邻居的猫也在门外探头探脑地向里边张望，专家似的动着贪婪的黑鼻子，只有它最能感觉到今天宴客鱼的新鲜和美味。

好不容易，三兄弟的家小佣人齐聚。他们寒暄儿句，客套了一会儿，连礼物也献上，让人见了以为是初交的相互串门子。

不多时，佳肴也热腾腾地端上，客厅里宴开两席，主客大小围着圆桌，时时举杯，频频动筷。

“大哥，你的厨艺一流，大家都有口福了。”老二吃着卤鸭，翘起拇指说。

“是呀，这道咖喱鱼头味道比小贩中心的还好，”弟妹手动口也动，还边擦着额头上的汗。

“叔伯炸的鸡翅膀真好吃。”几个孩子也加入夸赞的队伍。

“叔伯，我妈妈不会炸鸡翅膀。”说话的小孩指向二弟妹。

“是不敢，不是不会，你妈有菩萨心肠。”二弟妹自觉幽默地回答。

在洒酣耳热之际，大家都笑了。

饭桌上一团和气，志源仿佛忆起儿时的画面。

当时家庭虽不富裕，可是凝聚力强。邻居羡慕他们一家人的和睦共处，感触到他们之间的爱。就如一纸透明的合约，无论是上学或游戏，兄弟们都形影不离，晚上，志源还是弟弟的老师，

他们不忍心看着父母辛苦的撑着那个家，从来都不敢随意花费；他们求取最佳的成绩，以宽慰辛劳的父母。老大最终放弃学业，让志清和志明完成大学教育。

社会在飞进，人们的生活逐渐富裕。尤其是两个弟弟，成了家，分别搬往淡滨尼和义顺的私人公寓。城市生活忙碌，他们各奔前程，从此门前仿佛起一座山，穿过一条河，除了过年过节，兄弟平时甚少有见面的机会。

今天真是难得的日子，虽然不是月圆之夜，兄弟们却团圆了。单凭这点，就足以羡煞苏轼和子由。要不然，苏轼就不会寄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大家似乎感觉到这点。

“大哥，自从爸妈去世后，我们很少有机会相聚，今天的聚会真有意义。”老三说。

“我们应该定时地，每个月都安排这样的聚会，好让我们一家人有多些时间交往。你看，孩子们都陌生了。”三弟妹指着小孩，望向大嫂和二嫂，似乎在征求她们的意见。

“那就一言为定，我们轮流在大巴窑、淡宾尼和义顺三个地点聚会。”老二看着太太说道：“下个月……就轮到我们了。”

“不过……话得说回来，到我们那儿，可别嫌弃我们准备的食物比不上大哥的好味。”弟妹说。

“主意不错，可是我建议最好能找个中心的地点，让人家都方便，”老三说着，一面将数根插上水果的牙签传给妻子。

大家都把脸转向老大志源，注视他的表情。

“好！这是你们生长的地方，都住了二十几年，多少对它有点感情。”志源说道：“只要你们不嫌它旧，我们家的门是一年到头都开着的。”

小孩子已坐在电视机前观赏节目。大人们也把沉重的身子移向客厅的小角落，留下杯盘狼藉的桌面，让大嫂指挥女佣收拾。

他们谈着工作，比着各自的忙碌，致使他们只能请来女佣来

打理家庭。

二弟妹一面说，一面挖着牙缝，“吱吱”地吸着内里的残物。

在昏黄的灯光下，她伸了个懒腰，向丈夫打了个眼色。

志清会意，向兄嫂招呼一声：“真不好意思，我们吃饱拍拍屁股要走了。”他说：“两个小孩都有早睡的习惯。”

小孩听到了，扫兴地看着父亲。

“唉，时间真快，明天开学了。”二弟妹接着说：“我们也得早些回去，我家老大和老二的功课还没做呢！”

她看着腕表，展示了个无可奈何的动作。

“妈！你又骗人。你说做完功课才出门的，我们下午就已经做完功课了。”

小孩不满地说。

写于 2004 年 6 月 6 日 刊于《新加坡文艺》88 期

街景

梁文福

作者简介

梁文福（1964-），祖籍广东新会，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和文学硕士、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著有散文集《曾经》、《最后的牛车水》、《自然同窗》和《散文@文福》；小品文集《眉批情》和《半日闲情》；诗集《盛满凉凉的歌》、《其实我是在和时光恋爱》和《嗜诗》；寓言小说集《梁文福的21个梦》；微型小说集《左手的快乐》；翻译诗集《想入飞飞》；词曲词谱《一程山水一程歌》和《写一首歌给你》；舞台音乐剧《雨季》等。曾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新加坡书籍奖、金狮奖、新加坡文化奖。曾任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艺术咨询、新加坡文化奖评审、新加坡青年艺术奖评审、中文电视节目咨询委员、中文图书服务咨询委员，现任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街景一

那年她17岁，恋上爱情小说。某个下午，独坐在咖啡屋，捧着一本悲哀的小说细读。男主角在街角回头望了女主角一眼，就潇洒地离去。女主角倔强地忍着泪，站在风中，望着男主角的背影渐渐消失。窗外的街上，有人围起来，看一对男女纠缠。咖啡屋的两个侍者在聊天，说那男的不应该把心分给不同的女人，今天竟让女人在街上撞见了。

她向窗外投了一瞥，只见女的头发都挣乱了，半滚在地上。死抱住男的双脚不放。女的约30来岁，涕泪纵横，脸上有一粒俗气的黑痣。17岁的她对这种纠缠不屑地摇摇头把视线投向小说，翻书的手背上，有一粒美丽的红痣。

咖啡香围绕着她的17岁。

街景二

那年她45岁，十年前，她就开始把自己种在亲手培植的小花店里，慢慢种成一则带花香的传奇。她的气质好，笑容格外淡雅，许多妇女常常到她店里来买花，顺便聊天。另外，还有不少单身的中年男人，借故来买花，和她搭讪。有的会说笑话，有的会写诗递给她。而她始终是花店里唯一不曾被人勾引去的花，笑看季节，优雅不谢。

某个下午，两个太太在店里和她聊天，玻璃门外，围起人群，后来看清楚了，是一对男女在纠缠。其中一位太太跑出去探问，回来说男的不告而别，女的好不容易今天在街上遇见他，不甘心让他走。她向外投了一瞥，那女的约30上下，挣乱了头发，涕泪纵横，滚在地上，死抱着男的双腿不放。其中一个太太说，哎哟，她的手背上有血迹。另一个说，不是啦，是一粒难看的大红痣。

花店主人低下头指着新插的玫瑰要两个太太评赏，话题和视线回到永恒的玫瑰。

店里的缤纷花影中，女主人侧脸上充满韵味的黑痣，隐约可见。

比萨月饼

骆宾路

作者简介

骆宾路（1935-），原名杨书楚，又署木易、徐乐、林之等。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短篇小说集《咖啡正香浓》（1990）、《人与鼠》（1991）和《变脸的男人》（2000）；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一幕难演的戏》(1993) 和《她说蓝的是天空》（1996）；微型小说集《与稿共舞》（1999）、《骆宾路微型小说》（2004）、《一粒荔枝》（2005）和《今早没华文报》（2012）；散文集《匆匆一瞥人间春色》（2004）、《看海去》（2003）、《心之所系万千千》（2007）、《千里之约》（2009）和《点点滴滴在心头》（2010）；长篇小说《海与岛》（第二版 2014）。

老奶奶好几年没在中秋节吃月饼了，为的是怕吃得太甜，引发糖尿病。

今年中秋，老奶奶突然想吃月饼，她要儿子买个月饼给她。

儿子吩咐奶奶的孙子："下班回来，你给奶奶买一个月饼。"

吃过晚饭，老奶奶就坐在客厅的落地窗前，准备吃月饼赏月。

老奶奶等啊等，好不容易等到孙子买了月饼回家。

"这叫月饼？"老奶奶看到孙子买回来的是一个直径十寸大小的饼子，上面有一些火腿水果之类的东西，一点不像是传统的华人吃的月饼，惊讶道："这像我早年做的萝卜糕，哪是月饼？月饼的馅是包在饼皮内，不是露在外边。这是什么月饼。"

孙子不在意地说："这是洋人的月饼，叫比萨。"

老奶奶再吃惊一次："洋人也过中秋咩？怎么洋人的中秋节也在八月十五？"

孙子说："洋人有没有中秋节，我不清楚。"

"那你为什么说这是洋人的月饼？"

"反正是饼，换一下口味，不好么？"

老奶奶不清楚，唐人的传统说换就换咩？那以后端午节还吃粽子吗？

"吃粽子？那种用竹叶包成一团的东西？"孙子说："我宁愿吃麦丹奴的牛肉汉堡包，或是鱼柳包，那是洋人的粽子。"

"端午节传统是吃粽子。这是唐人的传统吃法。吃什么洋人粽子，胡扯。"老奶奶不高兴了。

做儿子的担心婆孙起冲突，打圆场说："吃什么都一样，谁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

老奶奶抗议道："哪有这种说法，难道端午吃月饼，中秋吃粽子？不伦不类。"

"无所谓啦。"

"无所谓，"老奶奶问道："圣诞节为什么吃火鸡？不吃鸭子？"

"这是洋人的传统习惯。"

“那我们唐人没有传统习惯？”

“唐人很多传统习惯都改了。”

“为什么我们就得改？”

儿子看起来有点不高兴了。“不跟你争，改不改由你。”

为什么要改？老奶奶不明白，她活了几十年，今年高龄九十八。为什么要她吃比萨过中秋？

只是改吃比萨过中秋，有什么大不了的？家里不讲方言，下一代不读华文，两个黄皮肤碰面讲“红毛话”，你老奶奶管得了？

吃粽子

林之流
（作者简介从略）

端午节那天，明远骑着电单车，跑三十几里路，赶回去吃粽子。

早在上个月回家时，母亲就已经叮嘱了又叮嘱，要他回去的。

香喷喷、热腾腾的粽子，刚刚出炉，摆在桌子上。

明远微笑着，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为什么我们每年的这一天都要吃粽子？"

父亲说："吃不吃，讲这么多做什么？"

低下头去，大口吃粽子，因为热，嘴里唏唏的吹气。

母亲摆摆手说："还有什么为什么的，这是老祖宗定下来，每年五月初五，一定要绑粽子！"

明远望望弟妹。

弟弟是念英校的，什么都不懂，不睬他。

妹妹读初中，大声说："我知道，都是为了纪念一个叫做出原的人！"

“什么人？“明远皱眉问。

“出原呀！”

“出原？”

“是啊，出原！”

明远倒了胃口，推开椅子，站起来，不吃粽子了。

母亲问：“你怎么啦？”

“吃不下。”

“怎么好好的忽然吃不下来？”

“等下才吃。”

父亲与弟妹埋头大吃粽子，不管他。

他走出大门，门口，汨汨的流过一条小河，野草凄凄，天色茫茫。他走到河畔，但见河水很浅很浅，仿佛很快就会流尽似的。他想：大家就是这么的一年又一年的吃粽子，河水也就是这么的一年又一年的流下去，不知到了那一年，粽子才不吃了？河水才不流了？

猛一抬头，他见一人影在对岸一闪而过，仓卒间似见他披头散发，形容枯槁，定睛要看个清楚，影子已杳，对着茫茫空寂，他叹了声：“唉，屈原啊，你是否白死了的。”

泪水，倏忽间在他眼眶汨汨的流了出来。

浅浅的河水，兀自在那里汨汨的流，草萋萋，天茫茫，他黯然的坐在河岸上。

争

李忠庆

作者简介

李忠庆，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作以微型小说、短篇小说及新诗为主，曾获第二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小说首奖及诗歌第二名。

张思俊的父母已经决定离婚了。

父母的离异，使思俊感到彷徨，他顿时觉得生命里的支柱突然崩溃了。而现在最令他苦恼的，是必须决定自己要跟谁住。思俊仰卧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知道，父母为了争取他的抚养权，一定闹得水火难容，而且必定诉诸法律途径来解决。他今年18岁，在法律上，法官必会问他想跟哪个家长住在一起但……要他怎么选呢？思俊翻过身子，把脸埋进枕头里，烦恼至极。

论感情，思俊自小跟妈妈就很亲近，也一向是妈妈的宠儿。

他记得小的时候，妈妈是个温驯、和蔼的妇人，只是这些年来，她却变得有点暴戾。也许妈妈觉得爸爸已经不再爱她，所以心情变得烦躁、郁闷，念及于此，思俊突然怜悯起妈妈来。他常常听见父母在房里的吵架声。

“你还说跟她没什么？早知道有今天，当初就不应该把欣仪介绍给你认识。现在好了，好朋友竟把丈夫给抢走了。”

“我跟欣仪根本没什么。但话又说回来，你是没欣仪好，就算我变了心，你也只能怪你自己！”

每一次跟爸爸吵架之后，妈妈总是躲在厕所里哭上半天。一想起妈妈浮肿的眼睛和憔悴的脸容，思俊心里就感到难受。父母离婚后，妈妈就只剩他一人在身边，如果他在这个时候离开她，又怎么对得起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的妈妈呢？如果爸爸真的有外遇，那么思俊是不会原谅爸爸的。也许是爸爸的不忠使妈妈从一个慈祥、温和的女人变成今天的悍妇。但不管怎么样，他始终深深爱着妈妈，也觉得有责任照顾妈妈一辈子。

但爸爸在思俊的心目中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不知是不是因为同属男性，思俊跟爸爸的默契一向很好，一起追看足球，一起趁妈妈不在时偷看女明星的照片，一起研究哪一种轿车的性能好。通过这些比较男性的活动，思俊从小就和爸爸筑起了一座衔接心灵的桥。况且，如果站在男性的观点看，妈妈真的是一个蛮难相处的人，尤其是近年来，她脾气暴躁，无理取闹，整天霸着一张凶悍的脸，好像唯恐你不怕她似的。换成是思俊，他也同样受不了妈妈。思俊这样想着的时候，心中不由得对父亲感到怜惜起来。

来到律师楼，思俊拖着沉重的脚步跟在父母亲后面。他们今天就要签离婚协议书了，而思俊仍然没有决定要跟谁住在一起。母亲的身旁跟着一个身段挺拔的洋人。思俊狐疑地看着他跟母亲亲密的态度，心里不禁起了疙瘩。如果母亲跟这洋人在一起，那么这洋人不是成了他的继父？看仔细了，思俊才发现原来这洋人年轻得很，最多比自己大四、五岁而已，母亲怎么会喜欢上一个少不更事的红毛小伙子？而思俊事前一点都不知情！这使思俊感到气愤，并在心里暗暗责怪母亲。思俊看了看父亲，他身旁不就是母亲口里常说的好朋友欣仪阿姨吗。看她挽着父亲的臂弯，神

情娇嗔，十足狐狸精的模样。如果他决定跟父亲，欣仪阿姨又会不会像童话故事里恶毒的继母一样虐待他？

办公室的门徐徐关上。思俊懊恼地坐在门外的一排沙发上踌躇着。他真的不愿看到父母为了他而闹得那么不愉快。但思俊心里很清楚，这起争取抚养权的官司是打定的了。对此，他感到越来越恐惧。当法官问他想跟谁时，他该怎么说呢？他不忍心看到任何一方失望、痛苦的样子。爸爸和妈妈，他都爱，叫他如何抉择？

办公室里传出争吵的声音。思俊瞌上双眼。这种吵吵闹闹的场面，他已经习以为常。思俊知道，他们正在律师面前争夺他的抚养权。对于父母的关系搞到今天这种局面，思俊感到非常痛心。他沉思了一阵，最后决定谁都不选，法官要把他判给谁他就跟谁。只有这样，他才不会伤害任何一方。

办公室里的人继续扰攘着。思俊站起身，想走进办公室义正词严地说："你们别吵了。这些年你们也吵够了，就让法庭决定我应该跟谁吧！"

思俊走近办公室，里头的话语越发清晰了。正当他即将把门锁旋扭而开，他听见父母的争拗。

"儿子是你生的，有什么理由要我来抚养？"

"怎么？儿子就单是我一个人的？你没责任？"

"好，那就一人让一步。思俊跟你住，赡养费我来付。"

"不行，我怀胎十月，又养他养了18年，轮也该轮到你了。儿子应该跟你住！"

"荒谬？儿子怎么能跟我？"

"我和保罗是坚决不让他跟我们的，你再不妥协就法庭见吧。"

"法庭见就法庭见！"

接着，思俊看见四人站起身，向大门走来。

《新华文学》第53期 04.2001

镜痕

凌江月

作者简介

凌江月（1937-），原名彭瑞莲，另有笔名江月、水绫。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马来西亚槟城修道院女校高中部，并在槟城日间师训学院受训成为华文教师。1998 年开始写作，擅写散文、小说、诗、散文诗，作品发表于新马、台湾和中国各地。诗作《城市边缘一朵菊》入选台湾《创世纪》诗杂志主办当代女诗人奖，《没有回转的行程》、《问镜》和《错误的投影》先后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2 年获中国文学艺术大奖赛金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1997）、小说集《凌江月短篇小说选》（1999）、散文诗集《文字花径》（2004）、诗集《时光之外》（2010）。曾任《新风》诗刊编委、中国安徽《民间》诗刊副主编，现为《世纪风》诗刊副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身材矮小、并不俊俏、皮肤在苍白的色调中呈现着淡黄。瘦削的脸颊没有红润的色彩。如此长像的人竟然对镜子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眼前的那面镜子，对他来说是何其重要。每日必三省四省其容、揽镜自照：几根头发就照过三遍四遍，意犹未尽时，反反复复又照它六遍七遍。脸上虽不上妆却要左照右照检查再检查才放心。不舍其容颜消失明镜前，留下镜痕作怀念？

等他一同赴宴的人，火焰在胸腔里烧得炽热，紧绷的脸孔挤不出一丝笑容；嘴巴闭成一条线，深怕话一出口，唇枪舌战爆发无边。只有暗地里喊倒霉，怎么会跟这样的人相处在镜前？

镜前的一举一动，镜后的人影东施效颦般躲躲闪闪。日子在镜前无声无息地流逝，镜痕在经年累月里淤积成形。于是逐日壮大，身躯四肢一再伸展，体形高了，身材壮大了，模仿的行劲也根深蒂固植入言行举止的深层。

等到这么一天，镜前的长者问道："孩子，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无礼的态度和我说话？"

镜痕里的少年答道："我是学你的榜样得来的呀！"

长者怒不可遏，发起脾气来："岂有此理，这像什么话？你是我儿子竟敢顶撞我？"

少年暴跳起来，摔掉桌上的花瓶喊了起来："你以为我原本是这样吗？我的一举一动是你长年累月的翻版啊！"

争吵变得没完没了，双方坚持不让成僵局。长者忽有所悟："天啊，这小子怎么把我那见不得人的行径都学了去。"

如今儿子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自己的模样，他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复制了一个自己！

画西厢

凌江月

作者简介

凌江月（1937-），原名彭瑞莲，另有笔名江月、水绫。祖籍广东梅县，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现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马来西亚槟城修道院女校高中部，并在槟城日间师训学院受训成为华文教师。1998 年开始写作，擅写散文、小说、诗、散文诗，作品发表于新马、台湾和中国各地。诗作《城市边缘一朵菊》入选台湾《创世纪》诗杂志主办当代女诗人奖，《没有回转的行程》、《问镜》和《错误的投影》先后在 2009 年、2010 年和 2012 年获中国文学艺术大奖赛金奖。著有散文集《迷离两树间》（1997）、小说集《凌江月短篇小说选》（1999）、散文诗集《文字花径》（2004）、诗集《时光之外》（2010）。曾任《新风》诗刊编委、中国安徽《民间》诗刊副主编，现为《世纪风》诗刊副编，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提笔着墨，对照画册；一心只想描绘崔莺莺的神情、体态，在花影下移步顾盼。不知描画过多少回合，依旧是气韵不足、神态不实。笔端人物竟在神驰幻思中，若隐若现地浮上我这西厢阁楼。

移步阳台远眺，片片晚霞染红了天边；窗前的树依旧青翠欲滴，远处的景物都蒙罩在暮色里。一勾新月淡淡似有似无。

华灯初上，万家灯火。往日里应是人约黄昏后的时刻，今夜却未见佳人赴约西厢，心情格外冷清。莫非佳人昨夜模仿崔莺莺自献而感到羞于见人，还是行事后又后悔莫及？一般情况应不是这个样子，只有追逐更紧，深怕手中抓住的鸟儿给飞走了。

推开房门，探头一看，客厅里传来父母亲交谈的声音：无非是批评时下年轻人尚未婚嫁就胡搞起男女关系的话题。

我把房门关上，心想这几个月来，难怪父母看我时的眼光和往日不一样，我是一个既敏感又腼腆的人。我了解老一辈和新一代的人对儿女私情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可就是不知如何启齿说明。

百无聊赖，于是我再次提起画笔，在画架上描画起来。心神不定，画笔也仿佛无精打采似的掉落在地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樱樱仍然毫无音讯。我拿起手提电话，想下楼去透透气。走到客厅，老爸将我唤住了。这回又得听那老调重弹。我依旧是依样画葫芦像以往那样应付着，可是这一回，可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他对我的不满行为，采取极严厉的言词狠狠地捅了我一刀，我那悚然心惊的情绪推动着我夺门而去。

时光匆匆，半个月过去了。我不知打了多少次电话，樱樱依然渺无音讯；到她的住处探询，只见重门深锁，人去楼空。我本已决定樱樱是我恋途中的最后终点。从此不再画多一张无谓的作品了。樱樱的离去令我迷惑，使我陷入郁闷与痛苦中。

我苦苦思索了好些日子：现代女性，她们特殊的想法和作风，令人不可思议！

又是一个暮色苍茫的时刻，今夜伫立阳台，不禁使我想起当年看《莺莺传》时的迷惑再度袭上心头。数千年前的唐代女子崔莺莺作风之大胆绝无仅有；今日崔莺莺式的爱情不再希奇！稀奇的是大男人如我者，却得随着这种前后调换的反式而改变自己的立场，委屈求全地处理婚姻大事！

擀面风云

流　苏

作者简介

流苏（1964-），原名刘碧娟。祖籍广东大埔梅县公州，生于新加坡。1988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1989年获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大学毕业教育专业文凭，2004年南洋理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初级学院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专科督学，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中文系讲师，从事新华文学与现代主义研究。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以散文和小说为主，作品有散文与小说合集《人生是花》（1991），散文集《真心如我》（1994）、《解读幸福的地图》（1999）、《流苏散文选》（2001）、《旷日情书》（2003）、《仙人掌散文系列·流苏卷》（2009），小说集《鬼迷心窍》（1996）。

街口的中华家乡面，我从小吃到大，这家老字号面食店三十年不变。什么不变？面条的厚度、长度、韧度，甚至颜色味道佐料三十年都不变。对中华家乡面情有独钟的食客来说，这是品质保证。但是，我偶尔也想吃吃别的，比如日本凉面、意大利卷心面、印度炒面等等。换换口味，增进食欲，人也开心。三十年不变听起来虽然好，想起来却有点乏味。

最近，听说对街开了一间新面家。我好奇地跑去光顾，门面装潢得不错，店内有冷气，还有穿制服的侍应生。比起这一头的中华家乡面，大师傅肚囊上那块油腻腻的围裙，伙计粗里粗气的吆喝，腾腾的热烟醺得食客大汗淋漓；当然，人们选择进这家舒适卫生的店铺吃面，我也不例外，我爱上这家中华第一面家。我觉得这家的面厚度宽度长度韧度色泽都和中华家乡面没两样，可是口味却多样化，有传统的牛肉面、饺子面、凉拌面、海鲜面，还有创新的酸辣、咖哩面。每周推出一款别具风味的套餐面，让人看得目不暇给，吃得津津有味。

人大都喜新厌旧，街上的食客开始转移阵地，中华第一面家门庭若市，中华家乡面就门可罗雀。

这天，我坐在中华第一面家吃这一周的套餐面，吃得正快乐的时候，门口进来了中华家乡面的大师傅，灯笼牌圆领短袖白背心上一片汗湿印在中年发福的胸膛上，脸色难看，怒气凶凶，手上握一根擀面棍，面粉一点一点地从棍上掉落，看样子是来找人打架的。店内刹那间气氛紧张起来，大师傅喊道：叫那个吃里扒外，忘恩负义的家伙出来！声音响亮得像雷公，年轻的小伙计斯斯文文吓得脸都白了，站着不敢动。

“老幺，你给我滚出来，别躲着当狗熊！”大师傅疾言厉色，提起擀面棍使劲往桌面拍下去，桌上的面碗筷子乒呤乓啷飞落地面，幸好都是塑料的，滚了一地没摔烂。食客见形势不对，付了钱匆匆离开。我好奇，平时人挺和善的中华家乡面大师傅怎么会这么粗野，他口里喊的老幺究竟是谁？

经理室的房门打开，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男子走出来，身材

魁梧气度不凡，一派成功企业家的风范。

“大哥，有话好说，为什么要到我店里捣乱，吓走我的顾客？这样做不得体吧！”他这一说话，我倒是认出他来了。他是中华家乡面的老幺，我们还一起玩过兵捉贼。十多年不见，他变得这么稳重成熟。士别三日，刮目相看。

当年，老幺跟他大哥一起继承老父亲的衣钵卖中华家乡面，大哥勤奋刻苦，埋头学艺，擀得一手绝顶爽口好吃的面条，十多年守着老店铺，口碑极佳。可就是守旧了点，没想过翻新店面，改进服务，提高产量，扩张业务。老幺人很精灵，口才好，点子多，玩兵捉贼常常是赢家。大哥的保守他当然不能够忍受，为了创新面食，兄弟俩起了摩擦，冲突多了老幺觉得没趣，毅然离家出走，从此断了音讯。其实，别看老幺年轻浮躁，他擀面也挺有功夫的，要不今天怎么会有中华第一面家的出现。大师傅不喜欢人家提起老幺，一提起他大师傅就说是我把那没出息的家伙赶出家门的。清官难判家务事，我只是来吃面的，少管闲事。

“你被赶出家门，还敢到这里开一间中华第一面跟我打对台，这口气我都忍下了，现在你还要勾结外国人，吞下我们这条街的店铺，你吃了熊心豹子胆，我要是连这个都忍下的话，我中华家乡面大师傅的老脸往哪儿搁？”大师傅怒火中烧，太阳穴上的动脉管勃勃跳动。听说他有高血压，会不会闹出人命？

“大哥，时代不同了，你那一套经营手法太落伍，用机器快速生产，薄利多销，改善门市服务和设施，做市场调查，迎合食客口味，不断推出新产品，注重形象包装才是上策，你看第一面家开张后，多么受顾客欢迎，我做几个月比你做几年赚得多。我要收购这条街，联合外资，把这里发展成饮食天堂。大哥，现代人要的是新鲜感，没有从一而终的事了！”我觉得老幺的话有道理。

“眶啷”一声巨响，墙上那幅篆体“中华第一面家”横批的玻璃镜框被大师傅的擀面棍击中，摇晃两下，砸了下来，差一点点就打中我的脑袋，我本能地抓起桌上的报纸挡住头，一看“中国第四枚 M－9 型中程弹道导弹射中高雄岸外目标区……”

探亲

穆　军

作者简介

穆军（1964-）原籍中国陕西省，2007年成为新加坡公民。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曾任电视台新闻部编辑、记者、大学学报编辑、大学讲师，现为中学教师。擅写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及评论，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华文学》、《新加坡文艺》、《新加坡文艺报》、《锡山》、《赤道风》、《作家典藏》、《青年文摘》、《美文》及《西安日报》。已出版散文集《走近狮城》（2004）和《生命中的温差》（2012），编有《中学作文新起点》（中一、中二）。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兼秘书。

放下电话，深深叹了一口气，美芳无奈地看了丈夫老梁一眼。

老梁反应快，一下就明白了，也叹了一口气："你不用说了，儿子还是不打算回家过年对吧？"

"是啊，他们说，国外工作忙，西方人不重视华人的什么春节，也不准请假。唉，都怪我们，非要送孩子到大老远的美国读书。老梁，我有个主意你看好不好？要不——我们去美国看儿子怎样？"

"你说得容易，就咱俩？只会说华语和福建话，又不会说阿毛的话，我们两个老人家去美国，开什么玩笑？"

"老梁，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们新加坡人，就算不会说英语，听别人讲英语也听会了。你不答应，我也要去。儿子不回来，我们就去看他。不可以咩？"

老梁想了想，也觉得老婆建议不错，再说，他也很想儿子。老两口说到就做，当下拿了一直舍不得花的积蓄，定了票，拿着儿子寄来的一个信封，千辛万苦的在年关之际，从新加坡飞到到儿子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家。

可是，儿子给他们老两口子吃了一个闭门羹。

"叮铃铃……"老梁手上的手机响了。"爸爸，你们在哪儿，我现在已经回到新加坡，在家门口等你们一起过除夕，我要吃老妈做的火锅。没有答应你们让我回家的要求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什么？你在家门口，我和你妈现在……在……"因为太突然，老梁语无伦次，美芳也激动不已，哭了起来。

"你看，我都没有怪你非要来美国，你哭什么？"

"我是高兴啊！儿子还是我们儿子，他没有忘本。走，现在我么立刻返回洛杉肌机场，搭飞机返回新加坡，如果赶得及，我们还是可以和儿子一起吃大年初一的团圆饭。"

豆芽

梅　筠

作者简介

原名辜楚霞，祖籍广东潮安。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现为小学华文教师。曾担任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和受邀理事。著有小说集《英桃枝的梦》、《捕蝶人》、小品文集《心中画》和微型小说集《梅筠微型小说选》等。

她走出咖啡店，有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为了吃一碗虾面，她总是不辞劳苦，坐了一个多钟头的车程到这里来。低矮的咖啡店，陈旧的墙，一眼望去，像极街边路过的千百市民，无情的岁月刮花了往昔平滑美丽的脸，依然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生活着；隔邻一整排的店屋，就像相知相怜的邻里，共顶风霜，共同憔悴。相依为命地站在风雨中，以疲累的倦眼，看尽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一踏进咖啡店，一股暖暖，夹着热气，荡着虾香的气味，弥漫一屋，是一股熟悉的味道。

“来一碗什么？”

一坐定，伙计像多年的老友，亲切上前招呼。

“虾面。豆芽多多。”她漫不经心，多年的光顾，发觉答与不答都是一样，耳际里铁勺子碰击大汤碗，发出熟悉且清脆的声音，这听了多年的声响，使她顿觉耳根舒服。

咖啡店里人不算很多，而每个顾客那一对对又似焦急又似饥饿的眼睛，死死地盯住冒烟的汤水不放。她莞尔微笑。到这里来，完全是一种感受，一种说不出所以然的感受。

摊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汉子，一年四季就是白色短袖衬衫，白色短裤；日日如是，月月一样。就像他煮面的手艺，软硬适中，恰到好处。

“虾面一碗，豆芽多多”伙计的唱功，数十年如一日。

不久，辣椒、酱清、筷子等齐齐上桌。

再眨眼，虾面也到。

握筷、移碟、摆正碗。她开始细心、认真、仔细地吃起来。这间店，她小时候便跟父亲来吃过。吃啊吃啊，吃到父亲过世十多年了，她还是来吃，后来，连孩子也带来吃。

孩子们对过多的豆芽有些讨厌，不过几次下来，也就习惯了。

对于豆芽，她有一股刻骨铭心的爱。小时家贫，邻家卖豆芽的大婶时不时把卖剩的豆芽往她家里送，而经过妈妈巧手炮制，豆芽就成了他们家餐桌上一道道回味无穷的佳肴。

有一次，大婶送来一小袋豆芽，她倒出来，一根根地摘。父亲看见了，淡淡说：“没根，怎么有美味的豆芽。”

从复盖双眼的刘海下抬头看父亲，见他踱进房里的背影，她似悟非懂地把摘了一地的豆芽放回袋中。从那天起，他家吃着有

根的豆芽，之后，她有意无意地在孩子面前重复父亲说过的那句话。

昨日，她到弟弟家中去，看到那一个五岁，从小由菲佣带大，口操流利英语的小侄儿，正和女佣玩“吃饭追逐游戏”，他边把口中的饭吐了满地，边自盘中抓起一把煮熟的豆芽丢在地上，口中说：“我不要豆芽，I hate it。”

刹那间，她愣住了，望着被丢弃的豆芽，久久不能言语。

放生

彭 飞

作者简介

原名彭志凤。祖籍福建莆田，生于1956年。曾担任华文教师，1990年起负责淡初语文特选课程。曾获新加坡第2届“金狮奖”散文推荐奖。为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小说集《门外》和散文集《生命在说》。曾主编《同温层散文选》和《新加坡微型小说选》。

阿贵今天的心情极佳，刚拉了一趟客到樟宜机场，回程居然顺利载客到大巴窑，没遇上泛岛快速公路堵车的尖峰时间。乘客下了车，阿贵看了看腕表，还没到五点，他踢了踢座旁蓝布罩着的小笼子，立时响起一阵清晰的“扑扑”声。麻雀们还活着。

中午临出门前，母亲塞给阿贵鸟笼，一再嘱咐：今天是父亲

的忌日，收车前一定得到光明山给麻雀放生，再给父亲上香。

阿贵正想拉上收车的牌子，忽然听见有人敲着车窗，他绞下车窗玻璃，对方是个三十开外的男子，焦急地说："能不能载一程到义顺？"阿贵看看手表，摆摆手说："不行，刚要收车。"男子一手按住车窗，一手指着路旁的车站说："求求你做做好事，我阿爸已经等了好久，他身体不好，帮个忙吧！"

阿贵朝车站望去，那老头枯瘦苍老，一身粗布黑裤蓝衫倒已是不常见。他迟疑地望了望腕表，男子恳求说："我阿爸快七十的人了，你行行好，帮个忙吧！"笼里的麻雀不耐烦地扑打着鸟笼。阿贵心里盘算，从义顺赶回来，应当还来得及上香，而且这种事老妈子再罗嗦也不会责怪的。他拉开车门，男子赶忙把父亲推上车。

车子刚要驶入中央快速公路，男子突然叫停车，他说："我有急事要办，老兄你就把我阿爸载到义顺。"他从衣袋里拿出张写好地址的纸条，说："你载我阿爸到这座组屋楼下的车站，我阿妹住那里，我会打电话叫她下楼等。"阿贵不满地说："我也是赶时间，不能等。"男子即刻从钱包里掏出一张五十元钞票："就这样，不用找！你把我阿爸放在车站，不用等。"说完，男子开门走了。

男子跑过马路，转进组屋间消失了踪影。阿贵轻轻扬了扬钞票，还散发着新钞的油墨味，心情不由得又好起来。

"阿伯，你住义顺这么远，出门真不方便。"

"我住大巴窑二十多年，没什么出门，今天我仔说带我出来吃风。"

"吃风？"阿贵禁不住望了望那张枯黄的脸。

老人一脸漠然："我刚动过手术，欠医院几千块还没还，我仔说出来走走身体会好些。"

阿贵心里有些纳闷，但车子已进入义顺，那地址可真不容易找，绕了两圈才找着。地点颇荒僻，车站对面便是密密的丛林，

归鸟成群，叫声噪成一片。阿贵把老人扶到车站，说："你坐好，你的女儿会来接你。"

"我哪来的女儿？我两个仔都住在大巴窑。"老人的眼神一片迷茫。阿贵摇摇头，老人可真病昏了，不过他不能再拖延，否则上不了香。

拉开车门，麻雀又噪了，想必是鸟群的呼唤。阿贵提起鸟笼，掀开蓝布罩，麻雀大都有气没力，两只还把头挂在缝间，双翅似乎都瘫了。阿贵盯着它们呆滞的眼珠，蓦然回头望着老人，那单薄的身子抖索着。阿贵心弦一颤，仿佛记起报章上曾大肆渲染的老人遭弃新闻。

"阿伯，我带你去打电话，好吗？"阿贵扬声说道。

老人摇摇头，挥手示意阿贵离去。阿贵猛地放下鸟笼，上前把老人搀扶上车，说："送你回大巴窑！"老人双眼泛着混浊泪水："我没钱，我什么地方都去不了。"

阿贵没答话，正要发动引擎，麻雀又噪急地拍打鸟笼，阿贵迟疑片刻，提起鸟笼，打开笼子，麻雀跌跌撞撞地飞入丛林深处。

阿贵发动了车子，轻松地说："都放生了。"他没发觉倒后镜里，老人已是满脸泪水。

水晶包

彭　飞

作者简介

原名彭志凤。祖籍福建莆田，生于1956年。曾担任华文教师，1990年起负责淡初语文特选课程。曾获新加坡第2届“金狮奖”散文推荐奖。为新加坡阿裕尼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发起人之一。著有小说集《门外》和散文集《生命在说》。曾主编《同温层散文选》和《新加坡微型小说选》。

“妈又下楼去了！”

刚踏进家门，妻就恼怒地向我抛来这句话，怀里刚满月的孩子也突然受惊地啕哭起来。我暗自叹口气，随便套了双拖鞋，说：“我下楼去找。”妻仍以背朝我，心疼地哄着孩子。

“妈也真是的。”我拖着劳累了一整天的身体钻进电梯里，

心里一面嘀咕着。两个月前母亲摔断右腿，住院个多月，脚瘸了。上星期刚能扶着手杖慢行，却每天傍晚总要独自下楼一趟，偏巧妻产後坐月子，无法兼顾母亲。我性子急，语气重了些，不仅母亲以缄默抗议，妻这几天也赌起气来。

母亲仍然独坐在组屋底层的石凳上，挂满银丝、干瘘叠皱的瘦脸正向外张望。母亲的确老了，再也不能像三十年前那样背着我到两公里外的镇上看街戏，或为了给我买一根红豆冰棍，炎日下来回镇上四公里。望看母亲那倚在手杖旁的右脚，心里一阵绞痛。

正想前去扶她上楼，忽然有个身穿校服的小女孩蹦跳着朝母亲跑来，扬著手中的小塑胶袋，以银铃般的声音对母亲说："阿嬤，这是您要的。"

母亲接过袋子，从里面掏出个薄皮透黑的水晶包，放在嘴边不住嘘气。小女孩加了一句："是老记的，刚出笼，烫手得很。"

我猛然想起母亲出院後便不住说要吃老记水晶包。第一天工作忙我忘了买，第二天挂着给孩子买奶粉，又给忘了。这之后，母亲便没再提起。其实到老记包摊子颇不顺路，下班後乘搭巴士得提前两个车站下车，然後步行二十分钟才到家。自己老是忘了，恐怕是懒惰的借口。

小女孩从母亲手里拿了钱，走开几步又跑回来，说："明天礼拜六，我没上学，不能给您买水晶包，您不必在这儿等我。"

——原来母亲傍晚下楼就是为了水晶包。

母亲扶着石桌缓缓站起身，颤巍巍地抓住手杖，一转身同我打个照面，她手一颤，水晶包跌落在地，饱满的黑豆沙爆洒开来。母亲竟不敢瞧我，木然望看那碎开的水晶包。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扶母亲坐下，噎声说："妈，您等着，我再给您买去。"

我向外奔去，即使来回得四十里路，也要把水晶包买回来。

另类家教

芊　绘

作者简介

芊绘（1965-）原名谭翠琼，又名谭淬慧，出生于新加坡。200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专业文凭。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理事、永久会员。主编《第九届“向文艺敬礼”纪念特辑》，《诗的感动》特刊编委，《新智文集》编委。

此刻是傍晚八时，妈妈在客厅监督小杰做功课。

妈妈，我已做完功课了。

继续做下去啊。

可是，老师说只要做完第五课的练习就好……

先做不要紧，下个月百货公司有大优惠，我要趁机买些便宜

衣服，我没空陪你做功课。

可是，老师会骂啦。

哎呀！你被骂好过老师打电话过来 complain（投诉）你没做功课。这样子，我觉得很烦，你知道吗？

可是……

哎呀！我教你，跟你老师说，课文可以预习，演出前要预演，生日蛋糕可以预订，为什么功课不能预做吗？

* * * * * *

第二天晚上。妈妈八点才回到家，才进门就问儿子。

怎样？怎样？小杰，你有被骂吗？

没有。

那老师怎样说？

老师说他有预感我会先做功课！

啊哈！你看吧，老师还能拿你怎样。

不过，他说以后不要这样。

哎，不要紧啦，没事的。

时间过得真快，三年过去了。小杰已经十二岁了。这一天，小杰缠着妈妈给他买手机，他要那款苹果手机。

妈！你帮我买一台“爱昏”手机。

不行！这个月的钱花光了。

你可以预支薪水啊！

又预支？我快被老板炒鱿鱼啦……

为什么有这种事？我“预做”功课，老师都不能对我怎样啊！

因为……

你知道吗？现在，我预先做完练习本，老师都赞我聪明绝顶。

因为……

* * * * * *

日月轮转，五年就这样过去了。

小杰已经十七岁了，他还算是个好男孩，只不过笑容总带点邪气。

妈！你把我的房间收拾一下，我要带卡特琳回来。

有什么特别的事吗？

我和卡特琳要住在一起。

这怎么行，你们这是同居啊！

我和卡特琳讨论了很久，我们都很年轻，不想这么快结婚，所以决定先同居。

这不可以，人家女孩子……

妈，没问题的，这叫"试婚"。我们先了解彼此的生活习惯，觉得合适才结婚，不合适就分手，何况卡特琳已经答应了。

无论如何，我说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妈！如果课文可以预习，演出前要预演，生日蛋糕可以预订，薪水可以预支，功课可以先做，那我和卡特琳也可以"预婚"呀！

什么跟什么！？

妈，如果我们坚持要同居，你也不能怎样吧？

无所谓

青如葱

作者简介

青如葱（1962-），原名王丽珊，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高中毕业后，从事过多种平民阶层行业、从军、建筑业、室内装修及会计，目前是华文文字教育工作者。1984年获全国青年文艺奖，2003年获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佳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情断》（1984）。曾任《新加坡文艺》副主编、《锡山文艺》执行编辑。

日子肯定在重复。

老婆问他年底有空吗？他问做什么呢？老婆说陪她去欧洲走走，看看玩玩顺道“疯狂血拼”他耸耸肩：“拿得到假期就去咯！”“我要那个比较好的配套，不过每个人要多加一千元左

右。”“啊！无所谓啦，你高兴就好！”

日子可能会重复。

老板问他月底有空吗？他问做什么呢？老板说要他陪客户到峇淡岛走走，吃吃喝喝顺道去“桑拿按摩”。他喜出望外：“有空！有空！”“不用陪老婆孩子么？”“啊！无所谓啦，客户高兴就好！”

日子不一定会重复。

老娘问他星期六有空吗？他问做什么呢？老娘说是他爸的忌日，要他和老婆回家来烧烧香纪念纪念。他皱皱眉头：“我怕工作太忙，有 project 要赶……再说好吗？”老娘点点头，体贴地说：“啊！无所谓啦，我自己拜祭就好，你工作要紧。”

日子不再重复。

他回想那天，老娘嚅嚅问他可以不可以多加一些生活费？他问做什么呢？老娘说政府说短程巴士起价，她去巴刹去联络所活动都要搭巴士，所以……他一时口快说，一个人每月三百元的生活费还不够吗？那就少出门啦！老娘说：“你不方便的话，无所谓啦！”当下老娘心里已经决定不搭巴士，走路去巴刹和联络所活动其实隔不了几条马路。结果……

他给老娘恭恭敬敬上了一柱香，心想：老娘不会怪我的，她总是什么都无所谓。

完稿于 2007 年 10 月 20 日凌晨

母亲结

青如葱

作者简介

青如葱（1962-），原名王丽珊，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高中毕业后，从事过多种平民阶层行业、从军、建筑业、室内装修及会计，目前是华文文字教育工作者。1984年获全国青年文艺奖，2003年获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佳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情断》（1984）。曾任《新加坡文艺》副主编、《锡山文艺》执行编辑。

今天早上她在巴刹买半公斤大海虾，要了她二十块钱。她觉得贵，但因为是儿子的生日，她只好有点心疼地把钱掏出来。接过了装虾的袋子，她快手又从摊子上抽了一尾特大的虾，转身就走。卖虾的小贩呱呱叫，好像有一句："贪小便宜的女人！"她假装没听见，心里却说："就多给一只虾，你也亏不到哪里去！"

是啊！她就是贪小便宜，那又怎样？常常一根葱两条辣椒的跟人家白要。如果没有这般卑微得近乎耻地生活着，单靠她胼手胝足赚来的那点工钱，能把儿子拉拔得这样大？没让儿子失学，没饿着没冷着，就靠她这精打细算的本事。

对孩子的爱，她自问是完整的。唯一鲠在心头的结，是几年前儿子突然兴匆匆地向她要父亲意外身亡后赔偿的那笔保险金，说是不想读书了，要和朋友合作小生意。而她一口就拒绝了，理由很简单：那笔钱是留给他读大学用的。儿子吵了几天，最后知道母亲是只“铁母鸡”，只好狠狠地死了心，从此埋首书堆。因这原故，这几年来和母亲的交谈，就少了许多。

今天生日，又因为大学刚毕业了，儿子想好好庆祝一番。他庆幸当年母亲不给钱做生意，要不就会和朋友一样，生意倒闭亏了一笔不说，连学业也无法继续，弄得高不成低不就的，像枚蛀了虫的青果。儿子买了一束花，他想约心仪的女孩一起度过这意味着真正成长的一天。谁知女孩没空，她说要陪妈妈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原来今天是母亲节，难怪母亲今天煮了一道他喜欢的菜肴——醉虾。儿子恍然，想到刚刚拒绝了和母亲共进晚餐，心里有些内疚，于是提早回家，打算把原本要送给女孩的那束花送给母亲；可他却不敢全送，怕母亲骂他浪费钱，所以他抽出一朵最大的，其余全丢弃。

母亲一个人吃着闷饭，心想儿子还是不原谅我，我贪这虾是做什么呢？心里酸酸的，不经意地把一盘虾几乎吃光。一看儿子回来了，不觉眼睛一亮，再看到儿子送来的一朵红玫瑰，脸庞刷地也红扑扑了起来。

儿子说：“妈，母亲节快乐。”母亲终于抖落了心中的结，挑了那尾特大的虾，甜滋滋地对儿子说：“傻孩子，生日快乐。”

2008 年 8 月 1 日 2：03 凌晨

数码照片档案

青如葱

作者简介

青如葱（1962-），原名王丽珊，祖籍广东澄海，生于新加坡。高中毕业后，从事过多种平民阶层行业、从军、建筑业、室内装修及会计，目前是华文文字教育工作者。1984年获全国青年文艺奖，2003年获国际华文散文创作比赛佳作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情断》（1984）。曾任《新加坡文艺》副主编、《锡山文艺》执行编辑。

老人对着照片细细端详，并喃喃自语："嘿嘿，这家伙笑的样子呆呆的，真有趣；他身边这女人是谁呀？"

孙子好奇地问他母亲："爷爷在看什么，一直笑？"他妈妈回答：

“爷爷在看自己年青时候的结婚照片。”

妻子一边打扫书桌，一边从抽屉里拿出一片光碟，问正在修理电脑的丈夫：“这是什么，有用的吗？”

丈夫接过一看，“哦，”他搔搔头，“都是你咯，说旧照片占位子，我就把以前的照片全部数码化，存进这张光碟里了。”妻子不再说话，她已经把照片全扔了。

孙子又好奇地问他母亲：“里面有什么照片？我要看。”他妈妈回答：

“都是爷爷和奶奶的老照片，有什么好看？”

“谁是奶奶？”孙子问。

“这是谁呀？”老人问，手里握着硕果仅存的那张照片。他孙子凑过来看：

“妈妈，这是奶奶吗？奶奶比你还漂亮。”

“你是谁呀？”老人问，这小家伙样子也呆呆的，真有趣。

丈夫修不好电脑，有些沮丧。“旧零件买不到了，过时的电脑软件也买不到了；没有旧软件，开不了旧光碟。”他回头看看他父亲，“就像过去的记忆，在他的脑子里当了机，再也打不开了。”

妻子本想把那张打不开的光碟给扔掉，再想想，又放回书桌的抽屉里。“他的一生，都在里面了。”她略带怜悯地望望这个数码照片档案老人。

2007 年 6 月

炸弹

日落冬

作者简介

日落冬（1949-）原名陈延任，又名陈源盛，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17岁踏入社会，当过学徒、小贩、建筑工人、胶厂工人、火锯厂工人、起重机操作员、铲泥机操作员等，现任建筑监督员。1972年获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奖项。擅写散文和小说，作品多见于《新世纪文艺》和《艺术天地》。著有短篇小说集《睡火山》（2010）。

在十五米深未曾开发的土地里，我们挖出一枚炸弹。

当年，这枚炸弹从什么高度坠落？它触地不开花，却一个劲儿钻进十五米深的地底。

几十年过去了，它进入地底的孔道已被岁月的流沙掩埋。它就那么静静的躺著，没有阳光，没有月色，它默默地收藏着一段

杀人不遂的历史。

当机车在地面轰隆作响，钻孔机在周围打洞埋桩，它醒过来了。

当它睁开眼睛，看见满眼的阳光，它已被挖出地面。

没人认识它，孟加拉工人当它是煤气罐；泰国工人把它当球踢；缅甸工人把它当凳子；中国工人还以铁锤敲打，看看是什么材料？估计卖给收旧货的陶朱公能值多少钱？

一直到有位当过兵的大哥发现了它，大惊小怪的叫道："炸弹！"

大家立即肃然起敬。

我们通知警方："我们挖到一枚炸弹。"

几辆警车飞驰而至。

听说工人把炸弹当球踢，带队的警官马立克差点把头摇断。

国家军火专家默汉摸摸看看，对这个圆滚滚，浑身铁锈，没有任何刻字任何可辨认的图案的东西，他严正声明："这是南北战争时期遗留的炸弹。"

这话错不了，因为这里近代只发生过南北战。

他又说："这不是日本货，是英国产品。"

这点我也同意。一个容器从高空掷下直钻入地底十五公尺，竟然还完好无损，就足以证明工艺技术的优良，这当然不会是当年一摔就烂的日本货。

默汉鉴定："炸弹相对的稳定安全。"他说："不用在现场销毁，可以安全转移。"

我绝对同意，我们的工人已经以实践检验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理。

马立克是个经验丰富的警官，他果断的挥挥手说："根据巴斯特法律，七百零三条第二章第三小节，私人产业业主得雇用私人军火专家来处理这件事。"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名片："如果你没有相熟的军火专家，你可以打电话给他。"我能不打吗？

那位私人军火专家叫做秦明，说话有点大声，做事却雷厉风行，接到电话，才四十五分钟就赶下来了。

他看一看炸弹，说："问题不大，只是今天太迟了。因为霹雳要送到外岛去……"

"什么霹雳？"

"哦，对不起，我说的是炸弹。"他顿一顿："炸弹要送到外岛销毁今天已来不及安排。"

"就明天早上吧。"

"那你们今晚要安排保安公司看守。"马立克说。

"我们工地有自己的保安，我们自己看守就可以了。"

"不行，你们一定要雇用保安公司，这是程序。"

"这个宝贝在这里躺了一个星期了，滚来滚去都没事，现在要出门就变的珍贵起来，还要专人看守？"

"没办法，law by law."说着他又递了一张名片过来："你可以试试联络这间公司。It's recognized."他生怕我们不照办，强调说："在保安人员没到来之前，我们不会撤离现场。"

"你想赖在这里过夜就尽管留下来吧。"我想挥挥手转身就走，却不敢行动。万一他要我留下来陪他，我岂不是自讨苦吃？只好乖乖就范。

第二天一早，秦明和他的助手到场，让我填了一张表格，就把那颗炸弹，装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我们平常装垃圾的那种），两个人，一人一头，扛上他的吉普车去。

炸弹移走了，也送走两位镖师，而我的手上却握着另外两枚炸弹。

一枚是军火专家七千两百元（包括 20% 的 GST）的账单；另一枚是保安公司三千六百元（也包括 GST）的保护费账单。

我在想象：这两枚炸弹投到总公司去，在公司的办公室引爆会有什么震荡？老板会不会像周星驰那样，满脸焦黑，头发卷曲，口吐白烟？

噢！炸弹。

2009-08-06

独居的理由

日落冬

作者简介

日落冬（1949-）原名陈延任，又名陈源盛，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17岁踏入社会，当过学徒、小贩、建筑工人、胶厂工人、火锯厂工人、起重机操作员、铲泥机操作员等，现任建筑监督员。1972年获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散文组奖项。擅写散文和小说，作品多见于《新世纪文艺》和《艺术天地》。著有短篇小说集《睡火山》（2010）。

听到有人拍门，他累得不想起身应门。

木门被强行撬开了。

“噢！”那些人都包住了脸。

他早有心理准备，坐在床头一动不动，也不作声，就那么冷

冷的看着。

“咔嚓”，跟着锁头被剪断，铁门也打开了。

他家已经好久没有访客，今天来了这么多人，虽然都是不请自来，都是些不认识的人，或者平常有见过却从来不打招呼的邻居，他心里还是很高兴，高兴终于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哗！”人们看到墙上的全家福，惊叹：“三个都戴方帽子。”

他跟老婆贡献了1.5的人口替换率，二男一女，都大学毕业，都有一份好工作，都有各自的家庭。他与老太婆相依为命，老太婆一死，他就孤零零的一个人住。

一阵闪光灯过后，两个穿制服包着脸的人，把地上的已经腐烂的尸体装进黑色塑胶袋，就如装进一堆垃圾，然后拉紧袋口打了一个结，用担架抬走了。

人散了，他对着一房子的凌乱，无力整理，无从整理，就像他一直整理不出自己独居的理由。

（2013年3月1日《文艺城》）

时间游戏

沈　鹰

作者简介

沈鹰（1966-）原名沈健德，祖籍福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新加坡国大文学院，主修中文与英国文学。也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电脑系资讯系统专科文凭。创作体裁有小说、散文，作品散见于各大报刊，曾获全国微型小说奖（1987）、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1988）、第一届狮城扶轮文学奖（1988）、第四届金狮奖（1989）、第二届狮城扶轮文学、城市文学奖（1990）、第一届金笔奖（1993）、第六届金狮奖（小说，1993）、第二届亚细安微型小说奖（1993）、第二届金笔奖（1995）等奖项。得奖作品曾被收录于《亚细安青年微型小说》（1995）、《新加坡当代小说精选》（1994）、《一九八九金狮奖获奖作品集》（1990）、《龙脉》（1990）、《微型小说佳作选》（公开组，1988）。曾任《后来》季刊编委，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经理召他进去时，壁上的钟指着2点05分。

训话出来之后，分针也不过走到“4”数字上，短促的15分钟，竟能教他的心情与感触宛若隔世之别。

经理指定他代表公司参加电视台直播的“分秒必争”游戏节目。游戏着重较量个人日常生活与行动的快速，谁最快谁得奖。

他不满意经理的选择，为何偏偏选中他在全岛人面前献丑失态。

“我早就说过了，谁的工作表现差谁就得参加这项比赛，而你的业绩是这个月份里最低的。”

这句话委实教他惊怔，午饭时间大家闲聊，同桌3个同事所报的业绩数目均比他低，难道尽是美丽的谎言，抑或……他冷不防瞄见经理那副脑满肠肥的身材，正眯眼向他狡笑：

“参赛的其他队伍皆是我们敌对公司的员工，这次比赛，只准胜利，不许失败。再说，速度快等于生产力高、效率佳，正符合我们新新集团‘力争上游，奋勇向上’的营业方针。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根本不配当我们公司的职员！”

回家后他为此郁郁不乐。“算了吧，”妻安慰道，“这场游戏是逃不掉的。”

于是他打起精神，在赛前的一个星期里，尽量锻炼自己起居饮食各方面的速度，将“快速”的意识强烈地灌注于自己的生活习惯里。挨至比赛的前一天，他嘘了一口气，眼见赛前噩梦将近结束，而另一个现场噩梦才刚开始呢。

21:00 游戏正式开始，第一个项目是“阅读习惯”。参赛者必须在3分钟内吸取5大版报纸的所有资讯，牢记脑中，然后将其内容与资料填写在白纸上。资料多而准确，夺分越高。

21:07 第二个项目是“狼吞虎咽”。大家比看谁能够在2分钟内吃下最多粒加州苹果。他拼命咬着嚼食，开始觉得苹果的滋味有点泡泡无味，继而嚼吃出一股涩涩苦味，他第一次发觉苹果这么难以下咽。

21:10 第3个项目是“组织单位”，限定竞争者在3分钟内将一幅人形图案拼合起来。这个项目逼他绞尽不少脑汁，分析、组织、试测，最急的是必须与时间竞跑，彷佛那一分一秒便是生命的全部。一想及此，生命便恍惚走到了尽头。

21:14 最后一个环节是“抢钱本色”。参赛者必须在6分钟内翻找出分散于5个大箱内写着“钱”的卡片。箱内还混杂有许多“杂物”，如写着书本、音乐、道德、爱情、友情的卡片，抽错卡片倒扣两分。“钱”抽完了可到其他队伍箱里抢。时而两支队伍代表同时抓住一张“钱”卡，双方挣扎着不肯松手，几乎就要上演一场“铁公鸡”。他搏命似地抽着抢着，下意识里，觉得“钱”很多，时间很少，扑到别队的箱子“抢钱”时被对方狠狠白了几眼。他还是拼命抢着，事后才猛觉自己湿出一身冷汗。

岛上一百多万市民眼睁睁目睹着游戏的进行，绷紧的情绪不时泄出喝叫、诅咒与掌声。

21:20 游戏终止。他整星期来的梦魇居然在20分钟内解决殆尽。他以一分之优夺冠，击败群雄。

21:30 他驾着车子，闯过几个红灯，急速奔往家的方向。

22:10 对着妻精心烹煮的宵夜他食欲大开，几天来的胃口欠佳情况一抹而空，用完餐时发现前后不过5分钟的工夫。

22:25 他冲进浴室洗个热水澡，急急冲擦洗净，出来时刚过10点半。

22:35 阅报，喂鱼，喷洒杀虫剂，一切临睡前例常工作办完妥当，时针才刚刚覆盖在“11”数位。

23:01 提早上床，正欲入眠，她翻身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背，他为这个星期精神紧张未能行房而感到内疚。翻身双手环抱住她。

23:08 她对他的表现感到极度惊讶与失望。8分钟不到的瞬间，他竟然全身酥软失去劲儿，像个垂危奄奄一息的老翁。不过，她很谅解他。他为她谅解的眼神感到羞愤。

03:15 他从一片荒凉的梦境中惊醒，隐隐记得自己仓促赶到

梦的尾端，竟是一片苍白的尽头。再也难以入眠。

07:00 他趁着闹钟未响抢先起身，脑袋仍有些重重的，漱洗干净，走出客厅，一怔，讶然失叫。

“什么事？”她问，一边追随他的视线将目光停放于阳台里几盆凋萎的盆栽上。

他冲进阳台探查究竟，瞥见一旁用罄的杀虫剂空瓶：

“昨晚，急着用最快的速度喷洒杀虫剂，一时用力过度，把整瓶杀虫剂都挤出来了……”

状元大胜

孙爱玲

作者简介

孙爱玲（1949-）祖籍广东惠州，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学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专业教育文凭，香港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社会工作者、幼稚园校长、杂志助理编辑、中学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讲师、教育部华文专科视学，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1976 年开始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绿绿杨柳风》、《碧螺十里香》、《玉魂扣》、《人也女也》和《孙爱玲文集》；小品文集《水晶集》；寓言集《孙爱玲的寓言》；学术论著《论归侨作家小说》、《儿童文学与读写教学》及《红楼梦对话研究》等。《绿绿杨柳风》获 1978 ／ 79 年新加坡民众报主办全国短篇小说优胜奖，《么七》获 1981 ／ 82 年第一届金狮奖小说组第三名，《碧螺十里香》获 1984 ／ 85 年第二届金狮奖小说推荐组优胜奖，《斑布曲》获 1989 年台湾第一届《海华杂志》文学奖第二名，《玲

珑》获上海《萌芽》杂志海外作品优秀奖；短篇小说集《碧螺十里香》获1989／90年新加坡书籍奖，2001年获第四届新华文学奖，2004年获亚细安写作奖。部分小说被译为日文和英文。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考场的冷气出奇的冷，把闷热的空气隔绝门外，冷气机吹出皑皑的水气，为莘莘学子拚命替换着二氧化碳。一种冷而白的氢气弥漫在空中，加上时间的轮转，搅动着考试的进行。傅状元告诉自己要专心，不能为周遭的时空事件所影响。他拿到试卷时心下大喜，急得要把自己熟悉的答案，用最快的速度，移到试卷上。

今天用的是绿色的纸张，如一片草地绿得均匀，使他眼睛很受用，他信心十足！哈，这回准又拿A。昨天考英国文学，他答满整本卷子，今天考中国文学史，更易如反掌，他一向是班上中文最好的一个。他瞥见身旁的同学，那个三年来对他最有威胁的曾大胜，他于是更加快发挥题目上所问的边塞诗的特色：落在那绿色草原上，是江上危急的号鸣，是塞外苍茫的黄昏，是壮士不复返的意志，是怨妇思君的低吟。啊！收复山河，捷报！这考试必势如破竹！

他写下最后一个惊叹号，不禁微笑看一看隔壁的曾大胜。大胜神情凝重，写着那美丽的字体，老师常赞大胜字体整齐答题明确。哼！曾大胜，这次我一定要胜你，你靠边站，这回再轮不到我拿第一，我就不叫状元。

成绩公布那天，大家在中文系外等待，焦虑万分，傅状元见曾大胜就站在他旁边，手上还握着笔记本，真叫他看不顺眼。秘书出来了准备把成绩钉在布告栏上，同学都挤上前去，忽然他停止动作，对同学说："谁是傅状元曾大胜？系主任马上要见你们两人。"

两人立刻从人丛中战战兢兢地到系主任办公室里，系主任拿

了一封信交给曾大胜，说："你和傅状元到国大医院精神治疗部。"傅状元说："我要知道考试成绩。"

系主任说："你放心，没事！约了心理医生十点见你们，傅状元，你快和曾大胜走一趟。"

坐在心理医生面前，医生说："你们两人，一眼望去实在看不出谁有问题。"傅状元讨厌他，那像切了一半的黄色西瓜的脸型，连耳朵都是圆的厚的，肥头胖耳。见他问："谁是傅状元？"曾大胜望着傅状元，那医生拿出一份试卷，交给傅状元看。只见上面画了成千上万的甲虫，密密麻麻地写了一页又一页的尽是甲虫，排列得整整齐齐，还分了段落，似乎有意安排甲虫呼吸的空间，每只甲虫有眼睛有触角。

傅状元说："这不可能是我的卷子！"

心理医生诡谲地笑："你肯定这不是你的卷子？"

傅状元也纳罕了，曾大胜望着医生，心平气和地说："医生，你搞错了，这是我的卷子！"

高见

田 流

作者简介

田流(1930-)原名钟文灵，另有笔名方亮、鲁克、哨兵、司马班、雷霆等。祖籍广东丰顺，生于新加坡。从事写作逾五十载，于海内外各报刊杂志，发表过各类不同文体的作品不下千万言。著有短、中、长篇小说集、剧作集、相声集、杂文集、评论集、游记、寓言集等，多篇作品被甄选及改编为学校辅导读材。出版的作品集有《生活线上》、《沧海桑田》、《金兰姐妹》、《田流剧作集》、《港华行》、《幕后人》、《西滨园命案》、《远处闪着金光》、《田流相声集》等等。曾获1992年获颁新华文学推荐奖、1989年获颁四种源流万宝龙——新加坡国立大学艺术中心所颁予华文组文学奖、2002年荣获亚细安华文文学奖。主编过多种文学刊物、丛书与专辑、副刊等。担任过数十次小说、散文、戏剧创作比赛及曲艺表演赛之评审。九十年代曾连续三次受邀担任《亚洲周刊》主办全球华文小说创作比赛评判之一。历任新加坡作家

协会副会长、新加坡文艺协会顾问、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文学顾问、世界华文文学学会（新加坡分会）副会长兼秘书、亚华作家协会（新加坡分会）秘书暨多个华社团体要职。

小时侯，王而虚喜欢绘画。

求学进入中学时期，他便常常以美术一科成为全班之冠。举凡素描、水彩、油画等等，他都能得心应手，画什么就像什么。

某一年，有家寺庙的主持人，邀请王而虚描绘一张钟馗的画像，他花了好多时间，四处去寻找有关钟馗的资料。

原来，钟馗是民间传说的一个拿手“食鬼”的仙人，不知多少年代以来，许多画家把他的形象与相貌，各施其技、各抒其情地绘成不下有百款模样的人物。唯几个原则是：钟馗必是满腮胡子、双眼大如铜铃，随身佩剑，头戴乌纱帽等等。

王而虚绘成的一张《钟馗窥鬼图》，还没交往寺庙之前，摆在他家的客厅上，竟然吓得他那年仅两岁的小女儿，几个晚上都没法安心入睡！这件事，使王而虚发觉有一些画面，确实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情绪的。

年事较长，创作愈多，王而虚认为本身必须塑造一种所谓画家的风格，至少也应该有个属于哪一派的名堂，于是道听途说，耳濡目染地也想学人家走“抽象派”的路子。他觉得，著名的大画家毕加索，可以把人的眼睛画在肚皮上，可以把人的双腿画在脖子上，教人看不懂的彩色方块和圆形图案拼凑而成的作品，全都可以让人花上千元上万元美钞，“抢标”而得，带回家去悬挂在墙头当装饰品！

于是，王而虚改变了创造方式。在颇有些名气时，举行一个画展，其中有两幅令人“惊叹”之作，那便是：一幅全面涂黑的纸，给嵌镶在名贵的镜框里，画题是“非洲黑人半夜在黑森林内追逐大黑熊！”另有一幅是带着浅黄色的画纸一张，裱在一面挂版上，

画面只是空空荡荡的一片空地，题名“逗群羊吃草”（寓意即为：群羊吃完了空地上原有的青草后，全都跑光了！）王而虚的一位知己，在受邀观赏画展的时候询问过王而虚：“为何画家所展出的作品，他竟然完全看不懂画的是什么？”

画家不屑地回答：“如果每一幅都看得懂的话，那他干脆举行摄影作品展好了！”

“哦？”知己尚不解其意。

“好的画，上乘的作品，是要让人品味，让人思考；人人都看得懂的画，就不是好的作品了！”

“高见。高见！”知己没把话说出来，只是心里嘀咕不已。

看门

佟　暖

作者简介

佟暖（1950-），原名杜国俊，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曾肄业于中正中学总校。1989年以短篇小说《锦嬤》获金狮奖优胜奖，2011年以短篇小说《无非她与他之九九归异》和组诗《情思火车站》分别获金笔奖华文小说组首奖和华文诗歌组第二奖，2012年以中篇小说《河》获首届方修文学奖小说组优秀奖。著有诗歌合集《我的歌献给一切人》（与兄长杜中、严思合著，2012）；微型小说集《无非她与他之黑白讲》（2014）。

她相信，她和它已经有了某种默契。

自从它守在窗下的那个位置，她就深信不疑，它已足以吓跑任何试图打开那道门锁的陌生人。

第一晚，当儿子的女朋友冷不丁看见它那半人高，侧转头吻，两腿抓地，半蹲半坐，随时准备往前扑的身影，着实被吓得缩起跨门的腿脚，躲进她儿子身后揉心窝。

她暗自得意地笑了。

她从心底感激为她出这个点子的人，至少，她觉得门前空荡荡的家，已有一个意在防卫的象征物，使她顿感安心。

她特地在它的颈项拴上一条很精致的浅红扣链，一圈和它的棕黄色皮毛很匹配的编织物，中间带着一个金澄澄的扣子。配上这个装饰物后它显得更活灵活现，朝向大门张望的目光，更是炯炯有神。

按风水先生的说法，它所在位置和身上的颜色，都暗合五行相生相克的易经八卦，所以一定起作用了。她听不懂那些深奥且有点神秘的道理，她只凭她的自我感觉。每当她打开家门时，最感不踏实的，是那条长长的走廊，在那一片空荡荡的光影里，似乎有某种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老在她眼前晃悠，她想挡也挡不住，哪怕关了门。现在，在它的瞪视之下，门外的光影里那一丝丝，她总认为的、不寻常的、看不见模不着的东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那时候起，她与它之间就有了这样的默契，无需言语，只有她心里清楚，和别人却无法说明白的，它是她的某种依托。

还有一件叫她开心的事情，不能不讲。

周末，她唯一的三岁外孙走进屋里的头一件事，就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不和她倒先跑去和它亲了一下嘴，两只小手不停抚摸它的脸颈、它的额头，它的长耳朵，它的弯溜溜的颈背。她一直担心它或许会惊吓小外孙的事情并没有发生。而它是那么懂事，即使小外孙叫它汪汪它不叫；小外孙扭它头颈它不扭，一双眼睛始终紧盯着门的方向，即使前方并没有任何动静。

小外孙跑来找妈妈，向妈妈撒娇；外婆的新狗狗为什么不转头看我的？

瞧她女儿乐的，听完转述后，她笑得满脸起皱。

怎么和三岁的小孙女说得明白呢？

她“养”了一头陶犬，在窗下的那个位置，正对着大门。

小外孙来家里，一会摸它的头，一会摸它的嘴，不停地和它说一些她听不懂的话。临走前，朝她也朝它一个劲地挥手，拉长音调说 bye——bye。

他看见小外孙和它比起她还热乎，心里着实懊恼，也因它的无作为，不以为然。

虽说，她也明白为啥它不会汪汪地叫，它的不动声色，也是一种坚持，一种立场。但对家里人，似乎不算是一种礼貌的行为。所以，小外孙走后，她在它头上轻敲了一下，然后又摩挲了一阵。

她在心里开始琢磨，为了小外孙，怎样也得让它有点动静。

从那以后，每次到楼下溜达散心时，她就和它改说一些她约略能跟上的几句新话语，比方开门时拉长音调示意它说“我——看”，比方站到门外时也拉长音调向它说“白——白”。孤独的她和它在小小门洞前，重复排练了许多情节，小半月下来，她自觉和它当初一开始只可意会的默契，终于架起了也可言传的桥梁。要不，一听她说话的声音，它的眼睛似乎也在不停地跳跃，还一闪一闪地翕动着鼻翼，仿佛再加点什么力量，就会扑她身上来了。

后来，她又增添了一套道具。在周末小外孙来访的前夕，她兴奋到下半夜里，几次探起身支起耳朵，听门外有何动静。终于听见敲门声。

一打开门，别说女儿连女婿也惊讶得闭不上嘴。她朝它连连招手示意，然后一边和小外孙亲脸，一边大声重复她和它的欢迎词：“我——看”，啊啊，“我——看”。

Look！小外孙先看见它前腿爪下的一只小盘子，还一手抓起盘子里的一根塑料骨头。她赶紧向小外孙举手示意，喂狗狗骨头，

断断续续说："……"。啊啊，"……"

正如她所精心设计排练的，只添加一套道具，加强了预期的效果，多少弥补了她和小外孙之间口语难以沟通的缺憾。

看着小外孙和它玩起吃骨头的游戏，她得意地笑，笑得满脸更起皱。

也许，小外孙已经明白了，她为何养了一头"陶犬"，放在窗下的那个位置，正对着大门，正对着空无一物的走廊，除了吓走挤迫的寂寞，还为了骨肉游戏的必要。

和小外孙再次的"白——白"之后，关好门，她从屋里拿来一封红包，放在它头顶上，表示奖励。

2010-12-20 初稿

2011-01-30 修订

悲喜交集

莞　尔

作者简介

莞尔，出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揭阳县。北京师范大学与新跃大学联办汉语语言文学学士。作品散见报刊杂志。

儿子要从国外回来了，这可是天大的喜讯啊！

妈妈一个月前就开始准备了，儿子最爱吃什么，她了如指掌，咖喱鸡、辣椒螃蟹、红烧石斑、东坡肉……这些都不可少。这几年来，唯一的宝贝儿子出国深造，家里只剩两老，煮多又怕吃不完，煮少又嫌费工夫。为了儿子那为数不菲的留学费，两人省吃俭用，也好久没煮这些美味佳肴来享用了。

儿子有他的志愿，他只想当兽医，他说在新加坡养宠物狗的人越来越多，当兽医有前途。爸爸去公园打气功的时候，就看见

有不少人去遛狗，却少见有人愿意带着老父老母去公园活动筋骨、呼吸新鲜空气。那些人手上还带着报纸，随时伺候宝贝狗拉屎。他就曾听过两个狗主人的对话。

“好久不见，你出国了？”

“是啊，上个月我出国旅行，把儿子 Guggi（他的狗）寄放在狗宿舍里，一天一百元。”

“哦，我也抱着我的女儿 LV（她的狗）去开刀动手术，花了一千元。LV 现在还在休养，我买了几瓶补药给它补一补，又花了几百元。”

爸爸回家对妈妈说：“养狗和养孩子一样。”

妈妈说：“你现在才知道？你没听见吗？隔壁的女儿回娘家，在门口就说‘打令，我们到外婆家了。’我还以为她生宝宝了，探头一看，原来是抱着狗儿子回来。”

本地大学几乎什么学科都有，唯独没有兽医这一科，可是，就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儿子，难道不能让他完成心愿吗？两老思前想后，终于决定拿出所有的积蓄，让儿子出国读书。反正，儿子毕业以后，钱就赚回来了，

一个普通人家要供孩子出国读书，可不容易啊。出国读书学费贵，要吃要住，花费可不少。为了让儿子无后顾之忧，安心读书，两老哀勤克俭，粗茶淡饭，因为他们一想到儿子学成归来，当个兽医，找个妻子，他们就可以含饴弄孙了……每每想到此两老就乐得见牙不见眼。

妈妈已经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了，新洗的窗帘和床单散发出阳光的香气，客厅的桌上还特别摆了鲜花。飞机就要降落了，两老站在抵境厅的玻璃墙外引颈以待，怎么这样久啊……

儿子出来了，儿子出来了！还是妈妈眼尖，她喜极而泣，可是……可是……他为什么一手推着行李，一手亲昵地挽着个年轻男子的手呢……她泪眼模糊，心里也不知道是悲是喜……

秘密

韦　西

作者简介

韦西（1935-）原名黄燊辉，另有笔名沙夏，祖籍广西省岑溪县，生于马来西亚怡保，现为新加坡公民。南洋大学中文文学士，新加坡大学中文荣誉学士，美国夏威夷大学华文文学硕士学位。曾任中学华文教师，编写教育部华文教材，华义中学校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学华文教材》编辑顾问，1993 年退休。退休后任华社自助理事会教育顾问及国立教育学院兼职讲师。曾任新加坡文艺协会秘书。擅长创作短篇小说，出版短篇小说集《割爱》（1968）、《为了爱要恨》（1977）、《韦西短篇小说选》（2003），论文集《现代汉语教学论丛》，诗文集《韦西诗文集》（2013）。生平被编入《世界文学家大辞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飞机比原订时间早了半小时抵达马尼拉机场。

办好出关手续，提了简单的行李，到机场大厅会合

到了机场大厅，易汉青夫妇才发现，参加这个旅游团的团员大约有二十人；都是上了年纪的退休人士。

大家到齐之后，由当地的陪同带领到停车场的旅游车，准备到酒店去休息。

在车上，陪同简单介绍了在马尼拉一周的行程。

经过了几天观光游览，易汉青对整团的团员略有认识。他们好像都是退休的华文教师，从他们的谈话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有共同的话题。从他们的谈话中也稍微可以听出，他们似乎都有着许多怨气，有意无意之间，他们都在互吐心中的不满，不满过去的工作，好像受过许多委屈。易汉青过去是在银行界服务的，所以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只有静静地听，听他们诉苦。

到了最后一天，陪同安排他们去参观一间珠宝研究中心。

那天天不作美，下起毛毛细雨来。陪同再三提醒他们不要忘了带雨伞。

在毛毛的细雨中来到了这间座落在马尼拉郊外的珠宝研究中心。下了车，踏进大门，出现在眼前的是两个写得工工整整的中文大字：欢迎！

看到了这两个中文大字，大家的士气为之一振，只差没有大喊。到了展览厅，大家几乎控制不住喜悦之情了，因为不管墙上挂的还是案上摆的，全都是用中文字写的牌子，再加上讲解员流利的华语，大家不禁喜形于色，一周来的闷气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大家兴高采烈地购买珠宝，很快又到了要离开的时候了。大家依依不舍地踏出了大门，向停车场走去。这时雨停了，前面是一片开朗。

大家带着愉快的心情上了旅游车，我这时才发现，我的雨伞还在中心里面。我于是跟陪同交代一声，便匆匆走进中心去找雨伞。

踏进大门，我愣住了。刚才的两个中文大字不见了，却挂着

几个我看不懂的日本文字。走进展览厅，全部是日本文。起初我以为走错了地方，可是我的雨伞不是直条条地躺在我刚才坐过的那张长凳上吗？

我怀着疑惑的心情走回停车场，这时正好有两车日本游客在下车。

我终于恍然大悟了。

走到车上，他们还在兴奋地谈着中心里的中文字。

不想破坏车上的气氛，我决定不告诉他们我刚才看到的秘密。

时间的囚犯

吴耀宗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当KS向我提起即将到Q城一游，顺便引渡一些人回来的事时，我只觉得心底一凉，跟着眼泪就流个不止。对不起，甜心。他以亲吻包装理由。因为是公事，所以不能透露带回来的包不包括你父亲。呵，Q城，那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每次我登楼眺望，都会看到居住在那里的父亲。这样一个年逾七十白发苍苍瘦骨嶙峋的老者，居然还得抛头露面为生计奔忙，做女儿的我可说是不孝之至了。Q城既是你的家乡，你一定知道有甚么好玩的。来，甜心，快告诉我。说到旅行，KS总是兴致勃勃的，一笑则露出獠牙。他在这个单位埋头苦干已多年，好不容易可以出差到Q城去，我自然不好扫他的兴，便佯称那里四季是春，气灵地美，犹如天堂的花园。然而说真的，Q城实在没有什么名胜风景可供游览。这个地方自三十年前即不再有新生命。它紧抱过去，不见未来，青年人一批批迳往经济繁荣的A城迁移，剩下那些老弱者守住它，剩下沉沉沉沉的暮气填满了它。幸好政府立法规定子女必须奉养父母，它才得以苟延残喘至今。可是由于孩子们每个月从A城汇过来的钱仅够糊口，为了俭省开支，Q城百姓只好停止所有的娱乐。报章首当其冲，不再印行，反正也没什么新闻值得报导与感动。每天，大家吃过简单的早餐，便在城里散散步活动活动筋骨，从家里走到讣告坊，去看看新的一天又死了哪一个故友旧邻，然后四下闲聊，内容不外是预测几时会轮到自己上榜。父亲原本也和众人一样通过散步闲谈来消磨晚年，讵料前年我意外身亡，失去依靠的他只好变换身份，当起导游，专门带领旅客游览讣告坊。旅客大抵都是喜欢游览过去的，所以爱赴Q城，站在讣告坊的讣告榜前拍照时横竖是一幅留住时光的欣悦模样。KS也是如此，行李还没收拾就忙不迭地喂那相机吃软片，准备带回许多“KS到此一游”的证据。唉，等我哭累了，我会登上楼头，目送他抵达目的地。到时，父亲必定前来迎迓KS，照例会带着那顶暗绿色遮阳帽，手执印有旅行社标志的小彩旗，以专业的快乐语气说：欢迎！欢迎！请跟我来，让我们一起凭吊这个城市的未来。

战略世界

吴耀宗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 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 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 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 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 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 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 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一句“咱们五千年的文化”，震得一桌的鸦雀无声。然后你才开始解说，会议室里一块块的空气也重新蠕动。刚才发给大家的是我昨天构思了一夜的计划书。请翻到第三页，荧光笔划亮的地方就是整个计划的宗旨——善加利用我们珍贵的文化遗產。哪，第一个环节是徵引诗经里的句子。譬如要形容阴天下雨，我们有多种选择，既可以說“零雨其濛”，也可以說“终风且暱，不日有暱”，还可以說“暱暱其阴，虺虺其雷”，更可以说“习习谷风，以阴以雨”。总之，每一次的报告都会让观眾有焕然一新的感觉。那三百篇用完了怎麼办？有同事发问。不必担心，我们可以立刻进入第二个环节，改引楚辞的句子。以此类推，还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传奇，甚至小説，逐一派上用场。不需要争甚么南沙群岛，一部中国文学史就可以为我们提供取之不竭的资源了。到时看隔壁电视台怎么跟我们斗？你说得眉飞色舞，KS也听得眉飞色舞，完全忘了昨天是如何的气急败坏。昨天这个时候，KS一到办公室就像猝然爆裂的水管，一腔激射的口沫漫天漫地。你们知道吗，隔壁电视台已经改变战略，气象报告不再像往常那样重复説“阴天，某些地区会下阵雨”，而是改为重复说“天气阴mai，某些地区会下雨”，收视率“刷”一声就上涨十个百分点。瞧，阴mai，多有深度多有涵养的字眼！搞气象报告就得这样，要有文化，要懂得变通才争取得到观眾！你们还不快快想对策？再想不出对策，通通给我收拾包袱滚蛋！其实一开始你对他所説的“阴mai”简直是一头雾水，这和忠于雇主的你从来不看隔壁台的任何节目或许有关。无论如何，你犹若文盲，一时之间就是写不出这个mai字。是“阴埋”吗？天气阴（森/沉/险）得可以埋葬一切？才不呢，（深/沉/险）得可以埋葬一切的是KS此刻的脸色。你们在人造雨中足足淋了一个小时又二十七分鐘，才获准拽著湿漉漉的自尊回到自己的工作上。夜晚回到家里，你把储物室里的字典找出来翻一翻，才晓得原来是阴霾的“霾”。阴霾？蛮熟的嘛，好像曾在哪里用过？啊，不就是已然久远的中学时代吗？那时，你小心翼翼地把“阴霾”这个形容词写进作文里，那郁郁不得志的华文老师看了特别兴奋，还特地给你划线，下了“用字精准”的好评。经过这么些年，你陡地想起了他，以及他在课文以外教授的诗经楚辞，真有流点眼泪的感动和热。

无言公寓

吴耀宗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亲爱的，今晚公司开会，我会迟回，不要等我吃饭。记得帮孩子整理书包，顺便查一查他的功课做完了没有，不然那补习老师又会打电话来投诉，烦都烦死了。好了，就这样呵。我爱你，拜拜。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老天！我已找了你老半天，你到底跑到哪里去了？明天的股市会不会再跌？再跌我就破产了！拜托你赶快给我 回电。赶快回电啊！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仔仔，你怎么还没回家？妈妈忙，要迟回。哪，如果到九点爸爸还没回来，你就打开梳妆台的第二个抽屉，那里有五十块钱，你可以到对面麦当劳买晚餐。对了，记得叫爸爸帮你整理书包。还有，你上补习课的功课做完了吗？要赶快做，知道吗？妈妈爱你。我是KS，现在。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 您好！ KS先生。恭喜恭喜，您已被我们抽中，成为这次金光灿烂超级幸运大抽奖的首奖得主！请在三天之内给我们回电，以便领取您丰富的奖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400440。谢谢。我是KS，现在不方便。我是KS，现在不。我是KS，现在。我是KS，现在。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爸爸，我在舅舅家玩电脑，等一下他会送我回来。 拜拜！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我是KS，现在不方便接电话。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和您联络。谢谢。嘟……请问您是KS的家人吗？这里是警察局……。

河马慢跑

吴耀宗

作者简介

吴耀宗（1965-），早年笔名韦铜雀，祖籍福建诏安，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学士、荣誉学士、文学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翻译及语言学系助理教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东亚与东南亚文学研究。著有诗集《心软》、《孤独自成风暴》和《半存在》；短篇小说集《人间秀气》；微型小说集《火般冷》等。主编《当代文学与人文生态——2003年东南亚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1986年以《媚将》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亚军，1989年以《人间秀气》获金狮奖小说组表扬奖，1993年以《河马慢跑》获亚细安青年文学奖（微型小说）首奖，1996年获新加坡书籍奖（诗歌），1998年获新加坡青年艺术奖，2010年获新加坡文学奖。

结婚大抵七载了，妻不曾以如此忧惶不安的眼神看我。

我一直在S中学执教，她一直在家里照顾孩子。生活平静似水，偶尔举家外游，才轻轻漾起了涟漪。

GB很乖很懂事。即使近来老爱盯住电视荧光屏上潜游而过的河马与标语，也不会像其他同龄孩子般缠着要去动物园玩。

倒是有一回碰上邻居谈开了，我才怦然心动。想半辈子都过去了却还没到过动物园，实在应该去瞧瞧是否真如学生作文里所描写的那样生趣盎然。

周末到来，我们一家三口终于身历其境。那圆滚滚的畜牲果真踮着脚尖慢跑在水底，一如广告所演。刚想鼓掌喝采，其中一员霍然转过身子，竟对着紧贴玻璃的我们开始大解。

突如其来的举止叫我措手不及，只知沉寂多年的脑海轰隆炸出一朵巨响，生命仿佛遭受了剧烈的震撼摇晃。

我嘎嘎失笑，对当前的一切感到无名的兴奋，乃至几个星期过去了仍然心花怒放，做什么事都精力充沛，意气飞扬。

即如那日给快捷班上课，灵感突然颤动，使我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如何游览动物园”七个大字，且对堂下闹轰轰的一团视若无睹。

两天后，我就被校长大人召去“吗”了一顿。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笨蛋！）你以为你是专靠想象力吃饭的大作家吗？（荒谬！）出这样的作文题目就叫有创意吗？（牛屎！）你见过会考试卷出过这样的题目吗？（白痴！）你知道家长们一个接一个打电话来投诉使我烦不胜烦吗？（混帐！）

火山似的咆哮连连震动桌上的日历茶杯笔筒纸镇，日历茶杯笔筒纸镇连连震动桌前的我。然而不知怎地我竟能心不在焉，只想到GB课文里关于发明水蒸气机器的故事。

银镯

王文献

作者简介

王文献（1968-）生于中国江苏省淮安市，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学士学位、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教育文凭。新加坡圣公会中学华文教师，新加坡教育部特邀驻校作家、新秀写作计划指导作家，北京写家文学院签约作家，《联合晚报》专栏作家。创作体裁有散文、小说，作品发表于《联合早报》、《联合晚》、《新华文学》、《写》丛书及中国杂志《知音》《金山》等。多年来，致力于校园小说的创作。已出版的作品有小说集《丁香初恋》（2005）、《追梦的翅膀》（2009）；少年小说《爱城故事》（2009）、《能说的秘密》（2010）、《最亮的星》（2013）、《你来自蔷薇星辰》、《寻找丢失的星》及散文集《温柔的慈悲》等，在菁菁校园里广受欢迎。其中，《追梦的翅膀》被选为“读吧！新加坡”华文指定阅读书目，《爱城故事》入围新加坡文学奖。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理事。

升上中学的第一天，王老师就对我们说，你们是中学生了，要学会付出爱心，帮助别人，所以我会带你们去养老院、孤儿院、社区等做义工。

回到家里，爸爸又出国公干了。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赚了很多钱，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物质生活，我们四个人，住在三层独立洋房里，还有两辆车，两个女佣。

妈妈一听就炸了，“小猪这样胖，走路都喘气，哪里可以去做义工？”姐姐则冷冷地说：“他就是生活得太好了，所以才这么胖，去做义工对他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已经升上中学了，可以不要叫他小猪了，他叫吴嘉豪。”两个女人开始了每日的功课，唇枪舌战，我则躲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第一次做义工，我们去的是宜安养老院。去之前，王老师把我们分成了很多个小组，有的组负责做礼物，有的组负责表演节目，还有的组，则陪伴老人家聊天。

我被分配给张爷爷，陪他聊天。但是有一个胡奶奶似乎特别喜欢我，一直在听我跟张爷爷聊天，同学映萱开玩笑地说：“嘉豪你又不帅啊，可是胡奶奶喜欢你，我就跟你换吧，我来陪张爷爷聊天。”胡奶奶很高兴，马上表示赞同。

我说什么，胡奶奶都爱听，后来每次我们去宜安养老院，我都跟胡奶奶聊天。有一次分手的时候，我问她：“胡奶奶，您要什么啊？我家里什么都有，您喜欢什么，我给您带来。”

胡奶奶嗫嚅着，半天，才犹犹豫豫地说：“你可以把你们家人的照片带来给我看看吗？比如你爸爸的，你小时候的……要是不方便，就算了。”

那还不容易，下次来的时候，我带来两大本影集，给胡奶奶看。胡奶奶顾不上聊天了，仔仔细细，一张一张在看照片。我发现她特别爱看爸爸的照片，爸爸也不帅啊，胡奶奶看着看着，还流下了眼泪，把我吓坏了，忙问她怎么了。

胡奶奶用手帕擦着眼泪，那眼泪似乎永远也擦不干似的。她把我搂在怀里，轻声说："孩子，谢谢你让我看到你们家人的照片，你们好幸福好开心的一家人啊。嗯，这样就好……胡奶奶是想起了儿子。"

"他在哪里？有来看您吗？"我稚气地问。

"没有。……，他们一家人……说是移民国外了……儿子按时寄钱来这里，挺高的费用，也真难为他了。"胡奶奶说。

年底考试很重要，我们早早就开始了复习，妈妈花很多钱，给我请补习老师，我们也很少去养老院了。我还真的有点儿想念胡奶奶。

考试结束了，放假前，我们又去了宜安养老院，真高兴，又可以和胡奶奶聊天了！可是，养老院的李院长，却神色凝重地告诉我，胡奶奶因病过世了。她病重的时候，我正在考试，胡奶奶很想我，但却特地嘱咐不要让我知道。她有一个小小的盒子，那是她全部的遗产，根据她的遗嘱，留给了我。

我用钥匙，慢慢把盒子打开。里面有一副银镯子，镂空的，很古朴，那是胡奶奶戴了一辈子的惟一首饰。还有一张已经发黄的却保存完好的照片，是年轻时候的胡奶奶和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的合影。胡奶奶还留了一封信给我：

嘉豪吾孙：

在你来养老院的第一天，我就认出来了，你就是我的孙子，因为你和你爸爸小时候长得太像了，简直就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

你父亲是我的养子，我做钟点女工，赚取微薄收入，好不容易把他养大，还贷了款，让他上了大学。

他准备结婚前，把我送进了养老院，那以后，我只知道他每月寄支票来这里，再也没有见到他。上天待我不薄，我虽然没有

再看到儿子，却让我见到了孙子。

谢谢你，嘉豪！谢谢你这一年来，陪伴我，给我很多安慰。

我一贫如洗，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那副银镯，留作纪念吧……

奶奶

回到家里，我把奶奶的银镯，还有她和爸爸的合影，放在爸爸的面前，看着他的脸色由红转白，由白转青。然后我收起银镯，没有再说一句话，开始生平第一次，和父亲的冷战。

一段往事

伍　仲

作者简介

伍仲（1941-）原名陈武宗，另有笔名武仲。祖籍福建，出生于新加坡西南部的毛广岛。高中毕业后，从事多项不同工作，如工厂员工、小贩、老板、座办、家教等，曾任职巴士公司。喜文学，擅长散文，曾于1970年与友人一起创办《青年文艺》杂志，已出版著作有《最后一季的榴梿》（2000）、《芳草集》（2014）。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

他静静地坐在轮椅，面对满墙壁的书。这些书整整齐齐排列在架子上，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分门别类，有条不紊，骄傲地微笑着，一列：是马华作家的，一列是新华作家的，一列是中国作家的，世界各国的，还有一大摞各地作家的通讯，读者来鸿。他自己的著作，就一字排开，摆在显眼处，有四十多本，他努力

睁开眼睛，看不清楚，模模糊糊。

自从三年前，总之，一宿醒来，竟发觉右手右脚不听使唤，侧不了身，下不了床。起先，他以为是麻痹，但不对，整个半边身体，突然没有了感觉，他想喊，嘴好像也僵住，喊不出声，只能伊伊唔唔。老伴被吵醒，本来想骂他吵死人，一瞧，他嘴巴竟歪斜到耳边，情急之下，惊慌大叫。女儿从隔壁房冲过来，知道老爸中风，急忙拨电，召来救伤车，送院救治。此后情况越发不乐观，病情日趋严重，最后连自身生活也不能料理，只好请个女佣来帮忙。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消沉下去。老伴天天唠叨，叫你随便，看开，偏偏那样死硬劲，现在，好了，又怎样！

英雄最怕病来磨。他只好默默地承受病痛折磨。回想过去，真有点不堪回首，他是一个名满南洋的作家，写小说、散文、评论、诗歌，是文坛多面手，叱咤风云，年青写作者，经他点评，立刻窜起于文坛，熠熠生辉。他的住家，简直车如流水马如龙，来请教的人，络绎不绝。

有一天，一个后起之秀的青年写作者P，拿了一叠小说稿，请他过目，他花了一个月时间，详细阅读，然后他向P青年提出了一些意见。不料，一个月后，仅仅一个月，报章文学天地版，竟刊登了P对老作家发起的反批评，还痛斥他倚老卖老，浪得虚名，无料，还沾沾自喜，以为写多就是能干，殊不知是浪费纸张；还评他的著作，根本就是口号文字，人物形象不突出，只是广告板上的纸儿，没有血肉，没有个性，亏他老先生还写得津津有味，花了他的精神，也花了读者的时间和金钱。

老作家少说在文坛，纵横了三四十年，远近知名。他走过去，青年人在他面前，都不敢放肆大声说话，如此尊贵的人，几曾受过这般侮辱和严厉批评，而且把他评得一无是处，一文不值。他想起初次见面时，P对他还毕恭毕敬，声声前辈不绝口，老先生还以为P要为他写传记，全盘烘托出对文坛、对写作心得、对作家的评价，毫不隐讳地说出，没想到，一转身，竟用如此恶毒的语言挞伐他，真应了那句老话：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从此，他郁郁闷闷，也没有写半个字，他想，难道我像P所说的那样不济，他想不通，但他老伴却想通了，叨念他：叫你看开算了，你一直记在心里，忧伤过度，会伤身体。果然就来了这一场病。与其这样半生不死地赖着，他宁可要健康，不要名誉，但，他已经没有选择的机会了。

屋子里，只有他和女佣，他下决心，示意女佣取来烧金箔的铁炉，点起火，放在房间里，叫女佣从架上把书一本一本取下，放在火炉里焚烧起来，火焰逐渐升高，炽烈起来，发出必剥必剥的欢乐响声，火星在炉中闪烁歌唱，跳着疯狂的舞蹈，然而老人的泪水，却像山泉一样汩汩泻下，最后竟像孩子一般号啕大哭。

黄昏时，女儿放工回家，看见满墙的书、文稿、狼藉零落，十架九空，满地又是灰烬，空气还弥漫叫人呛鼻的腾腾热气，已经了然是怎么一回事。她知道这是父亲一生的积蓄，他的心血财富，更是文艺界非常珍贵，难得的资料。他在病前，经常摩娑和整理，也洋洋自得，自诩自己拥有的天地，多么宽广辽阔，虽百万富翁，不如我也。然而，现在一炬，中断了香火，什么也湮没了。

她冲前搂抱瘫软的父亲：爸，你为什么要这样？

中奖记

辛　羽

作者简介

辛羽（1953-），原名洪天发，祖籍福建南安，生于新加坡。华校高中毕业，曾获中国教委颁发全额奖学金，赴中国山东大学中文系进修一年。长期从事文教工作，曾任《知识报社》高级编辑，《怡和世纪》执行编辑。现为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理事，《热带》文学半年刊编委，书写文学协会出版主任，“书写文学网”散文版版主。中学时开始涂涂写写，作品散见于国内外报刊杂志，也在网上发表。小说曾获金笔奖与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奖的优秀奖。著有散文集《倾听•回眸》和短篇小说集《芳林余韵》。

我不赌博，从来不买彩票。这次也没买，但却——中了，还是头奖！

你不相信？当然。我也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嘛！

看我一脸懵懵怔怔，我的老板——小菜摊主阿源，把那小小四方票子塞我手里："快去领钱，钱到手，就假不了了！"

说着，转身忙去招呼客人："要茄子，茄子好啊，两条太少啦，维他命P多多不嫌啊，帮助身体胆固醇正常，多吃身体健康。"

见我还站着发愣，就顺手用艳紫色的茄子，轻轻捅我："鸿运当头，赶都不走哇。"

哪有什么"鸿运"！我都快六十了，几个月前刚辞了工，以为可以享几年晚福，躺沙发看港剧。谁料到开德士的老伴，说咽喉老痛去检查，竟验出个甲状腺癌！

不只车开不了了，接着全身上下各种检查，再来连续几个放射性疗程，疗效五十对五十，可却要一大笔医药费啊！

虽说房子的贷款还了七七八八，医药费多少用公积金的保健户头帮补，往后的开销却是个无底洞。眼前一日三餐，到月寄来的大小账单，总得有人去对付。我凄惶啊，能做的选择只有一个——

当阿源在电话里听我说要回来菜摊，他一叠声的："好好，好好好。"

再多说几句，电话里就静了。然后他一贯的拉直嗓门："时到时当，谁没有个三衰六旺！到底旺大过衰嘛。"

阿源这小半个菜摊，在邻里中心待整十年了。我给他打工，少说也四、五年。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他开着"比甲"到巴西班让的蔬菜批发市场选购；当邻里揉揉眼从迷蒙中苏醒，他正好把新鲜的瓜菜摆摊上架。我也跟着上巴刹的人潮，来到摊位开始一天的工作。

他小我几岁，一张脸就像小学生练习本那再生纸封页，扁平干褐。浮肿的眼睑裹着一双浑浊的小眼珠。长时间欠睡眠的债，使他腰板不挺，萎萎蔫蔫的。唯独粗沙的嗓门，大得唬人心惊，也不知是为别人，还是给自己提神。

过了晌午，巴刹的喧嚣像海潮消退，菜摊子总有瞬间的阒寂。

他靠着墙角打盹。我催迫他回去，他弓起身，张开手掌，上下推刷那头灰白的短发，有汗星子溅我脸上。只听他含含糊糊地哼着："那我是被估俚赶走的老板咯。什么世道啦！"

望着他悠悠晃晃的背影，我会加多一句："勿要四处'趴趴'走哇！"

说了也白说。他要直接回家还真稀罕。不是开"比甲"吗，厝边头尾的，别说搬家，就连有什么大件东西要搬运，第一个就想到他。有时在组屋楼下看见别人弃置而又可用的家具，他也搬上车子，为它找新主人——他总知道来菜摊买菜的客工，谁要张床垫谁缺张枱？不然，他就拣几样菜，一径奔老母家里。

这次复工的第一天，他连连向我欠腰合十："哎哟，你真是我的'观音嫲'啦！我老母在冲凉房跌一交，稳坐轮椅了。你不来，我怎么走得开看顾她？"

"你是我的幸运之神啊！"现在他又凑近我说，还语带神秘，"你一复工，我就有灵感，四个字，才买两期就开，兴啊！"

"可是我没买啊？"我把四方票子推还他。

"我替你多买一份不可以么？"浑浊的小眼珠还调皮得巴眨着，"一块钱买大，头奖两千元，多少帮上一点忙吧！不要多想啦，拿钱最要紧。快去呀！"

卖彩票柜台的秀英嫂是菜摊的老主顾了，她盯着头奖四个号码，笑眯眯地问："是替阿源领的吧？"

"不、不是，是……是他替我多买的。"又不心虚，怎么我竟有点口吃？

"哦？"秀英嫂看看彩票看看我，神色怪异。

"不、不……不对吗？"

秀英嫂旁顾左右无人，立起身来倾向我，细声说："这张彩票，昨天阿源跟别人转手过来，还以为……不是可以少报所得税用的吗？"

26-11-2010

（15-4-2011 刊于早报《文艺城》）

楼外楼

馨　竹

作者简介

馨竹（1949-），原名曾琳琳，另有笔名白芙、伊人。祖籍福建泉州，生于新加坡。毕业于中正中学、中华女中、厦门大学文学士。曾在厦门、福州和上海学习中医，并担任本地中医学士学位课程的临床导师。退休前任中学教师，现为自由撰稿人。作品《母亲》、《但愿人长久》、《深沉的思念》、《红豆寄情》和《角直水乡情》分别在国内外获奖。短篇小说《婚事》在1999被搬上电视荧幕。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第一个梦》（1992）、《晚风送我到河畔》（1999），杂文《龟壳里的人》（1997），小说集《夏季里的秋天》（1994）、《情结》（1995）、《母亲》（1996）、《馨竹小说选》（2000）、《神仙也烦恼》（20--）、《神农后裔》（2013），微型小说《百态园：小小说》（1997）。

今年九月，咱们一伙人迳往杭州去。

一早，草草地吃过几块饼干后，大伙儿便披着朝露徘徊于西子湖畔，然后又乘兴凭吊岳王坟，不知不觉一轮火辣辣的日头已垂直地照着大地，顿时，大家都感到肚子辘辘作响，连胃也开始痉挛起来。于是，便拔腿朝不远处的楼外楼奔去。

这是间颇具规模的饭店，生意十分兴旺。环顾四周，几乎每张桌子都挤满了人，顾客们的嘴巴都在不停地嚼着、磨着。体现了一种粗鲁、有力、跳舞般的动作，同时又发出各种各样的但又配合得很有规律的咀嚼声，与瓷器的敲击声混成一种特殊的气息洋溢着整个空间……

不久，菜上桌了，大家都忙个不迭地伸长着筷。

“快点吃！吃完了好离开这儿。”

坐在我对面的明莉的那张娇红的脸赫然阴冷了下来，露出一列腻烦的颜色。

“怎么啦？”秋萍不解地问道。

“你们看隔壁的那些家伙！”

随着她的眼睛望去，只见邻桌杯盘狼藉，碗碟里静静地躺着剩余的残骸，几个中年汉子一边品着香茗，一边抽着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而一股股的青烟从他们口中向四壁疏疏落落地挥发、扩散，蓦地又变成许多不整齐的灰色线条，渐渐地，一层透明淡薄的雾气向我们逼来。“讨厌！”明莉用手绢捂住鼻子，扭过脸对着窗外。

“忍耐些吧。”秋萍劝道。

“那烟味呛得人难过。”明莉把眉头蹙得更紧，同时朝邻桌的那堆人露出一种不屑的眼神。

见到她这副表情，大家只好闷声不响地吃着饭。

“这些人真不讲求卫生，不文明。”明莉显得愈来愈不满，而且嘴里发出啧啧的声响。

端来最后一道菜是西湖糖醋鱼。明莉霍地抬起头来，问服务员道：

“你们为何允许客人在饭馆里抽烟？”

“没办法！这是公共场所。”

年轻的服务员堆着一脸的笑。

“干嘛你们不来个戒烟运动？”

明莉露出一副咄咄逼人的脸色。

“咱们人多，不容易管制。”服务员胀红了脸。

“这是你们的借口。”明莉挟了块香脆鸭放进嘴里咯吱咯吱咬着：“只要人人懂得自律，就能建立起优雅的社会。比如咱们那儿的人就不在公共场所抽烟，不乱丢垃圾及随地吐痰。”

说完，她顺手将根鸭骨头扔在地上。

“不知你们从哪里来的？”

服务员眼里掠过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

“新——加——坡”

明莉将每个字儿咬得十分清晰，然后得意地听着自己的声音。

“小姐，新加坡人的脸皮全让你丢光了……”

若不是秋萍从桌子下悄悄地伸出手来把我揽住，我真想将这句话撂下，然后掉头就走。

丑鸟

尤　夷
（作者简介从略）

刘四爷有一只鸟，极丑，色若乌鸦，貌似麻雀，那么黑不溜秋地一蹲，极像一团无法燃烧的煤球。

但刘四爷爱这只鸟，极爱，溺爱。刘四爷养这只鸟有两年了。两年来，刘四爷一直与鸟朝夕相伴、冷暖与共。刘四爷养鸟的笼子很朴素，也不常用，因为白天刘四爷总把鸟儿放在笼外的。天气好的时候，刘四爷就抬一把陈旧的椅子到院子里，冲一壶茶仰躺着，或扭开收音机听戏，或看鸟。鸟也很怪，并不飞得远天远地，只在刘四爷周围跳，或者就静静地蹲在刘四爷腿上，微闭了眼养神。刘四爷看看鸟，看得树影斜了，看得心里生出无比的幸福和伤感来。

刘四爷的儿子住得很远，工作又忙，难有多的时间来看看刘四爷，和他摆谈摆谈。儿子怕老人孤单，总想给他找个玩处。但刘四爷对儿子费神的介绍并无兴趣，刘四爷只养鸟，养这只丑鸟，儿子有些泄气。

有一天，儿子兴奋地提了只乖巧的鹦鹉来，对刘四爷说，爸，我知道你一个人闷，你爱鸟，就养只好鸟，早晨去公园蹓蹓，听听舒适的声音，也赢得些风光。你别没日没夜去侍弄那只丑鸟了，也没见它唱过几句好听的。你瞧，这只鹦鹉多精神。

刘四爷瞧了一眼，又对着儿子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说，我养鸟，图的不是风光。东西全贵了，负担。

竟死也不要。儿子不解，只得惑惑地提走了。

刘四爷依旧爱他的丑鸟，闷时，就对着鸟说一通话。话说多了，刘四爷有时竟神情潸然。

老了，刘四爷说的话没多少人愿听。

刘四爷的老伴前年去世了。癌症。老伴临走前，知道自己不行了，执拗地让刘四爷将她从医院接回了家。老伴说，家里躺着，实在。躺了两天，老伴终于走了。

几十年相濡以沫，那一刻刘四爷很悲痛。悲痛的刘四爷大脑里出现了一阵又一阵空洞的昏眩。这时，刘四爷听见一声轻轻的呼唤从窗外传来，静一下，又一声轻轻的呼唤。刘四爷回头看去，窗台上一只鸟，正于熹光中对着刘四爷轻轻地啁啾着。刘四爷看看老伴，看看鸟，鸟一展翅，竟到了刘四爷怀里。

一只丑鸟，黑黑的，竟有湿湿的眼睛！刘四爷恍然大悟，抱着鸟，老泪纵横，他呼着老伴的名字，哽咽道：

——你到底放心不下我啊……

选科

一　凡

作者简介

一凡（1939 —）原名王昭英。新加坡公民，定居汶莱。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双飞集》（与夫婿刘华源合著）和《跨越时空的旅程》，诗文集《洒向人间都是爱》和《感时花溅泪》。微型小说作品被收入江曾培主编的《微型小说鉴赏辞典》、杨松年及郑绣方主编的《细微的雕塑：世华微型小说评析》和钦鸿主编的《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等文集。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选集·汶莱卷》等。现为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亚华文艺基金会董事、新加坡《新世纪文艺》副总编辑、《新世纪学刊》编辑顾问及汶莱《五属文苑》执行编辑。

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怡华心中的阴霾，却挥之不去。

昨夜母子俩为选科之事争持不下。与儿子的一席话，一直在脑中回旋：

“妈，你不是不知道我的兴趣在文科，尤其是中国文学，更是我最喜欢的科目。为什么一定要我选工程系呢？我对数理没多大的兴趣。”

“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虑的？人家选文科，多数是因为积分不合理工科的要求。而你明明有条件念工程系，却偏偏要念文科。念文科出路窄，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的。”怡华苦口婆心，希望儿子改变主意。

“妈，我也知道这是一个重理轻文的社会。然而如果大家都一窝蜂地选修理科、医科等出路好的科目，置文学艺术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又如何建立一个优雅的社会？又如何培养出有文化素养的国民？要知道，文化素养不是靠引进一些歌剧话剧或开几场音乐会，就可以培养的。”

儿子说得不无道理。可是这种想法太不实际了。文学艺术能当饭吃吗？不行！我一定要说服他放弃选读文科的决定。

正盘算着要如何说服儿子时，电话铃声响起：“月香，找我有什么事？好啊，我正想找个人聊聊。”

放下电活，怡华匆匆对镜修饰一番，带上了门。

“最近给孩子选科的问题搞得心烦意乱。这孩子积分读理工科是没问题的，可却偏偏要选读文科，真气人！”

刚坐下，怡华就大吐苦水。

“是吗？小强想法怎么那么不实际。我看是你常带他去欣赏什么话剧歌剧造成的。你也真是的，离校那么多年，还留着那些书干嘛。那天在你家，我就看到他捧着一本《红楼梦》，读得津津有味。”

月香呷了一口咖啡，又接下去说：“小强如果不肯念理科，你就劝他念商科。现在也很鼓励年青人出去创一番事业。念商科总比念文科好，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我总觉得既然要建立优雅社会，为什么又不重视文科人才？文科生出路的确比较窄。可是，如果只为将来出路好，而放弃自己的兴趣与专长，不是很悲哀吗？月香，你以前不是挺喜欢文学的吗？怎么现在也……”

* * * * * *

小强轻手轻脚打开房门，生怕惊醒已入梦乡的寡母。选科的事，也使他十分矛盾。他是十分不愿意让母亲担忧及失望的。想起寡母含辛茹苦把自己哺养长大，还让自己上大学，他不忍拂其意。实际上他对文科生的出路也不乐观。他那几位成绩不符合理工科要求，只能选读文科的堂兄弟，出路之狭窄，不是最好的例子吗？

摊开桌面上的申请表格，他犹豫了一下，拿起了涂改液……

带着疲惫的身躯往床上一躺，却发现枕头旁有一封信。打开一看，映入眼帘的是母亲娟秀的字体。

“小强：我已想通了……就选你喜爱的文科好了。这个选择也许限制了你将来的出路。但我可以肯定的是：你会因此而得到快乐。成功的人生不就是快乐的人生吗？”

1999 年 9 月（锡山文艺）第 17 期革新号第 4 期

看似不相干

庄子秧
（作者简介从略）

之一：道

美国俄克拉何马城AP默里大厦爆炸，死57人，包括12名儿童。美国即刻展开大搜捕行动，并悬赏280万美元捉拿两名恐怖分子。

“280万美元，给你吃一世人吃不完，去哩，去抓两个白人去领赏。”

“白人这么容易抓，一枪打死你。”

“你知道280万美元，新加坡钱是多少？给你算你也不会算。”

“令父做牛做马做一世人也没有280万，干你娘。”

之二：听

才33岁的妇女因失信公款85万元，被判入狱七年。她未婚，单身住某公寓。任职以来表现干练，人缘极佳，深获上司的赏识。

“坐七年牢赚85万，不坏哩，有机会我也去坐。”一个说。

“钱不会追回来吗？”另一个说。

“都吞下去了还吐得出来？笨！”

“吐出来就不要辛辛苦苦吞下去。”一个作了总结，然后抽一口烟，把烟喷向那个笨家伙。

之三：途

一辆保时捷跑车于凌晨三时撞向大树。报上的照片触目惊心；车毁得像一堆废铁。司机是怎么救出来的？新闻说他的头部受重伤。

你看，是 SCH，新车。出车第二天撞大树，保险公司倒霉。车价 46 万哪！那张 COE 也值整 10 万。弟呀！你赚多少年才有 10 万？一张纸而已。

车牌几号？令父去买。这个礼拜就拿 10 万给你看。干你娘。

之四：说

警方说：一群学生在纽西兰南岛西海岸游览时因看台坍塌跌下 30 米深的山谷。14 人死亡，4 人受伤。地处偏远的帕帕罗国家公园，因其粗犷的岩石构造和巨大的湖泊而吸引游客前来。事发后，一名学生跑了五公里到一个农场去打电话求救。

不巧这时面包车来了。司机从车厢里抬出一架子的面包。

他们的话题便转到最近面包又起价的事去……

不吃面包吃什么？一碗面两块，三个人吃就六块，吃了早餐不用吃午餐？吃了午餐，不用吃晚餐？

张爷爷那泡尿

子 叶

作者简介

子叶（1950-）原名叶文基，毕业于新加坡教育学院，从事教育工作及教育部课程编写员，曾编写一系列的儿童文学丛书；著有自选集《张爷爷的那泡尿》（1992）。

张爷爷今年七十多岁了，曾经经历过日军南侵那段凄凄惨惨的日子。

那晚，我们闲来无事，央求他讲述日军占领新加坡时的往事。

张爷爷凝神沉思片刻，终于打开话匣子："一九四一年，我二十多岁，在码头当挑夫。那年，日军向东南亚发动攻势，很快就席卷了马来半岛。当时十万联军镇守新加坡，联军将领白思华将军扬言新加坡是个攻不破的堡垒。大家都认为'龙城飞将在，

胡马怎敢渡阴山？’，可是将军的话儿犹在耳际，春节那天，日军投下的炸弹惊醒了人们的和平美梦，白将军的豪言壮语也被炸得像一个个毫无意义的黑点，撒满了新加坡。

“仅仅几个星期，日军铁蹄已蹂躏了新加坡，接着白将军黯然地扛着白旗投降了。最是仓皇辞庙日，难民犹奏别离歌。无情的炮火，逼得难民惊慌逃难。新加坡实在太小了，要逃到哪儿啊？市里的人像潮水般涌向乡村，乡下人扶老携幼往城里逃，人们像没头苍蝇般乱窜乱撞……

“新加坡易旗后，日军屠杀了好多抗日分子，接着便安抚人心，誓言要建立东亚共荣圈，让人民安居乐业，和平共处。

“我和陈叔一家，以为战火已平息。大家便如惊弓之鸟一样，逃回老家牛车水。我住的是一个小床位，屋里没灯，没窗，白天昏昏暗暗，夜里群鼠四处活动，常爬进被窝与我作伴。不过当时能有这么一席床位，伸伸脚，已经算是幸运了。

“一天，日军在街头巷尾张贴告示，招募劳工。当时我年轻力壮，有气力没地方卖，便与陈叔一块应征去。

“来到应征的广场，那儿已排了长龙。几个荷枪的小日本兵凶神恶煞地站在广场上，眼光像鹰隼般地监视着来往的人。空地上排列着十几辆严阵以待的卡车，登记后的壮汉都一一上车，扬长而去。

“终于轮到陈叔了，小日本兵劈头一句问：‘认识陈嘉庚？’陈嘉庚是抗日领袖，谁敢说认识他，陈叔摇摇头。小日本兵火了，掴了他一记耳光，吼道：‘什么？不认识，连小孩子都认识陈嘉庚，你不认识，一定有问题。’陈叔再三解释，小日本兵终于摆摆手，示意他上卡车。

“轮到我了，小日本兵又重复刚才的问题，这回我学乖了，连忙应道：‘认识。’‘认识，你一定是抗日分子，快说，陈嘉庚躲在哪儿？小日本兵凶巴巴地问。这次可糟了，我连连摇头，

小日本兵恼怒了，打了我一巴掌，然后喝令我上卡车，总算过关了，我捂着火辣辣的脸颊，犹感到皇恩浩荡。

“爬上卡车，里头已经站满了人。那年头，大家都被苦水熬得毫无生气，车上的人都像一具具活尸，神情木然。

“不久，引擎开动了，卡车颠簸而去。我站着养神，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司机突然刹车，车里的人都一个劲儿往前倾倒，‘哗’的一声，跌成一团。我站稳脚往外看，只见车子停在一条偏僻的黄泥路上。车头的两个小日本兵，飞跃下车，喊道：‘还没到，我们停车小便。’说着，扯下裤子，露出那像小豌豆般的家伙，在众目睽睽之下，撒起尿来。

“我瞅一下他们那小家伙，心想：这么小的东西也敢示众，真不知羞耻！看到小日本兵撒尿痛快的样子，忽然感到自己小腹胀胀的，才想起憋了泡尿已有多时了。想到这里，便一个翻身，跳下卡车。我绝不会像那两个蛮荒野人，当街撒尿。我们毕竟有五千年的文化，怎能当众小便，丢尽祖宗的脸？我迅速闪入丛林里，顾左盼右没人，才拉出命根子，肆无忌惮地横扫四方，撒得真爽。完事后，正想揪上裤子，忽闻引擎开动声，我一边拉裤子，一边追出去。无奈卡车已绝尘而去，抛下孤伶伶的一个我，在那儿捶胸大喊，但是荒山野岭，呼天不应，只怨那泡尿，使自己变成了断雁，在那儿叫西风了。眼看将要到手的工作，就这样变成泡泡，只叹无奈！

“向前走，不知卡车何处去。只好往回走，回去老窝等陈叔回来才打算。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这条路可真长，走到夕阳西下，星儿闪烁，天边忽然露出一轮明月，多像个饼。我这才想起自己一整天没吃东西，饥肠辘辘，只好望‘饼’充饥，咽下口水，迈开腿向前走。终于看到幽幽的灯光，那儿有小日本兵站岗，夜里守卫森严，没通行证过不得。温暖的窝，近在咫尺，远在天涯，只好在树丛里与明月作伴，共度一宵。

“翌日，起身时，觉得全身软绵绵，还发烧，昨夜不耐五更寒，着了凉。我拖着疲弱的身子回到床位，倒头便睡。昏昏沉沉，也不知睡了多久。朦胧中，仿佛听到人声鼎沸，像炸了锅似的，旋即响起悲痛欲绝的啼哭声。我睁开惺忪睡眼，看见陈婶已哭成泪人儿，撕心裂肺地呼唤陈叔的名字。我知道事情不妙了，原来，陈叔和整卡车的壮汉都被送到樟宜尾，成了小日本兵的活靶子，向阎王报到去了。”

张爷爷说到这里，叹了一口气，说：“命运。一泡尿，让我多活了五十多年。希望子子孙孙，会记得爷爷过去的那段日子，记得爷爷的那泡尿。”

1992 年

人间有爱，
伤世文章有义风



水喉匠

陈伦新

作者简介

陈伦新（1948-），原名陈华福，祖籍海南琼海，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华侨中学高中部，现于印尼工作。著有诗集《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微型与短篇小说合集《疯人院的常客》和《我要夺奖》。曾任新加坡艺术剧场诗歌组组长、《人民生活》主编、《亚细安网》主编。诗作《我们的祖国是一把火炬》和《可敬的兄弟》获1970年代初新加坡大学中文学会主办的文艺创作比赛诗歌组优胜奖；《丹戎巴葛火车站》获选为2011年SMRT和国家艺术理事会联办的“新加坡流动诗篇”；《岛，不能放弃掉》获2012年“中国蔡丽双杯赤子情”优异奖。现为热带文学俱乐部、世华文学研创会会员。

我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工匠，没犯什么法，却被警局招去问

了好几次话。

不是什么光荣的一回事，幸好守密得严，除了五金店老板外，再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否则以后要找其他工作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冷气的讯问室里，也许紧张过度，坐在冰凉的木椅上频频尿急，半个小时内去厕所至少五六趟了。问我话的警官倒是客客气气，其他官方机构里英文英语大行其道，唯独这里这个时刻，我说我英语不灵光，讲得很辛苦，他们还特地请一个懂华文华语的年轻警员来翻译辅助。这年轻警员虽说来自名校，告诉他我姓崔，名达豹。他竟然写成“吹大炮”。我不便拆穿他，他也唯有这时候在警局里显得特别重要，在众多同事面前能挺直腰。

我起身要去洗手间，他也紧跟随后步出。我转身开玩笑说：新加坡岛小小，你怕我跑掉？

他忙解释道：你知道怎么走怎么回来，我就不跟你去了。回到小房间，我把小箱包里所有的工具，诸如钳子，螺丝钻，铁夹子等手头工具全倒在桌子上。

“你们相信我了吧，就是靠这些家伙吃饭的。我一向规规矩矩，警局里的水喉有问题，我可以义务效劳。”

我滔滔不绝接着说：我看过各种各样的水喉，大的，小的，左右开关，手触自动，铜的银的不锈钢的，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金的，金水喉！……谁料到，有眼福却招惹你们问话。

“他用得起金水喉，照理我应该比平时多收几倍的安装工钱，可是我仅仅多收了20块，你们似乎不相信。账单上多出了一个0，谁知道谁做的手脚？你们公务员职位越高钱越多得用不完，薪水月月自动汇入存款簿，还嫌薪金少。——我们，有这餐不知道下一餐的着落。”

不像以往，他们现在还能够听百姓的牢骚。

“你多收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少收反而令我们怀疑？”

我以为听错了，要求他们重说一遍：“多收理所当然，少收教人怀疑。”

我疑惑不解的问：为什么？

“你难道不知道吗，高薪养廉这个道理？花生吸引猴子来的逻辑理论吗？”

我点点头，不置可否，忘了是哪个长官当年堂而皇之说过这话。

“可是，金水喉的主人，怎么今天又靠这理论站不住脚，丢官了呢？”

“哦，哦。我们今天叫你来，不是谈有关金水喉的事。”

我顿时吓了一跳：“我，我又犯了什么罪？”

他们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别紧张，你老实，可靠。我们正在查一宗案子，需要你的协助？”

我更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要求去厕所疏解。

我是个急性子，回来后不等他们开口，一边坐下一边说：“我准时上下班，很少跟人打交道……跟杀人的事更没沾得上边。”

“不要那么紧张，我们又没说你牵涉什么凶杀案……你住后港？”

我点点头。

“地铁站外，栏杆上挂的大牛大象白卡纸……”

“我听说过……有什么不对吗？”

“我们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想，笨牛和白象大概是为了迎接部长的到来展示的吧？……那里不是常常挂布条标语吗？”

他们又笑了，彼此相对笑了一会，投射来却是泛着怀疑的眼光。“如果是热烈欢迎的词句，也用不着我们来追查……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明白挂黑牛白象图纸的真正含义？”

我摇摇头。国家花了巨大的开支建造地铁，地铁路经这里地铁站却弃而不用，听说人民很有意见。恐怕就是这缘故吧。

“你可知道谁张挂的？……谁搞的鬼？”

要我告密？更何况我一无所知。我自告奋勇地说：要不要我义务去帮你们拆除那些图纸？

他们三人附耳低语，出乎意料的说：谢谢你，你可以收起桌上的工具，回家去了！

我不由分说高兴地赶紧将所有工具扫进手提包箱。那年轻警官送我走出警局的侧门，低声告诉我：他们笑说你是传统的华校生，不懂得白象的含义……你好象是我老师，到过我家，教过我补习华文？

“不不！我一直是个水喉匠。”我惊慌的撒谎，低头提着箱包匆匆溜走，不敢回头正视他。

以前说自己是华校生，会有政治上的麻烦，现在似乎是不一样了。

至今没有人知道，我临时第一次充当水喉匠，意外为客户安装了一个“金水喉”，却得不偿失的必须三番五次来回警局。

我早在一个月前离职，只当了三天的水喉匠，工具箱包也是临时从自己家里库房拚凑而成的。

（2009 年 12 月“艺术天地”第 24 期）

妈妈的心

崇 汉

作者简介

崇汉（1945-）原名邹崇汉，祖籍广东省大埔县，生于新加坡大德光岛。1965年毕业于德明政府华文中学。出身贫寒，曾当过割胶工人、菜农、店员、农场饲鸡工人、铁厂工人、铝厂工人、三合板厂工人、公共巴士司机、船厂计时员、电子厂清洁工人等，有“工人作家”之称。著作甚丰，已出版的作品集有散文集《不屈的英灵》（1972）、《乘着遐想的翅膀》（1989）、《近海亲船的日子》（1994），诗集《赤道鼓声》（1972）、《万象》（1989），短篇小说集《怒火渔乡》（1972）、《异乡梦》（1990）、《光焰长燃》（1995）、《万事随缘》（1999），中篇小说集《金光道上》（1974）、《白云下》（1980）、《翠园》（1981）、《崎岖路》（1990）、《轮转岁月》（1991）、《奔走在闪耀的路上》（1999），长篇小说《在风雨中》（1975）、《恋念德港情》（1992），微型小说集《其实都一样》（2000），诗与散文合集《湖上有个

燃烧的梦》（2003）。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永久会员。

太阳西沉了，大地一片苍茫。

她到百货商场去买三样东西，三天前已经决定要买的。

第一样——一只手表。

标签上虽然写明价钱，但她却故意问年轻的女售货员。该名售货员健谈，微笑着问：

“买来送给谁呀？”

“送给我女儿——阿英，当作生日礼物，她像你一样年轻。

“哦！为什么不买贵重一点的？”该名售货员再问。

“买不起呀！”她接着满怀心事的说：“买只手表给阿英，戴在手上，处处相随，希望她常看看时间，警惕自己，别虚度光阴，留连在外，要天天准时回家。”

第二样——无色金丝眼镜。

眼镜店的女售货员好奇地问：

“你买没有度数的眼镜给谁带呀？”

“给我的女儿——阿英，她像你一样漂亮。”

“为什么不买一副太阳眼镜，这样才够摩登（现代）呢。”这名售货员说。

“不是戴美的。”她满怀心事的说：“让阿英多一双‘眼睛’，才能看透人心的真假，看清面目面目，才不会被坏人诱骗，被拐带，被陷害，毁了自己的前程。”

第三样——一本簿子和一支笔。

书店的女售货员见她上了年纪，打趣地问道：

“是不是买给你外孙用的？”

“买给我女儿——阿英。她还没结婚，像你一样，脸上长有几颗青春豆，一样天真。”

售货员伶俐、大方，见她满脸愁容，于是关心道：

“是不是你女儿不听管教？”

“唉！”她轻叹一声，满怀心事道：“希望阿英记下妈妈说的真心话，好好检讨自己，做人要懂得礼、义、廉、耻，要有骨气，要有上进心，认真学习……”

三样礼物装进一个精美的纸袋里，然后她迎着晚风，到邻里警岗去，她一见到警长，就迫不及待地恳求道：“谢警长，麻烦您把这些生日礼物交给我女儿，一定要交到她手上，可以吗？”

她到邻里警岗去找谢警长谈过几次话。可是谢警长对于她的恳求，毫无办法。他告诉她，他曾经派同事到陋巷、公园、酒吧、夜总会及一切令人怀疑的地方去明察暗访，可是，一直找不到阿英的下落。……

她脸色灰沉，心神不定，步伐蹒跚地离开警岗的大门。她走到一棵青龙木树下，仰望茫茫的苍穹，无声地呼喊：

“阿英，你在哪里，天黑了，雷声隆隆，快下雨了，怎么还不回家呀？……

鸭粥嫂

罗燕平

作者简介

罗燕平（1949-1975），原名罗燕萍，笔名有曾疾、小彬、少宾、疾风、容风、万里晴、努尔等，新加坡公民。中学毕业后，当过《民报》记者、工厂女工、建筑扎铁工人等。1975年五月二日死于工地意外。中学时期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报章副刊和文学杂志。1977年好友编辑出版她的作品集《直面惨淡的人生》以资纪念。

牛车水“阿福鸭粥摊”的夜市生意特别好。看尾场电影的，“补水”做夜的，摆街收摊的，耗了精力，疲了筋骨，饿了肚皮，一一靠拢上来：

“来一碗孖底！”

“两小三大！”

热呼呼的粥冒着烟，香喷喷的卤汁叫人垂涎，加上滑腻腻的鸭肉丝，一碗落肚，精神抖擞。于是每当这个时候，鸭粥嫂和她的女儿大梅、小梅就忙得不可开交了。

“大梅，角头二小，横门三大，孖底拿到红豆水档。”

“哦！”大梅漫声应道。手脚比咀巴来得更快，答话间已经离开粥摊，“烫！滚水！”她边走边嚷。

“小梅，给妈多拿六隻碗，怎么？还不快洗，慢吞吞，客人可等急了。”

小梅今年九岁，比姐姐大梅小上六岁，白天还在念书。

鸭粥嫂个子瘦削矮小，卅来岁，人和气又耐劳，很得街坊敬爱。

奇怪的是，鸭粥嫂的摊子横框上，明明有块招牌写着：“阿福鸭粥摊”，阿福是谁？可没人提起；只有那么一回，鸭粥嫂的摊子接连闭市两晚，那是从来未有过的现象，街坊们纷纷关心地追问卖红豆水的唐婶，这才知道小梅患上肺炎，鸭粥嫂坐食不安，也没心思摆摊。

“唉，阿福这就离开她母女三人，真是！”座中一位长者摇头叹气。于是，平日街坊不愿在鸭粥嫂面前提的阿福，此刻又受到议论。

据说三四年前，此地发生一宗私会党空前血腥大格杀后，治安当局对这个地方特别注意，经常派出多名便衣警探到街头巷尾咖啡摊一带，侦察“可疑人物”。鸭粥嫂的丈夫——烂饮好赌的阿福有一天就被“大狗”抓走。

阿福的嫌疑是因为和私会党徒有来往。“大狗”上门录口供那当儿，鸭粥嫂刚产下一名男婴，身体缺补份分外孱弱，不堪这突然而来的打击，竟昏厥过去。待她醒来，丈夫不见了，出世才五天的孩子，不知怎的，小背脊朝天，活活给闷僵了！

口张目瞠，鸭粥嫂的心情沉痛是不言而喻了。偏偏“大狗”又一次登门造访，这回是录取婴孩丧生的口供。两星期后，验尸庭传召鸭粥嫂站在证人栏上叙述案发经过。鸭粥嫂神情呆滞，两

眼无神，她嚅嚅嗫嗫不清不楚的谈话，叫庭上通译员大为气恼；查案警长呈报验尸官证人供词前后不符，这简直是存心蔑视法庭！验尸官两次警告，宣誓而不说实话，可控以蔑视法庭之罪！

鸭粥嫂急得哇一声哭了出来，原本肃穆无声的法庭马上引起一阵骚扰。这，这像什么话！通译员连声吆喝。幸而，验尸官谅小民“幼稚无知”，训斥一顿，判为意外。

审毕退堂，验尸官铁青着脸转身离去。鸭粥嫂也浑浑噩噩出了庭，大梅小梅紧跟在身后。唐婶和几位街坊陪同出席旁听。“真是不近人情，这种地方有理也说不清！”大家愤慨地说。

这以后，大梅辍学了，帮着妈一道卖夜市鸭粥。至于阿福，却从此失踪，上那儿去呢？鸭粥嫂到“政府厝”问过。“我怎么知道？已经放出去了。大概作贼心虚逃跑掉！”“政府人”冷冷地答她。

岁月并没有把烙印在鸭粥嫂脑海里的惨痛遭遇冲刷掉。但她却一天比一天坚强起来，振作起来。小梅，无论如何要给她读书，并且读好的书，懂得真道理，懂得穷人的痛苦，懂得做个有骨气的人！这里有的是好街坊，尽管让小梅向他们学习好了。

不过几天，人们又见鸭粥嫂、大梅、小梅在“阿福鸭粥摊”忙碌地招呼客人。生活里的风风雨雨，对顶天立地的劳苦大众来说，可多着呢，然而，也算不了什么！

刊于一九七一年一月十五日

老师整容

林　枫

作者简介

林枫（1926-2004）原名黄任芳，另有笔名无心、佩芬、天心、陈燕南、于谦等。祖籍福建诏安县，生于马来亚沙巴州。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任中学华文科主任多年，同时在沙巴广播电台主持节目，也为报章撰写专栏。1950年代开始发表新诗和小说，作品发表于报章。小说《岁寒的松柏》曾获台湾新生报小说征文优胜奖、《仙特娜》获台湾侨政协会小说征文优胜奖，新诗《春天是我们的》获新诗比赛第一名。已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稚子心》（19-）、《芬芳处处》（1993）；广播剧《神仙情歌——神山游击队》（1975）；歌词集《林枫歌词集》（1989）；新诗集《心灵的歌》（2001）等。

约翰先生望了望窗外黑沉沉的天空，不耐烦地扫射办公室四

周一眼，只见挤满了被解聘的老师，失望、焦虑、愤怒、茫然……复杂的表情，写在每个人的脸上。最后他的眼光停在一位青年人身上，他衣履整洁，身材修长，看来似鹤立鸡群之中。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间学校的老师？”

“集英中学，施化雨。”

“什么，再说一遍。”

“集英中学，施化雨。实施的施，文化的化，雨露的雨。“

化雨傲然挺立在那儿，把语调拉得很长，唯恐对方听不清楚似的。

“好了，好了。”

约翰先生显得更不耐烦，用很快的动作在卷宗里抽出一份文件。

“报告上关于你的评语不太好，说你对学生太过严格，这会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考试分数扣得太紧，可能你不懂得常态分配记分法。对迟到的学生要求太过分，在某方面处理欠公平。测验次数太多，浪费上课时间。”

“还有你不应上课钟一响就进教室，影响和谐情绪。“

“这点吗？评语倒没有说起。不过，如果你每次上课都很准时，有些迟到的老师当然不好意思，认为你不和他们合作，这是可以理解的。”

“我懂了，你的分析别具慧眼。”

“你可曾注意学生身心平衡发展，忽略了休闲生活的重要。这点你怎么说。”

“请你再说明白些，约翰先生。”

“评语说，你上课时弄得学生精神太紧张。你应该说说笑话，逗他们开心。让他们闭一下眼睛，养养神，活动活动筋骨。”

“……”

约翰不明白化雨为什么不说话了，也许他不能体会“沉默是金”是华人的处事哲理？仍不识趣地说。

“报告书上又说，你讲话有浓重的鼻音影响学生的听觉。可

能因为你的鼻子长得特别扁平，眼睛太小，不够精明锐利，不够威严。因为身为老师必须观察入微。”

“看来我应该请美容师整容。”

忽然全堂爆出大笑声！

“这有什么好笑？请你在回答我一个问题，上课时你的眼睛朝哪儿看？”约翰说。

“当然朝前面看，有时随便看，左右看都可以。”

施化雨一副懒得理睬的样子，惹得约翰更气恼。突然大声问：

“你是否讲课时太过集中精神看前排女生？“

“我……”

“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关于这点，我倒认为不重要，也许中西文化不同，凡是美丽的东西，人人都有权利看。这是审美观念。想不到评语却认为要不得。”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说自己误人子弟，死罪有余。”

“你终于知道自己不对了。我必须提醒您，英殖民地政府让你有工作做，养活你一家人，你不应该对教育部有所抱怨。”

“我会感恩图报的。”

“我喜欢你这种合作精神。对不起，你们华校采用聘任制，我爱莫能助啊！如果你急需另找一份工作，我会替你想办法。”

“谢了，先生，我永远记得你这份友谊。“

“客气，客气。”

约翰先生再环顾一下一大堆的人群。

角落里站出一位举止斯文，戴眼镜的中年人。一阵窃窃的私语声，切断了刚才的沉寂。

“啊，怎么会是他？”

“他不是五年前被选为立人小学的模范老师？”

化雨看也不看，踏着又快又大的脚步走出去。

鬼迷心窍

流　苏

作者简介

流苏（1964-），原名刘碧娟。祖籍广东大埔梅县公州，生于新加坡。1988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1989年获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大学毕业教育专业文凭，2004年南洋理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曾任初级学院教师、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华文专科督学，现任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文化学部中文系讲师，从事新华文学与现代主义研究。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作品以散文和小说为主，作品有散文与小说合集《人生是花》（1991），散文集《真心如我》（1994）、《解读幸福的地图》（1999）、《流苏散文选》（2001）、《旷日情书》（2003）、《仙人掌散文系列·流苏卷》（2009），小说集《鬼迷心窍》（1996）。

清明快结束了，星期五提早下班，买一束白菊，到二姑姑那里去。今年，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吴叔叔。去年他说胸口作痛，也许是最后一次来看二姑姑。一年又过去了，平时总是想不到吴叔叔，不过，一到清明想起二姑姑，自然想到他。

昨天晚上，二姑姑到我梦里来。跟小时候一样，她牵我的手在海边散步。我抬头见姑姑望着远远的海，眼角满满比大海更蓝的忧郁。二姑姑说思念是一种瘾，有毒的瘾，发作时大海都吞得下。不懂事时，以为二姑姑爱海，常常带我到海边散步。懂事后，我紧紧地拉着二姑姑的手，我怕放手，她会把自己扔进大海。二姑姑的瘾来自一个长年在大海上飘泊不定、不肯靠岸的浪子。二姑姑每次来都说同样的话：爱他很难，不爱他更难。话还留在唇边，身子却朝大海走去。十七年，大海被填得越来越小，还没望尽，视线就被对岸高耸的公寓阻挡。二姑姑说：他流浪到海的尽头，她就追随到海角；他一辈子飘泊，她就一生守候。

吴叔叔站在二姑姑的牌位前，看起来比去年苍老，还没走近，就看到牌位旁边的插筒里一束浅色的黄玫瑰。二姑姑最爱玫瑰。她的心愿是从心爱的人手中接过一束玫瑰，心愿其实遥不可及。吴叔叔从来不带花，他用一块折得方方正正的白手帕轻轻地抹一遍牌位，抹到二姑姑的照片，动作缓慢，瓷砖一抹泛起光泽，二姑姑笑得很美。我想此刻她最开心。黄玫瑰，也许是吴叔叔带来的，有点惊讶，我手中的白菊相形见绌。

看到我，吴叔叔眼光谦和，笑容慈祥，尽管一年见一次，感觉很亲近。他叫我雁儿，那是小时候二姑姑叫的，长大后没有人再这样叫我。每次他唤雁儿，就像二姑姑回来，我又回到跟二姑姑的日子。跟二姑姑生活很不一样，很单纯的东西她想得很繁杂，很烦乱的东西她又打理得井井有条；快乐的时候眉飞色舞，伤感的时候天地都黯然失色。家人不是不喜欢她，只是不太习惯她的情绪起伏不定。二姑姑有时很孤独，对我说很多我不太听得懂的话。她说生活越热闹，心越寂寞。

我们站在牌位前，看看二姑姑，像在欣赏一幅画一件雕塑。

二姑姑走的前一晚，我在她房里玩她的首饰盒，挑出一对小巧玲珑的耳坠子，是珍珠的。我向她要，她说好，给我当生日礼物。吴叔叔侧过脸，看见掩盖在发鬓下的耳坠子，你二姑姑最喜欢的珍珠耳坠，要好好收藏。

人家说他是浪子，不可以托付终身。他的梦都在海洋里，暴风巨浪压根儿抵挡不了他投奔大海的狂热。他四海漂泊，逍遥自在，上岸不到两天，就浑身不舒服，说走就走。姑姑竟然爱上这个浪子，家人反对，她也不管。人家说这叫“鬼迷心窍”。

我是在二姑姑走后的第三个清明节才见到他。他来时什么也没带，就是一块白手帕，轻轻地抹，这个动作我目睹了十四年。

吴叔叔说昨晚二姑姑来找他，头发衣服都湿透，耳坠子还滴着水珠。他说二姑姑来给他送伞，他扑哧地笑了一声，海上风浪这么大，一把伞挡得了什么！我记得，逢到雨季，二姑姑打着伞往海边走去，风雨中她像一棵清癯的树。

我发现吴叔叔眉头皱起，他说心痛，我怕他倒下，上前扶他，他手臂好凉。天色渐暗，天边只剩一抹余晖，他老了。他说不碍事，他自己可以走。我回身跟二姑姑道别，发现插筒中的黄玫瑰不见了，二姑姑照片上蒙一层薄薄的尘，好像很久没抹过，再回头找吴叔叔，也不见了。

睁开眼，额头上有些汗水，想起首饰盒里的珍珠耳坠，拿出来一瞧，耳坠上滴落一颗水珠。二姑姑，别忘了打伞！

新年快乐

芊 华

作者简介

芊华，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金门后浦。赤道风出版社社长，《赤道风》四月刊出版人，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永久会员。九十年代受林锦影响开始创作微型小说，第一篇微型小说《雪》，刊于一九九四年《微型小说季刊》。微型小说作品曾发表于中国和新加坡刊物上；曾入选盛大网站女作家专辑、《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新华年度文选、亚细安文集。著有散文与散文诗集《绿的希望》(1991)、散文诗集《外婆的发》。

她在咖啡店里守着一档面包摊，守着岁月的艰难。

永远的毛线短褂套在长袖花衣外，脸上的颧骨早已凹陷下去，

蜡黄的脸很少展现笑容，有时坐着、坐着，竟在摊位上打起盹来。那个搁在摊位的零钱罐子永远张大嘴巴空喊："买个面包吧！"

她卖的是传统面包。虽然样式不多，但是她蛮"疼惜"面包的。谁要是不小心把面包掉落，她会极不友善的说："也不拿好好！"愠怒的样子倒像是弄坏了她的什么宝贝。

与她近在咫尺的鸡饭摊主，不知何故，三天两头就对她骂咧咧：

"吃这么老了还要卖？……摊位乱七八糟也不弄干净……你的人使人很讨厌，你知不知道？……"

她微微颤抖的嘴唇、喃喃地，在别过脸的刹那，我惊见一颗晶莹的泪花在打转。啊啊，可怕的诅咒声，顿令她的身躯萎了下去。

有一段日子，我避免经过面包摊，不知为什么，我竟害怕见到那渴望的、无助的、呆滞的眼神，仿佛都是冲着我而来的。

那日再度经过她的面包摊，忽然耳际传来细细的声音：

"阿妹，阿妹，来！"　我回头一望，她正向我招手，我踱过去，问：

"什么事？"

"你帮我看这信。"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打了四方摺的政府公函，摊开，递近我面前。

"信中说，你的摊位不卫生要罚款。"

"夭寿，不知谁去告我？"

"信上限定你这个月要缴罚款！"　"现在几月？"

"十二月。"

她沉沉地"哦"了一声就嘎然而止。

临走时，她的感激划成一道娓娓的笑意，我捧走一朵兀然而开的花。

这之后，她是否还开档，我不曾留意。当我察觉她不再来，玻璃柜开始蒙尘的时候，我竟萌生一种思念：她怎样了？

后来，柜子被人搬走了，留下空荡荡的位子，听人说她去了——那极乐世界。可就要过年了，她也不愿等待人世间的——新年快乐！

写于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二日

刊于一九九六年四月《新月》（创刊号）

两个挂钟

网　雷

作者简介

网雷（1945-）原名蔡世居，祖籍福建金门，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笨珍，自幼年起移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永久居民。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完成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科课程。现任商团执行秘书。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员。著有散文集《湖畔晨曲》（1996）、《山岗旧梦》（2002）和《椿树长荣》（2011）；诗集《我们隔得那么远》（1998）；短篇小说与散文集《无花果之忆》（2007）；与文友许汐、丹美、黎华和秦真联合出版散文、微型小说、诗歌与歌曲合集《故乡的怀念》（1991）。

弟弟捧着一个褐色扁盒子，一踏进门就兴冲冲地跑到妈的跟前说：

“妈！我买的电钟！不必转发条，只要插上电就会走。好看吗？”

妈脱下老花眼镜，放下手中正在缝制的衣服，接过弟弟递过来的电钟，眯着眼细细端详，用手轻轻抚摸，嘴角挂着微笑，连声赞道：

“唔，好！好！”

看着电钟，一件尘封的往事又历历浮现在妈的脑际：

十三年前。

一场大火烧毁了芽笼三巷贫民窟几百间亚答屋，也把家里所有的东西烧得荡然无存，全家人寄宿在灾民营一段日子后就搬进组屋。

结束流离失所的生活，有了一个自己的家固然感到欣慰，但家徒四壁的凄凉景象却又令人心酸：这哪里像个家啊！只有几个堆放衣服、用具的木箱，什么家具也没有！

连时钟也没有，生活里似乎没有时间的观念，多么不便。是的，家里急切需要时钟啊！

可是，单靠妈车衣的微薄收入，仅够糊口而已，哪里买得起时钟？

有钱的姨妈刚替大表哥娶媳妇，亲友总共送给她家七、八个时钟。妈心想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姐，该会同情她的困境，于是开口向姨妈要一个时钟。

谁知姨妈一听连连摇头，冷冷地说：

“不行！不行！这些时钟我要留着自己用！你要用时钟，自己不会去买一个！”

“我就是没有钱才向你……”

“哼！没有钱？没有钱不是省起来啰，学人家挂什么时钟？”姨妈抢白道。

妈狠狠地瞪了姨妈一眼，气愤得肺都要爆炸，一言不发，扭

头就走了。

之后，妈咬紧牙根，节衣缩食，过了几个月，凑足一笔钱，买了个摆钟。挂上墙壁的当儿，全家人不禁欢呼起来：

“噢！我们有时钟了！我们有时钟了！”

“妈，你说电钟要挂在哪里好呢？”弟弟的声音打断了妈的回忆。

“哦，你说什么？”

“我是说电钟要挂在哪里？把摆钟除下来，电钟就挂在原来的地方吧！”

“不！”妈立即坚决反对。“新的电钟可以挂上去，但旧的摆钟还是要挂在那里，绝不能除下来！”

弟弟疑惑了：“哎呀，妈！哪里有人家一间小小的厅挂了两个钟？那个老古董的摆钟早就可以扔了！”

然而，妈斩钉截铁地说：“摆钟要永远挂在那里，让我们永远记得从前买不起钟，给人瞧不起的日子！”

弟弟拗不过她，只好照办。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我家狭窄客厅的墙壁上，并排挂着两个钟：一个是崭新美观的石英自动电钟，另一个是摆锤不停摆动、假若忘了每星期拧紧一次发条就停的陈旧摆钟。

菩萨伞

小兵一名

作者简介

小兵一名（1954-）原名林树荣，祖籍中国广东省潮安县，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黄埔中学高中文科班，1984 年毕业于新加坡广播局编剧训练班。曾经做过建筑扎铁工人、铁厂学工、机械厂学徒、宝石厂工人、塑胶铸模厂学徒、巴士装配厂烧焊工人、摄影器材售货员、文具店店员兼送货员，现为文具礼品零售商。自少爱好文学、电影、漫画与美术，业余学习写作。1972 年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无名教师》，1997 年出版小说、散文、散文诗合集《菩萨伞》。1987 年参加春雷文艺研究会文学组，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1975 年，我服完兵役，投入社会工作，第一份职业是建筑工人。我工作的地点靠近黄埔路一间小学的前门，那里正在兴建政

府组屋。

每天清晨，我骑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从大巴窑家里出发，沿着大巴窑六巷、惹兰大巴窑，转入惹兰登德兰，然后经过一座小木桥，再通过一条小洋灰路，便来到那间小学的后门，穿过校园，就抵达了工地。

那几天老是下雨，时而倾盆大雨，时而绵绵细雨，下下停停。

那天傍晚，天还下着毛毛雨，我放工经过那条小路时，发现路面有一处破损，露出一个大洞，原来洞底的黄泥被雨水冲掉一大块，路面因为失去支撑而崩塌了。

来到小桥边，我又发觉到桥面上横排着的木板少了一块，想必是遭大水冲走的吧，致使木桥中间形成一个陷阱。

我心中暗想，大白天倒没什么问题，小心点儿，一大步一大步也就能跨过这两道障碍了。可是，到了晚上，这里只有一盏小路灯，亮度有限，加上雨后路滑，过往的行人可就有危险了。想着想着，我将脚车停了下来，靠在一旁。

我取出随身携带的拉尺，量好桥板的尺寸，便骑着铁马赶回工地去寻找修补的材料和工具。

雨还是连绵不断地下着，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

过没多久，我已经将几根木柱垂直地插入那条小路的破洞中，上面盖上三合板，再钉多几根铁钉，总算牢固了。

我再跑到木桥那边，蹲下身子，放稳木板，便开始钉铁钉。谁知道，那块临时找来的木板十分坚硬，几根钉子全都被我锤弯了。

这时，有一个身穿蓝衣黑裤的老太婆，一手撑着一把大黄纸伞，另一手揽着好几把布的摺伞，正弯着腰，蹒跚地一步一步走过小桥。

我赶紧用双手抓住那片还没钉稳的桥板，说：“阿婆，小心一点，这桥还没修好！”

“啊，谢谢。”她低下头，朝我温馨地微微一笑：“你正在

修桥么？”

“是。”我好奇地问道：“阿婆，这下雨天，您一个人拿这么多把雨伞要去哪里？”

“喏，不就是因为下雨，我这才赶着拿去给学校里的孩子们用啰。”她开怀地笑了：“他们快要放学了。”

我的好奇心加重了：“阿婆，您有几个孙儿在那里上课？”

“哦，不，不，不。”她笑得眯上了眼睛：“我一个老太婆，家里没有什么亲人？”

“啊？！”我感到十分不解：“您家里头没有孩童吗？”

“没有。”她仍是一脸笑意。

“哦……”我好奇心更重了：“那您干吗拿这么多把雨伞到学校去呢？”

“喏，每到下雨天，有些忘了带伞的顽皮学生总喜欢把书包顶在头上，冒着雨奔跑到马路对面的车站去搭车。”她望了望车站，关注的说：“这多危险，再说，被雨水淋湿了容易着凉和感冒，也不好。所以，我便决定送几把雨伞过去，给他们遮一遮雨。”

“原来是这样！”我听后不由其然起了敬佩之心：“您经常都这样做吗？”

“是的。”她微笑着：“我就住在车站后面的组屋楼上，很方便的，举手之劳嘛。”

“阿婆，您真难得！”我敬重地说。

“没什么，助人为乐嘛！”她的目光闪动了一下：“你不也是一个有心人吗？”

“没什么……”我被她这一赞，反而觉得别扭起来：“助人为乐嘛！”

我们俩都笑了。之后，她向我示意道别。她在雨线中逐渐远去的背影，在我内心深处逐渐地变得高大起来。

“我应该再加一把劲！”我想。

这一回，我先把弯了的钉子从木板上全给拔掉，再找了一根大钉从原有的钉洞插进去，然后用劲摇转它，使钉孔扩大。如此钉一下，再摇一下，重复了好几十回，终于将那块硬木板给凿穿了四个钉孔。

我再次把木板放回桥上，又仔细挑出四根大铁钉，抡起铁锤，狠狠地把它们敲下去，终于大功告成。这时，我浑身都湿透了，也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哈，总算完工！”

突然，我感到通身在刹那间暖和起来，这才惊觉，在我周围一尺以外的桥面和地板上，正“哗哗啪啪”地水花四溅。

雨势好大啊！

我愣了一下，猛然省悟起来，连忙回头一望，只见一把赤黄色的大纸伞下，一片柔和的金光笼罩之中，我看到一张慈祥无比的脸孔——观世音菩萨！

12/02/1992 病中，14/02/1992 三稿，24/12/2005 修定。

绿色天使

小兵一名

作者简介

小兵一名（1954-）原名林树荣，祖籍中国广东省潮安县，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黄埔中学高中文科班，1984 年毕业于新加坡广播局编剧训练班。曾经做过建筑扎铁工人、铁厂学工、机械厂学徒、宝石厂工人、塑胶铸模厂学徒、巴士装配厂烧焊工人、摄影器材售货员、文具店店员兼送货员，现为文具礼品零售商。自少爱好文学、电影、漫画与美术，业余学习写作。1972 年末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无名教师》，1997 年出版小说、散文、散文诗合集《菩萨伞》。1987 年参加春雷文艺研究会文学组，现为新加坡文艺协会、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自从处罚垃圾虫在公众场所清理垃圾的法令实行以来，我都一直在负责监督受罚者东海岸清除沙滩上垃圾的工作。

每个星期日上午七时至九时是我们这群特殊的“垃圾工人”上班的时间。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工作，是因为在这段时间内海边人比较稀少。一来，方便我们的工作进行，此外，由于受罚者遇上熟人的机会较少，让他们在心理也好受一些。

有一件使我感到十分不解的，是每回在我点算工作人数的时候，总是多出一个人，一个总爱穿着绿衣服的人。

他并没有列入在每周的“黑名单”内，但星期天早晨七点，他总是准时地出现在我们的队伍里，而且还傻呼呼地对着我们笑着。在清理垃圾工作进行时，他更似乎显得非常卖力和高兴，不像其余的受罚者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这般地过了三个多月，我终于禁不住好奇。又一次星期天的早上七点钟…… 在海边，一轮旭阳出现在东方暖洋洋，映得浪花都泛着金光，夹着沙不断轻轻地扑到岸上来，岸边树不时传来小鸟们快活热闹的啁啾声。

海风迎面吹送过来，令人好不心旷神怡。

午后，我指示那个“特殊垃圾虫”留下，我带领他们去进行清垃圾的工作。

我查问那个年轻人：“先生，为什么每个星期天天你都要来？难道你被罚得还不够？”

对方听了摇摇头，用手指着嘴巴，张开口发出了“哑、哑、哑”的声响。

“吓，你是个哑巴？”我觉得很意外。

他点点头。

“你——”我比手划脚地说：“是被罚来捡垃圾的吗？”

他摇摇头。

我更纳闷了，又再比手划脚地：“那，你还要来？”

他作了个手语，指指我衣袋里的原子笔和我手上的文件夹。

我把文件夹和原子笔交给了他。

只见他用原子笔在我文件夹内的纸张上写下几行字，然后又将文件夹连同原子笔递回给我。

我接过文件夹，仔细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这样几行字：

大海如此多娇，

自然本来就美。

奈何浪边尽多垃圾，

海滩上我们勤捡碎玻璃！

我阅后若有所悟，抬头一看，那年轻人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时，有一只美丽的绿色大蝴蝶从我身前的沙地上徐徐地飞了起来，直冲云霄。

异质伤口

希尼尔

作者简介

希尼尔（1957-），原名谢惠平，又署齐斯、篱卡等。祖籍广东揭阳，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德明中学和义安理工学院。1970年代开始写作，曾获新加坡全国短篇小说创作比赛佳作奖、金狮奖小说组第一名（《将军泪》）和诗歌组第一名（《二十世纪末一只蜻蜓的心事变奏》）、新加坡书籍奖（诗歌、小说）、亚细安青年文学奖、新加坡文学奖、新加坡文化奖、东南亚文学奖等。已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六弦琴之歌》（与弟弟依汎伦合著，1979）；诗集《绑架岁月》（1989）、《轻信莫疑》（2001）和《希尼尔短诗选》（2002）；微型小说集《生命里难以承受的重》（1992）、《认真面具》（1999）、《希尼尔微型小说》（2004）、《希尼尔小说选》（2007）等。主编一系列的“驻校作家计划学生作品集”、《星空依然闪烁：新加坡闪小说选》、《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学作品选·小说卷》、《五月情诗选》等。曾任新加坡大专

文学奖诗歌组评审。现为新加坡作家协会荣誉会长、《新华文学》总编辑、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究会副会长。

早在若干月前，他就下定了决心。

然而，那与他相恋了一段时期的年轻女子似乎让他难舍难分。一连好几个夜里的天台上，——那个女人洁白的肌肤，搁在木栅栏上的黑纹高丝袜，以及墨蓝天宇处闪烁的星光，把气氛协调得极为柔和。——仅仅片刻的温存后，他骤然缩身，退到冰冷的大理石椅旁，一种雄性无法完成挺举动作般的怅然，挂在男子迷惑的脸上。

“我们分手吧！”他说。

“总要有个藉口。”女人十分镇定地回应，像是闲聊着别人的事。

“我想起了祖母……”他停了停，思索一般：

“今早，我替她把一颗紫铜色的子弹头送到文物馆去参加展览。”

“什么展览？”

“日治时期文物……”

“跟这些日子的来往有关吗？”

“也许没有。不过，那子弹确实是从我爷爷的身上挖出来的。”

男子不再说什么，他不想去破坏这美丽的夜色，或去加深分手的无奈。

回去以后，他的祖母一再告诉他，有关宪兵与良民互相对峙的故事，以及漳宜海滩上一字雁排行的肉体与机关枪互相纠缠的传闻——那是紫铜色子弹从祖父的第四根肋骨处挖出后所透露出的唯一令人信服的事实——祖母一再强调。男子不断点头。

他再次向那与他相恋了一段时期的年轻女子提出分手的事。

“不是受你祖母的影响吧？”

“没有，她没说什么。只是今早，她又要我把一件印有血色通行证的衣衫拿去参加展览。”

“什么展览？”

“日治时期文物……”

“哦！”女人一脸茫然。

“那些历史教科书都没有记载吧？”

她沉默。男人也不刻意继续同一个话题，尤其是那么罗曼蒂克的餐厅里。

他一面喝着汤，一面胡乱思索。突然，一列宪兵的影子闪进他的眼帘，并持着刺刀呼喝着……

“当——”的一声，汤匙从他手中滑落，碰到碟子的边缘，发出一声脆响，他感觉有不少的视线朝他这个方向投射，连忙往碟子大动作地检查了一番，以引开注意力。大约十余秒钟后，他才继续对她说道：

“喝忌廉杂菜汤吧，还拌着玉米，味道不错的！”然后，他们低着头，专心地喝汤。

“或者——，就跟往常一样，把汤里的英文字母拼一拼吧！反正还有时间。”

“太迟了，汤里的面粉字母都快被我吃光了！”

“那就以捞三回为限吧。”

三回总共捞了两个E，两个R，而M、O及S各一。

她在很短的时间内拼凑了好几个字，如SEE，MORE，ROSE等。

他在侍者到来埋单之前，竟然想到一个较少使用却近日流行的字眼：

REMORSE！

“什么意思？”她一时也弄不清楚。

“忏悔、自责。你们词汇里缺乏的！”男人一口气把汤吞下，“充其量，只会反省！”

那夜，男人回去后，决定与那位两年前不期在异乡谋生时相遇相恋的年轻女子——早春芳子——分手。

他抵达家门后，等待他回归多时的祖母，提着一口箱子，迫不及待地对他说：

“喏，这箱香蕉钞票，是那年用剩的，你看适合展出吗？还有——”她抽出上边的一张报纸，指着某段报道，压低声量，以狐疑的口气问道：

“这可是真的？——那些人开始‘深切地反省’啦？”

男子默不作声。良久，拿起报纸，翻阅，翻阅。翻了好几版，都是一大版的 SONY，不见 SORRY……

——1992 年 4 月

三段人生

谢　清

作者简介

谢清(1947-)，原名谢国华，又署灺鲭、鸟卿等。祖籍广东梅县，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圣公会中学、新加坡农业学院、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除文学创作外，谢清也擅于美术和摄影，曾任美术教师数十年和新加坡教育部课程发展署美术组；还是武术高手，曾代表新加坡参加第一、二届亚洲太平洋空手道比赛，现为健身和空手道教练。1968 年开始诗歌创作，曾以《哭泣的神》一书获新加坡书籍奖（1976 年），1977 年获南大诗社全国新诗创作奖。著有新诗合集《新加坡 15 诗人新诗集》、诗集《哭泣的神》(1971)和《鹤迹》（1979）、短篇小说集《醉了，芒草》（1973）；散文集《水言珠语》（1988）。现为新加坡五月诗社社员，新加坡作家协会会员。

第一段

地铁以往常一般的速度驶近富裕站。金福亦与往常一般，双耳紧塞耳机，摇头摆脑的坐在拥挤的车厢座位上，享受着孙燕姿清脆的歌声。突然，他感觉到座下传来一阵闷然的颤动，接着行驶着的地铁急速的停止下来。全车厢的人都把诧异挂在脸上。

一时蝇蝇之声四溢。怎么回事啦？有人说。刚刚才增加车资，怎么服务却越来越差！有人不满。

五分钟过去，车厢内的声音似一壶沸腾的热水。这时，一名身穿制服的服务员走入金福所在的车厢，细声细气的引导乘客走向地铁车厢的紧急出口处。

到底怎么一回事啦！有人问。没什么，车子出了些障碍。服务员说。

金福随着人潮走出车厢，一脚踏上月台，就看见四周站着蓝色制服的警员。听站在旁边的妇人说：好像又有人跃轨自杀！

金福这时拔出耳机，重回现实实景。月台人声吵杂，地铁后面的车厢围了一大群人，警员也在现场疏导一些好事的观看者。金福知悉地铁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操作，遂走离地铁站，将这幕剧照暂时置于脑后。

第二段

老公，你还是用心去找一份比较好的工去做吧！我一个人的收入怎么能维持这个家呢？清枫如是说。唉！我不是不了解。你不是以为我不想去找工作吧！每一次我去面试，他们不是说我没学历，便是说我年纪稍大。他们总是以一百零一个理由来拒绝我，我又能向他们说些什么呢？

但是老公，儿子的学费，房子的水电费都要还呵！最近车资又再涨了，孩子们为了省点开销，都提前两个站下车，省回几毛钱，空着肚子走路回来。我每天看到他们这样做，真心痛如麻。世上

那有不想好好照顾自己儿女的父母？说着。说着清枫哭了起来。唉！量秀长长的叹了一口气。上天对我实在不公平，我又没有做错什么事，为什么要令我受尽这种凄苦！他喃喃自语。老婆，你知道吗，最近我还去申请援助金哪！量秀向清枫说。结果呢？清枫眼神一亮的问道。嘿嘿，极端讽刺，他们竟说我家的总收入超过他们的收入顶限，拒绝了我的申请！老婆，千万要记得：钱在别人的口袋里，要跟人讨，比登天还难呵！那我们还是要活的呀！清枫说。好了，好了，最多呆一会儿，我再去碰碰机会吧！量秀苦着脸说。他放眼看看自己所谓的家，仅能以四个字形容：家徒四壁。内心一阵绞痛，深深感歉妻儿真的太多！

儿子家俊正躺在客厅地上，面向空白且发霉的墙壁发呆。他到底在呆些什么呢？量秀暗自在想。伸手入裤袋摸索一番，最终搜出六大元来。这可是他的全副家當了。他叹一口气，走向孩子，说：孩子，这里有六块钱，你拿去买鸡饭给妈妈和你当晚餐吧。我得出门继续找工作。这里，就留给你来处理。你得要好好照顾母亲，知道吗？孩子接过他手里的六块钱，满眼彷徨，不了解他父亲到底是要说些什么。

量秀重新回视自己的家一番，踏出沉重的第一步，一脚踩进色彩缤纷的黑夜。他的双眸太深，僅能眼沉沉的黑。站在电梯旁等着电梯到来，一阵扑面的饭香与欢笑声，从隔邻单位的组屋传来。唉，孩子可好多天没吃饭粒了！我还是父亲吗！他深深地自责着。

走出电梯，走出他住了多年的组屋，量秀满眼苍茫，低着头，一步一个沉重的走向附近的富裕站。人生，这两个字是如此容易写，为何人生这条路却是走得如此艰难？他边走边愤愤不满。耳边传来电视新闻播音：有关当局公布，今年我们的国民增长率又增加了两个百分卓。国民平均收入为全东南亚首位！

第三段

富裕地铁站内。

回报长官，我们在车厢下的轨道找到一具被轨车辗成三截的尸体！警员向他的上司呈报。电视摄影员说：好恐佈呵，身首异处。他又何必如此呢！我们有这么多福利组织，难道没有一个能帮得了他吗？观众一说：是个中年男子！为什么他不去找份工去做？死，能解决一切吗？旁观者二：呵呀，你说得可容易呀！我已经失业三年多了，申请书如石沉大海！到今天还不是两袖清风？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日稿

附记：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特此声明。

老人与客工

岳　典

作者简介

岳典(1937-),原名叶岳典(又名怡田),另有笔名叶子青、叶哨、巴望等。祖籍中国福建厦门,生于新加坡。受过中学教育,当过书记、劳工、技术工人。已出版著作有散文集《俯拾篇》(與松台合著,1973);短篇小説集《黎明前夕》(1977)、《楼上和楼下》(1978)。

虽已清晨,天空仍黝黑深邃。组屋前方那面积不大的小公园,几盏照明灯仍烁烁闪着亮光,还未卸下守夜的任务。

这时,在这静谧公园的进口处,传来阵阵听来有点让人倍感孤寂凄凉的嘎吱嘎吱,像叹息又像正在向谁低诉什么似的声响。

这声音打破了空气中本来静谧得有点令人感到闷闷凝滞,就

连叶子也纹丝不动的黝黑世界。

原来，这嘎吱嘎吱声响，来自公园跑道入口处，有个头戴顶破损鸭舌帽，形容枯槁佝偻的拾荒老人。

这老人步履蹒跚，但仍坚强地一步步推着一辆人家废弃而破烂，“走”起来就嘎吱嘎吱作响的婴儿车。婴儿车里装了些旧报纸和纸皮等杂物。他左摇右晃来到一棵树下放置的圆筒形垃圾桶处停下来，从婴儿车上取下一支自制的细长铁钩。凭着微光和经验，熟稔地将铁钩伸进垃圾桶搜寻什么，一时间垃圾桶被搅动得发出噼噼啪啪声响。

老人耐心地搜寻了一阵，终于被他用铁钩钩到了一个铝制汽水罐。然后，他将汽水罐“当”地一声掷扔在地上，用一只瘦削如小枯枝般的脚，啪啪几声踩在脚底下压扁。

老人弯下腰拾起被压扁的汽水铝罐，如获至宝般在苍老枯槁的脸上绽开了满足的微笑。

嘎吱嘎吱，老人继续在公园寻找他的生活希望。累了，便在公园里锻铁制成的长椅上稍作憩息，或者打开塑料瓶里的自来水喝几口。然后，再继续“工作”，寻找他的生活希望。

过了不久，天空已露出了鱼肚白，公园里那些照明灯也随之都“下岗”去了。鸟儿开始在树梢上啁啾，几只野猫也蹑手蹑足走着猫步来到公园逛溜觅食。

可老人这时却并不因天亮了而高兴，他愁拉着脸，望着婴儿车里的收获，怎么只有那么三几个铝罐？且何止今天，他觉得近来他所付出的残余劳动力，所得到的都比以往少了近一半；同时，他又意识到不止这小公园的地盘，其他地方要捡到一个空铝罐也不易。更糟的是，不只如此，老人又发觉到，近一些日子里，自从听到很多人都在说行情坏以来，到处也冒出了不少与他一样捡空铝罐的同行。而这些老人，不仅只有像他那样苍老无助的乐龄老人，就连看来年纪也不过只五十来岁的“年轻人”，也在默默无声地同他展开“生意竞争”哩！

老人不断起伏的思潮随着一声声嘎吱嘎吱，来到这小公园出口处最后一个垃圾桶，他照样噼噼啪啪忙了一阵，仍然是空手一场，他失望地举起一只突出不少青筋的手背，往额头揩抹了一下汗渍，又嘎吱嘎吱地推着那辆破旧的婴儿车往小公园外走去。

“阿伯！”

老人听到有人在唤他，便停下脚步。

哦，原来是“玛玛”。一个从南亚来这里干活，每天在这组屋区底层打扫垃圾的年轻客工。

“玛玛”在组屋底层看见老人从对面小公园，推着那辆他看惯了的破旧婴儿车走出来后，便急步从组屋处越过马路，他一只手拎了个塑料袋，里边装着被他踩扁的空铝罐，另一只手则提一摞捆着的旧报纸，准备交给老人。

老人从“玛玛”手中接过“垃圾”，感激地望了一下这从南亚来的客工，虽说现在还是凉凉的清晨，可他身上的衣服却已被汗水濡湿了一大半。

“玛玛”把“垃圾”交给老人后，便转回头去对面组屋底层继续他的清洁工作。老人即刻向他比了比手势，示意表示感激和要请他喝咖啡。“玛玛”对老人笑了笑、摆摆手，一溜烟似的在对面底层失去了踪影……

硬骨头惹的祸

忠　扬

作者简介

忠扬（1938-）原名陈鸿举，又署陈熙、吕珊等。祖籍广东潮汕，生于新加坡，现旅居香港。曾任新加坡多家出版社文艺丛书主编、香港《晶报》副刊编辑、香港“三联”编辑、朗文（Longman）辞书编审、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兼课导师。现任香港文艺家协会主席兼《香港文艺家》主编、世界华文文学协会常务理事长兼《世华文学家》主编、新加坡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创作学会常务理事长、《新世纪学刊》顾问、《世华文学书列》和《新世纪文艺》总策划。上世纪50年代末活跃于文坛，著有评论集《文学与人民》（1962）、《文苑纵笔：香港新马文艺谈》（1982）、《新马文学论评》（1985）、《点染书情》（2005）、《忠扬文学杂论集》（2010）；游记散文集《马来西亚风情》（1986）、《马来西亚探奇》（1988）；杂文集《鸿爪集》（1984）、《泼墨集》（1987）；儿童文学译作《天才小厨师》；中篇小说集《昨日梦华中》（1992）、

《回首夕阳红》（1997）；微型小说集《微不？足道！》（美国陈葆珍赏析，2007）；编撰《拟声词手册（附：感叹词）》（2012）。曾参与补撰编审修订《朗文中文基础词典》、《朗文学生成语插图词典》、《朗文中文新词典》、《朗文中文高级新辞典》等。

阿拉叔在茶几边唉声叹气："唉！快要离开了，真的要离开了……"

坐在他对面的老友——阿拉伯不胜其烦地问道：

"你心烦什么啊？你说谁啊？"

"嘿！还有谁？不就是那个'百年树人'的鲁老嘛！"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离开？是辞职？还是到了退休年龄！"

"嘿！退什么休！都说'百年树人'咯！按工龄算，至少还有三几十年才到百年，可是要他马上走……你说，过不过分？"

"哦！原来是被迫离开的！这就太岂有此理！"阿拉伯恍然大悟。

"所以我说，要他离开的人——他们的奶奶全是我的孙子。"

"他们的奶奶怎么可能是你的孙子呢？你这话不合情理，不合逻辑呀？"

"正是不合情理，不合逻辑！要不，他们的奶奶怎么可能是我的孙子呢？"

"是不是鲁老有什么给人抓到把柄？或者得罪了谁，才给他这个小鞋穿？"

"他的为人你知道的啦，诲人不倦，鞠躬尽瘁，洞察人生，透析社会，爱憎分明，伸张正义，抨击邪恶，培植新生。他既不奉承阿谀权贵，又不拜金贪婪。你说，有什么小鞋可穿？"

"那么他们根据什么理由要他离开？"

阿拉叔"妈"一声说："他们说他的骨头太硬！"

“啊！我没听错吧？骨头太硬就得离开？”阿拉伯从座位上弹了起来。“难道要骨头软的才能留下？真是天方夜谭！骨头硬，打不断，敲不折！有什么过错？”

“老哥啊你有所不知，现代人生活条件好，锦衣美食，住得舒适，出入有车侍候，常年四体不勤，体质当然渐弱，骨质自然疏松。他们说要是经常跟鲁老接触来往，万一有意无意间发生肢体稍微碰撞，那些天之骄子肯定伤筋折骨，这可就不好办了，清水衙门的树人之所是承当不起的啊！”

“既然如此，何不安排鲁老搞搞电脑教学或者远程教学呢？”

“这又是你老哥有所不知。他们为免伤及这些骄子，把鲁老安排到礼乐班，以防万一。谁知道又是硬骨头惹出麻烦。”

“礼乐班跟硬骨头有什么关系？”

“嘿！当然大有关系！礼乐礼乐，无乐不成礼。每逢喜庆佳节或者盛事，都要鲁老上阵。他的硬骨头敲起牛皮大鼓来铿锵有力，鼓声咚咚，要多大劲有多大劲，真是振奋人心。可是，他担心骄子们震破耳膜，心灵脆弱经不起鼓声雷鸣导致心肌衰竭，还说鲁老的鼓音晦涩，深奥难懂，骄子们不明所以，因欠缺现代感；于是非得要鲁老改敲西洋鼓，让骄子们可以如同沐浴海风洋韵般陶醉。可是，想不到鲁老一槌下去，西洋鼓‘嘭’然‘膨’的一响，应声破了个大窿，没戏了。”

“西洋鼓皮薄，鼓槌像把小扫帚，怎能要鲁老打呢？真是活该！”

“他们还振振有词地斥责鲁老说，没有西洋鼓槌为什么不用‘文明棍’？轻轻地点拨两下，又轻松，也不至于捅破呀！”

“真是无稽之谈，无知至极！那么鲁老怎样回应他们。”

“横眉冷对咯！嗤之以鼻！耻与他们为伍，挺身走开，口里抛下一句，‘如此之辈能当孺子牛吗？’”

“痛快！好一个回马枪。”阿拉伯大笑。

“嗨！你先别高兴，鲁老抛下的‘孺子牛’这句话，可真把

他们吓疯了。”

“有什么好吓？神经未免太脆弱了吧，这群腐儒。”阿拉伯语气甚为鄙夷。“听到‘牛’字，他们中有人就想起了牛角，想起了牛角就想起它的坚硬和尖锐的穿刺力，想起西班牙的斗牛。接着又不知哪位突然想起了牛角可以磨成匕首、制成投枪头。当他把他这个联想说了出来，立即引起了恐慌……”

“哎呀呀！联想力太丰富了！可惜全是思觉失调。”

“这还不止呢！他们还从匕首投枪联想到搏斗、厮杀和战争呢！说树人之地和莘莘骄子怎能被血腥之事所污染，受仇恨和杀戮所荼毒，于是义愤填膺地发出呼吁，要把真善美送给新生的一代代，要把假恶丑彻底埋葬，永远灭亡。”

“他们的呼吁美是很美，可惜只是‘美其名’罢了。”阿拉伯连连苦笑。“后来事情怎么样？”

“他们决定要鲁老离开，连同他的硬骨头一起搬走。”

“搬走？搬到哪儿去？”阿拉伯想知道。

“听说是古生物化石博物馆。”阿拉叔摊开双手，耸耸肩。

“啊！？……”阿拉伯听了哭笑不得。

2009. 09. 22

师生情

竹 石

作者简介

竹石（1944-）原名王照旋，祖籍福建安溪，出生于新加坡。求学时期，喜爱文学，热衷学佛，亦酷爱摄影艺术。1985年参与“晋江会馆”和“五月诗社”联办诗歌讲习班。后加入“同安会馆”和“新声诗社”联办的诗词讲习班，开始从事旧诗词的创作，是“新声诗社”的中文文书。2002年加入“炎黄文化研究会”为理事。著有小说、散文与诗歌合集《春梦了无痕》（2001）。

张博士见曾老师脸带慈祥的微笑迎面而来，脖子上套着那条当年自己送给她做为生日礼物的项链，不由得热泪盈眶。往事刹那间如电影般映现于脑际。

再过几天即是小三A班级任曾秋月老师的生日，她是一位教学认真，和蔼可亲，受学生敬爱的良师。

同学们这几天的话题总围绕着要送什么礼物给曾老师。

汉民内心万二分焦急，以他家庭目前的处境，他实在提不起勇气向爸爸开口要钱买礼物送给曾老师，即使他开得了口，也无济于事，因为家徒四壁，一无所有，能卖的早卖完了，能当的早当光了。

汉民两岁时，在一次灾难中妈妈失联了，爸爸一来和妈妈情爱甚笃，二来怕后母会虐待汉民，便下定决心父兼母职亲手带大汉民。

汉民之父张庆平是一名普通文员，向来身体就不怎么硬朗，如今要内外兼顾，结果操劳过度，再加上营养不良，得了穷人闻之色变的富贵病——肺痨病，工作丢了，没钱看医生及吃饭，起初厚颜靠亲朋戚友雪中送炭，日子久了，亲朋戚友一个个像泡沫般消逝无踪。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求助福利部，父子两人就靠福利部及帮人家糊纸袋，赚取一点微薄薪酬勉强度日子。

汉民绞尽脑汁，急中生智，便去沙滩捡一些五颜六色的贝壳，自己动手制成了一条心型的贝壳项链。

曾老师生日当天，她特地买了一些饼干和糖果请小朋友们开开心心享受一番。

同学们鱼贯上前将礼物送给曾老师，汉民内心忐忑不安，自卑的排于最后一个，眼见同学们个个将大包或小包用礼物纸包装美美的礼物送上给曾老师，反观自己那寒酸的礼物，不知曾老师是否会怪责自己没有老师的心。大家都送完了礼物回归座位，只剩下汉民战战兢兢地在众人注目之下，从裤袋内把心型项链双手捧上给曾老师，并蚊声说：“祝老师您生日快乐。”曾老师看到汉民的窘相及特别的礼物，她心中已明白几分。

曾老师是一位非常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她不只教导学生知识，对于学生的家庭背景都尽量去了解。她一路来对品学兼优的汉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也略知他自小便失去亲娘，靠生病的父亲含辛茹苦独自抚养长大，于是她接过项链故意扬声说：

“哗！好别致的项链，我真喜欢。汉民，谢谢你！”当场把项链往脖子上一套，小朋友们都鼓掌喊道：“汉民的礼物真棒。”

汉民感动到泪水润湿了双眸，小小心灵充满着阳光般温暖。

得到曾老师的称赞和赏识，从此汉民信心十足，加倍用功读书，视曾老师如慈母般亲切；曾老师也把他当儿子般爱护。

小学毕业后，曾老师帮汉民申请到助学金，令他无经济之忧完成中学教育。之后，他又获得奖学金顺利修完大学，在一家跨国公司当电脑设计师，他边工边读，皇天不负苦心人，让他考获电脑硕士学位。单位十分赏识他为人忠厚老实与拼搏精神，送他远赴美国攻读电脑博士学位，如今已学成归来，是单位里一位举足轻重的电脑专才。

汉民自小学毕业后，还和曾老师保持联系，现在他要结婚了，第一个想到要请的人就是恩重如山的曾老师。

汉民兴奋地上前迎接曾老师，发自肺腑感激地说："您是我一生中最棒的老师。"

"你是我一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曾老师含笑地回应。

宴会散场后，曾老师好奇地问汉民："为何不见令尊。"

"他老人家不幸几年前中风，行动不大方便，所以便留在家中，由女佣照顾。"

"病情严重吗？"曾老师关怀地问。

"通过服药与物理治疗，如今已略有起色，坐在轮椅上还能活动双手，谢谢老师关心。"

"我从未拜见过令尊，改天一定登门拜访，会一会这位父兼母职的伟大父亲。"曾老师诚恳地说。

"欢迎您光临舍下。"汉民十分高兴地说："您几时有空，摇个电话通知我，我开车去府上接您。"

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曾老师见到了坐在轮椅上，手拿着一串佛珠，正在默念的汉民的父亲，两人不由得抱头痛哭，原来曾老师就是汉民当年失散的母亲，由于汉民的双亲皆改了名字，否则老早就相认了。

汉民夫妇惊喜交集地齐声亲切地叫道："妈！"

本书简介

微型小说作者与诗歌、散文、短篇小说的可谓不约而同地，在时序进入1981年后，已不把反映民间疾苦、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当做主要的课题来书写。他们在拓荒期就以全面反映华族文化、语文及传统的日渐衰微为主调，作品全面体现了作者们的惴惴不安心态，悉属之悲情意结。此种主调贯穿了整个微型小说发展过程，由拓荒期的40后的作者如黄孟文、骆宾路的单刀直入直接揭露题旨，到张祥的间接不说心事，林幸谦的含说还休的把主题隐藏于作品里，这种悉属之悲主调就这样子一路地续下来。

来到拓展期，50后作者如这集的运用对比手法含蓄呈现题旨；张飞的运用对比且不着声色，让读者说话而把主题深藏于故事构成中的手法；靖尼尔的锐意创新、不断地换用一些叫人意料不到的题材、文体样式，机智而巧妙地挖掘出种种深层的人生意识与文化意蕴的表现技巧；谢裕民的从题材到主题、从社会现实到艺术技巧，都力求体现微而小说、极而文学的特点的关切民族文化语文的创新技巧；温祖政的力求创新、时常把诗歌、小说、散文这三种不同文体的艺术特征，西方现代小说、后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交叉地运用在作品中，试图创作性地写出寓多样性于一篇微型小说，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微型小说原野增添了异彩异草，使得此原野更加姹紫嫣红。

60后的作者如胡月宝的主题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展现，颇有图穷匕见之韵味的巧妙结构；关文福的多重视角的、创新的叙事策略，以达致一文可从多视角解读的效果的表现手法；洪笛的在貌似轻松的描写中寄寓着作者对民族文化和语文式微的无奈与愤慨的含蓄手法；吴耀宗的文本直接呈现的是散文般诗歌的交叠就时，散文体自叙、诗歌体间接地旁白的呈现主题的新颖手法；都为新华文云微型小说增添绚丽色彩。

进入成熟期的微型小说，无疑犹如羊落羊血的摆放金，以港台及华文文坛奇奇古怪听闻为题材，运用他的深邃的学养、深厚的古典文学知识、了若指掌的文化掌故以及巧妙自如驾驭文字的能力，为新华文云的微型小说原野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也为此文体的主题意蕴拓展了另一个空间；另一方面，70后作者如马秋的文字浅白流畅，作品结构讲求曲折视转，善题旨于不言中的、比较耐人寻味的如参半注角的主题呈现法；李东风的比较有哲理性，能从平凡的题材发掘关切民族语言文化的主题的直接题旨手法；柯奕彪的微型小说取材视野开阔，视角新颖新奇，注重作品的内涵，挖掘题旨也较深入的特点；陈华彪的微型小说题材有涉及语言文化的，语言幽默、文字清新、活发，但主题有时显得隐晦的特点；陈志锐的微型小说诗意化的韵味特浓，更像是散文诗，然而它既不是诗，也不是散文，而是微型小说，突出了微型小说的独情本色与文情特点，诗意化语言的运用与新颖意象的营造，不拘泥于完整故事、人物、场景的描写，他的微型小说，体现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常常采用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也交替使用现代后现代的写作技巧，使作品显得更有时代气息。

《微型小说集》所收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如能展现以上的发展特点。

楼兰古国空留一片残垣败壁，令后人唏嘘感叹！楼兰掌权者当年如果懂得历史与文化的重要性，在其兴盛时期保存了历史与文化，我们后人就可以沿着史籍追本溯源，而无需像目前这样空对断垣残壁只能兴起思古之幽情，而无由想象当年楼兰雕栏玉砌的堂皇建筑以及悠远的古老文化。

玛雅文化16世纪遭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无情摧残，只剩三部典籍和一些石碑、壁画，令后代有心人无论下了多大苦功，却始终无法寻回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发达的玛雅文明的全貌。

没先见之明的楼兰的没保留史书和文化，与天真浪漫的玛雅人的无防人之心，随意示人以先进文化，以致遭到残酷无情的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的摧残这事实，都叫我们扼腕叹息，也惊醒了我们：如果我们在此时不再作一点保留族群文化的工作，我们的文化很可能也会成为玛雅文化，而100年后我们的家园又将是什么模样？

我们怀着上述两个历史事件的哀伤，本着为了记忆，不是为了永恒的信念，我们计划出版新华文学大系，让后人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参照。本大系就是在这样的忧思中诞生的。

本大系是从文学乃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切入，摆脱文学从属于政党政治的桎梏，而以关怀族群文化、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的较宽阔视野作为遴选各种文体作品的原则。

大系包括戏剧集、诗歌集、散文集、小说集、理论集、史料集等等，大约14册。

欧清池博士
《新华文学大系》总编辑
世华文学研创会

ISBN 978-981099927-8
9 789810 999278